游小说

Tot. 18
三位一体
CD-ROM
2008.09



时光回廊
如龙 不可饶恕

· 游漫堂 ·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官方小说 ·
光环 奥星的幽灵
格兰蒂亚

重磅出击
零 月蚀假面

· 同人馆 ·
海贼法则——真·三国无双同人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波斯王子



面子问题

8月24日，历时16天的奥运会终于落下了帷幕，中国共获得51枚金牌，以超越美国15枚之多的巨大优势首次雄踞第一。

美国、俄罗斯（前苏联）——自从1948年以来，历届奥运会的№.1都会在这两国之间轮转换位，从来没有旁落过。我们所熟知的奖牌榜排名是以金牌数为准，如果金牌数一样就看银牌数，然后是铜牌数，但随着北京奥运会即将结束，当看到中国成为金牌榜首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时，有些人终于开始坐不住了。

Billmitchell网站推崇依据各国的GDP来考量，这样朝鲜、津巴布韦和蒙古便占据了前三位置。

英国每日电信报喜欢按照人口比例来计算奖牌，如此一来牙买加人便可以头顶青天。

如果说以上两个排名还带有些趣味性的话，那美国人的排名方法怎么看都有些酸溜溜的了。

CNN电视台是按照总奖牌数来进行排名的，如此一来美国便以10枚奖牌的优势将中国压在身下。值得一提的是，以前美国人也是按金牌来排的，但自从1988年前苏联抢了他们的榜首位置后，他们的排名标准便换成了奖牌总数，这样大大提升了美国成为№.1的可能性。

不过ABC电视台觉得这样也不太保险，于是提出了另一个方案——计算自190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的奖牌总数。按照这种算法，美国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这样他们便以2300枚奖牌甩开了排名第二的前苏联将近一倍，而有史以来只获得三百多枚奖牌的中国您就慢慢追赶吧。

虽然心里觉得很爽，但美国奥委会可能觉得这样显得太过分了些，于是CEO詹姆斯·谢尔说我们还是只看这届的金牌数吧，不过我觉得集体项目获得的奖牌应该人人有份嘛，比如女足有18名队员，所以就应该算18枚金牌，实在对不起热情的中国人了，咱美利坚合众国还是金牌第一。

看到美国人的作风，欧洲人不干了。于是乎，更为冠冕堂皇的排名理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金牌82块，奖牌总数286块，欧盟才是雅典奥运会名副其实的大赢家。相比之下，美国只有金牌36块，奖牌总数110块。”

这句话出自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雷约·肯皮宁之口，而法国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让－皮埃尔·茹耶也强烈呼吁，希望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将欧盟作为整体参与奖牌排名。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合理嘛，人家欧盟拥有统一的货币，是一个独立的联盟，完全应该这么做。不过既然如此，那么以后的参赛名额也按照一个国家的指标给就可以了吧。

说来说去，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各样的排名方法，无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就如同某些玩家在PSN或LIVE网战时喜欢以非正规方式练就超高等级人物一样。其实何必呢，承认现在的失败才更有利于收获日后的成功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说实话，“重在参与”这句话谁都会说，但有实力且能真正做到的人还真是少之又少啊……

……暗星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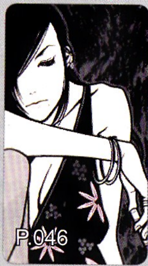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18
20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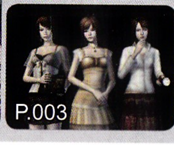


封面画师：KEI
封面设计：紫血漪











卷首语 …… 001

重磅出击 零 月蚀假面 …… 003

时光回廊 不可饶恕 …… 046
如龙 …… 079

官方小说 光环 奥星的幽灵 …… 129
格兰蒂亚 …… 167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94

同人馆 海贼法则
——真·三国无双同人 …… 214

名场面 辗转万年的宿命——《荒野兵器5》 …… 222

游戏议会 异度装甲 …… 226

游书苑 …… 228

幻彩花园 玛娜传奇 学园的炼金术士们 …… 230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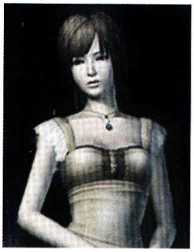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重磅出击
零
ゼロ
月蚀假面
文／御时　编／暗星

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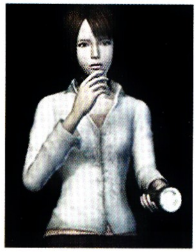
水无月流歌

故事的主人公，喜爱音乐擅长钢琴的十七岁少女，不太记得童年所发生的许多事。



麻生海咲

任性直爽的十七岁美少女，童年时代开朗活泼，长大之后对某些事显得很执着。



月森圆香

被麻生家收养的少女，也曾在胧月岛居住过，极为依赖海咲。



雾岛长四郎

曾任刑事课巡查长的年轻警官，解决了发生在十年前的某起案件，后辞职成为独立私家侦探。

水无月小夜歌

流歌的母亲，拥有很强的灵感，是一个温柔的母亲。

四方月宗也

胧月岛上制造面具家族的传人，拥有一流的面具制造技艺。

灰原朔夜

灰原家在本代的惟一女儿，与弟弟感情很好。

灰原耀

灰原家长子，拥有财产等一切继承权，是东京灰原医院的院长。

亚夜子

朔夜的女儿，相貌继承了母亲的美丽，但个性上似乎有些奇怪的女孩。

序章

停留了很久的风景，在眼前凝滞不动。

遥望下方的空白地带，黄绿色相间的操场上站满了人。

忙忙碌碌的操场上，无人关注楼上一隅的变化。

“我是谁？”

“谁是我？”

“我曾经做过什么？”

视野里的风景在下一刻，扭曲成让人无法卒睹的黑白色线条。握在手中的镜子里，看不清楚的面容混沌一片。

视线被扭曲了，宛如心灵。

这种时候，心跳猛然增快。

像是被什么东西带领着，陷入一种奇妙的眩晕中。不由自主地想不起，自己来这里的理由。

——只是忽然发现，已经站在这里罢了。

即使有风吹过，也吹不散混沌的迷雾。站在风中，少女努力想着残存的记忆。

碎片潮水般袭来，打碎了风景画。心脏随之震动片刻，脑海里像是有另一个声音在说话。像是想起另一个人，另一张脸。

覆盖在面具下的脸。

遥远的乐声，此时慢慢在脑海里响起。

像是召唤，像是呼喊，也像是咀嚼着，那些记不得的惨白往事。

毫无感觉地伫立，茫然转动视线，少女低头俯瞰自己的双手。掌纹洁白，却近似于无限透明地闪烁着。

——这种感觉，像是身体被慢慢抽走般，只留下浑噩的意识。

肢体碎裂了，感觉碎裂了。

死亡的气息慢慢爬上肌肤，像是被迷雾遮住了视线。

脑海中偶尔闪过零星画面，只有自己残破的面容。

此时终于有人发现了少女，仰头以手遮住阳光，大声地呐喊着。

随即，在众多视线的目睹下，少女身体缓缓软倒。像是一段失去活力的蚯蚓，挂在学校楼顶的边缘。

接下来，是毫无征兆的失去意识。

以及，无尽的空白。

◇◇◇◇◇◇◇◇◇◇◇◇◇◇◇◇◇◇◇◇◇◇◇◇◇◇◇◇◇◇

女孩从梦中突然惊醒，在黑暗里坐直身体。

她的双眼笔直望向天花板，不知为何，那里没有一处做为装饰的反光部分。

看似豪华的卧室里，没有镜子也没有玻璃，松软的墙壁上挂着女孩十年来的成长照片。

女孩慢慢站起来，朝着床下走去。

雪白的足弓踏过被褥，在黑暗中的沙沙异响，像是在低吟着什么。

身穿睡衣的女孩，推开卧室大门。月光透过走廊的窗口，瞬间照亮女孩的脸。女孩苍白的面容上没有一丝表情，就连双眼也空洞无神。

像是被月光召唤，脚步滞重地走着。

眼前不断出现扭曲的影像，记忆像是苏醒，又仿佛沉睡得更深。

推开门，午夜的风吹起睡裙，女孩白皙的小腿没入草丛，无神的双眼顺着月光慢慢转动。

刹那间，像是什么东西在心中猛地裂开。迎着月光，女孩想起镜中的自己。

平日甜美的容颜，那一刻消失殆尽，镜中出现一张破碎的脸。

即使只是记忆，女孩仍下意识以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神智的片刻恢复，反倒更加痛苦。

月夜之下，一首歌像是从天边慢慢升起。

刹那间，像是有痛苦和恐惧从天而降，冲散了女孩的心神。

空荡的月夜里，视野中慢慢滋生出无数黑影。黑影摇晃着靠拢，女孩想要逃走，却没有力气移动身体。

——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样，只有意识模糊着。

月光被黑影挡住，女孩的心神恢复了瞬间。

这一刻，女孩想要竭尽全力去遥望空中的月光，却没有成功。

双手捂住脸庞，在黑影重重下，女孩的身体慢慢僵硬着倒下了。

月色下的风依然像是呜咽。

没有记忆也没有回忆，心的碎裂让女孩重新到达虚无之地。

良久之后，女孩背后的别墅里传来几声惊呼。在这夜晚，却显得那样地微不足道了。

起之章 麻生海咲【今】

得知鞠绘和十萌死讯的时候，麻生海咲刚回到家中。

神采奕奕的十七岁短发少女，站在门口俏立的样子足以吸引同龄的任何男生，却很少有人有勇气与之搭讪。

大概多数人都受不了海咲那强硬的性格吧？作为学校里最有个性的女孩，那种以眼神和语言就能压迫别人的烙印留在了许多人的心中。

只是因为外表那样出众，却让人无法对她产生恶感。

尤其是……还有月森圆香总是跟随在海咲身边。

脱下黑皮鞋，站在门口整理着衣装时，电话铃忽然响起。海咲犹豫了一下，抓起听筒。

“您好。”

“麻生海咲小姐吗？”电话那边的声音冰冷中带着一丝哀戚，“您认识鞠绘吧？”

听到这个名字，海咲有些木然地点了点头。鞠绘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是比同学还重要一些的存在。

“鞠绘……今天去世了。”

“什么？”

心中隐藏着的某些东西瞬间裂开，击碎了麻生海咲那貌似坚强的面容。女孩抓着听筒的手几乎要沉落下去，一股本能的勇气却支撑着她紧紧抓住。

“您是说……”

“……是的。”那边的声音有些无奈地说道，“死去的样子有些奇怪……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葬礼在后天举行，您要出席吗？”

只是用了很短暂的时间，麻生海咲已经恢复了冷静。

“感谢您的通知，届时我会到场。”

电话那边的声音嗯了一声，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最终却没有说出来，只是挂了电话。

站在玄关的海咲握着听筒，也在犹豫着是否要询问什么，一直到对方挂掉电话依然呆立在玄关处，和往日冷静强势的自己完全不同。

站在玄关呆立了许久后，海咲慢慢走回到卧室。作为一名十七岁的少女，海咲的卧室简单朴素，没有太多装饰和属于少女的颜色。房间里最显眼的是摆在书桌上的一个相框，在这朴素的房间里显得尤为孤单醒目。

黑白色的相纸上，五名相貌甜美的女孩，笑容仿佛如出一辙。

拿起照片，少女秀美的手指摩挲过相片上的一名女孩，随之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过去的事像碎片一样飘零，只留下残缺的片段。能够记得的只有鞠绘是自己的好朋友，曾在那样一个地方，有过什么不愉快的经历。能够证明自己记忆的，也只有此时的一张黑白照片。

鞠绘居然死了……

努力回忆着自己小时候的事，少女陷入迷惘之中。十年前的往事，能记得的已经不多。关于那个时候五个人一起的一切，总像是带着一层迷雾一般，无法看清。海咲能够想起的只有月森圆香总是跟在自己身边……

还有一个穿着学生服的女孩。

——她是谁？

夕阳渐渐落下了，房间里已是一片黑暗。海咲依然没有想起那时的往事，抱着相片的少女躺在床上，双腿微蜷地进入了梦中。

……

…………

似曾相识的房间里，雪白的床单，没有阳光的空间。空气也像被凝滞了，只有海咲自己一个人。

这样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这十年里无数次出现过。

呆立在原地，感受着浓浓的药水味，海咲似乎又一次看见了。

那个身穿黑衣的女孩。

浓黑的长发遮住了容颜，与海咲相仿的身高站在灰雾中，朝着海咲不

断招手。

“不要忘记我啊……”

像是呓语一样的句子，平缓地在空气里流动。

海咲觉得好像听过类似的话语，又似乎不记得了。

随着低声的召唤，海咲的身体也缓步向前。走了几步，又慢慢停下。

周围的一切发生了缓慢的改变，一切都像随着海咲的步子融化，雪白的墙壁被染成漆黑，灯光消失……静谧的流动下，周围万物都如被黑暗吞噬，陷入无法避免的幽暗之中。

“究竟是谁……”

海咲想要发出询问出的话语，却在喉咙间翻滚着无法吐出哪怕一个字。无声的呼喊在渗入黑色气息的画卷中苍白无力。

“是……重要的人……”

沙哑的呓语再度响起，即使眼前的黑衣女孩没有开口说话，声音也像是从她身畔飘入耳际。

“重要的人……”

记忆中，仿佛曾经无数次重复过这样的话。海咲迷惘着，想要向前靠近黑衣女孩，却再也无法迈动半分脚步。

内心的烦恼和无力让视野渐渐彷徨，眼前的黑衣少女的身影随之摇摆起来。无数的声音渗入脑海。

歌声，音乐，人语，惊呼，哭泣，留恋……

刹那之后，眼前的一切陡然裂开无数缝隙。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刺破了这片纷乱。

…………

……

“铃——铃——”

麻生海咲猛然惊醒过来，额头布满了紧张无力所致的汗水。床头的电话仍响个不停，在安静黑暗的房间里显得尤为刺耳。

轻轻擦拭着头的冷汗，少女转身伸展蜷缩导致发麻的双腿，另一只手抓起电话，深吸一口气。

“您好……”

心中有一种强烈的不知名预感。麻生海咲在这一瞬间忽然有些后悔，想要放下电话。

“麻生小姐……”电话另一端，一个女子虚弱悲伤的声音让低声说道，“十萌她……昨天夜里，不知道为什么……呜呜……”

像是预感被验证了一样，麻生海咲拿着听筒呆立原地。恐惧如同窗外的月光，浓浓地洒落在心头。

“十萌她怎么了……”

“她……”那边应该是十萌母亲的声音，啜泣不止，“她好像看见了什么恐

怖的东西……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停止呼吸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麻生海咲已经忘记自己是怎样麻木地安慰未亡人，同时心中恐惧又纷乱地想着诸多往事。

关于鞠绘和十萌，还有自己和圆香。十年前已经遗忘的往事在脑海里仍如迷雾，竭尽全力也想不清晰。

只有刚才梦中的片段让海咲相信，梦中的一切都和十年前有关。

不管是那个所谓重要的人，还是梦中那白色床单的房间。这一切都应该与十年前那件事有关……

——也许，许多影响直到今天才被慢慢发现。

放下电话，坚强的海咲以被子裹住自己的身体，在黑暗中轻轻哭泣了片刻。既然要参加葬礼，少女不允许自己在圆香面前展现软弱的一面，她惟有在这一刻发泄心中的悲伤和苦闷。

葬礼举行的前一天，海咲早早出门，独自一人走向市图书馆。

市立图书馆可以查阅过往的报纸和和新闻，海咲坐在发黄的阅览室里，低头一份份查阅着十年前的旧报纸。

记忆中后来的经历和报纸上的旧闻对照起来，往事渐渐清晰起来。

十年前的记忆只是消失了一部分，仍有一部分可以回想起来。海咲在十年前，人应该身在胧月诸岛的中心胧月岛上。同样在岛上的还有其他四人，圆香，鞠绘，十萌……还有流歌。

已经忘记具体发生过什么了，这一段的记忆像是完全空白，无法回忆出任何具体画面。海咲只知道，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一位警官在岛上找到了自己和其他四名少女，随后五人被解救，离开了胧月岛。

至于胧月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新闻详细描述。

但收获并非只有如此。

当麻生海咲纤白的手指从十年前的报纸划过两年之后，一些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出现在她眼前。

《胧月岛的神秘悲剧》、《月夜下，黄泉的召唤》等等骇人听闻的变形字体，在发黄的报纸上纵横交错，映入少女的眼帘。

这一段的记忆其实并未消失，只是好像家人很少让自己去接触关于胧月岛的一切，海咲此刻才真正了解到当时发生的一切。

报纸上以大篇幅的文字报道着胧月岛当时的情景。本是胧月诸岛中心的胧月岛，在海咲等五名少女离开后两年，发生了惊人的事件。

大幅照片是死者的脸部特写。即使在充满了柔和光线的阅览室里，仍让海咲吃惊得几乎掩卷。

死者的脸上充满了扭曲的恐怖表情，双目几乎瞪出眼眶，手指弯曲着镶在脸上，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景象。

文字方面，记载了关于岛上大半居民失踪的情况，也提到了剩下的死者。

最为可怕的是，岛上的居民除了失踪和死去，竟然没有一个活口。

看着当年的文字报道，海咲的心情渐渐沉重下来。她还能记得，昨天在电话里，十萌母亲描绘的女儿死状。

——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相似的情况……

继续看下去，后续报道无非是指责警方调查不力，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复。于是在任何人也说不出理由的情况下，这件事最终被大多数人淡忘了。

从那以后，很少再有人说出胧月岛这个地名。那里曾经想要开发成风景区的远景目标也因此搁置。

看完所有的相关报道，麻生海咲有些沉重地走出图书馆。

所有的一切，大概都要等到鞠绘和十萌葬礼那一天才能确认。

葬礼分在两天进行，麻生海咲穿上庄重的黑装，换下短裙，戴上墨镜。走进两个悲伤的家庭。

亲友们都在议论着花龄少女的早逝，海咲站在人群中，对着熟悉的照片鞠躬行礼，耳畔却捕捉着关于女孩死去时的传言。

真的有人没让海咲失望。

"你们……去看尸体了吗？"

"没有……"

"很可怕啊……"之前提问的声音压低声音说道，"鞠绘的双眼瞪得想要冒出来一样，好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虽然医生说是心肺功能衰竭的死亡……可在那种情况下还要跑到楼顶，不会是疯了吧？"

"不要瞎说。"另外一个声音低声劝说着，"这种时候……你大声说出来，会有人不高兴吧。"

没有摘下墨镜，海咲转身默默绕过众人的视线，走向灵堂后方。

宽大的深色幔帐背后，鲜花环绕着少女的灵柩。为了保护尸体，房间里吹着强劲的冷气。刚刚靠近灵柩的海咲忍不住哆嗦了一下，目光却仍坚定地投向自己曾经的好友脸上。

鞠绘生前也是学校里闻名的美人，此刻的容颜看上去则有些古怪。即使经过化妆师的精心修饰，仍掩盖不住脸上无穷的恐惧表情。瞪大翻白的双眼像是遇见了此生最可怕的遭遇。两双手指僵硬地弯曲着，哪怕此刻也没有纠正回来。

这样的面孔，与报纸上的大幅照片如出一辙。就算早有准备，海咲仍被吓得后退了几步。没有些微的犹疑，少女转身跑着离开灵堂，头也不回。

紧接着去参加十萌的葬礼，仍是同样的状况。

只是短短两三天时间，麻生海咲已经忘记自己是如何入睡的。半夜总会在黑暗中想起，那两张熟悉的脸，被什么可怕的东西扭曲成那种模样。

梦中，则总是会梦见那个黑衣女孩，站在自己的面前召唤着。

"回来吧，这里……"

每次醒来，都会带着冷汗，也带着淡淡的思念。

这一次，醒来的少女忍不住看了一眼试衣镜。

颀长的身体，在镜中完美地展现着。短裙下秀美的双腿，勾勒出完美的流线。

饱满的身材，性感的锁骨……少女的视线缓缓向上滑动。

忽然之间，一切都扭曲了！

没有面容的自己，在黑暗里。

失去了脸的完美少女，站在镜子前，脸被什么东西扭曲了，只留下一团流动的黑雾。

“啊！”

因害怕引起的惊呼低声响起。少女用双手掩住脸庞，不敢去看自己的脸。

那团黑雾在扭曲中渐渐消失，美丽的面容重新回到脸上。

仍在惊吓中的海咲缓缓放下双手，下意识地又把手抬起。这个惊惧的动作如此熟悉，就好像在灵柩里看到的鞠绘和十萌……也像报纸上的胧月岛居民。

难道说……这就是恐惧的真相？

胧月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筱宫鞠绘和奈奈村十萌的死，难道说只是一个序幕？

——也许真的忘记了什么，把重要的东西丢在十年前的地方。

——现在去寻找，还能找到吗？

沉默地思考着，恐惧着。想起十年前发生的一切，麻生海咲最终决定面对一切，少女在黑暗中再度站直身体，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一端，像是早就料到会有电话打来一样很快接通，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隔着电话，两个气息相近的人沉默了很久。

“那个……听说了吗？鞠绘和十萌……”

“听说了……”

“我去参加了葬礼。”面对电话那端的人，麻生海咲很快恢复成了平时的模样，“亲眼看见了她们死去时的样子。”

电话那边的声音惊呼了一声，似乎在为麻生直接说出“死”这样的字眼而害怕。

“那……那怎么样？”

“这件事……不会有好结果。”海咲想起自己的遭遇，低声说道，“如果我们不去寻找真相，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电话那端的声音颤抖了。

“对，我们。”海咲把玩着手中的照片，声音已经愈发冷静，“对于我们来说……五个人曾经失踪过，照过同样的照片，死去的人和胧月岛居民死状一样……这一定预示着什么。我们如果不追寻出真相，恐怕也会像鞠绘和十萌一样……”

这样的劝说并没有持续多久，电话那边的少女声音柔柔地答应了。

对于麻生海咲的要求，月森圆香几乎从不拒绝。

哪怕这一次也一样。

“我们在出发之前，也通知流歌吧。”

“也好，反正她也是五个人里的一员。”

放下电话，海咲再度望向镜子。

镜子里的麻生海咲，美丽地绽放着，就连黑夜也挡不住这份光辉。对比刚才扭曲的影像，少女愈发确信自己应当去寻找真相。

承之章 月森圆香【今】

洒满月光的海岸线上，浪花一次次拍打礁石。

这样的夜晚，除了风和海浪的呜咽，便成为整个黑暗里的全部配乐。

走在杂草丛生的野地里，脚下踩踏着轻软的植物。背后海风的阵阵呼啸在这一片寂寥里回荡，月光隐隐照出洋馆的影子。巨大的投影落在我们身上，就好像一团迷雾，包围了我和海咲。

重新踏足这座废弃的岛屿，我并不是想要寻找记忆中不存在的那部分。

仅仅是因为海咲想来罢了。

海咲电话联络的那一刻，我已经知道了她的想法。这么多年来，海咲强势的性格从没有改变过。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更愿意站在强大的海咲身边。

四周静得可怕，我的脚步紧紧跟着海咲。海浪仍在不断拍击岩石，传来的声音像是要穿过寂静黑夜。

关于胧月岛，我的记忆也消失了。

顺着巨大的黑色投影，我们走到了废旧的胧月馆门口。矗立在这里的建筑，十年来没有人光顾，残破的楼宇在月光下沉默着。即使此刻站在这里，也想不起当年发生的一切。无边的夜色里，只有凄厉的风，吹得我心中一阵森然。

“进去吧。”

淡淡地说着，海咲已经拾阶而上，双手放在沾满灰尘的的木门上，微微用力。

带着一阵沉重难听的吱嘎声，门被缓缓推开。

从古老的宅邸中，散发出几乎令人窒息的味道。常年被海风吹拂的潮湿，侵蚀了建筑的大部分角落，木质溃烂的味道扑鼻而来，让我和海咲都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海咲毕竟是海咲，只是在门口犹豫了片刻，依然坚定地走进去。这种时候，我也惟有跟上她的脚步。

——*海咲的脚步，一直都要很费力才能跟上呢。*

洋馆内部也充满刺鼻的气息，幽暗的大厅里只有我和海咲的脚步声慢慢轻轻

回响。墙壁因长年搁置而露出骇人的裂痕，带着浓郁岛上风情的装饰品多半已斑驳不堪。面对这一切，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周围徘徊。

站在大厅里，海咲也像是在思索着什么。黑暗中的她猛然回头，轻声问着：“圆香，想起什么了吗？”

“没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这样回答着海咲，心中却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海咲，我是不会来这种地方的。

只有海咲在的地方，我才愿意跟随着，哪怕是这样阴森的建筑，无人的荒岛。

海咲并不知道我的想法，她的目光在阴暗的建筑四壁扫过，低声对我说：“我们五个人拍照的地方……的确是这幢建筑。”

在海咲一只手中捏着的，是一张我们小时候的合影。因为这张照片，才让我们五个人长大之后也联系密切。只是如果海咲现在问我，我已记不清关于照片的一切内容。

“嗯……但是来这里真的没问题吗？”尽管非常信任海咲，我还是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惧。这幢建筑似乎和我们有着某种亲密的联系，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关于这照片的拍摄地点和其他东西，我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海咲没有说话，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追寻她的记忆。

“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有些胆怯地试着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只想跟海咲在一起，至于记忆和照片，我才不在乎。

“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海咲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有些严厉，制止了我的懦弱。那样的口气一旦说出来，平时那个在学校里光彩照人的海咲又回来了。

似乎也感觉到口气过于强硬，海咲叹了口气，语气转柔：“圆香难道也想变成那样吗……我都看到了，她们那个样子……曾经一起失踪的五个人，一个接一个的……”

脑海中猛然浮现出别人给我描述的，关于鞠绘和十萌的死状。那些未曾见过的画面，瞬间涌入脑海，我抱着头尖叫了一声。

“不要说了！”

镜中的画面，海咲向我描述的时候，我已经明白。我也见过那样的画面。

熟悉的自己，在画面中面目模糊着，身体像被什么东西吞噬了，只留下恍惚的意识。即使只有瞬间，也让人感觉到通体寒冷。

“我们都看见了……”海咲轻声说着，继续缓步向前。手中的手电筒只能照亮一小片前方的路，让周围显得更加漆黑。

海咲说话的瞬间，我像是猛然记起了什么。脑海中掠过一幅幅画面，似曾相识又极度陌生。年幼的自己无力地挣扎着，被不知名的男人拽着离开了某个地

方。面具一样的黑影朝着脸上缓缓覆盖下来，像是要把我扼死在黑暗里一样。

“要把我带到哪里？”

“请别带走我……”

“住手！”

毫无疑义的词句在脑海里回荡，还有似曾相识的脸，憔悴苍白的面容，在无意识中把目光投向我。

这些东西都属于谁？

幻象在眼前一幅幅掠过，除了挣扎和恐惧的心情，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迷惑让我感到一阵阵恐惧，抱着头再度尖叫，释放着心中的惧怕。

片刻之后，幻象消失了，眼前的海咲也不见了踪影。一楼大厅在漆黑中只亮起几盏微弱的灯火。

“海咲……海咲！”

没有了海咲，我心中混乱一片。眼前除了空荡的走廊，向上的楼梯，转角处还有一条弯路，究竟该去哪里追寻海咲的脚步？

这种时候，无论如何仍要前进。不知道海咲人在哪里，我一定要追寻到她……

转过走廊转角，推开把手朽烂的木门。隔着重重黑暗，我依稀看见海咲推开某扇门，走了进去。

想要喊住她，声音却发出不来。

“海咲……你要去哪里……”

顺着海咲消失的方向奔跑，我却只来得及捡起他掉落在地上的手电。海咲进入的那扇门，牢牢紧锁着。门口书写着巨大的文字，表明这是胧月馆衰败后才有的场所。

麻生家也曾在这岛上生活，就好像我的家人一样。

没有了海咲，我的心中混乱一片。

跌跌撞撞走上二楼，感觉不到任何人的存在，却始终觉得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那种感觉让我在夏日里倍感寒冷。

是错觉吗？

古老的建筑里，许多设备仍没有彻底毁坏。走过某条走廊的时候，头顶的扩音器响起了似曾熟悉的歌声。古怪的歌声，好像小时候曾经听过。

——小时候的事？

猛然之间，剧烈的疼痛在脑海中炸裂。我抱着头想要让那声音停止，歌声却一直嘶哑地持续着。

——逃走吧……

——不，我要找到海咲。

——大概就是因为一直在逃避，才被海咲轻视的。即使想要离开这里，还是先找到海咲吧……

眼前忽然掠过一抹灰色。

不知是什么东西，在眼前飘过。安静的黑暗里，我的心头随之颤动了一下。

灰色的影子渐渐清晰，侧着头的女人，长发遮住了面容，站在走廊尽头——那是完全的灰白色，连皮肤都苍白得如同燃烧过后的灰烬。

望着这个不知何时出现的女人，我的心脏在这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

女人慢慢扭过头，本该清晰的面容毫无征兆地扭曲了。

如同梦中所见的景象。

如同镜中所见的景象。

如同海咲所说……我们五个都将一个一个死去时，所能看见的模样。

死一样的恐惧扑面而来，我竭尽全力拉开身畔的房门冲进去，一直到背后的门被紧紧锁上才有时间喘息。想着刚才的一幕，我开始后悔来到这里了。

蹲在地上抱着头，尽量以哭泣发泄心中的恐惧。很久之后，我才缓缓站起来。

麻生纪念馆里的设施经过岁月侵蚀，已变得凌乱不堪。桌上仍留着前人的笔记，我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拿起似乎是什么博士的笔记，低头借着微弱的月光看起来。

“这个房间里，留着能将死者残余的魂魄和思念，映射出来的东西。”

“这种东西被称为射影机，胶片上因涂着胧月岛特有的面具制作涂料，效果斐然。”

“发动的刹那，射影机能对魂魄一样的东西造成强烈的震动。也就是通常灵异界人士所说的……除灵。”

“因为心中的某种预感，我把射影机留在这里，送给村民，也许某一天他们会用到。当然，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罢了。”

笔记就此中断，我放下残破的笔记本，目光顺着书桌看过去，在一方破掉的玻璃罩中央，竟然真的放置着一台花纹古朴的金色射影机。

因为这本笔记，心中的恐惧被冲淡了一些。我拿起射影机，从背后的窥镜里看出去，视野里所见的一切似乎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想法只维持了片刻都不到。

在射影机镜头的中央，慢慢浮现出一个灰色的轮廓。轮廓慢慢充实，慢慢清晰，最终变成刚才我所望见的那个女人。

有着血红的双瞳，半截身体漂浮在空中，全身泛着暗淡的灰色，面容时不时扭曲成我从镜中望见的模样。

这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我一直拼命希望只是一场噩梦的愿望终究无法实现。抱着射影机，我下意识地后退几步，想要避开那团怨灵一样的东西。

那团“东西”却看见了我。

不知是带着不甘还是什么，缓缓将目光落在我身上。怨灵猛然尖啸了一声，朝着我猛扑过来！

怨灵扑来的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绝望。脑海中闪过了海咲的脸，也闪过无数自己未曾接触的记忆片段。

在这绝望之中，我按动了射影机的拍摄键。

一道闪光打碎了黑暗，眼前的怨灵抱着头颤抖几下，竟然亦步亦趋地开始后退。

这一幕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回到现实中。

——麻生博士的笔记……是真的。这位麻生博士，看样子应该是明治时期的人物，或者跟海咲家族有什么关系？这些笔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已经没有时间想这些了，怨灵再度扑来，我抬起射影机，果断地按下了拍摄键。

像是被一种力量冲淡了一样，怨灵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转过身，我靠着墙壁大口喘息着，想起发生的一切，终于忍不住再度哭泣起来。

身体里，像是涌起某种东西。

又像是有某种目光，注视着自己。

鼓足勇气，我抬起头，立即看到一张惨白的脸！

不止是一张，是好多张环绕着我！

漂浮在空中的怨灵，组成一个巨大的环形，把我包围在中央。

啊啊……想要喊，喊不出声音。头疼又一次发作，像是要在这种时候击倒我。想要逃走，腿也动弹不得。身体僵硬地靠着墙壁，周围的怨灵缓缓靠近我了，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一场噩梦吗？如果是噩梦的话，就让噩梦早一点醒来吧！

——谁来救救我……

——谁来……

——谁……

……

…

转之章　水无月流歌【今】

遥远的回忆，属于自己的回忆，一直想要追寻回来。这是流歌的执着。

尽管母亲并不同意流歌这种想法，病逝前躺在病床上，她这样劝说着自己的女儿。

“有些事，还是不要知道真相比较好……”

孝顺的流歌听从了母亲的话，在平静的日子里选择了沉默。陪伴她的是从小到大一直努力练习的钢琴，被母亲从小培养的音感，在岁月的流逝中并没有消失，反倒因为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强烈。

只是……偶尔坐在钢琴前弹奏的时候，手指会不经意地划过某些音域，奏响不一样的乐章。

这些音乐的片段，像是在哪里听过。随着乐章的奏响，还会在脑海中闪现许多片段。

只是无论如何，这些片段也无法组成完整的段落。

记忆，像是偶尔被唤醒，又像是持续沉睡着。

十年前，流歌和其他四名少女在岛上神秘失踪。尽管媒体大肆报道过，最终流歌等人也被找回，但关于那次失踪事件的所有记忆，仿佛都在瞬间消失了一样。警方也因为无法获取少女们的证词，只能放弃继续调查。

胧月岛的记忆，在岛上生活的记忆，都随着水无月流歌离开那座神秘的岛屿，一起消失了。十年前的往事并没有多少人记得，一直到八年前，岛上发生神秘的居民失踪事件为止。

原本被当做旅游胜地开发的胧月岛，因为某次事件的失败，变得更加人迹罕至。因此发生岛上居民神秘失踪事件之后许久，东京警方才收到情报前往岛上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人心惊，岛上的居民没有彻底全部失踪，仍有一部分人被找到了。

遗憾的是，找到的全部都是尸体而已。

恐怖的死状遍布在每个死去的岛上居民尸体上。面容扭曲，全身干枯，四肢抽搐……到场调查的警官和记者们，无不被当时的情景所震撼。

而这一切，即使并不知道岛上状况的人，也通过媒体和报纸，了解到了当时的惨状。

母亲禁止水无月流歌阅读这些报纸，却阻止不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水无月流歌知道自己曾经居住的小岛发生了恐怖的事，变得更加敏感。她曾经询问过母亲，关于父亲的一切，但母亲从未正面作答。

生活平静地走过了之后的几年，一直到流歌离开胧月岛十年之后的某一天。

即使在乐声中偶尔能回忆起胧月岛上的片段，心中总是带着深深的恐惧去努力回忆。就在这时候，流歌接到了筱宫鞠绘和奈奈村十萌的死讯。

喜欢流传各种话题的人们，也在描述死状的语言上下了功夫。听着两个朋友的死状，流歌心中隐藏的不安迅速蔓延开来。

随后不久，麻生海咲打来了电话。

海咲的声音依旧那么强硬任性，带着她一贯的固执。

“我和圆香会去胧月岛。”

“啊……”颇感意外的流歌惊呼了一声，“什么时候动身呢？”

“大概就在今天。”海咲的声音冰冷，似乎在尽量隐藏她的不安，“胧月岛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只是我们都不记得而已。”

流歌没有劝阻，她知道海咲的性格。两人彼此间又寒暄了几句之后挂断电话，水无月流歌心中的不安却更加强烈。

在电话中，麻生也提到了筱宫鞠绘和奈奈村十萌的死状，与胧月岛当年震惊日本的事件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这种相似让海咲心中非常不安，认为当年一起遭遇了失踪事件的五个人必然都会遭遇不幸。为了解决这种威胁，海咲才决定动身前往。

“也有一些别的事情要确认……”

尽管说话的语气淡然，流歌依然听出海咲藏有心事。放下电话，流歌走向母亲房间门前，沉默地静静祈祷。

只要在不安的时候，就会又一次想起那首歌。随着情绪的波动，流歌再一次坐在钢琴前，弹奏起不记得名字的，熟悉的片段。

音乐如流水潺潺淌过，流歌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自己童年记忆的碎片。

这一次，感觉却和以往不同。

浓浓的黑色像是要从身体里破茧而出，在神情恍惚之中，少女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另一个自己，安静地坐在对面弹奏。自己的残影时不时被黑色的雾气包围，陷入一团扭曲的黑暗之中。

就连自己熟悉的脸，也陷入黑暗之中，变得扭曲残破。

——即使只有瞬间的感觉，也足以刺痛心扉。

就是这闪过又闪过的感觉，最后让流歌下定了决心。收拾起行李，踏上了前往胧月岛的客船。

尽管胧月岛已是废弃之地，仍有船只愿意送客人前往——只要有钱，且不要求船上的人也一同上岛。八年前的那场神秘失踪事件，给普通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诅咒印象，再也没有人愿意平白无故地前往胧月岛。

◇◇◇◇◇◇◇◇◇◇◇◇◇◇◇◇◇◇◇◇◇◇◇◇◇◇◇◇◇◇

站在船舷上遥望胧月岛，水无月流歌的记忆依然毫无起色。

除了迫近岛屿时，感觉到的那股滞重气息。

这座岛屿在沐浴在月光下，尚未满月的天际下，孤零零的轮廓镶嵌在礁石中央。月光在水面随着船只摇摆荡漾，像是被什么力量破成了碎片。粘腥的海风吹过发梢，让少女忍不住撩动自己的头发，迎风凝望着熟悉又陌生的岛屿。

相隔十年，终于回到这里。

踏上岛屿的瞬间，感觉自己身体像是被电流麻过一样，浑身的毛孔都随着晚风的吹拂抖立起来。遥望不远处的那幢建筑，颓败中难掩其当年岁月的华美。

“我……真的在这里住过吗？”

眼前的某些感觉，像是真的会和记忆中的片段重叠一样。低头扭开手电筒，踩着已经有些腐朽的木质台阶，水无月流歌踏入了胧月馆——号称是当年全国最豪华的疗养院。

疗养院？为了疗养什么？

失去记忆的痛苦在这种时候显得尤为严重，无法想起任何事的少女站在空荡

荡的胧月馆中，手电筒的灯光照亮了因岁月变迁堆积起灰尘和斑驳裂痕的建筑。

如果拥有对这里的记忆，大概就能知道这里的摆设和当年是否有区别了吧？

“海咲？”

“圆香？”

想起先自己来到小岛的两个朋友，流歌轻声呼唤着，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声音在空荡的大厅里微微回响，像是同时有许多人在呼唤一样。回声甚至震落簌簌灰尘，洒落在楼梯附近。

这种时候，水无月流歌才意识到自己只是孤身一人。黑暗和孤寂一下将她拥入怀中。少女心中开始蔓延淡淡的惧意。

似远还近，一阵阵响声自远处隐隐传来。在这样的黑暗寂静里，格外刺耳。

流歌站在原地僵立了片刻，迎着声音走过去。

——海咲，圆香，到底是你们谁在那里？

隐隐有雾气缭绕的影子跟随在背后，流歌却毫无察觉，只是径直朝着声音的出处走去。

麻生纪念馆。

门口的印刷字体最后两个已快辨认不清，流歌却还是顺利读出了这里应有的名称。带着些许的诧异，流歌推开纪念馆的门，手电灯光瞬间照亮了纪念馆室内。残破的站台上结满了蜘蛛网，凌乱的房间像是经过了什么挣扎一样。

跟随在流歌背后的雾气，缓缓在空中停住，慢慢凝结。即使在这夏日里，空气也因这变化慢慢变得冰冷。

流歌低头看着被圆香丢弃在地上的笔记，顺着笔记的方向很容易寻找到了那台掉落的射影机。笔记上麻生博士的叙述非常清晰，原本就在母亲谆谆教诲下长大的水无月流歌一下子就明白了射影机的用途。

这却并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发现，流歌立即意识到这里可能发生了什么。这种猜测让她觉得浑身汗毛竖立。

猛然抬头，眼前飘过一道身影。身体微微的触感让流歌立即拿起射影机，对准飘荡的影子照去。

传说世代相传的灵媒都会对黄泉路上的魂魄有所感应，一旦传说成真，流歌的手指和身体都为之颤抖不止。

但她还是及时按下了射影键。

射影机发出一道虚虚的光线，罩住了漂浮的无脸女子。女性怨灵在空中尖叫一声，摇摆着碎裂成点点光斑，消失在流歌的视野里。奇怪的响声随之消失，整个房间又一次安静下来。

抱着射影机喘息片刻，惊魂未定的流歌耳畔又响起了奇怪的声音。无数飞舞的怨灵残片在空中萦绕，像是要把整个世界侵蚀成惨淡的灰白色。

这一次，流歌夺门而出，她已没有勇气继续战斗。

——*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海咲和圆香在哪里？*

抱着射影机逃离了怨灵包围的房间，水无月流歌逃向二楼的大厅。

只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下一次见到圆香的时候，竟会是那样一种情况。

接之章 灰原耀【昔】

身穿淡青色手术服的青年男子站在东京灰原医院的手术室里，低头看着病人逐渐冰冷的尸体，半晌没有说话。

手术助理和护士都已经走光了，这一次男子没有挽留他们。在经过了三次病人意外死亡之后，究竟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男子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都赶快离开吧，所有的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说完这样的话，男子独自一人坐在手术室里，一直静坐了很久。

从不抽烟的俊美青年，第一次尝试着把香烟夹在手中。

数日后，警方奉命前往东京的灰原医院搜查，医院早已人去楼空。医院在总负责人灰原耀，那位胧月岛上大财阀家的少爷，彻底消失在东京医疗行业的舞台上，也消失在警方的视线里。

尽管医疗协会给予灰原耀吊销医生执照的处罚，三名病患因不恰当的手术方法而死亡的惨剧阴影，还是笼罩在东京医疗界之上，很久过后才渐渐消散。

相比之下，独自揽下整个事件责任，逃回到胧月岛上的灰原耀，心中却有着更大的阴影。

重新回到胧月岛上的青年，站在自家建起的疗养院门口，犹豫片刻，轻轻敲响了大门。

开门的是一名相貌甜美的护士，护士看见灰原耀站在门口，惊讶地发出一声低呼：“少爷，您回来了……”

灰原耀点点头，径直走进属于自家产业的胧月馆。这座疗养院占地面积广阔，拥有者众多的房间。能将这里每个房间倒背如流的青年顺着一楼走廊越过中庭，走入属于自己的房间。

“对了，椿。要不要通知老爷……”

相貌甜美的护士远野椿知道灰原耀的性格，点点头转身离开。留在房间里的青年萎然坐在床上，双目无神地注视着窗外。从房间里看出去，胧月岛周围的天空常年翻滚着黯淡的云层，就像灰原耀的长久以来的心情。

这种心情，从成年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坐在胧月馆属于自己的房间里，灰原耀想起了自己跟姐姐相处的日子。

“耀，将来要成为一个善良温柔的人啊……”

拥抱着耀，坐在靠近窗口的软床上，朔夜的声音听起来软得如同天间的彩云。

“姐姐呢？姐姐要成为什么？”

低头眨眼看着弟弟，朔夜明亮的双眸像是夜空中偶尔闪现的星光。

“姐姐……姐姐想要跟耀在一起。”

从朔夜口中说出的话，让少年的灰原耀激动不已。努力仰起躺在姐姐腿上的头，灰原耀的脸和姐姐秀美的容颜几乎贴在一处。

“姐姐……”

少年发出最动情的呢喃，将双唇贴在朔夜脸上。

从那时起，少年心中的愿望，就深深地烙成了另外一个心愿。

——超越宿命，超越枷锁，超越一切束缚！

童年的其他记忆已经不太清晰了——胧月岛上的人，又有几个能记得自己童年的往事？灰原耀只记得母亲似乎是跳楼而死，为了照顾自己和姐姐，父亲并没有续弦，一直独自一人支撑着整个灰原家的医院和地产生意。

母亲的死因，跟胧月岛上世代相传的某种疾病有关。自杀只是表面症状，实际则是胧月岛独有的地方病“月幽症”发作。

月幽症在胧月岛由来已久，感染上的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古时候的人们称之为“月步”，大约是指患者在月光下会魂不附体地徘徊。患上月幽症的人，没有治疗痊愈的例子。

也有传说表明，胧月岛距黄泉之路太近，才会导致月幽症的爆发。

不管如何众说纷纭，月幽症会导致死亡才是灰原耀真正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母亲的死亡，也是自己姐姐生下来就患有月幽症的缘故。

姐姐灰原朔夜，是灰原耀一生中见过最美丽温柔的女子。

从小就鼓励着耀，让他学会坚强和温柔的姐姐，因为患天生的灵媒体质，月幽症尤为严重。

在月幽症的症状描述里，“发芽”只是开端，当病症严重到了“开花”的程度，哪怕是接触过患者的人，甚至想到了患者的人，都会被传染上“月幽症”，甚至直接爆发出“开花”的症状。

从小就体弱多病的姐姐，却一直温柔地对待着自己，让耀心中充满了憧憬。

姐姐的微笑，姐姐的声音，姐姐的气息，还有姐姐的怀抱……平时对外人冷漠的灰原耀，只有在朔夜面前才会展露出孩子的一面。朔夜也宽容地接纳着弟弟的一切，即使弟弟对自己的情感并非纯粹的姐弟之情。

灰原耀选择了医科大学作为自己的攻读专业，为的就是寻找治愈月幽症的方法。在耀求学期间，灰原朔夜依然待在胧月岛上的灰原医院中。除了灰原耀和一个小女孩，很少有人出入朔夜的病房。

长期在灰原医院工作的人都知道，年轻俊朗的灰原少爷和自己的姐姐感情深厚。灰原耀却仍不满足。

“姐姐……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

第无数次地说下这样的诺言，灰原耀却像个孩子一样伏在朔夜身上哭泣。朔夜的病情一直靠着某种方法抑制，最终仍不可避免会爆发。

“没关系的。”朔夜温柔地抚摸弟弟的黑发，将唇缓缓放低在耀耳畔，“只要有耀陪着，我就很幸福了……”

如同之前无数次的一样，唇齿相偎的两人相拥着，微微喘息。

“弟弟……”朔夜竭力咬着耀的脖子，仿佛用尽自己一生的力气，低声询问着，“我……为你生个孩子怎么样？”

“姐姐？！”

只是惊讶了片刻，灰原耀像是理解了朔夜的意图，露出释然的微笑。

那个没有风的午后，是灰原耀一生无法忘记的时刻。如同完成了神圣的仪式，他和灰原朔夜相拥在静谧的房间里。即使常年阴郁的胧月岛，这一刻也露出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姐弟两人身上。

…………

…………

在房间里的回忆和休息没有持续多久，灰原耀起身想要前往姐姐的房间，顺便再去看望亚夜子，敲门声骤起。

“可以进来吗？”

带着威严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让人觉得询问只是出于一种礼貌。灰原耀从床上坐直身体，走过去打开房门。

站在门外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精神有些疲惫的老人。老人的相貌和耀有些相似，如出一辙的眉宇和神情，表明两人身上应当留着同样的血脉。

“什么时候到家的？”老人走进房间，口气貌似随和地问着，却有让人无法不答的压迫感。

灰原耀不敢抬头看父亲，低头小声答道：“刚刚。”

灰原耀的父亲灰原重人，实际上才是这个岛屿的真正拥有者。身为村长，最大的财阀，灰原医院院长和胧月馆馆长数种职位于一身的上位者，灰原重人在胧月岛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这位老人，一手促成了胧月岛旅游资源开发的计划，准备将胧月岛的民俗介绍给全世界。

面对父亲的时候，灰原耀显得十分尊敬和恭顺。

父亲给了自己一切，包括在东京灰原医院的尊崇地位。耀很明白，若无父亲支持，以自己的资历绝无可能成为东京地区的医院院长。而如今东京出现了那样的事件，自己能逃离警方追查，也是仰仗父亲的庇护。

“东京那边的事情，我听说了。”灰原重人面对自己儿子的时候，从来不会厉声教训，语气平淡就像跟朋友拉家常，“这件事你不要放在心上，只要在胧月岛，他们就算真的追查过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明白了。”

灰原重人叹了口气，好像是觉得这样与儿子谈话太给对方压力，转而说道：“你回来也是好事，可以协助我研究一些东西。我想应该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治疗月幽症……”

听到了关于姐姐的关键词，灰原耀的眼神立刻亮起来。

“什么方法？”

“现在还不能说。”灰原重人看着儿子，叹息一声，“你先帮我管理医院吧，照顾好你姐姐……还有亚夜子那个孩子，你偶尔去看看她。她的病症其实不比你姐姐轻。”

想到亚夜子，灰原耀心中掠过一张秀美却带着残忍气息的脸庞，内心不免有些同感。

“我知道了。”

灰原重人看着无精打采的儿子，明白儿子为什么不开心，叹息着劝解他。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还没死去的病患如果没有得到最佳的治疗，也和死去没有区别。你的想法没有错，只是可能走错了方向。想想那些因为月幽症死去的人，那几个手术中丧生的病人，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父亲的话也许起到了一定作用，灰原耀抬起头，在父亲宽容的目光中发了一会呆，恍然点头。

“我……多谢您的关心。”

“不要这么说。”灰原重人摘下眼镜，转过身迎着窗外的阳光，声音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年一样，“你和你姐姐，是我生命的延续……为了你们，我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你们能够幸福，我做什么都无所谓。”

听着父亲这样的话语，灰原耀的内心慢慢平静下来。

“姐姐的病情，真的有办法吗？”

“还需要观察一下。”灰原重人对自己的儿子低声说，“你先去看看她们母女吧。”

灰原耀朝着父亲鞠躬一礼，转身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绵长的走廊里，极尽所能的奢华装饰，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走在熟悉的胧月馆中，灰原耀面对着每一个看到的人，微笑地打着招呼。

彬彬有礼的灰原少爷——这就是所有人对灰原耀的印象。相比之下，东京灰原医院那个不近人情的冷漠年轻院长，只活在许多警官调查的熟人记录中。只有在黑暗中，他才偶尔才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相比之下，温柔软弱的那个灰原耀，是所有熟悉自己的人，最想要看到的形象吧？

越过长长的走廊，胧月馆尽头的房间就在眼前。

门半掩着，一缕黑色长发若隐若现。灰原耀此刻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容，迎着那头长发推门而入。

面容苍白的灰原朔夜坐在床上，手中抱着一只精致的玩偶娃娃，同样挂着笑容，看着弟弟走到自己面前。

耀半跪在姐姐的窗前，抓起因长年不见阳光变得雪白的手掌，轻吻了一下。

“姐姐，我很想你。”

“姐姐也很想耀。”

望着弟弟年轻英俊的容颜，灰原朔夜的手指拂过耀浓密乌黑的头发，停留在

和自己有几分神似的脸庞上：“还会离开吗？”

“不会了。”

朔夜的脸上的微笑里慢慢浮现出欣慰，她捧着弟弟的脸庞贴近自己膝间，语声轻柔。

“只要在一起就好，姐姐就很高兴……”

“不，我一定会治好姐姐的病！”

即使时隔多年，再度听到这样的话，朔夜的脸上依然带着满足的笑容。

“对了，亚夜子……最近怎么样？”

“依旧是老样子呢。”提起女儿，朔夜无奈地叹了口气，“还是很暴躁，不容易安抚。不过父亲说这样可以让她的病情得到控制，也就只能随她去了……”

沉闷的岛屿上，能够找到快乐的方法，似乎也只能随她去了。

“父亲说，似乎找到了治好你们的方法。”

“那是要……打破禁忌吧。”对父亲想法有所了解的朔夜不禁开始担忧，“听说如果无法顺利执行，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如果是那样，我也要在姐姐身边一起承担。”

朔夜看着弟弟执着的神情，再一次笑了。白天并不会出现月幽症的她，在温暖的阳光中笑得像天使一样。

耀仰头看着姐姐的笑容，在心中对自己说：为了这样的笑容，做什么也是值得的。

…………

…………

灰原耀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朔夜的病情开始加重，围绕着朔夜开始出现各种诡异的状况。

首先是照顾朔夜的护士离奇死亡。

在照顾朔夜的人当中，负责朔夜日常起居饮食的年长护士森村，在灰原医院工作了超过五年，因深得灰原重人的信任才被指派到胧月馆最深处的房间里照顾朔夜。灰原耀归来没多久，这位护士却留下几篇残缺不全的日记死去了。

医院上下议论纷纷，结果却是没有人再敢接近朔夜的房间。灰原耀不得不一次次亲自把食物送到慢慢变得双眼空洞的姐姐面前，看着姐姐对自己熟视无睹。

那样的心情，除了自己，所有人都是无法理解的。

这座沉闷的岛屿，这些沉闷的空气。终于有一天，要将这一切都扫荡干净。

半个月之后，灰原耀在跟父亲长谈之后，终于下定决心。

“现在这种状况，就按父亲所说的去做吧……”

徒之章 雾岛长四郎【昔】

东京市的灰原医院办公室里，一群身穿东京市警署制服的男子围绕在办公桌旁，以飞快的速度翻阅着医院的医疗报告。时钟已悄悄划过十一点，这些身穿警服的男子仍未有任何收获。

“大概所有的手术，都是没有医疗记录的。”站在警察队伍中央的长发男警官沉吟着，“如果这样的话，就只能以受害者家属的身分控告他，然后全国通缉。”

“也只能这样了。”站在长发警官身边的警官点点头，“既然这样，雾岛……你先去发布通缉令。然后我们查封这里——居然用那种东西给患者治疗，实在太过分了！”

被称为雾岛的长发警官手中，拿着一只像是古代刑罚犯人才会用到的真皮头套，这是从东京灰原医院搜查出来的证物之一。如果有人戴上这样的东西，中间并没有封口的设计会让人在短时间内窒息，随之心肺衰竭而死。

院长逃逸的灰原医院被迅速查封了。身为天之浦警署刑事课巡查长的雾岛长四郎却没有感到丝毫轻松，作为最大的嫌疑人灰原耀虽被全国通缉，他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位年轻的院长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到。

因为调查医院使用违禁器具导致病人死亡的责任仍在自己身上，雾岛长四郎请示过上司之后，开始着手调查数量庞大的资料库。

一九八零年代之前的东京，查阅资料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十年之后。雾岛长四郎坐在资料室里废寝忘食地翻阅着关于灰原耀的一切记录，慢慢理出一条线索。

灰原耀是胧月岛村长灰原重人的儿子，拥有家族继承权。

看着这样的文字记录，雾岛长四郎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

众所周知，胧月诸岛是与本土远隔的一片群岛。在这片群岛上，与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如果不是最近胧月岛方面提出要开发旅游资源、宣传民俗的话，恐怕很多人对于胧月岛的存在一无所知。

那样一个地方，将是多么完美的藏匿地点？

与此同时，对灰原医院的庞大调查也在渐渐展开。在以往的岁月里，灰原耀利用医院作掩护，不断用患者进行试验的事迹被曝光，事态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不断倾斜。

焦虑中的雾岛长四郎，在街头读到了一份朝日新闻快讯上的广告。

广告用了很醒目的方式，以半个版面的显赫位置，写下了胧月岛对全国各地旅游和民俗爱好者的邀请。

“胧月神乐”这一古老的祭奠模式，将在灰原家的手中重现。届时所有的古老仪式都将重现在胧月馆之中，迎着十年一次的月蚀，做出独一无二的表演。

这样的宣传口号，不可谓充满诱惑力。然而在雾岛长四郎看来，宣传单上的字句却显示着一个明显的讯息。

如果举行那样隆重又难得一见的仪式，灰原家的长子难道不会潜回胧月岛，在仪式上出现？

目前来看，这大概也是最简单的，缩小目标范围的方法。

将所有的因果联系起来，雾岛长四郎写了一份报告，利用警方的便利条件，提前登上了胧月岛。

就算是想要追捕灰原耀的长四郎也不得不承认，胧月岛的美丽超乎一般人想象。从远处看去，岛屿的形状像是矗立海中的半轮弯月，岸边礁石嶙峋，岛屿上覆盖着广阔的茂林，是东京那样大都市里完全无法看到的景致。

随意徜徉在岛上，如果没有追缉罪犯的压力，长四郎觉得自己恐怕会忘记一切烦恼，尽情享受眼前的所有。

胧月神乐还在筹备期间，岛上来宾渐多，变得异常忙碌。长四郎利用闲暇时间出入胧月馆，也在胧月馆周围散步，试图观察与灰原医院相连的胧月馆到底有什么秘密。

在路过四方月宅的途中，长四郎遇到了水无月小夜歌。

那是一位身穿和服的长发女子，挽着已婚女性特有的发髻，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牵着似乎是女儿的小女孩子，徜徉在石子路上。就像是一道无法忽视的风景，吸引了长四郎的目光。

从未见过笑容这样柔和的女子，虽然笑容里像是隐藏着什么，长四郎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和这对母女攀谈起来。

午后热切的阳光透过树枝，稀稀落落地洒在头顶。向来执着于工作的长四郎，第一次出于工作之外的目的与人闲谈了良久。带着孩子的女子叫做水无月小夜歌，是一名面具师傅的妻子。因丈夫长年在家中制作面具，她常会带着女儿四处走动。

这位言谈得体的成熟女性会随着长四郎的话题时不时发言，也会掩口笑着聆听。虽然仍能看出有着强烈的心事，小夜歌所表现出来的魅力仍足以让任何一个男性赞叹。

“我的丈夫宗也，所做的面具就是胧月神乐所用的面具。”小夜歌向着外来的雾岛长四郎解释道，“这座岛上的面具师傅都是世代相传，传到宗也手里，胧月神乐又要重现了呢。”

胧月神乐的仪式在所有人口中都兴奋地谈论着，即使眼前这位雅秀迷人的水无月小夜歌也不例外。沉默了多年的胧月岛将迎来新的开始，岛上所有人都有所期待也很容易理解。

只是谈话的间隙，雾岛长四郎偶尔会把目光穿过小夜歌的发梢，看向远处醒目的胧月馆。

——*灰原耀，你在哪里？快点现身吧！*

交谈良久之后，长四郎回到自己暂住的旅馆，想着几天后即将开始的胧月神乐，慢慢睡着了。

…………

…………

随后的几天里，各界的人士纷纷赶到胧月岛。甚至胧月诸岛所在辖区的县长

（*1）也亲自到场，让灰原重人脸上增色不少。

因为举行胧月神乐的时间是在晚上，白天只是忙碌的准备时间。雾岛长四郎夹在人群之中，试图寻找灰原耀的身影，但却一无所获。大多数参加胧月神乐的人都会戴上面具，使得人和人之间无从分辨相貌。

在所有人的忙碌中，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胧月神乐就要开始了。

站在人群之中，目睹着身穿巫女服的女性围成一个圆形，将中央带着面具的女性团团围住。奇妙而带着一丝灵动的乐声渐渐响起。围绕在祭坛周围的人群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仿佛看见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乐声不断盘旋，空气中所有的光在刹那之后黯淡下来。黑暗中，只有中央祭坛上的女子翩翩起舞，带着让人叹服的光彩。

在古老的传说中，带着面具起舞的女子被称为“器”。

跟随在女子身边的五位少女，被称之为“奏”，同样也要戴上面具，模拟出各种乐器的声与形，完成整个胧月神乐。

封闭的场所里，“器”仍在不断起舞。惟一的光线在她身上忽明忽暗，形成诡异华丽的风景。

长四郎站在一侧望着这一幕，心中忽然涌起奇怪的感觉。对于眼前一切都毫无感觉的男子，扭头打算离开。

让人惊异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站在祭坛中央的“器”，身体正在不自然地扭动着，如同要挣脱束缚的古怪生物。就是在长四郎转身即将离开的一刻，女子的身体忽然僵硬住了，整个人毫无征兆地摔倒，再也没有爬起。

头上所佩戴的面具，在脸上突然炸裂。长四郎因为扭头的缘故，没有看清这一切。

当人群因为愕然发出惊呼的时候，长四郎转身，只能看见岛上的医生们团团围住“器”，低头为她施救，依然看不清“器”的面容。

许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就好像在梦中被抹上了一层灰白一样。一切都变得悄无声息。

混乱之中，长四郎用目光寻找着小夜歌的身影，却没有成功，也没有看到灰原耀的身影。

在胧月神乐失败的同时，长四郎走出胧月馆地下祭坛。今天海上的风，味道格外的刺鼻。仰头能看见几近饱满的月亮，以前所未有巨大的姿态悬挂在空中。

后来发生了什么，长四郎并没有关注，他独自一人走过胧月馆的中庭。所有人都聚集在地下祭坛的夜晚，这里格外的寂静。

——像是死去一般寂静。

为自己心中冒出的这种想法惊讶了一下，长四郎感觉到有目光注视着自己。

仰起头，长四郎看到了站在窗口的绯红色身影。

一头长发下，温柔苍白的面容只在视野里闪现了一瞬，那张脸立即幻化成奇怪的表情。长四郎与之对视了数秒后，红色的身影消失在窗口。

——那是谁？她在这里做什么？

胧月神乐失败的夜晚，就这样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匆匆过去了。

胧月神乐的失败，让岛上原本有所期待的岛民们大失所望。许多人也会提起，担任“器”的那名女孩，名为远野椿的美丽新人护士，在胧月神乐失败之后暴毙死亡的事件。然而既然家属没有追究，长四郎也不方便继续调查。

岛上的一切依旧如平时一样，像是老人的口水般，缓缓流动着。长四郎依旧没有寻找到灰原耀的身影，这让他产生了些挫败感。

就在长四郎打算离开的那天，一个神秘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长四郎先生吗？”

“啊，我就是。”

“虽然这样很冒昧。”电话那端是一个柔美但有些焦急的女声，“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想要跟您说一下，您是刑警吧？”

“请您说吧。”

“胧月神乐那天晚上，您也参加了祭奠吗？”

“是的。”

“被称为‘奏’的五名少女，您也见过了吧？”

“确实有这样的五名少女站在那里。”

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低声说道：“但是……现在这五个人都失踪了，您难道不想做点什么吗？”

“失踪了？”

“是的……”柔美的女声低声说道，“五个人，全部都……失踪了。就在胧月神乐结束的当天……现在岛上已经没有人能解决这件事了，只有拜托您。”

听说岛内出现了这种事件，雾岛长四郎的心情瞬间变得凝重。

“啊……能具体说说是怎样的状况吗？”

“我只知道胧月神乐当天，这五名担任‘奏’的少女就失踪了……”那边的声音带着焦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可能与灰原院长有些关系……现在能够随意进入胧月馆和医院的人，恐怕只有您了，拜托您！”

放下电话，雾岛长四郎立即给东京本部汇报了这里的情况，随即离开住所前往胧月馆。

尽管已经参观了无数次，但还是要为这里的奢华叹服。在远离本土的岛上，能够建成这样的工程，足以说明灰原家的财力。雾岛也并非愚蠢之辈，他很清楚，白天的调查不会有任何结果。

——大概从自己一开始来到岛上，就被灰原家防备了吧？

这样想着，看似在胧月馆内散步的雾岛，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静静等待夜晚的来临。

夜幕之下再踏入胧月馆，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

大概是岛上月幽症患者众多的缘故，到了夜里，整个胧月馆像是被扼住呼吸的女子，艰难地吐纳着进出的人们。偶尔能听见诡异的脚步声，踏过房间，踏过

地板，踏过走廊，带着让人头皮发麻的肌肉蠕动声。

所谓的夜间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是这种感觉了吧？

带着手电越过了胧月馆一层长长的走廊，在走廊尽头连接灰原医院的门前，雾岛听到了隐约的话语。

隔着厚重的木门，完全听不清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只有若隐若现的句子，诸如“来迎”、“黄泉”、“无苦”等句子，让长四郎一头雾水。

最终，那边说了一个让长四郎激动的词汇。

奏……

岛上果然有人神秘掳走了那几名少女，还是以“奏”的身分。胧月神乐已经失败，这些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带着这样的疑问，长四郎聆听着谈话两人的脚步，确认对方走远之后，推开房门跟上去。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灰原医院地下室竟有着广阔的空间。因常年海水侵蚀天然形成的地下通道里，人工打磨的痕迹年代久远，看上去像是被保养了许多年的样子。

“这里……到底有什么？”

带着这样的疑问，雾岛长四郎越过胧月馆地下通道，朝着灰原医院方向走去。

奇怪的是，越是靠近灰原医院，越有奇怪的声音隐隐作响。

这种声音，犹如当日在胧月神乐里听到的歌声一般。

凄凉，孤寂，痛苦中还带着一丝迷惘和挣扎。

——究竟是什么人？在这样的夜晚，还在演奏已经失败的音乐，或是进行早已无效的仪式？

弯曲绵长的同道里，潮汐带来的湿气拍打着长四郎的脸庞。现役的刑警掏出自己腰间惟一信赖的伙伴，朝着声音的出处缓缓走去。

“你们是什么人！”

带着这样的呼喝，长四郎转过地下通道的弯角，举起手枪，却看见了让他惊愕的一幕。

眼前正是五名少女，环绕在一名带着面具的女子面前。身穿祭祀服装的女子正在祭坛中央疯狂地扭动身体，做出类似胧月神乐的姿态。这一刻就算是长四郎，也能感觉到周围空气的不同，仪式似乎正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女子的舞蹈仿佛有一股力量，想要冲破她的身体。围绕在女子周围的五名少女，发出各种乐器的声音，配合着这奇异的舞蹈。

长四郎彻底愣住了。胧月神乐已经失败多日，为什么会在这里再度举行一场类似的祭祀呢？

眼前女子的身躯不断舞动，身穿华服的她看上去让长四郎觉得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何时何地曾经见过。站在周围的五名少女也带着面具，仿佛要随着疯狂起舞的女子一同魂飞天外一般。

围在女子周围的，还有无数戴着面具的人。这些人身穿古老服饰，遮住面容的面具下，双目都发出诡异的光亮。雾岛长四郎站在人群之中，发现没有人对自己的呼喝产生回应，只好放下枪向前走了几步，靠近祭坛想要看清楚正在舞蹈的女子，还有那些可能是失踪少女的女孩们。

就在长四郎靠近这个类似祭坛的石台之后，惊人相似的一幕发生了。

舞出垂死挣扎一般舞姿的女子，身体像是被什么抽空了一般，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一道白光自面具下方射向穹顶，戴在女子脸上的面具刹那间碎裂成数片。环绕在女子周围的五名少女也像被什么东西掐灭了气息，瞬间倒在了原地。

仪式……看来是失败了。

但这一切远未完结，经过雾岛长四郎的通知，东京警视厅已派人赶到胧月岛，包围了这座地下祭坛。就在有人想要去搀扶祭坛中央女子的时候，无数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地下室入口。

雾岛长四郎看着倒在祭坛中央的女子，想要努力看清她的脸，却再度失败了。

一声似乎从远处飘来的叹息之后，混乱的场面被警方彻底控制。胧月岛上的少女失踪事件就此结束，却没有人关心躺在祭坛中央，已经失去意识的女子。

帮少女们揭下面具，露出其中一张面容，正是水无月小夜歌的女儿。雾岛蹲在女孩的面前，看着昏迷中醒来，似乎不记得一切的女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随手捡起地上的面具碎片，将之递给女孩。

“拿着吧……希望你能想起来今天发生的一切……”

那时的雾岛长四郎，并未想到，多年以后发生的惨剧，还有自己再次见到女孩时，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外之章 月森圆香【昔】

我对胧月岛的记忆，在开花的瞬间终于彻底恢复了。

记得这里的楼梯，记得这里的走廊，也记得这里面带笑容的护士姐姐们，胧月馆就好像家一样熟悉。那些可怕的黑暗，残破的墙壁和房间，都曾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一切都要从我在岛上患了月幽症的日子开始说起。

胧月岛的实际拥有者，灰原重人先生，好像一家人都是世代守护者胧月岛传统的名门。灰原重人先生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月幽症跳楼而死，因此灰原重人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寻找治疗月幽症的方法。

为此还特意建成了胧月馆和灰原医院，想要将传统和西医两种手段结合，治疗月幽症。

岛上多数患有月幽症的人，都被接入胧月馆治疗，我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症状还很轻，我只是住在胧月馆被观察，同一条走廊和我年纪相仿的患者，还有麻生海咲、灰原亚夜子、筱宫鞠绘和奈奈村十萌等人。我们的年纪都差不多，好像是因为不知名的原因才患上了月幽症。

我能够认识海咲，后来关系还那么好，是因为亚夜子的缘故。

灰原亚夜子是灰原家的第三代惟一一人，虽然患上了月幽症，还是受到全家人的娇宠。我第一次见到亚夜子的时候，她穿着洋装站在门口对我招手，让我去她的房间里玩。

年幼的我竟然真心相信她的话，跟着她进了房间。

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我知道了亚夜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毫无征兆地把我踢倒，用手拽我的头发，并威胁我说如果想要活着出去，就必须听从她的指挥。

我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委屈的泪水顺着脸淌下。亚夜子看见了毫不怜悯，反倒兴奋地更加用力拉扯我的头发，让我牢牢记住当时的疼痛。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留过长发。

亚夜子认识我之后，好像发现了新的玩具一样，总是嚷着要跟我玩。

每一次听见她用欢快的口吻喊着“来玩吧”，我都从内心深处往外地感觉到恐惧。

痛苦的日子，我不想回忆太多。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了麻生海咲。

麻生家的后裔，在岛上拥有相当的地位。同样患了月幽症的海咲站在楼梯口看着我被亚夜子推翻，从楼梯上滚落。

浑身疼痛的我，仰头看见一张美丽又坚强的脸。

海咲高高扬起脸，瞪着亚夜子，一只手握成拳头。

“你再这样恶作剧，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说完，她转身对我微笑了一下，向我伸出手。

“知道吗？太软弱是不行的。”

从那时起，海咲就成了我的守护神。

亚夜子无论有什么恶作剧，海咲总有办法破坏掉，保护我。我跟在海咲身边，安心得像是重新回到了家。

相对而言，亚夜子非常不喜欢海咲。不管是对护士，还是对周围的人，亚夜子的恶作剧和残忍总会因为海咲的存在受到阻碍。

我和海咲的关系，一直维持到离开胧月岛。

十年前的某个晚上，胧月岛上发生了可怕的事。那天之后，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沉痛的表情，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要跟海咲一起离开胧月馆，离开胧月岛。

海咲的家庭知道我的状况以后，决定收养我。这让我很开心，能跟海咲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

离开胧月岛的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什么。海咲尤其严重，她总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人还留在岛上，因为我也想不起以前的事，想不出是谁。只是这样的海咲，

让我觉得有些不开心。

海咲的心中，其实还是挂念着别人的……

离开胧月岛两年之后，发生了更加可怕的事。胧月岛上的人，除了亚夜子，没有任何人生还。即使是亚夜子，被带回到东京的医院后，也没过多久就死去了。

听到亚夜子死讯的时候，我还难过了一下。

哪怕曾经那样残忍，哪怕曾经伤害过我，毕竟是认识的人死去，心中总会觉得有些悲伤。

想要从悲伤的情绪中振作起来，我和海咲都选择了努力学习，用平静的生活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八年。

八年之后，我和海咲得知了鞠绘和十萌的死讯。这时的海咲，仍在介意着自己的过去，也害怕自己会变成鞠绘和十萌那样。十年前曾经被诱拐着失踪的五个人里陆续有人死去，我们在镜中看到的自己也发生了恐怖的变化。

为了追寻这一切，海咲决定来到胧月岛。

在胧月岛上，我终于感觉到了一切，也想起了一切。

原来海咲执着追求的东西，并不是关于我的存在……

原来对于海咲来说，我只是个替代品……

原来这一切的根源，都跟那个女人有关……

知道了真相的残酷，比身体“开花”更让人难过。

我徘徊在熟悉的走廊里，想着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心中带着永恒的悲伤。

如果不能跟海咲在一起，如果不被海咲喜欢，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月光照在我的身上，我依旧徘徊着。

寻找着，追寻记忆的海咲。

海咲……

续之章 麻生海咲【今】

黑暗之中，麻生海咲似乎看见了某个影子从眼前缓缓走过。

漆黑的夜晚，即使手持麻生家留下的射影机，充满了低声呓语的怨灵仍让麻生海咲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在胧月馆徘徊的怨灵似乎都是八年前那次神秘事件的牺牲品，这些无法找到黄泉路的怨灵们，蠕动着寻找一切可以同化的存在。

活着的人，成了怨灵最好的攻击目标。

全无印象的胧月馆，明明是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却记不得任何事情。海咲

走在幽暗的走廊里，眼前再次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衣的影子。

面容苍白的女孩，站在离海咲不远的地方望着她。

“回来了么……回到这个胧月岛。”

说完这样的话，转身消失在海咲视野里的女孩，再也寻不见踪影。海咲却像是被刺激到了一样，脑海中闪过某些点滴。

“能够想起来么？”

按照记忆碎片的指引，海咲轻轻推开房门。病房门口并没有写任何文字，海咲却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当年她认识圆香的地方。

——就在这里不远处，那个楼梯口，有人把圆香推下来。

海咲站在门口怔怔地望着，开始回忆起小时发生的琐事。

爱哭的圆香，总是站在海咲身后。海咲用身体挡住圆香，怒目看着正在嬉笑的女孩。

“是……叫做亚夜子吗？”

苏生的记忆，显得那样的模糊。海咲忘记了黑暗中隐藏的恐惧和危险，努力回想着，关于圆香和自己过去的一切。

“圆香，你在哪里？”

即使怎样呼唤，也无法得到回应的海咲，站在走廊里不知所措。

除了和圆香的初遇，也想起了关于月幽症的点点滴滴。自己对胧月馆这样熟悉，难道不正是因为患了月幽症要来这里治疗吗？

同样的，鞠绘、十萌和流歌，也都是月幽症的患者。

想起了这些，海咲终于明白是什么将五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除了那次少女神秘失踪事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们的身体都患有同一种病。这种月幽症只有灵媒体质的人才容易患上，否则海咲也无法看到这么多徘徊在胧月馆周围的怨灵。

离开圆香曾经住过的房间，海咲眼前一次次出现那个黑衣少女的影子。

“你是谁？”

“你有什么目的？”

“你要带我去哪里？”

连续的发问，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黑衣少女一次次回眸，带着诡异笑容看着海咲，忽然说了两个字。

“海夜。”

“海夜？”

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像是已经忘记了。海咲下意识地跟随着黑衣少女的身影，走到了一个紧闭的房间门口。

即使这样的房间里，仍能感觉到一丝寒冷的气息。海咲站在少女身影消失的壁柜前，拿起一张相片，映入眼帘的却是幼年时代的自己，站在一个没有脸的女人身边。

放下照片，海咲依然不记得什么事，却被自称是海夜的黑衣女孩再度吸引了

目光。

——难道说，真正直面这个黑衣女孩，就能知道所有过去的事？

带着这样的念头，海咲朝着黑影消失的方向奔去。

随之扑面而来的，是无穷接近的真相。

◇◇◇◇◇◇◇◇◇◇◇◇◇◇◇◇◇◇◇◇◇◇◇◇◇◇◇◇◇◇

胧月馆顶层的走廊尽头，有一间不允许普通病人进入的房间。

有单独的护士照顾这间病房的病人，所有人的话题都在刻意回避着这间病房，好像里面住着的东西，是大家最不愿提起的禁忌存在一样。

只有亚夜子偶尔会走上四楼，去那个房间里看望病人。

这种举动对熟悉亚夜子性格的海咲来说，简直是奇迹一样。

周末的傍晚，所有人都在食堂吃饭时间，海咲脱掉鞋，用无声轻巧的步子走上四楼，靠近了那个神秘的房间。

七岁的女孩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只是轻轻推开门，就看见了夕阳下坐在床上的女子。

身穿红色和服的女子，长而浓黑的头发拖曳到腿边，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以一种海咲从未见过的温柔和美丽，注视着这个提着鞋子赤脚的小姑娘。

“您，您好……”

发现自己正被人注视，小女孩不禁有些心慌，口吃地与对方打着招呼。

“你好。”

红色和服的女子温柔地看着女孩：“为什么不进来？这里的阳光很舒服。”

海咲顺着女子的指引，走到床边坐下。从女子苍白的面容上看，她一定长期在室内久居，没有太多出门的机会。

“姐姐，你好漂亮。”

用手抚摸女子的长发，海咲发出由衷的赞叹。她的赞叹，让女子的笑容更加美丽。

“谢谢……很少有人夸姐姐呢，你叫什么名字？”

“麻生海咲。”

“海咲啊，我的名字叫做朔夜，你叫我姐姐也可以，叫我朔夜也可以。”

“朔夜姐姐！”

海咲的天真和笑脸感染了灰原朔夜。女子拉着小女孩子的手，两人静坐在夕阳的光辉中，久久没有说话。这一刻，两个人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信和舒适，同为灵媒体质的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

在那之后的日子，海咲经常会去四楼探望朔夜，即使医院的工作人员极力阻止，也无法彻底断绝两人的来往。

朔夜的温柔美丽，给了海咲从未有过的感受。感受着朔夜的亲切，海咲也对朔夜越来越恋恋不舍。

“姐姐，你手里为什么总拿着个玩偶？”

偶尔闲暇的时候，海咲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是因为，这个玩偶也是姐姐的化身啊。”朔夜微笑着解释说，“姐姐的病很重，已经不太记得自己的事情了，就把所有的事都说给她听，她记得姐姐的全部哦……如果姐姐不记得了，就会问她。”

“姐姐为什么会不记得自己的事情呢？”

年幼的海咲并不知道月幽症的严重，依旧天真地提问着。

这个问题终于让朔夜叹了口气，美丽的脸庞随着秀发垂落：“姐姐也不知道……所有人都跟姐姐说，这是天生的，也是母亲传染给姐姐的……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不会再让姐姐跟你见面了。”

朔夜的话让小海咲哭泣起来：“不要啊，不要啊姐姐……我不要跟姐姐分开。”

看见海咲流泪，朔夜只好抱着女孩安慰她：“不要担心……姐姐把这个玩偶送给你，这个玩偶就是姐姐，姐姐就是这玩偶。以后你想姐姐的事了，都可以跟玩偶说，好不好？你要把它当成重要的人，一直带在身边……”

朔夜的哄劝让小海咲眉开眼笑，少女接过朔夜手中的玩偶，抱在怀里：“姐姐，那它叫什么名字？我可以给她起名字吗？”

“好啊，海咲想叫它什么呢？”

“我以后要叫它海夜。”海咲望着朔夜，声音里充满了快乐，“海咲的海，朔夜的夜。她是我，也是姐姐，是我们在一起的信物。”

听到海咲这样说，朔夜欣慰的笑了。自幼经历的一切让她对月幽症已没有任何侥幸之心，惟有让更多人记得自己这件事，才会让她发自内心地快乐。

那一天之后没多久，深夜里很多人登上四楼的朔夜房间，忙碌了许久之后又离开了。在那之后，海咲再也没见过朔夜。

不久之后，胧月神乐举行，海咲被选为“奏”的少女，戴着面具参加仪式。仪式失败后，有一个神秘的男子带着面具遮住视线的少女们，前往一个神秘的地方。

在那里，少女们被警探雾岛长四郎发现，带回了家中。随后因为地下秘密仪式的举行也失败了，许多人离开了胧月岛，其中也包括海咲。

朔夜送给海咲的玩偶，就留在了岛上。

虽然失去了那时的所有记忆，内心深处依然隐隐感觉到有什么重要的人还在岛上。

一直到这一天，海咲回来了，站在胧月馆前。

◇◇◇◇◇◇◇◇◇◇◇◇◇◇◇◇◇◇◇◇◇◇◇◇◇◇◇◇◇◇

“海夜……海咲，朔夜……”

记忆中的碎片一点点地还原成最初的样貌，海咲在恍惚中看清了那张属于黑

衣少女的脸。和自己相似的发型，接近朔夜的面容，带着自己固执的脾气，又像是朔夜一样不肯多说。

自己和朔夜的人格，都投射到了那个玩偶身上。造就出来的海夜，拥有两个人的全部特征。

这就是……重要的人吗？

海夜仍在前方缓步跑动着，似乎要带领海咲前往什么地方。

从胧月馆通往灰原医院的路上，奇妙的感觉在皮肤上蔓延。曾经在镜子里看不清自己的面容，只是月幽症的一种表现。

此时的麻生海咲，已不在乎月幽症的状况。

——自从十年前拿到玩偶之后，再也没见过的朔夜，你究竟在哪里？

少女的步子缓慢地奔跑着，跑动中偶尔停下脚步喘息，就能看见海夜回首朝自己诡异地微笑。

想起了小时候睡在床上，抱着海夜娃娃的时光。

想起了跟朔夜在一起时，那些欢笑和舒畅。

想起了曾经在胧月馆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朔夜对自己微笑的刹那。

——想要跟朔夜再次见面的冲动，让全身都激动得颤抖。

走过地下通道，看着海夜的影子消失在石门背后，海咲站在门口，轻轻推开了沉重的大门。

似曾相识的祭坛出现在眼前，祭坛尽头的台阶上，铭刻着许多古老文字。这一刻海咲忽然想起了，这就是当年举行神秘仪式的月黄泉堂。

一身黑衣的海夜站在祭坛正中缓缓消失了。

片刻之后，整个月黄泉堂里响起了残缺不全的胧月神乐曲，麻生海咲吃惊地望着眼前的水池，一缕黑发正缓缓自祭坛中央浮起。

浓厚的黑雾遮着面容，身穿红衣的女子像是拥有把一切都变得冰冷黑暗的力量，渐渐显露出她婀娜的身段。

望着这一切，却无力挪动脚步的海咲，感觉到自己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裂开了。

尽管已经看不清面容，那还是朔夜。

只是此时的朔夜，已和当年那个温柔美丽的女子不同。

缓缓飞向海咲，朔夜和海夜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这一刻冰冷的感觉包围了海咲全身，朔夜的身体已并非实体，而是几近实体的强烈怨灵。

再也不是那个认识的朔夜了。

再也没有当年温和的笑容。

再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说出柔软婉转的话语了。

刹那之间，深深的悲哀和痛苦包围了海咲，以至于她几乎忘记了月幽症的痛苦。

就那样被朔夜包围着，陷入了深深的昏迷之中。

身后月黄泉堂的大门，缓缓关闭了。

余之章 雾岛长四郎【今】

再度回到这个岛上，一切都没有改变。

建筑破败，人烟绝迹。雾岛长四郎站在曾经异常熟悉的医院门口，仰望夜空，想起水无月小夜歌对自己的嘱托。

“虽然知道这样的请求很过分……但还是请帮帮那孩子吧。”小夜歌的声音在十年后，依然柔美清晰，“无论如何，请帮帮那孩子，她是我一生最后的希望……”

这样的请求出自水无月小夜歌的口中，长四郎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

“她去了胧月岛……”

在上一次胧月神乐失败之后，追查到了失踪少女行踪的雾岛长四郎回到东京，虽然受到了本部的嘉奖，还是依然辞职做起了私人侦探。

警察的身分太多束缚，对于调查灰原耀事件来说，已经平息的医疗事故给灰原医院的一切定了结论。警视厅高层也不希望再有人节外生枝，想要继续调查灰原耀的踪迹，只能自己单干。

从那之后，私家侦探雾岛长四郎的名字，在东京侦探界开始享誉。

毕竟，从那件事之后过去了十年。长四郎感觉自己似乎也忘记了什么似的，对过去的事有些疑惑。

水无月小夜歌离开东京之后，偶尔与长四郎保持着联络。对于这位呵护自己孩子的母亲，长四郎也表现着自己的尊敬。

一直到这一次，长四郎接到了小夜歌的请求。

“那座岛上太危险了，请无论如何帮那孩子一把。”

知道了自己女儿身处险境，惟一值得拜托的人就是雾岛长四郎。

“放心吧，流歌的安全就交给我好了。”

出现在胧月岛上的长四郎，不知为何昏迷了片刻。当他再度醒来的时候，正躺在灰原医院门口。曾经辉煌一时的灰原医院，作为胧月岛上惟一的医疗机构，一直广受村民好评。

“干的净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想起当年从灰原医院救走五名少女时，身为灰原医院的院长灰原重人却声称对此事一无所知。警方居然也不追究，只有一个医生出来顶罪，一切就算是结束了。

联想灰原耀所做的一切，长四郎绝不相信这件事与灰原重人会没有关系。

如今再度站在医院的门口，雾岛长四郎还没来得及理清头绪，就看见一个黑发青年回眸朝自己微微一笑，走进了已经废弃的医院。

那张脸，即使过了十年之后，长四郎也不会忘记。

那是——灰原耀，那个全国通缉的杀人犯！

灰原耀为何会出现在这座岛上？难道他从来就没离开过？

联想起灰原耀以前的所作所为，长四郎开始担忧流歌的安危。私家侦探抓起

手电，朝着灰原耀消失的方向追上去。

灰原医院的占地面积广阔，追查中雾岛不断发现自己当年未曾留意的细节。一幕幕往日的记忆在脑海中闪现，他的心情却渐渐沉重下来。

灰原耀的身影在医院里随意地出现着，好像一个指引者，带着长四郎寻找真相。

沉默，冷漠，不言不语。

这和雾岛长四郎所知道的那个灰原耀相近，这样的一个人，总是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带领雾岛长四郎接触到当年的记录和文件。

尽管医院已经废弃了十年之久，当年许多医生和护士也失踪或死去。留下的笔记仍足以解释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

上一次在胧月岛上，因为是访客的关系，并没有能力直接接触这些岛内的古老文献。现在身在无人岛上，反倒容易查找。

首先，雾岛长四郎确认了十年前绑架少女们的人正是灰原耀。

在记载着关于胧月岛古老仪式的文献上，在院长室里灰原重人的笔记上，雾岛长四郎将两者的内容重合着阅读，终于推理出一条看似合理的线索。

从世代相传的文献上来看，月幽症并非只是近代才出现的顽症。在胧月岛上，这种病古已有之。文献上解释说，这种病是由于胧月岛过于接近黄泉之路的缘故，灵媒体质的人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因而产生了月幽症。

月幽症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患者因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

做为负责岛上祭祀和传承的灰原家，一直致力于同月幽症的抗争，尤其是到了灰原重人这一代。

灰原重人的夫人是因月幽症引起的精神癫狂跳楼自杀，这件事在灰原重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随后灰原重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灰原医院和胧月馆，都是为了寻找治疗月幽症的方法。

乃至于在东京犯下医疗事故的灰原耀，也在尝试着寻找治疗月幽症的可能。

随着灰原耀在东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潜逃回胧月岛，这对执着于月幽症的父子再度重逢，两个人探讨了各自研究的成果。

灰原重人主张以古代的神秘仪式和现代医疗手段结合治疗，灰原耀则偏重于利用器械矫正。器械的方法在东京被验证了失败之后，灰原耀开始同父亲一起尝试着利用最古老的方式治疗月幽症。

两人治疗的目标，是灰原重人的女儿灰原朔夜，也是灰原耀的姐姐。

在灰原耀留下的笔记中，雾岛长四郎看到了灰原耀对自己姐姐的依恋，那种感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姐弟之间的感情界限。看到笔记上记录着心情的，这样偏执的一个人，长四郎开始渐渐明白了灰原耀为什么会选择那样激烈的方式而导致医疗事故。

灰原朔夜的病状在所有人中最为严重，医院的记录里有着详细的记载。

不仅出现精神恍惚和记忆空洞等症状，甚至会影响到其他月幽症患者。

最终灰原耀同意了父亲的想法，决定施行比胧月神乐更古老的仪式来治疗姐

姐的病。

胧月神乐仪式的展开，并不是为了吸引旅游资源，只是在给更加古老的仪式做准备。

所有的少女，在进行完胧月神乐之后，就被灰原耀带领着，前往了地下的祭坛“月黄泉堂”，进行真正的古老仪式。

归来迎……

归来迎是胧月神乐的最初形态，却因为某种原因被禁忌地封印起来，不再使用。从岛上的文献记载来看，似乎是能招致灾祸的一种仪式。

“……开启黄泉之门，引导魂魄……”

残缺不全的记载让长四郎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归来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仪式。

不过自己确实曾经目睹了归来迎的过程。

少女们失踪并被寻找回来的那天晚上，在灰原医院地下的祭坛中央，戴着面具翩翩起舞的女子，恐怕就是灰原重人的女儿朔夜吧？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归来迎仪式上，却因为自己寻找少女，中断仪式导致了失败。

朔夜的生命，也从那一天开始，进入了不生不死的虚无之中，不断徘徊。

离去的少女们，以及雾岛长四郎都没有意识到，归来迎仪式的失败，对于这座岛屿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

黑色笔记本上的日记里，记载着灰原耀的痛苦和无助。

“姐姐要睡到什么时候呢？”

“为了治愈姐姐的病，所有的方法都已经尝试了，甚至做了违法的试验。”

“甚至会引发‘无苦之日’的，被禁止的归来迎也做了。”

“但是，归来迎也失败了。姐姐虽然还活着，不过已经和死人无异了。”

“如果能忘记这一切，也许会好起来吧？”

“……但是，我坚信，姐姐会醒过来的。”

“总有一天，一定会……”

随着“无苦之日”四个字映入眼中，雾岛长四郎长期尘封的记忆终于开启了。

那是不堪回首的记忆。

归来迎失败两年之后，为了再度寻找消失的灰原耀，认定灰原耀可能潜伏在胧月岛上的长四郎再度来到胧月岛。

那一天，他遭遇了“无苦之日”。

整个胧月岛在混乱中癫狂着，似乎什么东西苏醒了，为所有人带来恐慌。无数的村民抱着头，惶恐地四处摆动着身体，痛苦地倒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

在人群深处，一个红衣迷茫的影子，缓缓地移动着。

登上小岛的长四郎，站在慌乱的人群中，不为所动地朝着灰原医院奔去。

雾岛长四郎在慌乱的人群中，看见了灰原耀的身影。

就好像现在那样，在灰原医院的门口，灰原耀回头朝雾岛长四郎诡异地一

笑，引导着他进入医院，慢慢走向楼顶。

雾岛长四郎并未觉得灰原耀会做出什么激烈举动，跟着那个黑色的身影上了顶楼。

接下来的一瞬，一柄利刃刺入腹腔。灰原耀闪烁的瞳光就近在咫尺。

“一切都完了……无苦之日，没有人能幸免……”

锋利的刀刃侵入身体的感觉，像是一种由冰冷和灼热组成的幻境。雾岛几乎不敢置信地看着小腹上的血迹，奋力吼了一声。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发出声音。

身强力壮的雾岛，推着柔弱的灰原，冲过了顶楼栏杆的阻隔，跌落在灰原医院门口的水泥地面上。

那一天，胧月岛所有人都因看见了苏醒的朔夜死去或失踪

雾岛长四郎和他追捕的罪犯灰原耀，双双摔死在雾岛医院门口。

一切都已经发生，在八年前。

雾岛将自己拥有那一片面具碎片，亲手交给水无月流歌后，灵光一闪般恢复的记忆，让他明白了一切。低头看着自己并不存在的双手，雾岛缓步走出灰原医院。

天空下起雨，淅淅沥沥地落在雾岛的尸骸上。注视着自己的尸骨，雾岛长四郎沉默了。

此时站在他身边的，是两年前因病去世的水无月小夜歌。

水无月流歌的母亲。

终之章 水无月流歌【今】

以颤抖的双手，流歌对着月森圆香化成的怨灵拍下最后一张照片。

圆香的灵魂顿时化成点点星光，随着怨灵的惨叫飘散远去，不知在什么地方才会重聚。

水无月流歌深深吸了一口气，手指不经意地划过自己身上所携带的，父亲制作的胧月岛特有的面具。

月蚀假面。

——连圆香也……

想起刚才看到的，面目模糊的怨灵圆香，水无月流歌的心中沉重无比。

走上胧月岛之后，记忆果然随之清晰了不少。即使平时只会在某个关键时刻中断的记忆，也随着在岛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产生新的篇章。

流歌越来越难以想起的，反倒是关于父亲的事。

父亲应该是在这座岛上生活吧？

据说曾经是胧月岛上最著名的面具师傅。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和母亲为什么会离开胧月岛，失踪事件背后到底有什么真相？

搜索海咲的踪迹，同时也要寻找自己留在胧月岛上的印记。水无月流歌却在胧月馆里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身体颤动。

超越了普通怨灵的强大力量，缓慢苏醒之后释放出来，让所有灵媒的身体都会为之颤抖。

这样恐怖的存在，难道是整个胧月岛陷入死寂的原因？

如今想要寻找线索，恐怕只有恢复当年的记忆。从小时候开始，对父亲的记忆，后来在胧月馆的记忆——还有，关于为什么会离开胧月岛的记忆。

走过熟悉或陌生的房间，水无月流歌的步履声中，曾经在记忆中有过一点印象的碎片像拼图一样被渐渐还原。仿佛所有的月幽症患者回到这里，都会暂时找回一部分记忆。

住院的病房，练习音乐的钢琴，举行胧月神乐的祭坛……每一处场景都分明有着自己的回忆，每一次回忆里都带着从前不记得的细节。

只是怎么也想不起，关于父亲的一切……

父亲的脸上，好像总是戴着面具，背对着自己，专心制作不知用来做什么的面具。

一路走到胧月馆的深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浮现在黑暗中，开始为流歌指引方向。

——那样熟悉的背影，是你吗，父亲？

跟随父亲的脚步，流歌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四方月宅邸，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父亲四方月宗也，曾是胧月岛上最受人尊崇的面具师傅，继承自上一辈的制作技艺，已经登峰造极。

这样的父亲，却只是一个痴迷于面具制作的人。

从记忆深处拖出的印象，似乎除了背影还是背影。四方月宗也埋头在家中制作面具，留给年岁幼小流歌的记忆，恐怕也只有无穷无尽的面具。

“流歌，来试试这个面具。”

这是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为此母亲小夜歌总是竭力反对。

“宗也，你不要总让流歌试奇怪的面具……”

随着父亲越来越痴迷于面具制作，母亲小夜歌开始与父亲疏远，带着流歌练习钢琴，四处游玩。

在记忆里，母亲似乎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

四方月的宅邸中，早已没有了人迹。水无月流歌站在自家的宅邸中，一股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里，就是我生长的地方吗？

打开父亲留下的箱子，搬出父亲的日记本，上面用潦草的字迹，记载着流歌离开胧月岛前后的种种经历。

在日记下面，还压着母亲写给父亲的信笺。

阅读着父亲的笔记，以及母亲的亲笔信，水无月流歌的眼泪，渐渐淌满了脸颊。

父亲和母亲的矛盾，果然是因为面具的制作。

最初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月幽症之后，父亲不但不关心女儿的状况，还变本加厉地制作面具。对此，母亲心存怀疑，认为有人在鼓励父亲制作面具。

母亲小夜歌拜托灰原医生为自己治疗，最终却发生了少女神秘失踪事件。在向雾岛长四郎警官询问发现少女时的细节的时候，母亲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

仪式所在的地点是灰原医院地下室。

毫无疑问，这件事一定与灰原家有着很深的联系。再想到灰原和父亲四方月宗也之间的联系，母亲小夜歌终于彻底放弃了希望。

“宗也先生不会回来了，即使工作结束，也不会回来了……”

母亲的日记里，写着这样绝望的字句。随后在归来迎事件之后，水无月小夜歌带着幼年的流歌，离开了胧月岛。

缓慢的治疗，慢慢的恢复。历近十年的时光，从四方月流歌改名为水无月流歌的少女变成了正常人，不再拥有月幽症那些严重的症状。

母亲的爱，让流歌活到了现在。

接下来还有父亲的日记。

水无月小夜歌是月守巫女一族的后裔，她的反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似乎从来也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了巫女演奏“端正之音”，归来迎绝不会成功。

无论如何，四方月宗也朝着制作究极面具“月蚀假面”的路一直走下去了，没有回头。

在灰原耀的策划下，进行胧月神乐的同时，带走有资质的五名“奏”少女，进而开始归来迎。一切都完美无缺地进行着。水无月流歌也因为身体是灵媒体质，被选中参与了“奏”。

执着制造面具的父亲，并没有反对这一点。

但是，归来迎失败了。

带着面具的“器”，也就是灰原朔夜，因为失去了灵魂变得不死不活，陷入永恒的沉睡之中。

五名少女的月幽症加重，忘记了这段经历，后来分别离开胧月岛，寻找新的生活。

胧月岛在旅游计划失败之后，沉寂了两年左右。

然后发生了……可怕的事。

父亲的笔记里记载得十分清晰，看来他是最后被“开花”的人。

从永恒沉睡中醒来的灰原朔夜，变成了带有强大念力的怨灵。所有看到朔夜的人，都会被染上月幽症，并直接到达死亡终点的“开花”。

准备逃离的人，躲藏起来的人，绝望的人，反抗的人。

整个胧月岛在那一天之后，除了亚夜子没有一个生还者。

这就是“无苦之日”。归来迎失败的惨痛代价。

如果非要给这一切找一个真正罪人的话，父亲四方月宗也恐怕难以逃脱。

父亲自己在日记里也承认，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一切。

端着笔记的手颤抖得几乎要将其掉落，水无月流歌想着自己曾经在镜中见到的景象，想着那些噩梦一样的回忆，用颤抖的手，将日记翻到了最后有文字的一页。

“……在传说中，为了将曾在‘无苦之日’开花的‘器’封印，需要再度举行一次归来迎。但是上一次的归来迎为什么会失败呢？应该还缺少什么东西，某样能平复灵魂怨气，赐予其安宁的东西”

归来迎的仪式中，到底少了什么，四方月宗也并不知道。

水无月流歌却知道。

放下笔记，水无月流歌眺望远方。

迎着今晚的月光，高高的灯塔在夜色中矗立，成为整个岛上最安宁的存在。

末之章 水无月流歌【今】

从雾岛长四郎手中接过月蚀假面的碎片，与之前手中的碎片拼合，形成一张完美的面具。

这就是四方月宗也制作出来的，完美的月蚀假面。

耳畔传来一阵阵嘶哑的叫声，水无月流歌回眸凝望一眼，抱着面具朝声音的出处奔去。

父亲并不知道，母亲水无月小夜歌每天为自己弹奏的那首音乐，就是能让灵魂安宁下来的部分。

只有配合端正之音，加上月蚀的假面，才能组成完整的归来迎仪式！

——*灰原朔夜，来吧，来完成这个仪式吧！*

感觉到活人气息，在空中慢慢浮现的怨灵灰原朔夜，被水无月流歌以射影机伤害之后，怨气大增，朝着水无月流歌猛扑过来。

心中早已战胜了恐惧和彷徨的少女向着灯塔奔跑。

岛上惟一的月之琴就在灯塔顶端，只有用月之琴奏响月守歌，才能彻底完成归来迎仪式。

怨气浓黑的朔夜，早已不是那个温柔美丽的女性。心中只有哀怨和仇恨的灵体，飞快地飘向水无月流歌。

强大的灵力，让海水波浪都静止如湖面。

连空气都静止了。

拼命爬上铁梯的水无月流歌，手脚并用向上不断攀着。

少女的心中想起了母亲昔日的面容。

想起了父亲偏执前的温柔。

想起了伙伴在一起的笑容

筱宫鞠绘。

奈奈村十萌

麻生海咲。

月森圆香。

自己……

母亲写在日记上的话。

“为了女儿，我必须做出决断，哪怕是和心爱的人分开……”

父亲执着一生的背影。

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水无月流歌，纤弱的少女登上塔顶，奔向那架能够奏出端正之音的钢琴。

转瞬之间，朔夜已经同时登上塔顶！

…………

…………

怨灵包围流歌前的瞬间，乐声想起。

轻柔悱恻的月守歌，奏响了安宁祥和之音。无数次的记忆，无数次的弹奏，无数曾经有过的爱与恨，曾经失落的记忆和画面。一切的一切在流歌手中交融成痛彻心扉的乐曲，停止了灰原朔夜的动作。

缓慢悠长的月守歌中，水无月流歌仿佛听见了几个家族在胧月岛上所经历的所有痛苦和悲伤。

姐弟的不伦纠葛。

世代传承的悲哀宿命。

绝望和抗争。

不安和软弱。

每一个互相关心的人。

音符化作点点星光，在月色下渗入灰原朔夜充满怨气的灵体中。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停止了演奏的水无月流歌站起来，想要拿着月蚀面具走向朔夜，却被朔夜体内强大的力量冲倒。不断喷涌着强大灵气的朔夜，让本已虚弱疲惫的流歌始终无法靠近。

——无法靠近朔夜，给她戴上面具，就不能完成归来迎。

惶急的水无月流歌挣扎着想要爬起，身边却走来一个人。

徘徊在灰原医院门口多年的雾岛长四郎，低头捡起月蚀假面，毫不在意地走到灰原朔夜面前，将面具重重扣在消失了面容的女子脸上。

——归来迎，完成了。

随着一声越过天际的呐喊，灰原朔夜的身体慢慢僵硬软倒。这一次雾岛长四

郎没有犹豫，伸手接住了这悲哀女子的灵体。两个灵体靠在一起，遥望着空中升起的无数怨灵魂魄。

——归来迎仪式，正是打开通往黄泉的同道，引导魂魄归去的仪式。

胧月岛上所有因“无苦之日”而陷入彷徨的灵魂们，这一刻都受到了黄泉的感召。

水面上缓缓开启了黄泉入口。灵魂宛如流星，想着入口奔涌而去。

——这当中也包括灰原朔夜、雾岛长四郎和四方月宗也。

藏匿在角落里的四方月宗也的灵魂，也终于解脱了。

这一次没有面具，面容上带着宽慰笑容的父亲，回过头深情地凝望着自己心爱的女儿。

随后，也化作一道流星，坠入黄泉之门。

“等一等……”

不管流歌怎样呼唤，雾岛长四郎和灰原朔夜的灵魂终究渐渐离开了。

完美的归来迎仪式结束了。

母亲的羁绊，父亲的自责，朔夜的怨恨，灰原耀的痛苦，雾岛长四郎的执着……所有人拼命想要解脱的一切，在这一刻都得到解脱了吧？

水无月流歌这样想着，儿时的记忆一点一滴变得清晰，再也没有任何模糊。

月幽症，也因此痊愈了吧？

◇◇◇◇◇◇◇◇◇◇◇◇◇◇◇◇◇◇◇◇◇◇◇◇◇◇◇◇◇◇

与此同时，地下深处月之黄泉堂里，慢慢醒来的麻生海咲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圆香。

就要离去的圆香，用尽最后的力气唤醒了被朔夜“开花”的海咲，带着欣喜的笑容，身体正渐渐溃散成灵光。

“海咲，要记得我哦……”

“即使不被海咲喜欢也没关系，只要海咲平安幸福，我就很开心了。”

“谢谢一直以来的照顾，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再见了，我的朋友。”

早已在昏迷前明白了一切的麻生海咲，看着自己好友的灵魂飞向天际，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下来。

静静的月夜里，她好像听见了有人在唱着什么，为自己的好友送行。

完



不可饶恕（上）

剧情小说

文／玛娜

人物介绍



竹内理理子

在自己父亲的侦探事务所中担任调查员的职务，不太了解机械与流行方面的事，个性上不拘小节，属于只要一下定决心就会奋力向前冲的类型，不过偶尔也会看到她闷闷不乐的一面。

竹内武雄



理理子的父亲，竹内侦探事务所的所长，原本是一名干练的刑警，但某天突然选择了退休，买下一间废弃的幼稚园，设立了侦探事务所。



草薙学

在竹内侦探事务所内工作，理理子的丈夫，思考方式十分理智，对于凭借主观感受行动的理理子总是感到十分火大，虽然他突然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但是真正的目的却不得而知。



木崎佑次

沉着冷静、头脑明晰的竹内侦探事务所调查员，十分能够理解理理子的想法，同时也是她优秀的伙伴。虽然从名字和外表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男性，不过他的内心其实是“女性”……

高羊茅是什么？

对了，爸爸曾经说过。据说是以前英国高尔夫球场中生长的一种杂草，球一滚到里面去就再也找不到了，但是爸爸说，他最希望在那里打高尔夫球。

为什么要在那里打高尔夫？大人的想法还真是奇怪啊。

打高尔夫球的话要天气好才能尽兴，为什么要在那种杂草丛生的地方？

可能是爸爸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吧……

从警局辞职的时候也是这样，好不容易才当上搜查一队的刑警，居然就那么辞职了。

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是肝癌。

爸爸说，要是有他的细心照顾，妈妈至少可以再活三年。

那以后，爸爸买了一所幼儿园，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竹内侦探事务所，虽然名字很普通，但是幼儿园风格的建筑看起来却又很奇怪。

我想，爸爸真的变了吧。

1. Episode 1 绸缎娃娃 SATIN DOLL

—0—

深夜的时候，大火烧了起来。

烈火在一栋民宅上如同脱缰的赤红色烈马般跳动着，将深蓝色的夜空染成了异样的紫色。

一名戴着棒球帽的少年站在火焰前，大大的帽子挡住了眼睛，只能看到被火光所映红的脸颊。少年久久地看着火焰，当救火车的警铃声响起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勾动，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1—

我叫竹内理理子，职业是侦探，爸爸不做警察后买下了幼儿园，开了一间侦探事务所，我大学毕业后，还没决定好工作的的事，于是就在侦探所帮忙，打发一下找到工作之前的时间，但是，这份工作却很意外地适合我。结果，五年之后，我还是在做侦探……

“理理子，现在有空吗？”

一个男声从身后传来，与此同时，

一份报告书也准确地丢进了我的手中。不用看也知道那家伙是草薙学，作为侦探来说算是前辈，从私人角度来说则是我的丈夫，因为工作很忙的缘故，偶尔也会把一些顾不上处理的委托丢给我帮忙。

这份委托的委托人叫做神谷静香，调查的内容是丈夫的外遇。又是这种老一套，有佑次帮忙应该很容易就能解决吧。

私家侦探事务所的委托中，50%的内容是外遇调查，哭泣着来找我们的、愁眉苦脸好似长期睡眠不足的、面色阴郁好像要杀人的，或者是因为丈夫外遇反倒可以名正言顺分财产离婚而感到高兴的女人，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像这次的委托人这样的，却是第一次见到。

就像是一只神情安然的云雀一样，端正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正中，白皙的皮肤与昂贵的粉色洋装配合得非常完美，指甲、鞋跟、手肘也都保养得一丝不苟，一举一动都看得出良好的教养。

“这里似乎不是太干净，最好还是再重新打扫一下吧。”见到我的第一眼，神谷保持着完美的微笑，如此说道。

收回前言，除了良好的教养，还有挑剔的性格。

“那么，我先来确定一下委托的内容。要调查的对象是神谷修一，他的工作地点是IT东京，职业是系统工程师，对吗？”

报告书里夹着一张神谷修一的半身照片，脸部瘦削，工整的眼镜和笔挺的西服，看起来就是个一丝不苟的男人，静香认真地听着，点了点头。

“现在就开始调查吧，花多少费用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是不可以的，委托当天不能开始调查，因为当时有的客人很不冷静，第二天立刻反悔的也不在少数。和静香约好了明天再去她的家里详细调查取证后，我回到了办公室，再一次看了一遍草薙交给我的报告书。

在这期间，草薙像往常一样走过来，不厌其烦地叮嘱着。“记得要学会察言观色，好好地观察对方的神情和各种小动作喔。”

以前辈的角度来说，草薙在工作上绝对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作为男性，无论是脸蛋和身材也都称得上优秀，但是，既然是夫妻，多少也希望他能温柔体贴一点。

“正因为是夫妻所以没法体贴。”

这就是草薙的回应。

虽然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相处方式，但是，偶尔也会觉得有些疲累。事务所里人手不足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每天能闲聊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为工作的缘故，连新婚旅行也没有去过，总想着过两天过两天，等稍微闲一点的时候再说，这么一拖两拖，不知不觉两年已经过去了。虽然一直以来在所里做事务员的真弓都说，就算是勉强也一定要去一次，但是，休假去做新婚旅行，这种事怎么都觉得不太可能……

爸爸是所长，丈夫是上司，租下的幼儿园一楼被改成了侦探事务所，二楼则是爸爸和我的住处，自从幼儿园改建以来，就完全没有了个人隐私，这就是我的现状。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就驱车前往静香的家里，一座非常惊人的豪宅，普通的上班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买得起，不过因为



静香的爷爷是知名公司“神谷制药”的会长，所以家人轻轻松松就在结婚的时候送了一套房子给自己的千金。

静香和神谷修一是5年前因朋友荒川部长的介绍而认识的，而神谷修一工作的地方IT东京正是神谷制药的分公司，认识后不久，神谷修一就入赘了神谷家。但是，大约半年前起，神谷修一的工作开始一下变得忙起来，经常外宿不归，一周甚至有3、4天不回家。

“看来很严重啊。”我由衷地感叹道。

“也还好吧，反正我和老公都是在外面吃饭，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

“你和你先生不一起吃饭？”

“假日的时候就一起。”静香无辜地眨了眨眼睛，“平时都没有适合的时间，我也要忙着学习。星期一和星期四是学茶道，星期二和星期六是插花，最近星期三要去糖果教室学做点心，茶道和插花是从结婚前就一直在学的，事到如今也没法放弃。”

“那么，让你觉得你先生有外遇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不认识的女人打电话过来？还有就是内衣有没有换过？你有没有偷看过手机的来电记录？”

“都没有，不过我直接问过他了，他说‘根本就没有啊’，就这样子而已。但是那个人不擅长骗人，光看表情我就知道了。”

“第六感么……”

“没错。”静香优雅地点着头，涂上粉红色指甲油的修长手指轻轻地在沙发上滑动着，“但是，外遇的事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没有办法的嘛，因为是男人啊。”

“我所不能原谅的，只是他欺骗我这个事实而已。”

静香直视着我，以认真的口气说。

要了荒川部长的联系方式之后就离开了静香的豪宅，不知道为什么，和静香谈话后感到非常累。比起外遇来说，更加无法原谅的是被欺骗，这个理论实在让我无法认同，可能是因为太有钱的缘故吧，自己比起任何人来说都要重要，努力地经营着自己的外表，插花、茶道、糖果……而别人则都是可以忽略的。

如果我是男人的话，肯定不会想和她一起生活。

“啊，理理子，在忙啊？”

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正遇上从办公

室出来的爸爸，尽管已经年过半百，托了做侦探的福，还是每天都很精神的模样，虽然记性比以前要差，偶尔也会因为吃甜食太多而高血糖，不过仍然有着让人安心的特质。

“对了，我最近可能要外出一段时间。”爸爸突然说。

“高尔夫？”

“嗯，要去放松一下，地方还没决定好，不过要出去的话会告诉你的。”

“好，我知道了。”草薙最近似乎在跟一件很棘手的案子，人手也确实是不足，不过难得爸爸说到想要休息，就算再辛苦也不可能拒绝。

“不好意思，在你忙的时候。”

走了几步后，爸爸突然转过身，很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

也许年纪大了之后，人真的是会脆弱起来的。小时候，爸爸还年轻的时候，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结束，整天整天看不到人，我总是一个人在院子里的秋千上等着，直到爸爸的工作结束。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想起来却觉得有点孤单，可能多少和爸爸现在的心情有些相似吧……我注视了片刻院子里的秋千，立刻找到木崎佑次了解跟踪神谷修一的结果。

“下班后在公司附近的小饭店独自一人吃午饭，然后马上回家了，途中没有和任何人见面，也没有给谁打过电话，一直都是一个人。”

佑次以清脆的声音念着自己跟踪的结果，一无所获。

“神谷静香也说，只是凭直觉认为他有外遇。”

我将今天问到的消息转述给佑次，不出所料，对方立刻露出了一幅“真拿女人没办法啊”的表情，对女人没有一点兴趣，说不定这也正是原因之一吧。

“不过，神谷修一这个人的立场也很麻烦，完全被静香吃定了，岳父是公司的总会长，住的房子也是岳父买的，万一出轨的话，不仅没有妻子，连工作、前途也完蛋，压力这么大，想要外遇来发泄也是很合情理的，而且，妻子好像对他也不怎么好的样子。”

“这么厉害的女人……？看来是要好好注意一下了。”佑次若有所思地轻轻拍打着手里的笔记。

这段时间，草薙总是很晚才回家，爸爸今晚去打高尔夫不在家，一个人没有心情吃晚饭，所以我随便套上一件衣服，走进常去的酒吧“荧光灯”，要了一杯加水的酒。

这里的店主是爸爸的老朋友了，也可以说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两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店长也是个奇怪的人，听说还曾经当过神父，偶尔会和我说一些像福音书里的句子。不过，只要来到这里，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安心。

和店长随便闲聊了一些小时候和爸爸的事情，又来了点下酒菜和两杯马丁尼，我就在晚风的吹拂下，一边散步一边回到了事务所。

小的时候，经常这样，回家后荡一会秋千，坐在秋千上，看着事务所的灯光，一边荡一边数数，1、2、3、4……100……一直到爸爸叫我回去睡觉为止。

由于有佑次帮忙监视神谷修一的缘故，我抽出了时间前往IT东京与两人的介绍人荒川部长会面，谎称是静香介绍的青叶出版社作者，正在为《日本百名精英员工》搜集材料，并借着这个身分拜

托荒川也将神谷修一介绍给我认识，对方痛快地答应了，约好了第二天见面。

然而，和草薙说到明天要见面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地发火了。

“调查员和目标本人见面是违反规定的吧！向委托人递交证据后工作就结束了，不要带有私人感情。”

“但是，我有我的想法。”

“每个侦探都有自己的做法。”

“你根本就是不理解我。”

“没错，我绝对不认同你的做法。”草薙不以为然地转过身去，用背影对着我，“你这样只是在玩侦探游戏。”

—2—

一大早就接到了佑次的消息，神谷修一终于有了动静，昨天晚上离开公司之后，他就进入了一间公寓，公寓里有个年轻女人，名字叫做桥本康子。

同时，我这边和神谷修一的会面结果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由于娶了神谷制药的千金小姐的缘故，神谷修一对问及家庭的话题非常敏感，即便是借着闲聊的机会也不愿提起，好在总算是知道了一点关于他的老家和父亲的事。不过，出乎意料，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丝毫没有看出这个人是因为功利的缘故才选择了与静香结婚，反倒是由于结婚的关系惹上了不少是非，而且夫妻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冷淡，即便是外遇，也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

渐渐地，开始有些同情他了。

就像草薙说的那样，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感情带入工作之中，这并不是件好事，但是，尽管知道，我却怎么也无法改过来，草薙也是因为知道这点，所以才对我生这么大的气。

用同样的方法，在神谷修一那里请他推荐了一名名叫驹野的好友并记下联络方式后，我匆匆赶往佑次所说的那间公寓。

那是一栋建了大约10年，满大街都有的没有什么特点的公寓，好像一般都是学生和年轻的单身人士居住，房间破旧，外观简陋，安全措施也相当差，绝对不是那种可以用来安置情人的地方。

上到2楼，确认了201室的门牌后，我按下了门铃。

“你好，我是居委会的负责人，叫竹内。”

“请稍等一下。”

房间里面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之后，房门打开了，一名短发的年轻女子出现在面前。

“是桥本康子吗？”我小心地打量着对方，并确认她的身分。

“嗯，我就是，什么事？”

“最近，附近出现了一个变态内衣小偷，我是来这附近通知一下的，桥本小姐这里没事吧？”

“嗯，暂时没有什么事……”对方有些防范地看着我，略微思考了一下，从她的年龄和打扮来看，似乎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模样。

“那么，如果有什么奇怪的事情的话，一定要立刻通知公寓的管理员喔。”

与桥本康子打过照面之后，我立刻离开了公寓，与此同时，佑次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理理子，目标移动了，我正坐出租车跟踪着他，好像是朝公寓的方向去了。”

时机真是刚好。



我立刻在附近找了个可以清楚看到公寓楼梯的地点躲在车里，10分钟不到，佑次就赶到了，再过不久，神谷修一和桥本康子也在公寓楼下见面了。

趁着两人亲密地说话这个时候，我们快速拍了几张照片下来。之后，就开着车，一路跟踪着像是要去约会的两人。

—3—

跟着神谷修一和康子，最后来到了一间弹子游戏店的前面，两个人立刻钻了进去。

由于我之前和两人都见过面的缘故，只好让佑次跟去里面，我则躲在车里等待结果。

很快，佑次就从店里出来了。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他们两个正在玩弹珠，目标人物在和别的男人说话。”

“那桥本康子呢？”

“她在旁听，一边听一边玩。”佑次突然伸出纤长稳健的手到我面前，“你带答录机了吗？”

“当然，打算怎么做？”

“假装进去买烟，然后把对话录下来，不过可能会有很多杂音，因为是游戏店。”

佑次进去的不久之后，神谷修一和康子从店里出来，在店门前分开了。佑次留下监视店里的另一个男人，而我则飞快地跟上了神谷修一。

与神谷修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眼睛却没有一秒离开目标地一路尾随着，在等待一个交通灯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来电话的人是神谷静香。

“静香吗？我现在正在跟踪目标，不好意思，过会再打给你吧。”

我轻轻地捂起话筒，将声音压低，和静香解释着目前的情况。

“啊，是吗？发现外遇对象了吗？”话筒里传来的声音突然轻快起来，一点也不肯放过地追问着结果。

“还没有，以后再慢慢说给你听。”

“还有别的事吗？如果钱不够的话，请随时告诉我就好了，不用客气。”

“嗯，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下周我还有个相亲，所以希望你们能早些找到证据。”

“相亲？谁去相亲？”

“当然是我啊，这是很正式的相亲哦，是朋友介绍的，因为大家都说那个男人配不上我。”

神谷静香毫无隐瞒地说着，我甚至可以想像到她那高傲且美丽的表情。

“那个……静香小姐……”

“不过，你如果帮我找到证据，我就可以安心了，反正如果要离婚的话，就没有必要顾虑了吧，都答应了人家，如果不去的话，朋友的面子也挂不住。”

听着静香的话，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了，交通灯就在此时变成了绿色，我随便敷衍了一句，就把电话挂掉了。

就这样一直跟踪着神谷修一，最后，他却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跟踪也宣告失败。

回到侦探事务所的时候，佑次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

借着晚上的时间汇总了一下今天收集到的情报。

佑次那边跟踪的男人一不留神跟丢了，不过记下了车牌号，答录机里录到的声音也因为杂音太大，几乎什么也听不到，只能努力试试看调试。真弓那边则找到了神谷修一老家人的情况，他的本姓是村井，真正的父亲叫作村井忠雄，目前正一个人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电器店，我打算明天抽空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神谷和桥本康子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但具体是什么关系，目前还不能确定，按现在的情况来说，只能这样继续观察下去。

第二天，新的情况出现了。

在佑次跟踪神谷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女人。从佑次拍的照片上来，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女性，大约20多岁，相貌相当清秀，充满了OL的温柔与知性感，与桥本康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

“名字叫作伊东顺子，他们在红茶馆只聊了15分钟左右就分手了，所以我一直跟踪到查到伊东顺子的住址，然后记了下来。”

关系还真是错综复杂呢，我一边看着照片，一边试图理清头绪。

康子和神谷见了几次面，但是，能确定他们有外遇的证据却一个都没有，如果不试着再跟踪一下的话就什么也说明不了。伊东顺子那边也要注意，因为没听到谈话，所以不能断定有什么关系，而且从神谷谨慎小心的风格看来，一天两天也不太可能发现什么。

做好了打长期战的准备后，我又来到了荧光灯。今天这里却有一位先到的客人，草薙学，我的丈夫。

从上次开始我们就开始相互生起气来，加上工作的缘故，在家里也没有好好谈心的机会，突然之间遇到感觉非常奇怪，不过即便是这样也不能装作不认识，因为会被店长看笑话。

没有办法，我只好随便要了一杯酒，在草薙身边坐下。

几天没见，草薙的精神似乎变得很差，脸色发白，身体也很虚弱的样子，以前也见过他办案，但是累成这样的却很少见。

“快连路都走不稳了，喝多了？”

“嗯，平时我也不会喝这么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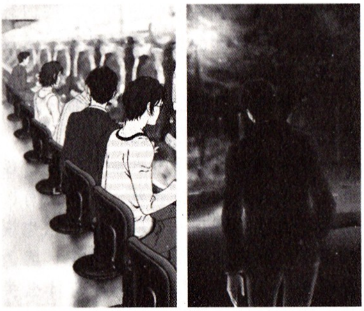
草薙这么说着，又往嘴里倒了一口酒。

“醉成这样还真少见呢，工作不顺利？”

“不是工作的关系，算了……反正和你没关系。”

“你老是这样，什么也不说，全都是自己一个人拿主意。”

看到草薙欲言又止的表情，刚才喝



下去的酒瞬间就化成了一股火气，冲到脑袋里来了。

“你不也是一样吗？”

“好吧，我不干预你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要干预我的事情。”

“是啊，也许那样对我们都好吧。”草薙轻声答道，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转过头来问我。“对了，矢崎兼吾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倒是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好像是个政治家。

“是这个家伙。”草薙掏出一张照片，醉醺醺地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然后呢？”

听到我的问话，草薙努力地思考了片刻，终于放弃地将照片收回去，轻声道，“……忘记了。”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喝的？”我无奈地向店主问道，得到了大约已经喝了足足1小时的答复，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草薙闭上眼睛，在吧台上睡成了一滩烂泥，我只好推醒他，在凉爽的夜风中，穿过一个个亮着的路灯，向不远处的事务所走去。

第一次看到草薙醉成这样，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吧……一直不和我说，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隐藏了自己的感情。

注视着草薙大踏步向前走去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和草薙这样走在路上了。

越是跟踪神谷修一，就越是摸不清头脑，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让人难以想像，再这样追踪下去也很难看到什么新的突破，于是我抽了一个时间，来到了神谷修一的老家，村井电器店。

村井电器店是一间比想像中小很多的小店铺，经营者村井忠雄也是比想像中要邋遢一些的男人，衬衣虽然洗的很干净，但是却只能用皱巴巴来形容。

我伪称为户籍调查员，询问了一些关于神谷家的事情，当然是用神谷修一入赘的事情作为切入点。

“这是必要的手续，所以请不用担心。现在是你一个人吗？”

“对，自己一个人勉强维持着电器店，儿子长大之后关系就变得有些冷淡了。”听到我这么说，看起来很老实的村井忠雄松了一口气，神态开始变得自若起来。

“那么夫人呢？”

“离婚了，10年了吧。那个时候，工作、赚钱、买东西，修一全部都要管……修一还有个妹妹，被母亲带走了，所以没有写进户籍里。”

这倒是之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夫人原姓什么？”

“三井，三井明子。”

“嗯，三井明子女士。”我佯装户籍管理员的模样，在手中的笔记本里快速写下这个名字。“那么，女儿的名字是？”

“三井康子，但由于母亲后来再婚了，所以现在叫桥本康子。”

—4—

回到车上，插入钥匙，点火发动。

之后，我在原地停留了很久，一股挫败感如潮水般涌入，仿佛瞬间便将这个小小的车厢淹没。

本以为马上就要找到了，突然之间又回到了原点。

但是，和佑次商量之后，觉得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简单，长久不见的亲生兄妹突然这么密切地联系，不能不说有点可疑。

但是，在对伊东顺子作出怀疑之前，一场突然发生的意外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那是之后在去见神谷介绍的朋友驹野时发生的事情，到了IT东京的接待室后才发现，原来那个驹野居然是在弹珠房里看到的男人，我假装并不认识驹野，将话题若无其事地引到了神谷身上。

"那么，我们进去里面谈吧。"说着，看起来比神谷年轻的驹野将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非常感谢今天你能抽出宝贵的时间……"

"不用再装了。"

一进办公室，驹野就立刻变了一张脸，双手抱在胸前，直接了当地揭穿了我的伪装。"你是侦探吧？正在调查神谷的事情吧？演技也太差了。"

"你认为我是侦探的理由是什么？"我有些惊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出入青叶出版社的外派记者根本就没有叫竹内的人，这是其一。而且你还说你是居委会的负责人，和桥本康子见过面了吧？这是第二个理由。"

"有第三个理由吗？"

"第三个更简单，我们在弹珠房见过了啊，我是生意人，见过一面的人就绝对忘不了，刚才看到你的脸的时候马上就想起来了。"驹野的双目死死地咬住我，"你是竹内侦探事务所的竹内理理子，对吗？"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想不承认也不行了。而且这个男人也很厉害，只要抓到一点把柄，就会对人穷追不舍。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在我默认了自己的身分后，驹野的神情更加严肃起来。

"知道什么？"

"是谁？用多少钱雇你的？什么时候知道了账本的事情？我们这边可以出双倍的钱。"

"等一下，什么账本？"

面对着驹野的一连串逼问，我不仅无话可说，甚至如同置身于云雾之中。

"假装不知道么？如果你适可而止的话，价钱还可以再商量。"

"我调查的是神谷修一外遇的事，你说的账本什么的是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似乎隐瞒自己真正的意图反倒更麻烦，惟有赌一把，将调查的目的告诉驹野。

果然，对方也瞬时间沉默了下来，许久之后，才疑惑地重复着我的话。

"外遇是怎么回事？"

"就是外遇啊，有人委托调查神谷修一外遇的事情。"

"荒川部长……为什么？"突然想起我还在一边，驹野立刻将脱口而出的话收回，但是"荒川部长"这四个字仍然清晰地传到了我的耳中。

"荒川部长吗？他不是我的委托人。"

“嗯？那么是静香？”

“我可没这么说哦。”

“真好笑……”驹野的表情此时已经变得轻松了起来，“所以说神谷那家伙是被荒川部长摆了一道。”

但是，荒川部长不是那两个人的介绍人么？驹野话中的意思却像是另有所指一样。

“总之，如果要调查神谷外遇的事情，只要跟着他一个人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吗？”驹野不满地瞪着我。

“我有我的做法。”

我理直气壮地坚持道。

“算了，我告诉你，那家伙绝对没有外遇什么的，这点我能保证，桥本康子是他妹妹。”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那么伊东顺子呢？”

“伊东顺子是我的未婚妻，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他本人。”

“那你刚才说的账本是什么？”我不放弃地继续追问道。

“现在不好说。”驹野望了一眼办公室外，确定没有人在周围，这才继续说下去，“但是相反的，你去做些有用的事吧，监视荒川部长，一定会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

虽然就调查来说是个巨大的失败，但是似乎同时也触及到了什么重要问题。桥本康子是IT东京经理科的人，加上账本，四个人总是聚在一起一定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虽然与外遇完全无关。

因为听到了驹野的提示，5点20，我将车停在IT东京附近，开始跟踪荒川部长的行程。

荒川部长一直将车开到了一个美食街的收费停车场里，这一带原来是花街，所以有不少酒吧和旅馆密集地分布在附近，荒川从停车场出来后，一个人走进最里面的那条街道，钻到了一间看起来很豪华的宾馆里。

要等的人应该已经先进去了，不知道接下来要等多久，但是也没有办法，我确定了周围没有来往的人后，举起了夜视照相机。

“说起来，荒川是去和谁见面呢。”佑次一面盯着宾馆，一面无聊地和我玩猜谜游戏。

是啊，和谁见面呢。

虽然也有过在宾馆前监视的经验，但是监视目标以外的人倒是第一次。怀着不安与期待等待了大约1小时左右，荒川部长的身影终于在宾馆的门口出现了。

我飞快地按下快门，将荒川和他身边那个人拍了下来。

但是，那个人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拍到了神谷静香和荒川部长幽会的现场。

第二天一早我就写完了报告书。

“神谷修一的调查告一段落，他没有外遇。”

请所长盖章之后直接交给了神谷静香，她似乎还有一些不满，但是我已经不想再听了。当然，荒川部长的事，我一件也没有问。

将静香的委托解决之后，新的调查也开始了。

那就是账本的事情。

据伊东顺子说，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偷闯进了她的家里，单单偷走了账本，而那账本的内容，终于也在她的口中得到了印证。

一本可以证明荒川部长侵占公款的





账本，四个人为了揭发这件事而一直在私下努力着，这么一来，就完全明白神谷修一不回家的原因，也完全可以解释四个人总在一起的原因。

至于账本被偷之后的第一怀疑人，理所当然的是我。

—5—

陆续去找了神谷静香、驹野、桥本康子和伊东顺子询问关于账本的事情，三个与事件有关系的人都对我的出现非常生气，这也是当然的，这么久的努力成了泡影，失去的已经不光只是时间与精力了。

但是，在和伊东顺子说话的时候，她提到了一件让我非常在意的事情。

“修一先生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商店，但是资金周转有些困难，修一先生正在尝试向公司申请预付退休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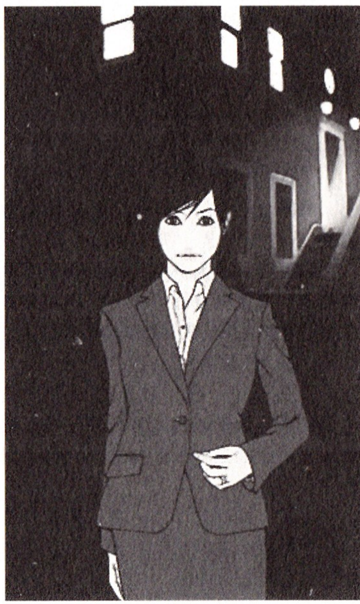
“预付退休金这种事也可以吗？”

“规定在我们公司连续工作15年以上就可以，但是神谷先生只有8年，所以有些勉强。”伊东顺子惋惜地小声道，“真可怜……好像被父亲一边哭一边恳求的样子。”

与其他两人不同，伊东顺子是不管再怎么生气，也不会将人干脆赶出去的类型，于是，我立刻以最大的努力表明了自己的清白。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对方终于将这件事的始末告诉了我。

IT东京这个公司，很久之前就出现了公司财务上有很多可疑之处的传言，但是不管在什么公司里，这种事情都是会有的，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去怀疑荒川部长，直到有一天，伊东顺子发现了在废纸篓里的记录。

那是一张留有荒川部长笔迹的笔记，因为笔记上的那笔帐目正巧是伊东结算的，所以她立刻就明白了部长私自挪用公款的事实。伊东立刻和驹野、神谷商量了这件事，决定去告发部长。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神谷会加入，是因为他已经发现了静香和荒川部长秘密幽



会的事实，而且，据说在神谷修一和静香结婚之前，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交往了。

反正神谷修一的一切都是神谷家给的，就算知道了什么，也惟有忍气吞声。静香和荒川可能是这么想的吧？

但是，与预想的不同，神谷修一的反抗要更为激烈，在这段时间里，不仅自己加入了驹野和伊东这边，甚至还带来了妹妹康子。

之后，四个人分头行动，收集了所需的资料。伊东则趁着一个人加班的时候从部长的抽屉里找到了可以作为证据的账本，事情一点点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在此时，我出现了，账本也随之被盗。

“我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的真相。”

对着三个人，我保证道，但是偷走账本的人究竟是谁，却没有一点头绪。

—6—

“查一查帐户吧。”

看到我苦恼的模样，爸爸轻松地说道。

偷去账本的人一定是与其有利益冲突的人，只要查查看，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想从荒川那里得到什么。

“是为了钱吗？”

“是啊……钱。我见过很多被钱击倒的人，看重钱的人肯定会在钱上栽跟头，不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会例外。”

对了，就是这个，一直以来在心里困扰我的疑点就是这个。我点了点头，立刻起身去进行调查。

这时，爸爸突然从背后叫了我的名字。

“理理子……”

“怎么了？”

“没什么。”爸爸露出了如往常一般因为忘记了什么而困惑的表情，“刚才想要说的，又忘记了，算了算了。”

拜托佑次调查四个人的帐户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趁着这个空闲，我再次找到了驹野，想向他多问一些关于静香和荒川部长的事情。

虽然露出了一幅“你这女人还真是有够麻烦”的表情，但是驹野诚还是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我。

“静香结婚之前就在我们这里的营业部工作了，说是工作，其实也不过是在自己的家族企业里悠闲地混日子。荒川那个时候也在营业部，是我的顶头上司，神谷静香的父亲是这家公司的社长，爷爷是神谷集团的会长，大家都以为谁都不敢去招惹这种女人。”

“但是，荒川下手了。”

“嗯，公司里人人都知道，是个公开的秘密。”

“荒川部长已经结婚了吧？”

“似乎没听说他已经离婚之类的话。”

“修一先生也知道了？”

“嗯，知道了。”

“这样还是和静香结婚了？”

驹野意味模糊地点了点头，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认为那家伙喜欢上了那种女人。”

“请再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修一先生请求公司预付退休金的事情你知道吗？”

“啊？预付退休金？”

如我所料，驹野果然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这还是第一次听说，那家伙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这样啊……谢谢你。”

告别了驹野回到事务所的时候，佑次那边的调查报告也出来了。

驹野欠了别人一些钱，但是数量不是很大，其他三个人则没有可疑的地方，不过，细心的佑次也查了一下相关人物的帐号，发现村井忠雄的户头上多出了880万日元。

果然是这样……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偷走账本的那个人我大概已经知道了，我立刻掏出手机，拨打了神谷修一的电话，将荧光灯的地址告诉了他。

十几分钟后，当我走进酒吧的时候，神谷修一已经坐在那里了，我也要了一杯酒，坐在他的对面。

“真可惜你不是记者啊……本来还很期待你的报道。”

目视着我走进来坐下，神谷修一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不停地用右手摩挲着装了半杯酒的杯子。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那么，你想问些什么？”

“首先是……外遇的事情。”

“我知道了，静香委托的吧，她已经告诉我了，因为她自己有外遇了。”可能是因为我的表情有些诧异，神谷露出了一丝苦笑，“很奇怪的女人吧，自己提出调查，却自己在中途放弃。”

“你就不怀疑我吗？大家都认为内部账本是我偷走的。”

“原来如此。”神谷淡淡地说道。

神谷的态度实在是太冷淡了，让我忍不住出言相激，“你不生气？辛辛苦苦计划到现在结果都白费了，驹野先生就好像很生气。”

“因为那家伙的正义感很强，原来也总是被荒川部长欺负，所以很恨部长。”

“你不恨吗？”

“我？为什么？”

神谷将杯中的酒一口气喝了下去，缓缓说道。

“与其恨他，不如说要感谢他，因为静香花钱很厉害，所以导致部长盗用公司钱的人，其实是静香，总共的金额长久这样累计下来，差不多也快到一个亿了吧。”

“那么，你为什么要让妹妹也卷到这件事里来？”

“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她以前交往的对象，一个叫做阪本弘明的男人被静香抢走了，所以对静香有些怨恨。”

“但是，那样的话，就算告发荒川部长也无济于事吧？”

在我们说话的间隙，店长过来招呼了一下，神谷加了一杯酒，送到之后，神谷继续说了下去。

“康子真正想要对付的不是荒川部长。”



“什么意思？”

“偷走内部账本的是康子。”

与我所猜想的不同，但是，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明白神谷并没有说谎。

“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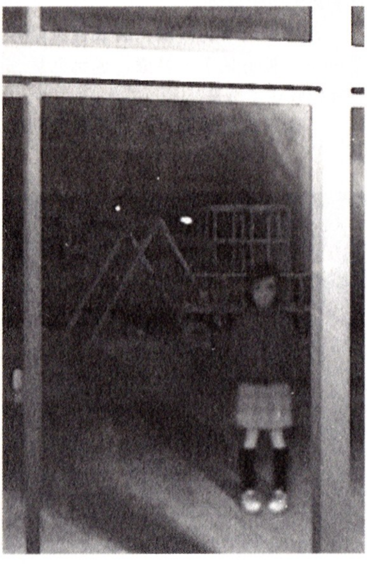
“康子直接把内部账本交给了社长，滔滔不绝地说了静香欺骗男人然后私吞公司财产的事情，结果，社长，也就是静香的父亲听完了她的话，给了她一千万的封口费，康子用那些钱……”

“还了村井电器欠的钱800万。”

“原来你已经猜到了……”神谷露出了一丝不好意思的表情，“我会向其他人道歉的。”

话说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其他值得再询问的地方了，但是，看着多少有些消沉的神谷，总觉得无法就这把他一个人丢在酒吧里。

“那么，你以后准备怎么收场？”我换了个姿势，若无其事地问道，“发



现了只是在被那个女人任意摆布之后。”

“你不了解神谷静香那个女人。”

听到静香的名字的同时，神谷的眉梢抖动了一下。

“那个女人的脑袋里面装的，从来都是她自己的事情，她会喜欢一个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么一想就觉得荒川部长真的很可怜……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也是，应该是静香的低级趣味吧……看到部长痛苦的脸对她来说是种享受。”

“你为什么要和静香结婚？”

“刚开始只是一个玩笑，后来绯闻就渐渐传开了……如果说我什么都没有考虑过，那是骗人的，能进入现在的公司也多亏了静香。”

“你后悔吗？”

“现在吗？是。”

“但是，应该也有好处吧，能住在那么豪华的公寓里。”

“全部是以静香的名义买的，我其实什么也没有，爱情亲情全无……”看着我的脸，神谷突然问道，“你很讨厌静香吧？”

“不喜欢。”对于这件事，我直言不讳。

“嗯……因为她确实不讨人喜欢。但是，不能否认她看上去是个很可爱的女人，身边总是有一群男人围着，可惜啊，那些家伙不知道，静香是个只爱她自己的女人，是个比起恋人来，更在意指甲是不是该剪了的女人……”

虽然说着静香的无情，但是连我都能看得出来，神谷并不想放弃那个女人。

“这个给你。”

我取出静香和荒川部长幽会时被拍下的照片，用指头推到神谷的面前。

“用这张照片离婚的话可以得到精神损失费。”

神谷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

“我并不是想干涉你的生活，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决定，如果想继续和静香生活，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过。但是，我再说一句，重新开始还来得及。”

“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

我喝完了杯里的酒后，离开了座位，把神谷和静香的事情都尽情地抛在脑后，像以前那样，坐在秋千上，一下一下地跟着马路上车灯闪烁的频率荡着。

因为刚解决了一个案子，加上实在太舒服，不禁轻轻地眯起了眼睛。

就在这时，眼边闪过一个红色的影子，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正站在院子中央的草坪上看着我。

但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影子迅速地消失了。

可能是因为喝得太多了吧。

那之后，神谷修一与静香离婚了，名字改回了村井修一，工作也辞掉了，一边帮助父亲经营电器店，一边继续从事之前的老本行网页设计，虽然经济有些吃紧的样子，但是并没有什么大碍。

伊东顺子与驹野结婚后，改名驹野顺子。桥本康子的男朋友，阪本弘明也回来了，打算和她重新开始，康子看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荒川部长也辞职了，还和妻子离了婚。至于过去私吞的公款，似乎用退休金和存款补上了，之后的事情我是从驹野那里听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至于神谷静香，则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在努力地学习茶道插花这些东西，就像全世界的改变都与她毫无关系。

就算地球毁灭，这个女人也可以得救吧。

每次经过那栋只剩一个人却不显得寂寥的豪宅前，我总会想起这句话。

2. Episode 2 鸳鸯茶 TEA FOR TWO

—1—

一天夜里，草薙从冲绳办公回来了。

他上到二楼来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天亮时分，我累的精疲力尽，虽然听到有响动，但还是没有起来，然后就这样陷入了睡眠中。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草薙的身影了。

最近一直都是这样，形同陌路人。

过了不久，我接到了草薙打来的电话，希望我能到一个叫“伊甸园”的红茶店去见面。

难得草薙居然会想到找个地方约会，我很快就收拾好，找到了那间红茶店，这么久不见，才发现草薙的脸色似乎更加不好了，似乎连发梢都带着一股疲倦。

“特地把我叫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在草薙对面的位置坐下，那是间



很普通的红茶店，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木质座位还是毫无特点的地板与装修都让人记忆模糊。但是，现在想起来，我却清楚地记得下午的阳光穿过店子的玻璃，撒射在两杯相对的红茶上的情景。

“对不起，我有些话想和你说。”

“什么话？”

搅动着杯子里的红茶，我丝毫没有注意周围的温度已经降至了零点。

很快，从未想过的一句话从草薙的口中传来，以他特有的温柔与焦躁融合在一起的声音说着。

“能和我分手吗？我有其他想一起生活的女人了。”

我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草薙重复道。

“对不起。”

草薙会有外遇，我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只觉得受到的打击比想像中还要大。

这之后我们又聊了十分钟左右，但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一个人回到家里，趴在卧室的沙发上，脑袋里不停地想着今天的事情。其实，之前早就该注意到我和草薙的关系已经出现问题了，一旦埋头于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忘记草薙，不由自主地往前冲，因为我是这个样子，所以一直深信他也是这样的。

我太幼稚了吧。

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没有什么立场抱怨什么。

但是，感觉真的好失败，就像是被人摆了一道。一直以来都在忙于外遇的调查，自己的丈夫却出轨，真是太讽刺了。

这么说来，我才想起，因为慌忙的缘故连那个女人的事情都没有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们会不会离婚呢……

当天晚上，草薙就收拾了行李并递交辞呈，从幼儿园里搬了出去。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也没有透露任何关于那个女人的事，草薙离开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事务所，大家都在议论着这件事，我只有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几乎和草薙离开在同一个时间，所长也没有回家，卧室一直是空的。

有的调查员说，“去打高尔夫球了吧？”，我就点头说一定是参加短期高尔夫旅行了，也有的调查员开着玩笑，说“是认识女人去了吧？”，我也勉强笑着应对。

但是，如果真的是去打高尔夫或认识女人就好了。

我去了爸爸的房间，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旅行的背包、卷烟的道具，甚至手机也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回家。我和佑次两个人搜寻了好久的线索，仍旧没有任何发现，

也打电话到所有他可能会去的地方了，没有任何消息。

草薙也是一样，自从那天晚上之后，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来过。

搜寻了一个星期，一直找不到所长，事务所的员工们也渐渐地开始掩盖不住自己的不安起来。

接下来，一个月过去了。

我担任了代理所长的工作，和佑次拒绝了其他所有委托，一直在寻找着所长，但是……

所长和草薙离开后，事务所失去了向心力，我和佑次两个人努力想要填补空缺，但是仍旧无法消除那些蔓延于事务所内的不安情绪。调查员也一个一个地辞职了，最后，留下的只有三个人。

木崎佑次，佐藤真弓，当然，还有我。

曾经考虑过要关闭事务所去寻找爸爸，但是，如果关闭了这里，爸爸就失去了可以回来的地方，我再三思考之后，决定暂时依靠三个人来维持事务所。

就这样，有一天，新的委托人出现了。

—2—

这次的调查内容仍然是外遇。

委托人名叫垣内加奈子，大约三十多岁的模样，丈夫叫垣内守，在一家名叫“共和国际交通”的公司里做计程车司机。按照规定，在委托请求递交的第二天，我到访了委托人的家里，详细听取了具体的情况。

加奈子发现丈夫有外遇的嫌疑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垣内守的固定休息日通常是一、三、五或二、四、六，也就是隔天上班的那种工作，通常来说是7点上班，深夜2点回到公司。但是由于司机的



工作日很不稳定，交班的时间也经常会出现变化，2点回到公司并计算完当天的收入之后，差不多就到4、5点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干脆不回家小睡一会后继续工作也是经常有的。

这样一来的话，连续三天不回家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

但是，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事。由于加奈子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加奈子打电话到公司去找丈夫，虽然之前垣内守和她叮嘱过“不要打电话去公司”，但是因为事态紧急，加奈子也别无其他办法。

结果，那天垣内守并没有去公司，公司同事告诉加奈子说他请了假，但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垣内守却说自己不知道，坚持自己那天去上班了，一

定是公司的人弄错了。

加奈子感到不安，于是在第二天又打了电话去公司，结果，那天垣内守也没有上班，询问了公司职员得到的回答是，垣内守确实一周要上班三天，但是好像经常请假的样子，上个月也请了十天左右的假。

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加奈子紧紧地皱起眉头。

加奈子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和风美女，就像烈酒一样，有着一股浓郁香醇的味道，虽说已经嫁为人妇，但是仍然维持着少女般的优雅感。只有在说到垣内守的时候，才会露出妻子所特有的忧郁神情。

在观察加奈子的时候，一些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两个人虽然只是生活在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普通公寓中，但是加奈子穿戴的却都是相当昂贵的高价品，家里也布置的非常优雅，丝毫看不出任何窘困。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薪水来说，维持这样的生活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听到与垣内守的工作有关的话题时，我才格外敏感地竖起了耳朵，没有漏掉加奈子的一字一句。

在从公司的职员那里听到这个事实后，加奈子无法忍住自己的好奇与不安，再次询问了垣内守，垣内守非常生气地发了火，说了些“难道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吗？”之类的搪塞之词。之后，加奈子又问他，总是休息的话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多的薪水，结果垣内守没有回答。

这时候，加奈子才真正开始怀疑起丈夫，她回忆起家里之前经常出现内衣无缘无故失踪这样的事情，于是找到侦探所的资料，给我们打了电话。

安慰了加奈子几句后，我离开了垣内家，开车直奔那家名叫“共和国际交通”的公司。

虽然负责人泽田啰里啰嗦问了一大堆，最后我还是以毒品调查官的身分掩盖过去了，说是追查的一名毒贩上了垣内守驾驶的那辆计程车，想要找垣内守了解一下情况。却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一名叫做“柿内贤”的职员（在日语中，柿内贤与垣内守的发音非常相似），而且与垣内守驾驶同一辆出租车的不同时段。

冒充毒品检察官的手法是草薙以前告诉我的，声称自己是刑警比较困难，因为我是个女人，但是，毒品检察官的话就比较容易骗人了，因为毒品检察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一般人是不清楚的。

由于垣内守今天没有上班，所以约好了让泽田大叔帮忙通知一下明天见面，之后我就离开了共和国际交通，再次回到了垣内家，向加奈子报告了柿内贤和垣内守的事情。

没准是因为太慌张，接电话的人听错了名字也不一定，这样的可能也是有的。但是加奈子很干脆地否定了这个可能，也是，作为妻子怎么可能连丈夫的名字也不知道呢。

第二天，我在约好的时间里来到了共和国际交通，刚一下车，一个穿着蓝黑色司机制服的男人就朝我的方向走来。

“你是竹内吗？我是垣内守。”

对方很自然地看着我，完全没有对我产生任何怀疑，而我也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既不是帅哥也称不上难看，只不过是到处都有的一般人，身材中等，除了眉目清秀之外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特征。

但是，在这个无论哪里都很一般的人身上，却有一些让我无法忽视、如刺梗喉的地方。

可能是他那出乎意料之外、像是遇到什么事都能保持沉着的态度。

也可能是他那温柔深邃到可怕的目光，看得久的话，就像是会被吸进去。

我勉强收回视线，将目光投射到他的鼻尖上。

可能加奈子正是敌不过这样的目光而成为他的妻子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身上，居然会有那样的目光，这样的事实让我无法不感到介意……

“请不要一直看着我，被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看的话，我会害羞的。”

就在我发呆的时候，垣内及时地说道，当然，从他的脸上，完全没有看出一点害羞的影子。

“很会说话嘛，一定很受女孩子的欢迎吧？”

“没有，完全没有这回事，请不要再笑话我了。”垣内礼貌而聪明地绕过了这个话题，我也顺势将话题引入了所谓的正题。

“上星期三的晚上，你载过前往横须贺方向的客人吗？”

上星期三，正是加奈子打电话的那天。

“上星期三……”垣内努力地思考着，“想起来了，那天我身体不舒服在家里休息，就让柿内贤帮忙开车了。”

柿内贤，已经是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了，让垣内离开之后，我再次找到了泽田，拜托他帮忙约柿内贤在明天见面。

回到事务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阪本弘明，也就是之前静香委托的那个调查中桥本康子的男友，穿着一套与本身不般配到了令人恐怖地步的西装，留着高中体育部里常见的和尚头发型，以类似于日本武士般的气概与口吻，请求我同意他成为侦探，在事务所中做实习生。

在事务所中值班的真弓和佑次早已经被他吓得躲到一边避难去了，而这个应付他的差事，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在百忙之中还能倾听在下的要求，让小生感激涕零！在下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毅力来向您做出这个请求的！一定全心全力做到底！”

但是，谁来告诉我，可以说出这种只能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台词的男人究竟应该怎么应付才好啊！虽然热情可嘉，但是现在实在没有培养新人的能力，光是眼前的调查可能都没有足够的人手。费尽口舌之后总算把他打发回去了，但是，第二天上午又过来了。

佑次慌慌张张地立刻打电话，将正在询问柿内贤的我叫了回去，实在是受不了阪本的毅力，最后只好答应让他在事务所试用一个星期，而培养他的工作则交给了可怜的佑次。

将阪本解决之后，终于得以安下心来和佑次商量这次的调查，与柿内贤接触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不过倒是从他那里证实了垣内守经常拜托他帮忙代班的真实性。

做出租车司机这个工作，上班的时间总是错开的，惟一可能遇到的也只会

是交接班时随便闲聊几句，所以要说两人作为同事关系很好绝对谈不上，这么一来，惟一的可能就是，柿内贤因为什么原因不得不每次都答应垣内守的要求。

难道，是因为有什么把柄被垣内守捏在了手里吗？

但是，就在决定开始跟踪他们的时候，加奈子突然打来了电话，很不好意思地说是自己胡思乱想，想要取消这次的委托。

“在问了丈夫之后，才知道是因为他的妹妹一直有慢性肝炎，身体不好所以，经常请假去探望她罢了……这段时间的钱我会照付的，真是十分抱歉……”

加奈子不停地在电话里道歉，但是却让人觉得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让我一直不停地反复思考着。

如果是草薙的话，一定会说“委托人退出的话工作也就算是结束了”，但是，我却无法这样认同这样的说法，在经过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之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对不起了，佑次，调查终止的事情要先对你保密一下。

心里默默地对什么也不知道的佑次道着歉，我偷偷地隐瞒下了这件事，再次拜访了加奈子。

然而这一次，加奈子与之前大不一样，怎么说呢……就像是一夜之间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从她的表情与神态来看，她已经全心全意地信任着垣内守，将垣内的解释当作绝对的真理。

加奈子的话，基本上都说的通，垣内守不想对其他人提起自己身体不好的妹妹的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我仍然记得，问话时垣内守对我说，他周三那天是在家里休息的……更让人在意的是加奈子的态度，原本是那么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却在突然之间变成百分百信任丈夫的人。

但是，既然当事人都这么说了，也没什么好再追究下去的，我将陪伴自己多年的黄色小型轿车停在院子里，悠闲地走进事务所中，向真弓随便问了问今天开始实习的阪本的表现。

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加奈子打来的。

“对不起……我曾经说了一些并非出自于真心的话……我的丈夫他，真的还是有外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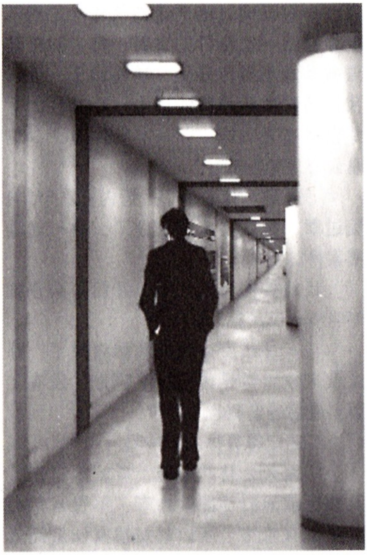
在电话的一端，再次改变了主意的加奈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3—

屡次改变主意的委托人在以前的委托中也出现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在同一天内这样反复的却并不多见，更惊人的是，短短几个小时时间，再次见到加奈子时，她变得好像泄气了的皮球一样，完全丧失了神采。

“其实我知道的，丈夫说去探望妹妹的话只不过是在敷衍我，只要遇到什么事就会以妹妹生病为借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将沏好的红茶端上茶几，加奈子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说，“我以前对他说过，你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妹，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也可以照顾，但是，只要一说到这个话题，他就立刻说‘这和你没关系’，变得很不开心。”

“说起来你还没有见过他的妹妹是吧？”



“嗯，一次都没有，地址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环境好像很复杂，母亲曾经离家出走，他和妹妹不停地被寄养在亲戚家里，非常辛苦。”

加奈子停了下来，好似很愧疚地提到了委托的话题。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感觉很奇怪……虽然知道他一定是在骗我，但是问他是不是真的去探望妹妹的时候，一听到他的解释，就开始劝说自己‘他并没有隐瞒什么’，最后连自己都真的这么认为，就像是变得不再是自己了……可能这样说你还是不太明白吧。”

“不，我能理解的。”我安抚着有些紧张的加奈子，“那么就是说，仍然继续调查下去，是吗？”

加奈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已经可以确定了，那就是加奈子和垣内守两个人中一定有一方隐藏着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无论如何，这次的委托都绝对不是单纯的外遇。

第二天一早，我就埋伏在共和国际交通的门口等待，到了凌晨四点左右，垣内守下班了，我从车里下来，开始跟踪。

垣内守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向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但是，坐上的地铁却是和他家截然相反的方向，我跟着他在某一站下了车，远远地一路尾随。

虽然悠闲，但是垣内守非常警惕，不停地回头来确定后面有没有人跟着自己，最后，他终于走进了位于住宅街内的一栋孤立的房子里。房子的门牌上写着“垣内”两个字，看来这就是他妹妹的家了，不，如果不是妹妹的话，就是婚外情对象的家……我记下了地址，决定等垣内离开后再来。

然而，垣内似乎打算在这里暂时呆一两天的样子，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调查，无奈之余，我只好约了共和国际交通那位接待我的泽田先生，看看能不能听到更多一点的情报。

地点仍然定在了荧光灯，我走进酒吧的时候，泽田还没有到，于是和店长聊了一些最近的事情，父亲还没有找到，草薙也音信不明，等等。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店长一边擦拭，一边转动着手中的高脚杯，轻声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翰的福音书》，是吧？”

我和店长将视线移到店门方向，来的人正是一身蓝色工作服的泽田大叔。

“就是说，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不要放弃，要继续努力的意思。”

泽田微笑地望着我们，在吧台前坐了下来。

确实没有想到，看起来就像个无聊中年男子的泽田会对这个有兴趣，我不禁暂时忘记了套话的事情而和他闲聊起来，直到几杯酒下肚，泽田才将话题引回了正路。

“对了，你不是说有事要找我吗，不是想和我约会吧？”

我放下酒杯，向泽田坦白了自己的身分。

“对不起，其实我是个侦探。不好意思，不过在你的公司里时，‘我是侦探’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泽田并没有生气，反倒不在意地笑了起来。“算了，我没想的那么复杂，毒品搜查官和侦探对我来说都一样，那么，你想调查的其实是谁？守？还是贤？”

“调查垣内守。”

“是么……是守啊。”泽田的表情突然凝重起来，一只手不自然低轻轻摸着下巴。“那你想调查什么？”

“随便什么都行，只要是关于他的事情。”

“对那个人还是小心一点的好，那家伙不普通的。”泽田突然说。

“什么意思？”

“侦探应该严格保守秘密吧？”

“当然，我在这里听到的事情绝对不会说出去。”

“呵呵……小姐，我就是被你这种强势的气质吸引。”泽田爽朗地笑了起来，“垣内守那家伙很危险，最好不要太接近，他会使用催眠术。”

“催眠术？”被酒吧的灯光照射着，一时之间，这个迷幻气息十足的词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一样，完全无法被我的脑袋所接受，稍稍顿了一会，我才将现实和泽田的话以一个理性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我知道了，你是说心理暗示吧？”

“是是，就是那个。垣内守在5年前犯过罪，报纸上应该刊登了，是一起强暴案件。”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着泽田的话。

“不过最后以庭外和解结束了，那家伙只作为嫌疑犯接受了调查，没有上诉，最后连前科也没落下。”

“还记得具体的案情吗？”

“太久之前的事情，早就忘记了，大家也都闭口不提这件事，不过当然心里还是有想法，所以都对那家伙敬而远之，毕竟，用催眠术来犯罪……感觉很不好。”

催眠术，这就是垣内守那让我介意的眼神的真相吗？看来对他还真不能掉以轻心。

之后，我又询问了关于垣内的妹妹和与柿内贤关系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从未听说过”和“不清楚”，在从酒吧离开的时候，泽田再一次谨慎地劝说我一定要小心垣内守。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泽田确实是个好人呐……

我带着微微的酒意回到事务所，将今天得到的消息告诉佑次，委托真弓去调查关于犯罪的详情。加奈子知不知道这件事？我猜她是不知道的，那么信任并依靠丈夫的一个人。

佑次那边带来的消息也出乎我的意料。

柿内贤居然是一个假名，他在1983年8月1日出生，进公司已经有三年了，

是整个营业所最能赚钱的职员。

脑中突然闪现出柿内贤那略带一点懦弱与稚嫩的脸来，“最能赚钱的职员”，真是让我有些惊讶……

让被阪本折磨了一天的佑次回去后，我就一个人整理起堆积如山的文件，差不多告一段落的时候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虽然最近一直都面对着人手不足的问题，但是工作积压到这个程度就真的是太夸张了一点。

轻轻地揉了揉太阳穴，我抬起头来，为了放松双眼而向庭院望去，在庭院中靠近客厅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女孩。

都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小的孩子？

我好奇地走向庭院，但是，那里没有任何人。

—4—

调查仍然继续着，而知道了这件事的泽田也以无奈与担心的态度不时地帮我们一点小忙。为了确切掌握垣内守和柿内贤的行动，我在他们的出租车上安装了由阪本改造的GPS追踪器，据佑次说，这个追踪器在街上时信号可以覆盖半径三公里的范围，还带有记录三十小时以内移动轨迹的功能，设计得非常巧妙。

这么一看，虽然为人怪了一点，不过阪本也确实有一手秘密武器呢。

针对泽田提到的陈年旧案，我也拜访了当时对这起案件进行报道的报社编辑横田省吾，由于年代已久，横田本人也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还是从记事本里找到了案件当事人的一些信息给我。

受害人的名字叫做原田优子，案件发生后，原田自己找到了报社，主要要求是进行曝光，而报道之后，也是她主动提出不准备起诉，似乎连赔偿金都没有收的样子。

按照横田给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在地铁站前的彩票贩卖所里找到了正在打工的原田优子。但是，稍微一提起关于案件的事情，原田就非常激动地大叫着拒绝了我。

作为曾经的伤痛来说，不想让人触及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当时还要主动告诉报社呢，这点就让人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了。

抱着这样的疑问回到了事务所，阪本正因为追踪器得到了称赞而兴奋着，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制作和目前市面上出售的窃听器外形都不同的窃听器上。

有一个电话打来找过我，是之前找过的报社编辑横田省吾，立刻回拨过去之后，横田更正了之前记错的事情。

原来，当时告诉他那个消息的不是原田优子，而是早川诊所中一个姓早川的人打来的。

早川诊所是一个比我想像中要小得多的个人诊所，医院前挂着的“早川音乐疗法研究所”的招牌倒是相当醒目。这里的院长叫做早川淳一，据说是日本音乐疗法的创始人，研究成果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同。

但是，医院似乎奉行着拒绝一切媒体采访的原则，也不愿意向我透露任何与患者有关的信息，我只好把名片留给管事的护士长，委托她交给院长便回来了。

之后，在事务所等了佑次很久，但是他始终没有回来，我只好一个人回到房间，取出喜欢的酒杯开始独自品起酒来。

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很多过

去的事情，想起了草薙开玩笑时和我说过的话。

“女人不适合做侦探，特别在看到你之后，我就认为这话不假，你就像是一匹狼，饥饿到了极限的母狼，看到脱离羊群的一头羚羊就会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是我的话就不会，我会一直忍耐着，跟在它的后面，最后终会到达有大群羚羊的地方。”

只关注眼前的事情，这确实是我的坏习惯，但是被他这样说后，却觉得很难接受，这并不是男人与女人区别的问题，我只想得出结果并为之向前冲，这就是我的天性。

因为肚子饿了，所以就吃。难道不对吗？

侦探的各种知识都是草薙教给我的，所以在工作中就算被指正或责骂我也没有太多的不满，因为还不成熟，所以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作为妻子的时候则不然……

作为妻子的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做过。

现在才想到这个可能太迟了，正是因为离的太近，所以反倒看不到身边的人，看不清身边的人。

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如果变得更加冷静成熟的话，如果可以干脆地改掉自己的坏毛病的话，你会回来吗？

盘在沙发上，反复想着这样的问题，我越来越睡不着了。

—5—

因为晚上想了很多，所以天亮的时候，我决定先暂时将注意力从柿内贤和垣内守的身上移开，挨个拜访了这些天来与调查有关的人，重新静下心来搜集有用的情报。

首先，从横田编辑那里再次询问了关于垣内守和诊所的事情，原来垣内守以前曾经在早川诊所以音乐治疗师的身分作为院长助手工作过，在发生了强暴案件之后，院长主动告发了自己的助手，并将垣内守开除。通常来说，出现这种事后大多数人肯定会以堵住垣内守和原田优子两人的嘴为优先考虑，以避免给诊所的生意带来影响，更何况，垣内还是院长的得力助手，只要给受害人塞一些钱，很容易就能隐瞒过去不是么。

如果不是另有其他隐情的话，早川诊所的院长就实在是太老实了……

之后，针对这件事也找了加奈子问话，虽然加奈子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知道，从没听说过，但是提起原田优子和早川淳一时，脸色立刻变得非常难看。

因为对柿内贤不放心的原因，我也软磨硬泡地从泽田那里拿到了柿内贤的居住地址。

“一定不能说是我给你的喔！”

将地址给我的时候，泽田再三叮嘱道。透露职员个人情报是很麻烦的事情，对于能帮我这个忙的泽田，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答谢才行。

最后，真弓把自己四处搜集到的关于那件事的报道都找了出来，报道是这样写的：

本案的疑犯垣内守（30）曾在港区的早川诊所中工作，诊所的经营者是精神科心理疗法师早川淳一（55）。早川淳一是日本音乐疗法的创始人，研究成果也为学术界所认同，事发当天，垣内守作为音乐治疗师在诊所中工作，受害人原田优子，曾在该诊所接受治疗，并以患者的身分与垣内守接触。



该诊所采用的是医生与治疗师合作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方式，受害人原田优子的主治医生是太田正美（52），警方承认，同时怀疑太田医生也参与了作案，并打算继续调查。

太田正美，在报道中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陌生名字，我的第六感告诉自己，这个人一定和案件有关系。

准确来说，在我的心中，有一种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的感觉，就像是知道自己正向终点迈进的兴奋感。

将调查太田正美的任务交给真弓，之后，我决定不再犹豫，直接用一记痛快的直线球决定胜负。

按响了垣内守妹妹家的门铃，我以侦探的身分要求向她询问一些事情，对方虽然诧异，但是脾气很好的答应了。

这时，终于看到了她的长相。皮肤非常白皙，穿着与温柔气质十分契合的粉色上衣，可能是由于身材非常纤细且气色不好的缘故，看起来略带一丝病容。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侦探呢……"看到我的名片后，对方捂着嘴巴，好奇而不失礼貌地盯着我，当然，对于这样程度的好奇我早已经习惯了。

"侦探其实是很朴实的工作，几乎都是些外遇和其他的普通调查，今天我也是来进行一些普通调查的，你能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对方点了点头，很配合地说出了名字。

"我叫由纪子。"

"你和垣内守的年龄相差多少？"

"我比他小五岁，我今年30，我丈夫35了。"

"是嘛，你丈夫？"

"嗯，今年35。"

我重新确认了一遍，由纪子却仍好像没有听懂我的意思，睁大眼睛望着我。

"对不起，我想问的是垣内守的事情……"

"好的，所以说是我丈夫的事啊？"由纪子也很疑惑地重申了一遍。

"但是，你不是她的妹妹吗？"

由纪子楞了一下，好像终于弄明白而笑了起来。"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弄错了吧，我丈夫确实有个妹妹，听说和我差不多大小，名字好像叫做加奈子，身体不太好，似乎患了肝炎的样子，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好熟悉的对话，这正是我在加奈子那里听过的……只不过是将人名换了一下而已。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正以疑惑的表情注视着我的由纪子，眉目之间居然和加奈子是那么的相像……

“我们的关系用以前的说法来说就好像是私奔一样，连像样的结婚仪式也没有举行过，也没有见过双方的父母，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也很满足，两个人都不在乎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所谓了。”

提到自己的丈夫，由纪子似乎很幸福地开始不停地说着。

“我也曾跟他说过，想要帮忙照顾妹妹，可是我丈夫，一说到妹妹的事情就会变得不高兴，他说那是他们兄妹之间的事情。”

“丈夫是出租车司机，所以上班时间是相当不规则的，忙的时候连续几天不回来也是有的。”

……

诸如此类，都是之前听过的相同的话。于是，我决定稍微试探一下由纪子。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是我正在调查有关以前发生的一起案件，请问你知道垣内守以前曾经在早川诊所工作过的事吗？”

“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由纪子立刻回答道，“我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过，那时候工作很忙，精神上也很疲倦，所以去早川诊所做了心理治疗。我丈夫那时是诊所的音乐治疗师，几次接触之后，我们开始慢慢亲密起来，最后就结婚了。”

“那么，你也知道强暴的事情了？”

“怎么可能忘记！”

由纪子突然竖起眉毛，温柔的表情瞬间变得愤怒起来，眉头紧紧锁在一起，手掌也不知不觉地攥成了拳头。

“我丈夫被原田那个女人诬陷，最后被解雇了！都是因为那个女人才让我丈夫吃了那么多苦，我甚至曾经想过要为丈夫报仇。”

“能不能告诉我更加详细一点的事情？”

“没有什么详细不详细的，全部都是那个女人在胡说八道。”由纪子狠狠地咬着嘴巴，“我丈夫是单方面被冤枉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不得不对病人温柔，那女人却胡思乱想以为丈夫喜欢她，她一定是认为我夺走了我丈夫才这样做……我丈夫也很吃惊，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被原田优子诬陷。”

“但是，如果对方是胡说的，那么证明自己的无辜不就好了？”

“要证明是很困难的，这种案件中女方一般是比较有利的，就算说是冤枉，也没有人会相信。因为是进行音乐疗法的地方嘛，患者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不过，最让我丈夫受到打击的不是这件事，他曾经很尊敬的早川老师不肯相信他，这才是最让他难过的。”

因为说到了让人心烦的事情，由纪子一直不停地绞着自己的手指，并建议我去向她的主治医生太田正美咨询，我对她道了谢，回到车上向事务所驶去。

见到了由纪子后，我完全混乱了，垣内由纪子认为垣内加奈子是垣内守的妹妹，两个人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回想起来，垣内的两间房子也出奇的相似，平行世界这个词渐渐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这不是科幻片，我所面对的是确实发生的事情，到底是谁在骗人，谁才是真的？或者，两个人都是真的？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又是加奈子的电话，说一定要尽快见我一面，于是约

好了在事务所见面。

见面之后，加奈子又一次提出想要终止调查的要求。

和丈夫沟通过了，他是照顾妹妹而已，不会去外遇的。给你们添了麻烦，实在对不起，我会照付这段时间的金额……都是些和上次一样的话，不同的只是这次的加奈子比之前还要更加憔悴无神，如果要勉强形容这种感觉的话……简直就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与此同时，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再次试探着问了她同样的问题。

"你认识原田优子吗？"

"当然知道了！怎么可能忘记！"

加奈子竖起眉毛，表情瞬间变得愤怒起来，眉头紧紧锁在一起，手掌也不知不觉地攥成了拳头。

"我丈夫被原田那个女人诬陷，最后被解雇了！都是因为那个女人才让我丈夫吃了那么多苦，我甚至曾经想过要为丈夫报仇……"

"我曾经在早川诊所接受过心理治疗，因为朋友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懊恼……主治医生是太田正美。"

接下来的，都是我在由纪子那里听到过的，甚至连遣词用句也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加奈子所说的话完全是与之前相互矛盾的，究竟是谁在说谎话？

如果两个人说的都是真话的话，加奈子和由纪子就都是垣内守的妻子。

利用了出租车司机不规律的生活，操纵柿内贤，将加奈子和由纪子当作玩物一样操纵的人就是垣内守……

但是，为什么他要过这样的双重生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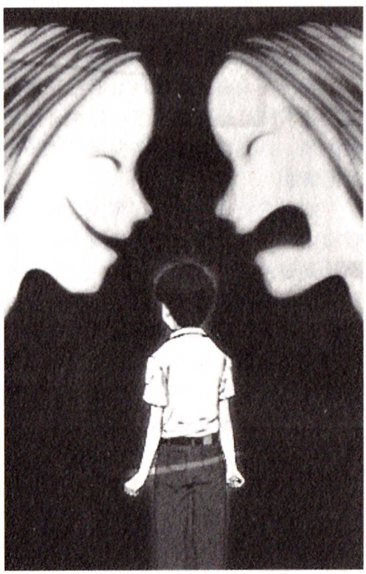
—6—

第二天一早，我就从睡梦中被佑次以惊人的频率摇醒了。

佑次兴奋地举着两张标满了数字和线段的地图递到我的面前，这是使用阪本改造的追踪器后制作出来的地图，地图以黑白和彩色分明记载了柿内贤和垣内守这两天所行驶的全部路径，凡是停车五分钟以上的地方，停车时间和离开时间都被记录下来并打印在了旁边，其中，两人都曾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个小时。

佑次去那个地方调查了，那里是一间宾馆的停车场，垣内守在带着客人的情况下直接进了停车场，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柿内贤也是同样。

"两个人都在工作的时候不停偷懒，怎么样，有什么解释吗？"佑次将



地图摊开在桌子上，询问我的意见。

一个想法渐渐在我的脑中成形，但是，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不顾护士的阻挠，我强行冲进早川诊所找到了早川淳一，在听说我想了解关于垣内守的事之后，早川淳一很友善地接待了我，告诉了我太田医生辞职后的地址。

垣内守是他的得意弟子，也可以说是使用暗示的天才，他能够很好地诱导人，做到甚至连教科书上都没有写出来的事情，这也正是早川淳一之所以要告发垣内守的原因。

来到诊所寻求治疗的人本就是心理存在弱点与伤痛的人，利用患者的弱点去攻击他人的做法，是早川淳一所无法容忍的，正因为垣内守的优秀，所以更加不能纵容。而且，原田优子本就是因为男女方面的心理问题而来到诊所求医，结果反倒因为垣内而受到了新的伤害，抱着为了两个人未来考虑的态度，早川院长终于忍痛揭发了垣内守。

我带着太田正美的地址回到了事务所，正巧真弓也调查到了一些关于太田的事情，她好像曾经准备向原田优子支付赔偿金。

如果是垣内付的话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太田正美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虽然她是曾经教导过垣内的人，但是也不必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啊——警方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一度将太田作为嫌疑人进行调查，但是最终没有任何结果，而原田优子也没有收下那笔赔偿金。自那之后，太田正美从诊所辞职回到家中和儿子一起生活，并用积蓄在新宿开了一间店，生意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她的儿子是做什么的？”

“出租车司机。”

“啊？”听到真弓的话，我不禁惊呼出口。“在哪里上班？”

“共和国际交通，很巧吧。叫太田胜。”

一道闪电突然在我的脑中闪过了刹那，我立刻翻出之前在泽田那里拿到的柿内贤的地址和今天刚得到的太田正美的地址放在一起。

完全一样。

早川诊所的那起案件以及事情的真相终于渐渐浮出水面了。柿内贤的真名其实是太田胜，是从早川诊所辞职的太田正美的儿子，这样的话，太田正美想要支付赔偿金的原因也可以想像了。

一定是因为柿内贤也参与了那起案件……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两人还在联手继续做着坏事。

不，和联手还是有些区别的，柿内贤应该是被垣内守掌握了某些把柄，垣内守才是真正在背后操纵的人……

为了确认我的推测，在见太田正美之前，我来到了原田优子打工的地方，以诚恳的态度询问之后，终于知道了那两个人在私下进行的秘密勾当。

原田优子本在和垣内守交往，但是，垣内守对她施加了催眠，之后将她交给了柿内贤……

见到太田正美之后，我知道，一切疑问都将在这里解开。

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太田正美仍旧保持着苗条的体态与优雅的姿态，不自觉地散发出一股知性的气息。在我说明来意之后，她只是稍微楞住了片刻，就立刻恢复了坦荡的神态，毫不隐瞒地确认了我的猜想并道出了所知的一切。

“垣内守曾是非常优秀的音乐治疗师，头脑灵活，反应也快，而且干劲十

足，所以才会向海绵吸水那样，不停地成长，早川医生也对他的才能抱有很大期望。”

“那为什么会？”

“是复仇。”太田正美双手抱在胸前，毫不犹豫地说道。“他是为了向女性复仇才学习心理疗法的，一开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在一次必要的实习课中，我曾经对他进行过心理诊断。”

“那个时候……你知道了他真正的目的？”

“是的。他的父母本来有一个很赚钱的酿酒厂，小时候一直在幸福的环境中成长，然而，到了12岁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外遇，家里发生了一连串变故，对他来说，12岁之后看到的，才是真正的人生。‘双重束缚’，这个词知道吗？”

虽然已经辞职了很久，但是提到心理方面的话题，太田正美仍旧表现出了专业的一面，我摇了摇头，静静谛听太田的说明。

“双重束缚，是精神分裂症中的一种理论，指的是两个矛盾的命令同时存在，做任何一件事都不对的情境，垣内守的母亲就是这样，一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脑袋，另一边狠狠地践踏着他的心灵。虽然嘴上说着‘我爱你’，但脸上却没有笑容，没有表达爱的方式，本意其实是说‘你不要过来’，去亲近母亲感受爱或是不亲近母亲都是错误的，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得到赞许，被母亲这样对待的话，孩子是非常痛苦的。最后，母亲去世了，但他还是没办法从母亲的束缚中逃出来，最后将对母亲的憎恨全部转化成了对所有女性的憎恨。”

“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他在欺骗女性的？”

“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太田仔细地思考着。“他主治的女性患者最后几乎都变成了他的俘虏，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注意到。如果说是为了治疗的话也不是坏事，但是他却把那种能力都用到私人的事情上去。虽然我也和早川医生商量过，但是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那你的儿子为什么会和垣内守在一起？”

太田正美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露出了一丝自嘲的微笑。

“说起来真是有些伤心，都是因为我溺爱才让他变成那个样子的……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好好工作过，说什么要当歌手，但最后其实不过是混日子而已……当时，我一直觉得垣内守是一个模范青年，如果让他们俩成为朋友的话，对胜也会有很多好处。”

我可以理解太田的心情，想要让儿子好好生活，却反倒变成了这个结果，以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没有办法不对她产生同情，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让她知道一切的真相。

“他们两人现在在同一个计程车公司工作的事情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他们还在用催眠玩弄女性的事情你知道吗？”

“不知道……在原田的事情之后，胜向我保证过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太田仿佛突然被什么击中一样，脸色煞白。

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同时，也早就猜到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这就是太田现在的心境吧……想要相信儿子的决心完全被颠覆了。但是，太田很快就恢复过来，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知道了，我会负起责任，让胜去自首的。”

在离开太田家之前，问了她最后一个困扰我至今的问题，为什么垣内守要拥有两个家庭，而且用同样的手段欺骗他的两个妻子，为什么要放弃休息的时间做这么麻烦的事情，这难道是因为他在否定家庭的存在？

“恰恰相反，其实是因为他很害怕。他非常清楚，幸福的家庭会在一瞬间就崩溃，所以才为自己预备了另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坏了，还有另一个就安心了，不过，具体哪个是后备的就不清楚了。”

“婚姻家庭又不是小孩子的玩具……”

“正是小孩子的玩具，他虽然有着得体的举止，但内心上并没有完全变成成人，仍然是一个孩子，如果两个玩具都被拿走的话他会怎么做？你最好小心一点，当他感到自己的世界有被破坏的危险时，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可能不管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最后，太田正美是这样总结的。

将太田正美说的话告诉佑次之后，他果然如预料中大发雷霆。

“你不是说这只是普通的外遇调查吗？为什么你一加入就会变成这么复杂的事情？”

但是，尽管这么说，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答应帮我通知加奈子和由纪子同时来侦探事务所见面，由他当面说清全部真相。

之后，我给共和国际交通的泽田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转给垣内守，对垣内守说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将他约到离公司半小时路程的一个儿童公园里。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了。

这是一场战斗。

走进儿童公园的时候，垣内守正高高地坐在一个游乐设施的顶部，轻轻地晃动着双腿，好似非常悠哉的模样，看到我之后，突然大声叫起来。“这里感觉很好，竹内小姐，你不上来？”

见到他的样子，一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太田正美的话，忍不住用喝斥孩子的口气回应道，“你不要再胡闹了！”

“没有胡闹，我可是很喜欢爬到高处的，从高处眺望的话，能看到不同的世界，你试过吗？”

“没有，没那个心情。”

“大人们都是如此，只会从下面

喊叫而已，‘危险！’、‘快给我下来！’、‘会受伤的啊！’，但从来都没有自己爬上来把我带下去的人，大人们都是这样不是吗？”

“不是的。”

“有意思。”垣内换了个姿势，微微地弓起了背，“在这个问题上说‘不是的’你还真是第一个人，大家都会以一副很无聊的样子同意我的说法。”

“我真的是非常讨厌像你这样自私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同意讨厌的人的意见。”

我以挑衅的眼神看着垣内守。

“反正你一定什么都知道了吧，那么隐瞒也没有用，我就明说了。”垣内停顿了片刻，突然问，“你正在录音？”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我痛快地将右边口袋里的录音机掏了出来，高高地举起。

“马上就拿出来可不好，应该装作不知道拖延一会才对，不然不就等于是告诉了我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吗？”

说罢，垣内守以警惕的目光望着我，我只好将左边口袋的录音机也掏出来，一起交到垣内的手里。

之后，我大声问道。“对你来说，谁才是候补？加奈子？还是由纪子？”

“两个人都是候补吧，如果我想要说服你的话，会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不过，想要分出来好像很困难的样子……”

没有注意的时候，垣内已经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声音也变得轻柔无比，在他头顶的皎洁月光映射之下显得格外诱人。

“……你的心灵已经受到了伤害，你希望我为你医治创伤。”

我觉得浑身有些脱力，双眼不由自主地想要望向垣内守，与他那比任何时候都要更深邃的目光对视上的刹那，我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

垣内守想要将我催眠。

“这里是静静流淌着悠扬音乐的安静的房间，你想要深催眠还是浅催眠？”

垣内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我，一股魔力将我紧紧吸了进去……

越吸越深，越吸越深……

“回答我的问题！哪一个才是候补的？”

在最后一刻，我鼓足力气大叫出来，终于将垣内守对我的暗示从脑袋中赶了出去。

自己的暗示居然会失败，这一点可能是垣内也从未想到的。

“非常好，很好的反应，你真的很有才能。”垣内突然鼓起掌来。

“回答我的问题！”我再度重复道，不仅仅是为了引导话题的主导权，也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再不知不觉地中他所设下的圈套。

“谁是候补的根本不重要，我一个都不爱，这样可以了吗？”

“原田优子也不是认真的？为什么把自己的女朋友出卖给柿内贤？”

“首先，你对我的认识是错误的，我没有背叛过谁，也没有把她出卖给贤，只是贤他自己火候还不够而已，至于被控诉什么的，我是不会在乎的。”垣内守以不知道是认真还是玩笑的表情回答着我，“而且，原田本身也不是什么好女人，非常自我，自己不会去付出，但却要求对方无偿的爱。”

我看着大言不惭评判他人的垣内，不禁发出了一阵冷笑：“你不也是这样

吗？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爱……”

“是太田告诉你的？那些学者只会光说不做。盲目相信弗洛伊德，把那些他们认为的异类都说成是有恋母情结的人。”垣内很不屑地瞥了瞥嘴。

“为什么要选择加奈子和由纪子？”我继续追问道。

“首先是因为两边距离不远，方便来往，其次是她们对催眠暗示的反应，最后还要选择效果最好的人，当然，长相也是一部份因素。”

“这样做有趣吗？玩弄别人的感情有意思吗？”

看到垣内那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我的怒火愈发燃烧起来。

“当然有意思了，我和贤不一样，对女人的兴趣不大，只是很喜欢这个游戏，像钓鱼一样。”

“你们是怎么赚钱的，两个家庭花销很大吧？”

“稍微暗示一下就轻松到手了，当然要在对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看来很难啊，如果想要证明这些都是你做的……”向垣内守问出了所有我想要知道的问题后，我皱起眉头，故意做出一副很苦恼的模样。

“是很勉强，什么证据也没有是吧？打算给我定什么样的罪名？他们可都是自愿的哦。”

可能是对自己干净的处理了所有事而感到满意，垣内很开心地逗弄着我。

“从你那里得到证据是很难，不过如果是太田胜呢？太田正美小姐也会协助我的。”

“就算贤认罪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教会他威胁手法的是你吧，我这里有证词哦，在你们的出租车里装了发信机，你载了客人去宾馆的时候也拍下了照片。”随着我的话，垣内之前那副无所谓的态度也变得紧张了起来，我仔细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继续说道，“而且，我的手上还有第三个录音机。”

“……你。”

垣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杀气，我立刻高声叫出了早就留好的后路——一直躲在附近监视我们的泽田先生。

“大姐你可真厉害，把我当作护卫是吧。”

当泽田从草堆里以满身都是叶子的模样爬出来时，双手抱在胸前，无奈地看着我。

在太田正美的劝说下，太田胜向警方自首了，并且将和垣内守有关的事情全部交待了清楚，不久之后，垣内守和太田胜两个人就会被起诉了，不过，由于警方还在查找其他的罪行的可能性，所以暂时没有定刑。

加奈子和由纪子也都回到了各自父母家，虽然结束了和垣内守的生活，但还是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田优子，我让佑次帮忙将这件事告诉她之后，收到了一封她寄来的信。信里写道，因为找到了新的男友，所以会忘记垣内守的事情，“谢谢你”之类的话也夹杂在其中。

要说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泽田，每天都会像理性公事一样打来“我们约会吧”这样的电话，果然，当初还是不应该让他来帮助我的……

未完待续



文/NEARFAR　编/夜蓝

◆人物介绍◆



桐生一马

重义气的热血青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后加入东城会成为堂岛组的骨干成员，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堂岛之龙”。



遥

身分神秘的女孩，年纪很小，身上好像隐藏着什么秘密。



锦山彰

桐生一马从小到大的多年好友，能力出众相貌英俊，在东城会也有不小的影响力。



泽村由美

桐生一马和锦山彰的童年好友，美丽开朗的少女，喜欢戴一枚刻着自己名字的戒指。



风间新太郎

桐生一马的义父，东城会风间组组长，深受会长世良胜的信任。



丽奈

赛蕾娜酒吧的老板娘，是与桐生一马和锦山彰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田村真治

桐生一马的小弟，极重义气，后任锦山组小头目。

伊达真

当年负责神室町著名凶杀案的警官，后因翻案被降职冷藏，为人热忱，很有正义感。

寺田行雄

与锦山彰合作的近江联合头目，似乎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序章

傍晚时分，喧闹渐起。

从未有过的阴霾笼罩在东京上空，夜色临近的空气里涌动着让人不安的因子。乌云让黑夜提前来临，暗淡的光线末梢正被穹顶的黑暗缓慢而坚定地吞噬。年轻的律师站在六本木街道旁轻轻仰起头，五光十色的霓虹落在他脸上，割裂出让人眩晕的彩色条纹。在六本木特有的热闹气派中，这位年轻人的步履缓慢滞重，仿佛带着某种犹豫，却依然笔直地坚持着。

“真是让人羡慕的年轻人啊……”

松开手指紧绷着的百叶窗帘，手持拐杖的老者扭头发出一声无奈叹息。叹息声里有对岁月无情的感慨，也有恍惚间的期待和兴奋。坐在老者身边的中年男子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男子脸上的线条粗犷刚硬，眉宇间流露出一股隐隐的威势和阴冷。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眉宇冰冷的中年男子低声说道，“没有背景，没有势力，没有社会关系，只有希望和野心。”

手持拐杖的老者缓缓点头，认同中年男子的说法。两人似乎经过无数交谈一般在这随意的话题上戛然而止，同时陷入沉默。

时钟缓慢的滴答声成为这个房间中的惟一声源，装饰华美的办公室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桌，书桌正中架起一副刀具。刀具背后的墙壁上有一个以毛笔书的巨大汉字“仁”。淡青色墙壁上挂着几张面容冷峻的照片，有些照片甚至已变旧发黄。整个房间在尚武的气派中流露出一丝略带优越感的戾气，这也正是房间主人所要告诉任何来访者的第一印象。

沉默片刻之后，中年男子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低声说道：“我的时间不多，让他尽快吧。”

老者闻言表情一滞：“本部方面仍有人注视着您？”

中年男子点点头：“现在四处凶险……谁也不能信任。我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私下与任何人接触频繁，都会让那些虎视眈眈的家伙做出意外举动。”

“这件事本身就是个意外。”手持拐杖的老者看着墙上自己书写的“仁”字，低声说道，“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回

头了。”

中年男子发出微不可闻的叹息，重重点头：“我知道……但是你觉得这真能解决一切吗？”

“你我这样的人。”老者叹息一声，“会相信什么？愿意相信什么？”

中年男子面色依然阴沉，却在阴沉之中强笑一声，笑声古怪地在空荡房间里回响。

“从一开始你就想寻找这样一个契机了吧？为了终结那件事带来的影响，也为了让他重新回到这里。”

老者缓缓摇头，否定了中年男子的猜测。

“并不是这样。”老者语态平和，仿佛在诉说着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我承认，对于他和很多孩子，我都有愧疚和不安。只是这并不能让我下如此决心，把他带回到这里。如今整个社团混乱不堪，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已无法控制大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我们都深陷其中，无法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老者双眸射出与年龄不符的精光，透过百叶窗落在隐约可见的街道上，“只有他，他本身并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甚至不应该属于这个时代……如果想要打破僵局，就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尝试，你不是也经常这么跟下面的人说吗？”

“话虽如此……”中年男子沉吟片刻，又说道，“我只是担心他势单力薄，在这纷争中，任何过错都有可能导致极可怕的后果。”

“后果？”老者双目像是要飘飞天外一般，朝着窗外继续遥望，笑着反问中年男子道，“他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觉悟么？从十年前的那天开始，或者说，从更早开始……”

中年男子大概觉得自己一时间无法反驳老者的话，或是老者的话的确有其道理，于是没有再说什么。两人所在的房间里光线渐渐随着窗外霓虹的冉起而慢慢黯淡，很快被明亮的灯火取代。

“只是帮派的办公室而已，却总是要搞成这样……”老者自嘲地笑笑，“那位先生也应该到了吧？”

话音未落，门外已有秘书敲门声。老者轻轻敲打了一下身后的办公桌，立即有带着黑框眼镜的秘书推门进来，态度和声音都极尽所能地恭敬报告道：“风间先生，预约的人到了。”

老者站起来，摆摆手示意秘书退下。由于坐在角落的视觉死角里，秘书并未看到双手抱胸面目阴沉的中年男子。

——如果在这个时候看到男子的脸，恐怕这位秘书也会惊讶得说不出话吧？

来人并没有让风间和中年男子等太久。一名领带打得有点紧，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年轻人，已然带着一丝惶恐和诧异走进了办公室。

名为山田章二的小事务所新人律师今天并不是很想来到这座号称六本木最可怕之地的大厦。之前在前辈和同事的口耳相传中，这座大厦代表了整个东京最强有力的“那种社团”。社团的规模且不说，这幢大厦的主人风间新太郎也是街头巷尾混混们闲谈里最传奇的存在之一。有人曾说过这位风间新太郎早年在黑道上有过惊人的作为。山田章二并不想知道那些惊人作为中到底包括多少



违法的暴力事件，此刻他只能硬着头皮走进这里，面对大厦的主人。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律师，山田章二付出的艰辛显然超过许多衣着光鲜的同事。即使只是最后落脚在东京众多律师事务所中偏僻又籍籍无名的“和生堂律师事务所”，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依然期待着能有一番作为。

现实永远让人沮丧，在山田章二来到事务所之后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一件正式的工作都没有接手。大多数工作只是例行咨询和调解，这对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鼓舞自己的斗志，也为了让自己尽快摆脱那种在公司里被视为路人甲的局面，山田章二头脑一热，接下了一宗许多人不敢过问的委托。

虽是新人，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间长了，山田也见过无数奇怪的委托。最初他并不明白为何单单这宗保释的委托没有人愿意接手。当真正了解整个事件全貌之后，年轻的律师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中途放弃委托本身就已经是律师界的耻辱，更何况是跟“那个社团”有关的委托？

无论如何，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是为了自己在律师界毫无说服力的信用。山田章二乘坐公车从偏僻的事务所来到六本木，在灯红酒绿的歌舞声中走向那幢沉默的大楼。

一楼大厅看上去和别的运输贸易公司别无二致，惟一不同之处只是多了许多身分不明的黑装男子四处走动，这些人的目光游走在大厅四周，组成了一张严密坚固的网。站在网中央，山田章二有些不自觉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用僵硬的步子走到门口，山田跟前台的人提起今天傍晚的预约，立即有人以通讯器唤来一名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在确认了山田的名片和证件之后，这名男子一言不发地带着山田绕过正门大厅，从大厅两排立柱背后走进一部隐蔽的电梯。

短发的精悍男子一路上一言不发，偏偏面色又阴沉无比。山田章二只能艰难地体会着这座大厦里特有的呼吸方式，沉默又尴尬地不知说点什么好。封闭的电梯空间里，电梯的楼层数字不断跳动，犹如年轻律师此刻不安的心脏。

“组长就在里面，您这边请。”

电梯到达顶楼之后，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做了一个请人行走的姿势，人却没动地方。山田迟疑了一下，才明白对方这是

让自己一个人去走廊尽头的办公室。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山田也没有回头或是犹豫。加快脚步走向走廊尽头的办公室，轻轻叩门。

“门没有锁，请进来吧。”

淡淡的声音从房间里飘出，新人律师带着一丝莫名的战栗推开大门，看见一名老者正双手拄拐站在窗户旁，紧盯着自己。不知为什么，对面老者的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睿智，又带着一丝让人心生寒意的冷酷。曾经在律师事务所里见过一些大人物的山田知道，睿智和冷酷往往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是沧桑的证明。

不给对方太多时间观察自己，山田站直身体，向着老者行礼并自我介绍道：“您好，我是和生堂派来的律师山田章二，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老者的声音依旧淡然，却不忘礼数地随手指着沙发道，“我们坐下谈吧，咖啡还是茶？”

山田章二下意识地再度还礼：“茶，谢谢。”

“啊，现在喝茶的年轻人不多了啊……”老者呵呵一笑，按下桌上的内线电话，叫人过来泡茶。

“我们还是尽快进入正题吧。”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一侧响起，山田愕然扭头，才看见坐在黑暗角落里的一个身影。因为灯光是从那人背后打来又过于强烈，山田章二完全看不清那人的容貌，只能从声音和态度上判断，对方一定和这位老者一样，是一个长期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直接问对方身分是很失礼的行为，山田只是略微诧异地偏了一下头，目光继续停留在手持拐杖的老者身上。

“我是风间新太郎，也就是这次工作的委托人。”老者淡淡的语气打破了山田章二的小小尴尬，“山田先生想必已经仔细阅读过我们的送过去的资料了吧？”

山田章二收起惊讶的表情，郑重地点了点头。

“嗯，我们的要求也很详细地写在里面了。”风间新太郎的语气里充满了让人无法捉摸的平静，“你觉得有几成把握？”

山田掏出公文包内的材料，确认了一下首页上的序列提示句，才用谨慎的态度回答道：“按照目前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难度并不算太高。”

“哦？”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虽然是十年前的事件，整个线索和矛盾都与当年的情况大为不同。如果按照您所给的这些资料来看，这个人接下来的牢狱之灾已经完全不合情理……谋杀和防卫过当的区别很大，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已经支付大额经济赔偿的情况下……”

风间新太郎平静地听着年轻的律师给自己解释司法方面的问题，包括如何在司法部门内部周旋。

从本质上来说，律师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提供法律意见，当然也包括如何利用法律漏洞和条文之间的冲突解决问题，让当事人以最小的代价脱离司法纠纷。

一番解释之后，山田章二有些突兀地停止了说话，眼神犹豫地看着风间新太郎。

历经无数岁月与往来的老人哈哈一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让秘书进来吧。”

看似随意地在支票上写好了数字，盖上印章，风间新太郎已经站起身打算

与山田章二握手。在年轻的律师看来，这无疑是准备送客的信号。有些慌乱地与风间新太郎握手之后，山田章二发现对方依然没有介绍那位神秘客人的打算，他只好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向老人告辞离去。

一直到走出办公室，山田章二才有机会低头看了一下支票上的数字，随即在寂静的走廊里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

巨大的办公室重新回到安静里，风间新太郎看着面色阴沉的中年男子，以一种放松了一切的姿态问道："这下你放心了？"

"他没有背景吧？"

"完全没有，所以才能放手让他做这件事。"风间新太郎仿佛看透了一切似的，笑得异常轻松，"剩下的事，只能看我们的运气了。"

"我们的运气一向不是很好。"

"谁知道呢？"风间新太郎微笑道，"不过运气差又怎样？赌博若是稳赢，人生若是能够预知，还有什么乐趣？"

中年男子没有再说话，两人所在的房间灯光渐渐暗了下去。办公室的窗口不再射出强光，融入在这黑夜之中，犹如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微小部分，毫不引人注目。

初章

黑暗之中，身穿灰白色囚服的年轻男子靠着冰冷的墙壁躺在木板床上，仰望青灰色的穹顶。因为长久以来的海洋性气候，这个国家的老式建筑里总带着让人发疯的潮气，即使在这漆黑的夜里，也能看见灰质墙壁上的淡淡水迹。

透过无数钢铁栏杆，房间外的画面被分割得犹如碎片一般。此时已是深夜，男子仍能听见走廊里警卫们发出的细微响声。虽说已经收买过那些警卫，但拿了钱的他们依然凶残无比，只要惹出一点点小麻烦，自己依旧会陷入被无数根警棍抽打的疯狂境地。

低下头，男子从自己囚服里藏着的一个小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金这种化学性质并不活泼的金属在历经了时光打磨之后依旧熠熠生辉。用手指摩挲着戒指的表面，感觉一根手指曾经将之摩擦得更细腻光滑的过往，随后男子的指尖触碰到了戒指内侧镌刻的名字上。

"YUMI。"

罗马音的字母代表一个日裔女性的名字。男子将心中最深的痛苦和眷恋缓缓压抑下去，对着黑暗吐出一口气。从天堂跌落至地狱的感觉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痛彻心扉，反倒是忧虑更多地占据了他的心头。

如今他已不是那个冲动的年轻小伙子，深知这个世界的残酷与深邃。只是现在这种情况，除了与外界联络，自己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情况的举动。

甚至……可能还要面对更多的麻烦。

许多年的往事在男子心头一一闪过，那些闪光的日子，那些曾经深深铭记的回忆，那些在一起的快乐，还

有那些幸福……都随着那场意外灰飞烟灭。

——算了，只要能够让她得到幸福，我就算堕入地狱又如何？那些罪名和苦难背负了又如何？

想着想着，男子的思绪渐渐回到了一周前，那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一周前，也就是十月初的东京，天气已渐渐转凉。站在街头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对很多人来说已是一种相当惬意的享受。一身白色西装的桐生一马站在六本木靠近歌舞伎一条街——神室町的入口，手上巨大的移动电话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神室町位于东京东北侧的六本木中段，西邻新宿、南靠池袋，是整个东京地区最繁华的红灯区之一。白天这里和城市的其他角落一样是个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夜晚则成为滋养无数黑暗生物的巨大营养池。在这里，无数的黑道势力争风角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毒品，女色，烟酒，暴力……一切游荡在法律和社会边缘的事物都在这里合理地生存着，并拥有自己的独有世界。

自从十数年前闻名整个东京地区的东城会将整条神室町收入麾下之后，这里终于渐渐归入平静，开始缓慢平稳而又坚定地运行，各种合法和非法生意带来巨额利润，这些利润源源不绝地通过各种手段洗成合法收入，融入东城会的各个公司之中。

在整个东城会当中，势力最大的堂岛组，本部位置正是在这座繁华的歌舞伎町中央。

强大稳定的东城会是整个东京地区最大的社团，甚至在全日本也拥有相当强势的位置。和大多数社团一样，东城会也是金字塔型架构，由会长统领各个部门的组长，组长手下再设小组长。在这种金字塔型结构中，直辖的各组是否拥有强大实力，与组长在社团内部的地位也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并非只有一组独享神室町带来的繁华和丰厚利润，除了堂岛组之外，同样是东城会内较大规模组织的风间组也在这里拥有一部分势力。风间组的组长风间新太郎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社团元老。相比堂岛组而言，并不积极拓展势力的风间组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养老院，组织内部的一切都稳定且有条不紊。东城会内部的混混们平时私下聚在一起闲聊，偶尔也会谈起那个并不经常出现的风间新太郎。对于这样一组人分享神室町的财富和荣誉，很多人只能解释成资历问题。那位风间新太郎组长为东城会服务二十多年，理应有这种待遇。

桐生一马就是效力于堂岛组的东城会成员之一，这位青年从幼年时代就是父母双亡的孤儿，桐生一马在十几岁时被风间新太郎从向日葵孤儿院接到东城会，并拜风间新太郎为义父。当时大概是为了避嫌，风间新太郎并未让桐生一马进入风间组参与社团事务，而是转手将他指派到了势力最大的堂岛组旗下。

堂岛组的组长堂岛宗兵是个狂妄中带着一丝狡猾的老狐狸，但因占着整个东城会最富有的地段，势力无比庞大。在组织内，除了稳坐在会长身边的风间新太郎之外，他的声音往往能左右社团的方向。

桐生一马通过风间新太郎的关系进入东城会，这多少让堂岛宗兵有些不满。为了发泄这种不满，他往往将最艰难的任务交给桐生一马完成。

这样的艰辛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桐生一马没有因为刻意的刁难而离开堂岛组，一张英俊脸庞和一套雪白的西装游走在东京的各个声色场所。不管是处理内部纠纷，还是对外的械斗，桐生一马总是显示出让人吃惊的强大实力。

因此“堂岛之龙”这样的称号，开始被道上的人们所熟悉。

电话铃声仍持续响个不停，这位相貌俊朗的青年脸上流露出对这种所谓科技产物的抗拒神情，但最终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大哥，你还是习惯用这东西吧。”跟在身边的小弟田村真治开着玩笑，“听说现在只要有自己堂口的大哥手上都有这么个玩意，很威风呐。”

桐生一马无奈地摇摇头，却听电话那边传来一个自己熟悉的声音：“桐生，你到我的事务所来一趟，有事想拜托你。”

对于风间新太郎的声音，桐生一马从不抗拒。

“好的，义父，我们这就过去。”

顺着神室町北行，穿过整条歌舞伎町之后，六本木的游乐场摩天轮清晰可见。桐生一马带着田村真治走进这家名义上是贸易运输公司的大厦。

九五年的六本木街道尚未进行大规模商业改造，许多建筑仍低矮老旧。风间新太郎站在三楼的办公室里，望着两个干练的年轻人走进来，笑容满面。这笑容里有欣慰，有感慨，也有淡淡的哀愁。只是年轻的桐生一马并未发现这些，他笔直站在风间新太郎面前，犹如一个最坚定的社团成员。

“面对我的时候也要这样？”风间新太郎宽和地笑着，招呼桐生和真治坐下，“来说说最近的事吧，你大概已经听说了吧？”

真治有些惘然地看了风间新太郎一眼，又看了看桐生一马：“风间组长……您这是说的什么呀？”

风间新太郎笑着敲了敲自己的办公桌：“看来一马还是很懂得保密啊……真治难道不知道最近他要从堂岛组独立出去，成立属于他的直系堂口了吗？”

“什么？”坐在沙发上的田村真治几乎是用跳起来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惊讶，“难道说……以后桐生大哥就有自己的组织了？”

“没错。”风间新太郎点头道，“走到这一步的人少之又少，你赶快祝贺一马吧。在整个东城会的历史上，他也是最年轻的组长了。”

“义父……”桐生一马有些不好意思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会长还没有表态呢……”

“会长那边自有我去给你说。”风间新太郎挥挥手道，“不管怎么说，以后你可以不在堂岛宗兵的手下工作了，应该会过得更开心一些吧？”

对于风间的这句话，田村真治和桐生一马一致地保持了沉默。

不管堂岛宗兵如何不得人心，大哥就是大哥，这是道上的规矩。风间新太郎可以用前辈的身分谈论堂岛宗兵，桐生一马和田村真治却不可以。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在全日本的地下势力中都不容许发生。

“轻松一点吧。”风间新太郎笑着安慰桐生一马，“你很快就是直属大哥了，跟他平级，说两句闲话总没问题吧？再说如果你当上了直系大哥，很有可能成为东城会最年轻有为的一个……到时候他再想对由美怎么样，也没有办法了是不是？”

风间新太郎的最后两句话深深命中了桐生一马的命门，俊朗的青年猛然扬起脸，却依然没有说话。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一听这个就会迫不及待。”风间新太郎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桐生一马，“今天会议前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你正好去走一趟吧。如果干得好，说不定不用继续讨论，今天会长大人就能通过我的提议。”

站在风间新太郎对面的青年将身体站得笔直，脸上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期待之情：“一切听从义父的安排。”

“就在神室町，最近我们放出的一笔钱好像有点麻烦。”风间新太郎的目光投向窗外，“你过去一趟，把这笔钱拿回来，晚上跟我去见会长。”

“是！”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真治吧，他对这一代的了解比你详细。”

带着田村真治离开风间组本部后，两人顺着热闹的神室町一路南行。“堂岛之龙”的名号在这一带已为人所熟知，不少穿得吊儿郎当的小混混看见这两人，脸上都露出羡慕又敬畏的表情。对此桐生一马没有什么感觉，跟在身边的小弟田村倒是有些得意。

“大哥现在真是声名显赫，整个神室町都以您为荣呢！”

桐生一马笑笑没有说话，两人身旁林立的夜店、便利店、KTV和酒吧形成了歌舞伎町的独有风景。在灯红酒绿之中穿行，桐生一马有一种恍如梦中的感觉。

…………

…………

“大哥，就是这里了。”

在挂着巨大霓虹牌匾的楼道口前，田村真治朝着一个入口指了指，随后有些担心地问道：“要不要叫几个兄弟过来？听说这个社长不太老实，好像想要卷钱逃走……”

桐生一马摇摇头：“不用，你在这里等我，我先进去看一下。”

田村对桐生一马的实力倒是很有信心，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站在楼下守住惟一的出口。

夹在两家商店之间的楼梯入口狭窄阴暗，只有越过了一层之后空间才豁然开朗。商店街的房价寸土寸金，能在这里租用超过三百平米的巨大办公室，这间所谓的事务所背景当然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镶着毛玻璃的事务所大门虚掩着，桐生一马整理了一下衣服，伸手轻轻推开大门，一眼就看见站在办公室靠近窗口的一个玻璃房子里，一名秃顶的中年男子正在惊慌失措地从保险箱里掏着成捆的大额钞票往皮箱里塞。七八个看上去完全不像文职人员的健壮男子散在办公室的工作台周围，目光集中聚焦在推门而入的桐生一马身上。

时间在这一刻稍微凝固了一下，几个人表情错愕地看着孤身前来的桐生一马。穿着白色西装的青年迎着这些并不友善的目光，脸色没有一丝变化。

秃顶的肥胖中年人面带一丝尴尬，不过这尴尬在确认桐生一马只有一人之

后迅速转变成了阴沉和凶狠。

“堂岛之龙？可笑！”肥胖的社长挥起胖手，大喝一声，“你已经来晚了，兄弟们，把他放倒，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大概是在金钱的刺激下，面色不善的壮汉们发出一声兴奋的尖叫。其中几个人跳过办公桌，朝着桐生一马迅速逼近。其中走得最近的两人甚至还掏出了锋利的折刀，显然是不想与这位目的明显的不速之客多谈一句，打算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

桐生一马对这种情况毫不意外，眼前那人尚未靠近自己，已一步跨前，右臂架住对方手臂，收力猛然一夹，令错愕的对方手中折刀掉落地上。

被桐生制住的男子一声痛叫还没喊出喉咙，白色西裤的膝盖犹如闪电猛顶在他小腹。男子喉咙发出一阵比呕吐还难过的声响，然后如蛇一般卷曲着倒在地上。

先声夺人的一击显然镇住了后面蠢蠢欲动的几个男子。桐生一马踢了一脚地上几乎半昏迷状态的小混混，轻蔑地笑了一声，目光仍牢牢盯着被几个男子保护着的秃顶社长。

桐生身上散发出的强大威势让众人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余几个混混有的干脆后退到办公室的角落，掏出钢管一类的武器。

桐生并不在意对方的行为，将脚边折刀踢开，他快步冲到距离最近的一个混混面前，一拳打在对方胸口，旋即高抬一脚，竟将对方整个人踹得腾空了数公分才重重落地。

惊人的力量被完美地展现出来，此时不管是社长还是打手们，心神都被眼前这个男人震慑到了崩溃的边缘。所有人下意识地后退着，没有人再愿意第一个动手。

“钱，钱……我给你们钱！”秃顶的肥胖男子声嘶力竭地喊道，“帮我干掉他！”

金钱的字眼在这些为了生计奔波的打手耳畔仿佛一针强烈的兴奋剂，让他们原来无比畏惧的眼神再一次发生变化。贪婪的双眼望过去，桐生一马再也不是那个强大得可怕的“堂岛之龙”，而是一捆会走路的钞票。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增加气势，剩下的几个打手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声，几乎同时冲向桐生一马。

桐生一马一脚撩起，踹飞了一堆文件。白色纸片飞舞中，坚硬雪白的皮鞋又一次踹中一名打手的胸口，同时手中抄起一旁的转椅，朝着手持钢管的混混头顶砸下。

轰地一声，转椅被巨大的压力砸成碎片，桐生一马侧身避开一道刀光，以肘为刃，击中了偷袭自己的一人的胸口。

脸上仍未有什么表情变化，堂岛之龙的动作远比任何人想像得更快。桐生一马在几步之后已错开了将自己团团包围的圈子，放倒三人之后，余下的打手那被金钱激起的战斗野性又一次开始破碎。趁着对方战意不足，桐生一马一脚挑起身边混混撒手落在地上的钢管，继续朝着躲在社长室里无处可逃的秃顶中年男子走去。

局势朝着自己不希望的方向转变，其余几个腿脚利落的混混犹豫了一下，其中一个忽然扭头就跑。剩下的自此再无留恋，跟着一起逃出了事务所大门。



东城会是什么东西他们又不是不知道，不过是在做着能跟社长一起侥幸逃脱然后分一笔钱的美梦。如今这美梦濒临破灭，再没有人愿意为之付出什么。

桐生一马看也不看那些逃走的混混，径直走到面无血色的社长面前，微微蹲下身体，让自己跟这个矮胖的秃头四目相对。

已经在瑟瑟发抖的胖子早已说不出完整的话来，一双惶恐的小眼睛在堂岛之龙的注视下不住颤抖。

“这件事你必须有个交代。”桐生一马低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按在对方头顶，“受了伤，离开神室町，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你明白吗？”

胖子惶然地点点头，绝望地闭上了小眼睛。

桐生一马将这秃亮的头颅猛地撞在社长室的墙壁上，胖子甚至来不急呼痛就昏倒在地上。看着瘫在地上的一堆肥肉，堂岛之龙收起装满钞票的皮箱，静静离开了乱成一团的事务所。

走出事务所，桐生却发现原本逃出去的几个混混此时也东倒西歪躺在地上。脸上挂着几道伤口的田村真治扭头朝桐生笑了笑：“大哥，我也不能给您丢脸呐。”

桐生笑着点点头，不顾路人诧异的目光，两人顺着神室町的街道离开事务所。周围自有察言观色的东城会成员跟自家老大汇报目睹的一切，桐生一马只管将钱交回到风间新太郎手上就好。

重新回到风间新太郎的事务所，桐生一马将装满钞票的皮箱递给义父。这时办公室里已不只是风间一人，还有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青年坐在靠墙的沙发上。桐生一马认得那人，他是风间组的得力干部柏木。带着墨镜的柏木看见桐

生一马，笑了笑想说句话暖场，却将房间里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

“好快，真不愧是东城会第一杀手的孩子……”

就在这一瞬间，一道锐利的眼神在柏木脸上划过，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柏木立时住了口。片刻寂静之后，房间里短暂的冷场被所有人忽略过去了。桐生一马仿佛没有听见这句话一样，依然躬身对着风间新太郎行礼。

“义父，事情已经解决了。”

“唔……”风间新太郎满意地看着手提箱，看似无意地问了一句，“又放手了？”

“神室町是义父您与组长共同的辖区，不能出现太激烈的状况。”桐生一马很有分寸地解释道，他也看得出风间是想让自己说给旁边的柏木听，“但是执法不严又会造成东城会的形象受损，我就自作主张教训了他们一下。”

风间新太郎抓起雪茄，考虑了一下又放下了。他的目光停留在柏木身上，笑容却留给桐生一马。

“你做得很好，可以休息了。等我和会长讨论之后通知你吧，时间大概是今天晚上。”

这句话算是给今天的事定性，风间新太郎挥挥手，表示桐生一马可以走了。

“一切听从义父您的安排。”

桐生恭敬地退出风间的办公室，留下一片寂静。转身走出风间事务所，阳光洒下的街头让他的表情渐渐轻松起来，望着满街的人来人往，年轻的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温和地笑了笑。

从神室町南侧布满霓虹的入口向前北行两百米左右，整个歌舞伎町最古老的建筑在店铺的掩映下也显得历久弥新。下午的斜阳将光影留给这些拥有岁月记忆的建筑，把长长的影子拖曳在微热的风中。东京的十月依然充满了燥热的悸动，人来人往中，很少有人会将目光投向那些仍有铁架子楼梯的老式建筑。

垃圾箱、阴影、小巷的尽头……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角落，容纳着和普通人格格不入的群落。

跟田村真治分开之后，桐生一马信步走向这片古旧的建筑，顺着其中一条小巷向深处前行，推开了一扇写着英文“赛蕾娜”的临街木门。

随着门被推开，温和的暖黄色灯光将桐生一马吸进轻柔的音乐里。室内的空气中飘荡着一股酒精和熏香混合的味道，几个漫不经心的客人坐在角落，显然这是一家酒吧。

头发高高挽成这一年最流行的欧式发型，身上却穿着贴身的短袖浴衣，顺着贴身浴衣表现出来的优美的曲线之上，是一张这个年代日本女孩普遍喜欢晒成的小麦色脸庞。酒吧的老板娘站在吧台里，手中擦拭着高脚杯，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正与一名长发青年交谈。

长发青年背对着桐生一马而坐，手中把玩着一只装满冰块的酒杯。酒吧里的灯光从冰块里反射出来，带出幻境一样的闪烁。这青年慵懒的身躯伏在吧台上，看起来像是与这酒吧老板娘极其熟悉一样，却也不说什么话，只是带着笑容在倾听老板娘的笑语。

桐生一马推开门的瞬间，吧台前的两人目光立刻集中在他身上。长发青年露出一张线条硬朗的脸庞，眉目之间带着一股仿佛桐生的年轻锐气。

“来得很快嘛。”长发青年看到这个和自己同样命运的男子，笑容渐浓，

“去工作了？”

桐生点点头，坐在长发青年身边，同时向着盛装的老板娘打了个响指。

“锦山，你来得更快。”

被称为锦山的长发青年全名锦山彰，是桐生一马从小到大的好友。和桐生一马一样，锦山彰也是孤儿，惟一不同的是锦山还有一个同胞妹妹。两人在同样的地方长大，又一起进入东城会打拼，十几年来已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得知桐生一马要就要拥有自己堂口的消息之后，锦山早就约好一同来两人最熟悉的赛蕾娜酒吧祝贺。

两个并不擅长交谈的男人坐在一起，话自然不会太多。桐生一马坐下之后，赛蕾娜的老板娘丽奈也不打搅他们，转身去调酒招呼客人。这两人在神室町声名显赫，也是赛蕾娜最有力的保护神。如果不是桐生和锦山的维护，这间小小的酒吧能否在混乱的神室町生存下去都是问题。

两个男人喝了一口酒，桐生一马才想起来在两人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笑声，低声问道：“由美呢？怎么不见由美？”

“购物去了。”锦山彰依然摇着杯子，低声把话题转到了桐生身上，“一马，现在组织里传得很厉害，都知道你要有自己的直系了……很多人关注这件事，你要小心。”

“那是风间叔的意思。”对于同样在东城会，却没有建立自己直系组织的好友，桐生一马先是辩解了一句才继续说道，“我自己并不在乎这种事……倒是你，脸色不是太好，有什么心事吗？”

脸上充满笑容，桐生十分熟悉自己这个朋友。锦山彰在所有人面前都带着优雅和微笑，愿意将最深沉的感情都藏进自己心里。

“没什么，只是我妹妹的事……”

桐生一马立刻发出一声了解的叹气。同样是孤儿的锦山彰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妹妹，却在不久之前被确诊患上了肾病。为了这件事桐生一马和锦山彰已竭尽全力，才勉强凑足手术费。想到不久之后就会有一场生死未卜的手术，桐生立刻能明白锦山为什么情绪低落了。

男人们没有再说话，只有将酒杯相撞，饮下苦涩的液体在喉咙间灼出一条火线。一时间酒吧里的气氛有些沉闷，就连站在柜台里的老板娘丽奈也忍不住为这多舛的命运叹气。

音乐仍静静流淌，沉默着的三人在有些忧伤的气氛里各自想着心事，一直到酒吧的门被再一次推开。

像是一股带着活力的风吹了进来，长发及肩的秀美女孩怀抱着巨大的购物袋轻快地走进酒吧，一瞬间就将沉闷的寂静吹散。一双美丽的棕色眸子闪着快乐的神采，女孩快步走到桐生一马和锦山彰的中间。

“你们在喝酒？我也要喝！”

放下东西，由美坐在了两人中间的椅子上。这个女孩和两人一样是在向日葵孤儿院长大的孤儿，苦难的生活却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直乐观、开朗自信的由美是桐生一马和锦山彰最珍贵的朋友，也是两人黑道生活里最耀眼的光辉。

由美的到来让气氛变得热络，四个人的话渐渐多了，话题也不再那么沉重。酒吧里一时间欢声笑语，真正像是一个为了庆祝而发起的聚会。桐生一马和锦山彰也因为由美的笑脸而多喝了几

杯。望着这样的笑脸，桐生忽然想起风间叮嘱自己的那些话。

——即使是为了这纯真的笑脸自己也要拥有力量不是么？

随着越喝越多，桐生一马最终还是醉了。隐约记得自己被锦山和由美搀扶着回了家，再度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傍晚。

…………

…………

翻身坐起来，宿醉的感觉让他的头随着身体的晃动疼痛欲裂。在洗手间洗了把脸，对着镜子苦笑了一下，正打算出门的桐生一马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义父风间新太郎事务所的电话。

“桐生，你和由美还有锦山应该抽时间去‘向日葵’那边看看了吧？毕竟你们是在那里长大的……”

“义父，我们最近正打算过去。”

“好，那你一切小心，今天我大概就会跟会长确定关于你的直系组问题。”

“谢谢义父。”

桐生一马放下电话，转身走出家门。对移动电话的抗拒让这个青年故意把电话留在了家里，他却没有想到这让自己陷入一个多么被动的局面。

醉了整整一天的桐生一马出门时已是傍晚。神室町仿佛永远有过不完的夜生活，那些充满了活力永不疲倦的人们在街头游走，来来往往带着财富和各种情绪。桐生一马站在街头犹豫了一会，向着风间事务所走去。没有去处的时候，这个堂岛组的核心成员总是喜欢去风间新太郎那里坐坐。

顺着神室町漫步徜徉，看着周围的一幕一幕，桐生一马再度有了一种恍若梦中的感觉。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自己有关，又因自己的沉默旁观而疏远。走到风间事务所门口，还没来得及抬脚上楼，背后传来一个人的喊声。桐生一马有些疑惑地转身，看到了一个只见过一两面的东城会小弟气喘吁吁跑到自己面前。

“大，大哥……”

目光锐利的桐生一马注意到这名小弟手中拿着一只体积硕大的移动电话，看样式正是自己丢在家里的那只。

“田村大哥让我尽快找到大哥您……”小弟有些心虚又喘息未定地解释道，“我擅长开锁所以就……您不要生气。”

“怎么了？”

“田村大哥有急事要告诉您。”小弟终于是喘得差不多了，把电话递给桐生一马。

桐生一马接过电话，心头忍不住掠过一阵不祥的预感——田村真治做事一向稳健，这么冲动派人闯入家中寻找自己，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

电话放在耳畔，传来的第一句话就让桐生一马浑身冰冷。

“大哥！堂岛大哥带走了由美姐，还打伤了塞雷纳酒吧里的人！”

“什么？”桐生一马闻言不禁眼前一黑，他强敛心神，将自己猛然加速的心跳迅速压回常态，低声问道，“这是多久之前的事？”

“大约半个钟头前。”田村真治的语气分外惶急，“桐生大哥，你要想个办法……锦山哥好像已经去了堂岛事务所，看样子不太妙……”

堂岛组的组长堂岛宗兵垂涎由美已不是一天两天，田村真治当然知道其中

利害，他这么快通知桐生一马就是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既然田村能想到，桐生一马也很快想到了最坏的那种可能。匆匆挂掉电话，桐生一马对着门口的小弟低声嘱咐了一句，转身就冲入人群之中。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星辰淹没在乌云里。桐生一马没有听见隐隐的雷声，只顾着向前狂奔。那名小弟应该会把自己的话第一时间传给风间新太郎，如果义父能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

然而深深的寒意传遍了青年的心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动作。堂岛宗兵知道桐生一马即将拥有直系组织的消息，肯定不会放过这最后染指由美的机会。桐生一马尚未获得会长认可的时候与自己大哥争执，无疑会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种时候，已经无法考虑事情发生的缘由，只能祈祷由美没事，锦山无恙。

想着这一切，桐生一马穿过人群，穿过夜色，穿过闪烁的霓虹。

堂岛事务所门口一片死寂，桐生一马站在门口还没来得及闯进去，心中已是无比的冰冷。

多年的黑道生涯让桐生一马习惯了感觉死亡和危险的气息。

此时的他感觉不到危险，只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充斥在鼻息间。

奔上顶楼的堂岛宗兵办公室，桐生一马怒起一脚踹开大门，心头的种种不安和猜测在下一秒钟被眼前的景象彻底证实。

这一刻对桐生一马来说，无疑让他的世界堕入了最寒冷阴暗的地狱。

恰好窗外划过一道闪电，把漆黑的房间照亮了瞬间。桐生一马的视野里，双手握枪的锦山彰低头跪坐在办公桌前，浑身正无力地颤抖；躺在不远处的女子呼吸匀称却没有知觉，显然已经昏迷良久；几名堂岛组的高手瘫倒在地上，早已察觉不到他们的呼吸。

凌乱的办公室里，办公桌旁还躺着一具肥硕的身躯。那张肥腻奸诈的脸庞是整个东城会最为熟悉的一张面孔，只是此刻那双睁大的瞳孔惟一能诉说的，恐怕只有对死亡的深深恐惧。

早已失去了气息的堂岛组组长堂岛宗兵的尸体，就这样躺在他的办公室里。

震惊和错愕，绝望和无奈。种种感觉在桐生一马心中一闪而过，他俯身蹲到整个办公室里惟一还能说出话的人面前，低声试探着问了一声。

“锦山？”

犹在恍惚中的锦山彰慢慢抬起了头，视野里的茫然随着眼前这个人的出现慢慢变得清晰。桐生一马的出现无疑让锦山恢复少许正常，却仍然没有止住他声带里那股颤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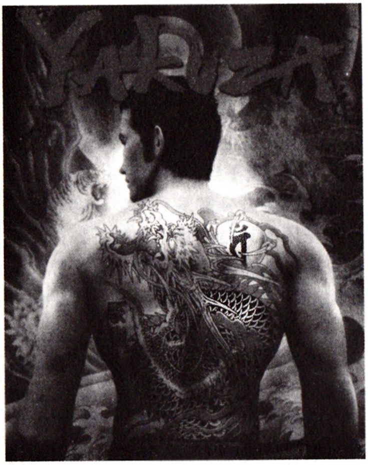
“我……由美……我杀了他，他要对由美……我一时冲动……”

尽管只是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桐生一马还是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经过。绝望之余的青年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说不定也会动手。

然而现在却不是讨论该不该这么做的时候。

窗外的闪电再度划过绚烂的街道，沉积一天的云层终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桐生一马低头望着昏迷的由美，无神的锦山，脑海中如窗外那抹闪电一样划过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

那些欢笑和记忆，那些隐藏在心中



的感情，那些在一起的日子，那些紧密相连的感觉。

几乎是在这一瞬间，桐生一马做出了改变自己和他人一生的决定。

一把抢过锦山手中的枪，堂岛之龙用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沉静声音低声说道："快走。"

"啊？"

"我说快走。"桐生一马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由美，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在警察还没到这里之前。"

原本瘫坐在地上的锦山彰像是被什么刺激了一样，猛然跃起大声反驳道："不！你不能这么干，这是我的错……我来承担！"

"没有谁做错了什么。"桐生一马紧紧抓着从锦山手中夺过的枪，沉声说道，"但你和我不一样，我孑然一身，你还有个要手术的妹妹，你忘记了吗？"

这一声断喝让锦山从激动中安静下来。

"不要放弃，你妹妹还需要你。"桐生一马推了锦山一把，"忘记自己曾经杀过东城会大头目这件事吧……带着由美赶快离开，照顾好由美，照顾好你妹妹，知道了吗？"

不容置疑的声音让锦山彰愣了半晌。两个十几年的好友就那么对视了几秒钟，交换着彼此的决定和心情。两人都从对方的目光里看到了些东西，却最终也没有互相再度解释什么。

咬咬牙，锦山彰扶起昏迷的由美。

"好……我，我走！"

桐生一马挥挥手，目送着锦山和由美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野里，抓着手枪颓然坐在了刚才锦山跪坐的位置。充满了血腥味的办公室里，雨点不断敲打着玻璃发出劈啪声，窗外的街上许多警车连绵呜咽着，将这喧闹的长街染成一片哀戚之色。

在风雨雷声的交汇中，桐生一马的手指抚过地面上那枚被遗忘的戒指。想了想，桐生一马将戒指握在手中，对着门口缓缓站直了身体。

没过多久，从楼下隐隐传来阵阵忙乱的脚步声。持枪的警察们推门而入，无数黑洞洞的枪口指向站直身体的白衣青年。带头的警官面容方正，脸色严肃地看着室内的一切，掏出了自己的警官证。

"我是伊达真，现在你因涉嫌谋杀被捕，这是逮捕令。"

桐生一马没有反驳也没有反抗，任由靠近自己的警察们卸下武器铐上手铐。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惟有雨夜的雷声依旧隆隆，将这一切都映入恍如白昼的瞬息之中。

桐生一马，东城会的叛徒，杀害自己组织大哥的凶手。从这一夜开始，背负着屈辱之名的年轻人开始了自己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

决章

熄灯之前，借着仅有的灯光，桐生一马低头看着手中的信，心头思绪起伏。

十年的时光改变了许多事，自从被东城会开除之后，桐生一马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锦山和由美不知所踪，一次也没来看过自己，即使心中有着种种不安，桐生一马也只能安慰自己也许是两人借着这个机会去寻找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无数曾是堂岛组的恶棍在狱中与自己作对，光是应付这些麻烦，桐生一马也倍感疲惫。

由美留下的那枚戒指是桐生一马心中惟一的安慰，为了瞒过狱卒和其他人，他想尽各种办法。大部分的时光也就在这种思念和解决麻烦的交错中度过了。

已经十年了，对于外界消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桐生一马忽然收到一封信。信虽被狱卒拆看过了，信封仍有保留。上面雄劲有力的毛笔字体一眼就能看出是风间新太郎的手笔，拿到信之后桐生一马平静了多年的心终于激荡起来。

那些掩藏在内心深处的往事一幕一幕于脑海里再现，已不再年轻的桐生一马捏着信封，手指的关节因用力显得尤为苍白。

借着熄灯前的光线，桐生一马看到了信的内容。

“一马，你一定很怨恨我吧？十年了，才主动联络你。事实上，我并不是不能联系你，只是你知道堂岛死后组织内许多人虎视眈眈，我不希望你真的陷入到危险和纷争之中，才选择了沉默……事实上，如果不是由美突然失踪，这件事也许不会有现在这么平静的结果。”

由美失踪？桐生一马觉得这世界好像在跟自己开玩笑一样，十年的牢狱生涯让他的心情超越常人地平静，深呼吸之后，他继续看下去。

“……由美失踪在很多人看来是件好事，至少不会再有人追究堂岛宗兵的死。你知道黑道的人就是喜欢迁怒，如果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的话，由美无疑是最好的攻击目标。不过在那之后这一切都有了变化。”

“由于这封信一定会被拆看，我也无法说太多内容。但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让你离开那个地方。如果你收到假释通知也不要吃惊，只管回来。神室町有家夜总会叫Star Dust，就在距原来堂岛事务所不远的地方。你去那里找一个叫一辉的人，可以了解最近的情况。我现在不方便见你，但我会找机会跟你说明一切的……”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风间新太郎仿佛有很多想说的东西却没有说出来。捏着这封信，桐生一马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到灯光全部暗下来也没有挪动身体。无数强烈的情绪流淌过男子的身体，逝去的十年岁月仿佛昨日还在生命里一般，可现在忽然就不见了。想着当年发生的一切，假释两给了字带给了桐生一马新的希望和新的思绪。就这样仰望着天花板，桐生一

马期待着新一天的来临。

作为一家不太知名的律师事务所里一名新人律师，山田章二的工作效率让人吃惊。只用了不长的时间，手续齐全的桐生一马就在警卫的注视下走出那间自己浪费了十年生命的地方。

穿上仍是十年前的那套白色西装，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桐生一马最后一次回望了一眼监狱大门，轻轻挥了挥手。

这个充满人情味儿的动作带给山田章二奇妙的感受，他大概明白为什么那两个人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将这名男子弄出监狱了，即使已经跟不上时代，这个人的眼神里依然带着难以淹没的光辉。

那是一种人中之龙的感觉。山田章二阅读了大多数关于当年的资料，知道他曾经过往的种种经历。那些经历对于普通人来说，足以用传奇来形容。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尽管十分佩服眼前的男人，山田章二的潜意识还是让他尽量远离黑道人物，“我回事务所办理一下手续，桐生先生现在可以自由地做一切事了……当然，前提是只要不离开东京地区。”

“谢谢你。”桐生一马用自己粗糙的大手与对方握手挥别，“后会有期。”

挥别了山田章二的桐生一马在街头徜徉了片刻，终于还是下定决心回到神室町。整个东京十年间的变化已是翻天覆地，那些林立的高楼和形色匆忙的人本质上与当年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加忙碌缭乱。站在街头犹豫了一下，桐生一马挥手召来一辆出租车。

“神室町。”

对于这个东京最大的销金窟和最乱的烟花之地，司机露出理解的一笑，按动计价器驱车朝着神室町的方向飞驰而去。阳光在车窗外流过，带着婉转的光影，仿佛这十年的岁月流逝，让许多意志和信念犹如窗外的景物一样飞逝、扭曲和变形。

桐生一马躺在座椅上小憩了片刻，车已停在了那扇著名的花牌门下。递给司机车钱之后，桐生一马提着小小的行李包下车，站在了自己熟悉的歌舞伎町门口。

仍是南门门口，仍是那个百花缭乱的牌子，仍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却没有几张熟悉面孔，黑道里能坚持十年而不改行的多半都不是打手小弟，卖毒品的和拉客的统统都是新面孔。十年前许多空白的商铺如今被挤满，许多往日熟悉的建筑变换了模样。年轻的学生妹染着金发穿着泡泡袜，带着挑剔又审慎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有可能成为顾客的行人。人们手中拿着小巧的电话，说着各种新名词。

仿佛有些畏惧，桐生一马站在歌舞伎町的入口伫立良久。夜晚的风从耳畔吹过，曾经的堂岛之龙感觉到了自己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心中多少感到有些惶恐。

——只要向前踏出一步，这一切都将扑面而来，自己准备好了吗？

带着这种犹豫，桐生一马正要向前迈步，一个留着嬉皮头的青年迎着他猛然撞过来，桐生一马回过神之际，那人的肩膀已与自己交错着碰了一下。

嬉皮青年的身体仿佛棉絮一样，在撞过肩膀之后立即软绵绵地扑倒在地，好像受了重伤一样嚷起来：“哟哟，大

叔，站在这里发呆呐？您撞了人可得想办法补偿呀……”

桐生一马不屑地啐了一口，将目光落在嬉皮青年的脸上，手提旅行袋重重跌落地面，又看了看嬉皮青年的几个同伴。

“你们多大？”

“哟，大叔要跟我们比年纪吗？不用担心，我们都是成年人，不怕您的威胁。”嬉皮青年躺在地上，口中却仍带着无赖至极的语气，“瞧瞧您这个样子，您是从哪个乡下过来的？”

桐生一马冷笑一声：“成年了？”

问话声起，桐生一马的一只脚已重重落下，踩在躺着的嬉皮青年胸口。青年未来得及说出下一句话，已被踩得双目凸起，一口口水喷薄而出！

扬起一只拳头，十年牢狱生涯的争斗和磨砺，桐生一马的力量已是今非昔比。迎面打在尚在错愕中的青年脸上，为嬉皮青年护航的一人就这样被砸飞出去。

十年了，街头的斗殴并没有什么变化。桐生一马的拳头扬起又落下，也感受着对方打在自己身上的痛楚。相比这十年的心灵煎熬，这些痛苦似乎并不算什么。当他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之际，几名不知深浅的青年已倒在地上，口中哼哼着求饶的只言片语。

神室町十年未变地对街头斗殴没有任何惊讶，行人仍是走的走忙的忙，只有几个人站在角落围观，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抓起背包，桐生一马转身走向神室町深处。经过这样一件小小的插曲之后，那些年的生活和感觉似乎回到了自己身上。

即使过了十年，即使已被时代遗弃，桐生一马仍是这街道上行走的强者之一。带着这股自信，曾经的堂岛之龙来到了风间信中所写的那间Star Dust夜总会门口。

Star Dust的大楼在当年只是一片空地，如今设计成拱形的霓虹入口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写着许多优雅艺名的美女照片贴在夜总会门口的看板上，两名身穿黑衣的男子站在夜总会门口，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像是桐生一马这样惹人注目的存在，很快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面对夜总会保安询问的眼神，桐生一马并没有彻底表明自己的身分。

“我是风间新太郎先生介绍来的，找一个叫一辉的人。”男子的声音不卑不亢，带着一股从容和威严，“请通告一声。”

大概是被来人的气势感染了，黑衣男子犹豫了一下，转身进去通报。桐生一马就这样笔直地站在夜总会门口，像一尊不属于这个时代的雕像，一直等到一辉亲自出来迎接。

“您是……”并未见过桐生一马的一辉是个看上去很干练的年轻人，“风间先生的……”

“是我。”桐生一马在这种时候并未刻意掩饰自己的名字，“桐生一马，风间先生的义子。”

站在背后的两名黑衣男子爆发出一声小小的惊讶之声，包括夜总会门口的一些人，脸上也露出了恍然和惊讶这两种矛盾的表情。

议论之声渐起，桐生一马却丝毫不为所动。那位自称是一辉的男子对此多少有些敬佩，伸手一请：“桐生先生，请里面谈。”

夜总会的门挡住了许多疑惑的视线

和议论，两人顺着旋转形的楼梯上了二楼，走过一条漆黑走廊，进入到一间光线不怎么充足的办公室里。

一进房间，一辉立即给桐生一马倒了一杯酒，桐生一马想了想，还是拒绝了："清水吧。"

"桐生先生戒酒了啊……"一辉理解地笑笑，推了水杯过来，"风间先生早就嘱咐我在这里等候您……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唔……义父在哪里呢？我能现在见他么？"桐生一马很直接地问道，"你和义父之间的关系是……"

"我只是许多受过风间先生恩惠的小人物中的一员罢了。"一辉爽朗地笑笑，随即表情变得凝重起来，"风间先生让我告诉桐生先生一些事，这些事对您或者对风间先生来说都很重要……绝对不能说给别人听。"

"义父呢？"桐生一马虽对眼前这人没有恶感，还是很想先见见风间新太郎。

"事实上……"一辉有些为难地解释道，"风间先生最近在忙会长的葬礼，实在抽不开身……"

"什么？"桐生一马被这消息惊得有些不知所措，"东城会的会长……"

"是……世良会长他……"一辉说到这里，也忍不住叹了口气，"昨天，就在昨天晚上，被人杀害了。"

桐生一马心中猛然想起了似曾相识的一幕，十年前的十月初那一晚。自己手中握着手枪，眼前是倒在血泊里的堂岛宗兵。

"怎么会……"

"现在情况很糟。"一辉摇头叹息道，"所以风间先生可能没办法立刻见您……"

一辉的话还没说完，楼下传来男人怒喝的声音打断了他。一辉和桐生一马互相对视一眼，双方都有些疑问。

两人从办公室出来，在楼下赫然看到几个手持武器的男子站在门口，嚣张地指着两名保安。那两名黑衣保安似有所忌惮，并不敢向这些人动手。这些人在夜总会门口堵成一道人墙，将想要进来的客人们彻底拦在了外面。

站在楼梯上，一辉有些讶然地低声说道："竟然是屿野组的人……"

在桐生一马的年代，屿野组势力并不比风间组和堂岛组，是东城会的二线组织。如今时过境迁，东城会内部的屿野组竟在风间罩着的场子里闹事，这让桐生一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最近屿野组好像越来越嚣张了。"一辉苦笑着回答，"明明知道这是风间先生的地盘，还是要过来闹。看样子又不是打算要钱，只能看做是针锋相对了。"

"需要帮忙吗？"

一辉摇摇头："不了，你身分敏感，还是不要惹麻烦比较好。"

两人说话间，下面的屿野组成员已开始朝夜总会方面的人动手动脚。其中有个脸上带着擦伤的青年更是首当其冲，桐生一马从楼上看过去，赫然发现对方竟是在神室町入口要敲诈自己的那个嬉皮青年。

"这件事看来真得管管。"桐生一马朝一辉笑笑，自楼上一跃而下，落在那群屿野组成员面前。

有这样一个人从天而降，屿野组的人莫不感到惊愕。最吃惊的还是那个嬉皮青年，看见桐生一马那张让人过目难忘的脸之际，这人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张

口叫了一声。

只叫出一声，桐生一马已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抬膝顶在他小腹上。巨大的冲力让嬉皮青年整个人被顶得飞了起来，随即重重摔落在夜总会门口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

夜总会里的客人也有围观的，纷纷发出低声的惊呼。在神室町敢跟东城会的人做对，这种勇气和实力已非常人。

屿野组的人怎么也没料到会有人一露面就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对抗，所有人都惊愕了片刻。桐生一马没有报名号就动手的方式其实更符合以前黑道上的方式——只是所有人似乎都忘了，曾经在十年前出现过的那个耀眼身影。

几乎以完美的方式诠释了自己当年“堂岛之龙”的名号，桐生一马在几个回合里迅速解决了大部分闹事的屿野组成员，却感觉到周围有一种冰冷的寂静。

围观的人没有发出喝彩或呼喊，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呼吸一般。

“真是完美的身手……不愧是杀死自己大哥的人。”

一个冷漠的声音刺破了这种寂静。留着光头的男子从两个掩护自己的小弟背后走出来，脸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眼神里却毫无笑意。

当然，所有人的目光都不在这个男人身上，而是注视着他手中的那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被平举过肩，对准了桐生一马的胸口。

“你不该出现在这里。”那个桐生一马并不认得的中年男人低声说道，“你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里。如今你回来了，我们只有代替堂岛大哥惩罚你！”

冠冕堂皇的说辞，男子似乎在给自己动手找理由。桐生一马毫不在意地看着对方，心中宛如死水一般平静。两人的目光对视数秒之后，男子似乎察觉到了自己心中的一丝动摇，手指慢慢扣紧扳机。

“去死吧！”

随着一声怒吼，枪响了。

…………

…………

桐生一马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没有一丝血迹。眼前的光头男子却在枪响之后慢慢软倒，从肩头汩汩地冒出鲜血。剧烈的疼痛让男子将手枪掉落地上，他忍着疼痛回头想要看一看是谁对自己下的手，却被一只脚狠狠踹中腰际。

一声惨呼，几名不知什么组的小弟按住了这位光头男子，将他抬走。

桐生一马抬头看了看端着手枪走近自己的青年，这人身穿绿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带着一副深茶色眼镜，嘴角挂着一丝笑容，依稀和当年的某个人极为相似。

“……田村？”

摘下墨镜，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跑腿小弟的田村真治朝着桐生一马躬身行礼，态度恭敬。

“大哥，欢迎您回来。”

田村真治显然在神室町混得不错，他一出面，那些围观看热闹的人立刻纷纷散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辉的手下拖干净血迹，这夜总会门口就仿佛从未有过争斗一般。

回到二楼办公室，三人围坐在茶几前。田村真治和桐生一马说着这十年来的分别和改变，话题渐渐回到了正轨上。

“东城会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怎

么自己人跟自己人还过不去？”

“这件事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一辉低声解释道，“不过桐生先生大概知道锦山彰吧？”

“啊……当然知道，我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当年桐生先生犯下大错的时候……”一辉抬头看了一眼桐生一马，发现对方并未生气才继续说道，“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东城会第一大组堂岛组的分裂。没有了领导人的堂岛组被风间先生接手过去，使风间先生的势力在东城会成为最大的一组……但很快，锦山彰独立出去了，成立了锦山组，并且挖走了很多风间组的人和地盘……后来虽然风间先生仍深受会长信任，势力却是不如从前了。”

“什么？”桐生一马吃惊不小，“锦山他……竟然背叛了义父？”

一直坐在旁边没怎么吭声的田村真治接道：“没错……锦山勾结了近江联合本部长寺田，成立了锦山组。风间先生就是不放心锦山做事，才派我到锦山组里当个小头目，实际上是为了监视锦山。”

“那由美呢？由美呢？”

“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田村真治低声说道，“恐怕只有风间先生才知道一切。”

桐生一马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一时间房间里充满了压抑的气流。田村真治看着桐生一马，十年的牢狱生涯让眼前这个人改变了不少，却仍带着那股豪气和直率。想着桐生一马以前的所作所为，田村真治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男人能够被风间先生那样信任。

“如果我想见到义父，是不是很困难……”

“是……最近组织内出了太多事。”田村真治答道，“会长被害，还失窃了100亿日元……风间先生作为元老，忙得无暇分身。组织里很多人对大哥您又有误解，想要见面真的很困难。”

桐生一马摇摇头：“机会还是有的，会长的葬礼在什么时候？”

“葬礼？”田村真治和一辉眼前陡然一亮，“是个好主意……这样吧，我们可以帮您混入会场。”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作为东京地区第一大黑道头目，世良胜的死亡无疑带给了许多人噩耗，也让更多的人嗅到了机会。这两股暗流在阳光之下交锋，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里东京地区黑道纷争的主要原因。

当然，按照日本黑道的规矩，葬礼之前是不允许有人借机闹事的。因此世良胜的葬礼仍颇具规模，在郊区的老宅举行。

田村真治和一辉都有参加葬礼的请柬，桐生一马则没有。但两人作为可以携带小弟入场的级别，想要带进去个人也不算困难。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换上了黑色服装的桐生一马戴上墨镜，宛如一个标准的保镖跟在田村真治后面，有惊无险地进入了世良胜的葬礼现场。

各个堂口和直系组织都有大批人物参加会长的葬礼，老宅的宽阔院子里站满了人。桐生一马以墨镜遮住真实面容，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并没有看见几个熟悉的面孔。从十年前一直到现在仍效力东城会的人并不算多。桐生一马左右衡量了一番，悄然进入中央别墅，顺着楼梯快步闪身上了二楼。

发现没有人把守二楼，桐生一马松



了口气。他松开领带，朝着写有会长室的房间快步走过去。

没有敲门，也不用通知。桐生一马随随便便推开门，就看见一个苍老的老者正拄着拐杖坐在沙发上，目光落在自己脸上。

那张带着笑容的苍老面容，即使经过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仍没有改变。

桐生一马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反手轻轻带上房间门，走到老者面前单膝跪下，低声道："义父……我回来了。"

风间新太郎因操劳和岁月冲刷而愈发苍老的面容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老者的拐杖轻轻敲了几下地面，低声叹息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可惜的是……我让你失望了，这十年来，我没能为你做任何事。"

桐生一马摇摇头："不，义父！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您不用这样自责……我们不说这个了。"

风间新太郎欣慰地点点头："好吧，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我。你说吧，想先要从哪里说起？"

"先说锦山。"桐生一马忍住没有先提由美，只是怕听到的结果让自己更加难受，"锦山为什么要背叛您？还有……现在的东城会，到底怎么了？"

风间新太郎看了一眼自己的义子，这个人的心中似乎总是先放着别人的事，最后才想到自己。这性格倒是和年轻时候的自己还有会长很像……想到这些，老者的心中稍微觉得宽慰了一些。

"锦山啊……你知道么？自从当年那件事发生之后，他就性格大变。"

"堂岛组长那件事？"

"对。"风间新太郎重重点头，"你看，由美失忆，后来从医院里逃走

不知所踪……锦山的妹妹过世……你被抓进监狱……这个人所有的亲人在一瞬间都没了，他恨堂岛宗兵的所作所为，也恨权势。从那开始他性格大变，变得不择手段，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到……”

说到这里，风间新太郎像是自责似的又叹了口气：“可惜了，可惜了……当年如果在他失意的时候拉他一把，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那并不是您的责任……”桐生一马试图宽慰义父。

风间新太郎笑着摇摇头，表示不赞同桐生一马的话。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低声对桐生一马说道：“其实还有一件事我应该跟你说一下。”

不知为何，有一种奇妙的预感在桐生一马心中掠过。

“啊？什么事？”

“由美的事。”

“嗯，我在认真听。”

“由美她……”

风间新太郎的话刚说出口，一声微小的呼啸声自远处传来，须臾之间已落在风间新太郎的肩头，迸起一朵灿烂又残酷的血花。

风间新太郎闷哼一声，身体歪倒在沙发上。

这个时候，窗户玻璃碎裂的哗啦声才传入耳膜。

桐生一马几乎在声音响起的同时跳起来朝着子弹射来的方向看过去，却没有发现对方的身影。对方用的无疑是正规的狙击步枪，惟有这种武器才能在声音到达之前射穿目标。

没有任何时间犹豫，桐生一马刚抓着风间新太郎躲到了沙发下面，对方却出奇地没有射出第二发子弹，窗外远处隐隐闪光的什么东西移动了位置。桐生一马察觉到了对方的心思。

“他在逃走。”

身中一弹的风间新太郎不顾伤情，低声说道：“一马……你也必须走了。”

桐生一马扶着风间新太郎站起来，却愕然发现眼前的状况又了巨大的改变。

玻璃碎裂声引来了许多人，这些人多半是从其他房间赶来，脸上也都带着愤怒和激动的表情。

在这个葬礼上，认识桐生一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弑杀自己大哥的污名背负在身上，桐生一马知道自己无法解释什么，也不能正面与这么多人对抗。风间新太郎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正是他惟一的选择。

逃！

没有任何犹豫，桐生一马转身朝着玻璃已碎裂的窗口躬身一跃，随即从二楼滚落一楼庭院之中。

越过池塘和小木屋，身后的追赶声渐渐大了起来。回头望了一眼那些“追捕”自己的人们，桐生一马的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惟今之计，大概只有杀出重围了吧？

心中正犹豫着，一声急促的刹车声自老宅院外传来，随后是强烈的发动机涡轮转动声。一辆白色的马自达轰然一声撞开了木质大门，飞驰至桐生一马身边。

“快上来！”

桐生一马抬头看去，发现了一张自己十年前就极为熟悉的脸。

叁章

“你这是为什么？”

坐在桐生一马对面的男人，脸上挂着固执的表情和岁月磨痕。早已不再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丝宽容和歉意，也带着许许多多的不解和尊敬。男子的手中摸着一只酒杯，伏特加和冰块混合出来的淡淡琥珀色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桐生一马实在想不到，自己竟会跟这个男人坐在一起喝酒，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坐在一起。

脸色黝黑的男子没有回答桐生一马的问话，反问道：“当年的事……真的不是你做的？”

“我没办法回答你。”桐生一马摇摇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休想再从我这里知道什么。”

男子猛然将手中的酒杯一顿，冰块和伏特加在杯中溅起很高，酒杯重重落在吧台上的声音也吓了酒保一跳。酒保抬头看了看那张自己熟悉无比的脸，低下头去没有说什么，继续调酒。

“不用恐吓我。”桐生一马对这个坐在自己身边的男人本无好感，语言中也带着微微的讽刺，“你随便可以抓我回去，也不用出示逮捕令。伊达警官。”

原来在世良胜葬礼上救出桐生一马，带着他远离东城会追杀的人，竟赫然是十年前曾经亲手逮捕桐生一马的伊达真警官！

面对桐生一马的讽刺，伊达真没有丝毫恼怒的情绪，只是放缓了语气淡淡说道：“你不用这么反感……我承认当年的问题有我一部分责任，不过现在你看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你的上诉申请递过来之后，我已经被降职了你知道吗？”

“因为当年案件审查不力吗？”桐生一马立即想到了自己出狱假释的某种可能，“你不用再想了，那件事就和你当年调查的结果一样，其余的那些都是无聊律师们为了达成委托人目的捏造的故事。”

“你这么说不怕给委托律师带来法律上的麻烦吗？”

“驱车闯入黑帮葬礼的警官，似乎没有资格在这方面威胁我。”

伊达真摇摇头苦笑了一下：“看来我真要重新看待十年前发生的那一切了……你知道么？现在我还是在负责对东城会的案子。”

“杀害会长的案子吗？”

“不止是这些，还有那一百亿日元……”

“那是什么？”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桐生一马的眼神让人无法不相信他。伊达真与之对视了片刻，放弃了在这方面的怀疑。

“算了……我觉得你还是先适应这个时代比较好。”伊达站起来，递给桐生一马一部手机，“学着使用现在的通讯设备，学着熟悉现在的帮会规则和分布，好好考虑一下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不过你放心，风间新太郎应该没事，刚才我跟同事通话确认了。”

桐生一马点点头，并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地接过对方递来的手机，转身离开了酒吧。

与伊达真的相遇让桐生一马的思绪回到了正常轨道。既然要解决心中的疑问，首先要去的地方自然是曾经留下许多青春和回忆的赛蕾娜酒吧。即使所有人都已经不在了，丽奈应该还在那里吧？

熟悉的小巷静悄悄的没有人来人往，十年前在这里觅食的野狗也早已不见踪影。光鲜的神室町背后，阴暗湿冷的味道充斥在空气里。桐生一马宛如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周围许多没有变化的细节，心中一阵激动。

走到酒吧门口，信手推开未曾改变的木质大门，桐生一马的眼前再度被柔和的灯光包围。香甜的味道和酒精的香味一起飘散在鼻息之间，那些熟悉的记忆因这熟悉的场景渐渐苏醒了。桐生一马在激动中压制着自己的心情，目光投向了站在酒吧吧台后面调酒的女子。

目光相撞，调酒的女子手中动作顿时停滞了。那张略施容妆的脸上露出了惊奇和喜悦："桐生……你，你出来了？"

桐生一马坐在丽奈对面，打了个响指。即使这一切发生在十年前，丽奈仍记得清清楚楚，一杯酒被推过来。桐生一马拿起酒杯，却没有马上喝下去。

"十年了……"

"是啊……十年了……"

"你还好吗？"

"还好……"丽奈的笑容里多少有些勉强，"你呢？你还好吗？虽然这么问有点奇怪。"

"我……"桐生一马斟酌了一下，还是决定直接一点，"我发现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所以想知道一些事。你每天都在这里，知道得应该不少吧……能说给我听听吗？"

"确实……"丽奈放下调酒杯，靠着吧台慢慢低下头去，"最开始是由美失去记忆……然后锦山的妹妹手术失败，这一切都像是从天而降，让大家措手不及。"

"然后呢？"

丽奈的眼神渐渐被水雾遮住，声音也低下来："然后就出了更大的问题……由美失踪了。"

"这我知道，之后还发生了什么？"

"之后……有个叫美月的女孩来赛蕾娜打工。她长得跟由美有几分神似，不过又有些不同，后来我知道她居然是由美的妹妹。她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

"美月？"桐生一马在记忆里搜索着由美的所有亲人，也没有找到一个名字相符的。和桐生还有锦山一起在向日葵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有亲人？想到这一点，桐生一马的疑问更多了。

"美月在这里待了多久？"

"没有多久，几个月时间吧……"丽奈努力回忆着，"后来好像她自己去开了一家酒吧，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叫阿蕾斯。"

桐生一马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寻找由美的线索这么容易就被轻易找到了。

"阿蕾斯？那家酒吧在哪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从没去过。"丽奈无奈地笑笑，"不过既然是酒吧，肯定很多人知道怎么去那里，你

可以去神室町碰碰运气。"

桐生一马应了一声，把旅行袋扔在赛蕾娜的小房间里，重新走进遗忘了自己的神室町。

"阿蕾斯酒吧？没听说过……"

尽管询问的目标都是些街头混混，很多人依旧表示没有听过这个并不出名的酒吧。最终在一家麻将馆，一个看样子不到二十岁的小混混终于说出了一些可能有用的线索。

"阿蕾斯酒吧啊……好像BACCUS的人在那里打过几天工，他应该能知道具体位置吧。"

"BACCUS是什么？"

"也是个酒吧……"那名年轻混混不知为何对眼前男人的问话知无不言，仿佛被天生的威势所震慑，"就在神室町中央的巷子里……您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大约两百米左右的位置拐弯就能看见……"

桐生一马谢过这个年轻的混混，转身再度融入人群之中。

BACCUS酒吧的位置也算比较偏僻，凭着多年以前对神室町的了解，桐生一马还是顺利找到了这家酒吧。

朴素简单的装修，即使门口闪烁的灯光也显得那样古拙，显然是一家老酒吧。想到自己很有可能会寻找到关于由美的线索，桐生一马没来由地开始有些激动。深吸一口气平复自己的心情，他慢慢走近酒吧正门。

靠近酒吧门口的瞬间，桐生一马的脚步陡然停滞了片刻。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息顺着微启的门缝传到鼻息之间，让他不禁犹豫了一下。即使告别了血腥生涯那么多年，桐生一马仍凭着直觉感到了一丝死亡的气息。

站在门口，桐生一马没有犹豫太久，轻轻转动门把手，将那扇封闭着另外一个空间的门轻轻推开。

血腥之气大盛！

纵然见过了太多残酷场面，桐生一马仍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BACCUS酒吧里所有能被称为生物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死亡的沉寂之中。横七竖八的尸体上，鲜血仍未凝结，显然死去没有多久。侍应生和酒保，也许还有老板，身上都带着可怖的伤口和绝望的神情。

回头望了一眼，确认自己没有听到刺耳的警笛声，桐生一马这才放心走进这人间地狱一般的酒吧。

不管是谁动的手，不管对方为什么想要这么做。这样惨烈的手法无疑更加激起了桐生一马的好奇心，他知道自己似乎正在触及某些秘密。

譬如……伊达真口中的那一百亿日元？或者东城会长世良胜的被害？

一阵细微的声响将桐生一马从思绪中拉回到现实。吧台后面似乎有一丝异响，桐生一马握起拳头，慢慢躬身将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不超过吧台的高度，朝着声响的方向缓步靠了过去。

绕过吧台，桐生一马愣住了。

一名身穿厚厚外套的小女孩，最多不超过十岁，瞪着一双惊恐的眸子，双手握着一把柯尔特357左轮手枪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这一幕对桐生一马的震撼远远超过刚才看到满室的尸体。男子没有任何犹豫地伸出手，捏住了左轮手枪的转轮，用自己最温和的声音低声说道："小妹妹……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大概是被恐惧包围了太久，女孩双手随着桐生一马的接触终于软下来，双膝一屈跪坐在地上，泪水止也止不住地流下来。

"呜呜……我想找妈妈，可是这里的大家都死掉了……"

桐生一马轻轻拍了拍女孩的后背，算是对她略作安慰。心中的不安和猜测却越来越多，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问题——不管是由美也好，还是美月也好，似乎都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能够让人下定决心杀死这么多人，牵扯到的问题一定关乎权力或金钱。

伊达真关于一百亿日元的声音再度浮现在脑海中，桐生一马抱起哭泣中的女孩，转身迅速离开了BACCUS酒吧。

在整个神室町惟一值得桐生一马信赖的地方大概只有赛蕾娜酒吧了。带着身上还有血迹的女孩回到赛蕾娜酒吧，让老板娘丽奈给女孩换了一套衣服。在两人的悉心照料下，女孩渐渐恢复了平静，不再哭泣。

"我叫遥……我妈妈叫美月……"

女孩说出的话让桐生一马大吃一惊，眼前这个女孩竟是由美妹妹的孩子，并且是在自己长大的向日葵孤儿院长大。

想到向日葵，桐生一马没来由地心中一痛。这段时间他一直刻意回避着锦山的变化，回忆起三人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如今的一切又似乎变得格外残酷。

看遥休息得差不多了，桐生一马提出了一个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遥，你知道阿蕾斯酒吧在哪里吗？就是妈妈开的那家酒吧。"

"遥知道，就在BACCUS酒吧后面的大厦里。"遥对于桐生一马似乎相当信任，吃着丽奈准备的蛋糕回答道，"叔叔想要去妈妈的酒吧吗？我可以带你去哦……"

桐生一马站起来："丽奈，我跟遥过去一趟。你要照顾酒吧，再照顾遥实在太辛苦了，我想办法给她找个地方安置吧。"

丽奈没有反对："好吧，你要一切小心。"

"我会的。"

望着桐生一马的背影消失在酒吧门口，丽奈放下酒杯，轻轻地叹了口气。酒吧的灯光不似当年那么明亮，照在她的脸上衬出一道浅浅的影子。如今这一切，又岂是当年人所能预料的？

重新回到BACCUS附近，警察已经包围了整个酒吧。桐生一马神色如常地抱着遥与警察们擦肩而过，踏进了豪华商业大厦的入口。这座大厦应该建于最近几年，模仿的是纽约市中心的那种商贸中心建筑。大厦高耸入云，里面有学校、银行、邮局民宅等各种设施，也有许多层的楼中商业街。如果不是有人指点，想要在这样的地方寻找出一家小小的酒吧，确实困难至极。

进了电梯，遥直接按下了六十层的按钮。早已不太习惯现代生活的桐生一马有些不自然地扭了扭脖子，十年没有坐过电梯了，不断攀升的高度让他有些眩晕的错觉。

六十层里静悄悄的，阿蕾斯酒吧的牌子在商业街尽头的角落闪着灯光。桐生一马再度抱起遥，快步走向这间僻静的酒吧。

没有人声也没有招待，酒吧里也没有血腥场面，整齐的桌椅和素净的装修显得这里实在不像一个酒吧。倒是遥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大声说道："叔叔看，那就是妈妈。"

桐生一马顺着遥指向的方向看过去，一张果然很酷似由美的脸庞映入眼帘。这张脸上带着和由美一样的欢乐神

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轮廓。

“……这就是美月？”

抱着遥走近照片，桐生一马看清楚了照片的拍摄日期，应该是九年多以前。从这张照片上，桐生一马看到了由美的影子。十年来魂牵梦萦的许多思念瞬间涌上来，男子放下怀中的女孩，坐在吧台前的椅子上沉默着。

“遥。”

“怎么了叔叔？”

“叔叔送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思考着种种可能的桐生一马想到了最糟糕的一种可能，他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自己，反倒是身边这个女孩的安危，“有一个很好心的叔叔，你先在那里待几天好不好？”

遥没有像想像中的那样哭闹，而是很安静地点了点头。这让桐生一马不禁有些安慰，他掏出手机，笨拙地拨了号码，打给伊达真。

伊达真的速度远比桐生想像得快，当他看到桐生一马身边的女孩之后，脸上少有地露出了笑容：“你还真是有闲心啊……”

“这是由美妹妹的孩子。”桐生解释着，同时也问道，“你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伊达摇摇头：“没有……倒是你，每次出现都惹出很多麻烦啊，你知道BACCUS发生了血案吧？这是神室町这些年来最可怕的一次杀人事件，上面对我的压力也很大。”

桐生一马叹了口气：“是吗？事实上……我该告诉你，遥就是在BACCUS现场被我发现的。”

“我知道。”伊达低声说道，“现场有你的脚印，不过因为脚印实在太多，这件事被我压下来了。”

“你就那么相信我？”

“我观察了你十年，最后还被证明自己错了。”伊达看着桐生的眼睛说道，“你说我应该相信谁？没有证据的指控，还是你？”

桐生没有回话，只是点了点头。三人坐在寂静无人的酒吧里，相对无言。最后倒是遥先打破了沉默。

“大家都死了……有个奇怪的胖叔叔救了我，让我藏起来，说会有人来找我……还让我小心保护妈妈留下的东西。”

遥的话让两人眼前陡然一亮，桐生一马的目光立即注意到了遥胸前挂着的巨大项坠，黄澄澄的项链挂坠像是中间藏着什么东西。与伊达目光相对之后，桐生一马摇摇头，没有伸手去看项链里到底藏了什么。

“不管怎么样，先找到遥的母亲美月，大概也就能知道由美的下落了。”桐生对伊达说，“遥就拜托你了，其余的问题我来解决，我去寻找美月。”

“你现在很麻烦吧……”伊达不免有些担心，“东城会的人当你是叛徒，警方也未必会认为你是正义的那一个……现在的水太深了，你要小心。”

“我习惯了。”

撂下这么一句，桐生一马转身离开了伊达的住所。

刚走出伊达的住所，一声口哨将桐生的视线吸引过去。身材魁梧的男子带着一群面貌可憎的小弟围在街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桐生一马。迎着这些不善的目光，桐生一马站在了那个魁梧的男人对面。

“真岛吾郎。”

即使过了十年，许多人在东城会的位置仍没有变化。真岛吾郎就是其中之

一，真岛组在组织内位置不上不下，组长真岛吾郎是个崇尚拳头却不太懂得什么权谋的人。桐生一马看到这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心中已然知道自己的行踪被暴露了。

“好久不见了，桐生一马。”真岛吾郎的声音洪亮如昔，“你是不是考虑一下，把那个小丫头交给我们？”

“你也要参与到这件事里来？”对方的表现让桐生一马越发确定了遥与东城会有着某种很直接的联系，“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这个样子。”

真岛吾郎冷笑一声：“谁又能一直没有改变呢？像你，桐生一马，堂岛之龙，谁又能料到你会为了一个女人杀死自己的大哥呢？”

“那样的事情，总不如一群男人抓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孩子无耻！”

“我其实也并不想抓她。”真岛吾郎坦然道，“可惜锦山大哥有吩咐……当年我在东城会最尊敬的人就是你和锦山大哥，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了，你是不是要满足一下我的心愿？”

说话间，真岛吾郎脱下了上衣，露出自己健硕的肌肉。一时间后面的小弟跟着怪叫起来，犹如摔跤节目里那些狂热的粉丝。

面对挑战，桐生一马从未畏惧过。他静静走到路边，脱下白色上衣挂在一根竹竿上，走近真岛吾郎与之面对面。两人的身材同样健壮魁梧，真岛吾郎似乎更胜出一筹。

留出一臂的距离，两人站好。气氛渐渐凝重。

“动手吧。”

在桐生一马淡淡的声音中，真岛吾郎狂叫一声，双手平推过来，抓向真岛吾郎的双肩。

龙一样的男子身体一扭，错开了这全力一抓，一脚踹在对方小腿上，同时反手一抽，打在真岛吾郎宽大的耳垂下方。

只是片刻的交锋，动作收起之时，真岛吾郎已捂着耳根后退了几步。

“你这样，永远也不能成为东城会的高手。”

带着淡淡的教训口吻，桐生一马飞快地逼近真岛吾郎，在对方尚未全力反击之前出拳、扬腿、肘击、膝撞……

一连串的动作让真岛吾郎毫无招架之力。看似庞然大物的真岛在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下步步后退，最终轰然一声跌坐地上，连爬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周围的小弟们吃惊地看着被誉为东城会最强战士之一的真岛吾郎就这样简单地被打倒在地，说不出一句话来。错愕之际桐生一马已抓起衣服转身离开了。惊讶的小弟们想要追击，却被真岛吾郎拦住了。

“让他走吧。”

“但是大哥……”

“决斗要有个决斗的样子，我们也要守规矩。”

坐在地上喘息的真岛吾郎知道，桐生一马若是全力出手，自己现在可能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

战胜了昔日组织里的兄弟并未让桐生一马收获任何喜悦。继续徜徉在神室町内，再也听不到有价值的消息，桐生一马有些绝望地正打算去风间事务所碰碰运气，却接连着到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伊达打来的，声音有点颤抖。

“桐生……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不是好消息吧？说……”

“东京湾附近发现了一具女尸，已经看不清楚脸了，但是身上的纹身和美月的一样……”

“怎么可能！”

“已经被尸检带去检查了，结果需要等一段时间。”伊达尽量保持着冷静说，“我把纹身图案传给你，你可以用手机看到。听说美月的纹身跟你还有锦山都是同一家师傅的作品，你要不要去问问究竟？”

没有任何犹豫的，桐生一马笨拙地接收了手机传来的图片，带着图片前往自己十几年前纹身的那家小店。

幸运的是师傅还在，小店也还营业。看到桐生一马出现这里，年迈的纹身师傅笑了笑：“堂岛之龙回来了啊？”

“嗯……我想请您看一样东西。”桐生一马也不寒暄客套，掏出手机递给师傅，“这种纹身，是您这里的作品吗？”

纹身师傅戴上眼睛低头看了一会，很缓慢却坚定地摇摇头：“不是……我这里没有这样的作品。”

桐生一马没有立即离开，如今纹身器械已从普通纹身针变成了电动器材。纹身师傅为桐生一马修整背后那幅他最骄傲的作品，微小的疼痛中桐生一马注视着没有什么变化的店门，想着时光的流逝，想着当年和锦山来这里纹身的日子。

在面对现实和过去的时候，总有些恍惚。

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桐生一马掏出电话，看到一个陌生的号码，心中带着某种感应一般，他按下了接听键。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自电话里传出，桐生一马皱了皱眉，心头微微颤抖了一下。

“桐生，听说你出来了。来叙叙旧吧。”

声音冷漠，完全不似好友之间的语气。桐生一马感觉着背后的刺痛，把叹息藏在心中，应道：“好啊，你说地点。”

“赛蕾娜酒吧好了。”锦山彰的声音听着好像刚在冰水里浸过一样，“老地方，老时间。”

桐生一马挂掉电话，闭上眼睛。

——终于要面对面了吗？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肆章

重新回到赛蕾娜酒吧门口，桐生一马站了一小会儿。

月光柔和地洒下来，落在桐生一马的身上，也落在小巷里的角角落落。不管岁月怎样变迁，霓虹如何辉煌，月光始终公平地洒在每个角落，经年不变。

尽管心中明白会发生什么，还是有些惆怅地想用这种方式跟自己的过去岁月告别。

从开始到结束，从过去到现在，从青年到壮年，从理想到现实，从理想到虚无，从有到无，从家园到破碎……一切的一切，重新回到这里，似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种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时空里走了一个来回，或是瞬间经历了大多数的生离死别。闪身出来的时候，明白了许多，却也失去了许多。

所有的欢声笑语在这一夜也许都要终结，却依然要去面对。也许这就是十年沉默里桐生一马学来的某件事——尝试着接受一些东西，在自己无法改变的时刻。

深呼吸之后，桐生一马快步走上台阶，推开那最熟悉的门。

柔和的灯光从室内飘出，将男子整个包围进去。

赛蕾娜酒吧依旧在十点钟的黄金时段停业，留下完整的空间给这两个好友叙旧。丽奈照旧站在柜台里擦拭酒杯，脸上看不出欢乐还是哀愁。音乐如流水，静静淌过这寂静得几如枯竭的空间。

桐生一马坐到吧台前，打了个响指要了一杯自己的酒，抬头看了一眼时钟。

九点五十五分。

丽奈始终没有跟桐生一马说话，两人都明白此刻不管说起什么都会导致强烈的尴尬。在这沉默之中，时钟的滴答声和音乐慢慢在酒吧里滚动，等候着某个人的出现。

时钟向前又推进了数分钟，背后终于传来轻微的开门声。桐生一马拿着酒杯扭头看过去，终于见到了自己十年未见的老朋友。

脸色有些苍白的锦山彰和十年前相比也苍老了不少，眼角已涌起许多细小的皱纹。身上仍穿着那件妹妹给自己买的外套，头发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整个人的眼神里已没有了当年那股青年人的神采，变得充满阴霾。桐生一马与之对望的片刻，甚至有一种面对堂岛宗兵的错觉。

看着自己这个十几二十年的兄弟和朋友，桐生一马脑海中冒出了一句前辈的老话。

“欲望的路上总是有人前赴后继。”

看见桐生一马已经坐在吧台前，锦山彰也坐过来，与桐生肩并肩，仿佛十年前的时光。

“真是多年没有见面了……”锦山朝丽奈招手要酒，慨叹一声，“已经有十年没有这样在一起喝酒了吧？”

桐生一马没有回答，仰头喝光了杯中的烈酒。自从上一次堂岛宗兵的事件

之后，他第一次如此饮酒。灼热的火线穿透了食道，在胃里注入一团热流。这个动作无疑就是最好的回答，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锦山当然能够理解桐生此刻的心情。

“这些年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去看你，你不会怪我吧？”

桐生一马放下酒杯，没有要求续添，而是扭头看着锦山彰：“……不会，如果只是这种原因的话。”

锦山的脸抽动了一下，没有再说话。两人像是当年一样各自把玩着手中的酒杯，沉默不语。赛蕾娜酒吧的音乐静静淌过，一切宛如昨日重现，惟有此刻的心情完全不同。

温馨不再，气氛冷冽。

…………

也不知这种沉默维持了多久，终于还是锦山彰忍不住先开口道：“桐生……无论如何我也要把那笔钱拿到手，所以……把女孩和项链交给我吧。”

桐生一马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兄弟，摇摇头：“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美月……”桐生一马沉声说道，“美月的尸体是在你的地盘上被发现的，你为什么要杀她？”

听到桐生一马的话，原本静坐在吧台里沉默不语的丽奈陡然瞪大双眼，无比悲伤地扭过头去。曾经认识的人死去无疑是一件不幸的事，更可怕的则是死去的原因是自己另一个朋友的心狠手辣。

“我……”锦山被问得一噎，脸上也浮现出悲伤的神情，“我没有想要杀她啊……我怎么会想杀她呢？她可是由美的妹妹……只是我手下拷问的时候……”

听着言不由衷的解释，桐生一马手中捏着的杯子开始咯咯作响。男子的目光落在自己青年时代好友的脸上，仿佛能立烧穿他的身体一样。

锦山避开了桐生的目光，低声继续说道：“其实从美月出现开始，我就派人监视她……这十年来，我一直想要寻找由美的下落。美月来到赛蕾娜工作，我以为由美会出现，就一直注意着……”

“所以你知道了关于遥的事？”

锦山点点头：“嗯……那个在向日葵长大的孩子……你知道，我们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后来美月离开了赛蕾娜，自己开了阿蕾斯，接着她就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那个小女孩。然后如你所知的那样，东城会失去了一百亿日元。”

“你怀疑是美月盗走了一百亿日元？”

“不，不是美月，是由美！”锦山低声说道，“由美在那件事之后丢失了戒指，我送给她的那个，那个戒指出现在现金失窃的现场……所以由美一定在我们周围，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你的目标已经不是由美，而是一百亿了。”桐生一马摇摇头，否定了锦山所做的一切。

锦山猛然抬头：“桐生！这是东城会的战争，你一个人扛不下来的。放弃吧……把孩子和项链交给我，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那是母亲留给孩子惟一的的东西！”桐生一马想起那具面部模糊的尸体，怒火再一次燃烧，“你们的战争和我没有关系，你这个杀人凶手！”

“桐生，你还是老样子……”锦山

仿佛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轻声叹息道，“就是因为这样，由美喜欢你，大家拥护你，连风间叔都护着你……你就是这样把所有的光辉都抢走了！”

“你……”桐生像是不认识锦山一样看着他，“你难道是因为这些才……”

“不，我不知道！”锦山猛然摇头，“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回头了！桐生你能明白吗？我背叛了你，背叛了风间叔，甚至背叛了我自己！甚至对风间叔做出那种事，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无法回头了！”

听到这里，桐生一马心中一直不愿承认的某个猜想被证实了，他猛然站起来，一脚踢开高脚转椅。

“难道……对义父开枪的人是你？”

“没错，就是我！”

“混蛋！义父对我们的恩情，你都忘记了吗？”

桐生一马的怒气终于再也无法压抑，一拳打在锦山彰的脸上，将眼前这个男子打翻在地，却没有继续出手。锦山默默承受了这一拳，踉跄后退了几步，拉开与桐生一马之间的距离。

这一拳，也打破了两人间朋友和兄弟的所有感情。

锦山没有还手，只是冷冷地看着桐生一马。

“你不用担心，风间他没事，真治和他在一起。”

“……你早就知道真治的身分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锦山自嘲地笑笑，“从十年前的那天起，我就不再相信任何人了。没有人能保护我们，没有人能为我们做任何事……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实力走到最高的位置，才能完成一切。如果不肯交出那女孩，桐生，就算是你我也不会放过！”

“随便你，我不会让遥成为你的工具。”桐生一马凛然站在锦山面前，仿佛一堵无法跨越的墙，“你想怎么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

锦山从地上站起来，抹了抹出血的嘴角，最后看了桐生一眼，转身离开酒吧。

“好吧……你我兄弟的情谊，到今天为止！”

桐生一马看着锦山的身影远去，内心之中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无力。转身对丽奈说了一声抱歉，他也走出了赛蕾娜酒吧的大门。

月光依旧在天空中洒落，映出地面上十几条绰绰的影子。这些影子以一种极为专业的姿势包围了桐生一马，将他彻底围在小巷里，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立刻突围。

“锦山组？”心中仍觉无奈的桐生一马冷笑一声，“放马过来吧！”

伴随着英雄发自内心的怒吼，桐生一马朝着一个貌似领头的青年冲过去，抱住对方的头颅狠出一记头槌，对方立即惨叫一声捂着脸后退了数步。随即桐生一马的拳头左右开弓，尽数落在这人的身上，只三拳已让这人彻底倒地。

桐生一马的怒气正需要一场厮打来发泄，他反手抄住偷袭的钢管，夺过对方武器，白光舞动中堂岛之龙的双臂敲打出无数让骨肉哀鸣的乐章。

没有人能承受这样的怒气，即使是锦山彰精挑细选的精悍小弟们也不行。桐生一马的动作中带着无数次战斗磨练出来的心体技最高造诣，让这些人无从招架。即使偶有偷袭击中了桐生一马，

男子脸上也没有任何痛楚表情。这种强烈的差距让十几个人与一个人的战斗很快变成一场一边倒的屠戮。

数分钟后，桐生一马走出小巷，用手轻轻抹掉自己脸上淡淡的血迹，男子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如果连真治的消息锦山都知道的话，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转移遥的藏身地点。

走出神室町，桐生一马却发现远处空中升起了袅袅烟雾。这些烟雾随风飘舞，起点却是遥藏身的位置。顺着东京湾望过去，那一带闪烁着火光，似乎刚被一场大火肆虐过一般。

心头一沉，桐生一马招了一辆出租车，朝着浓烟翻滚的位置直驱而去。

在路旁，早有头上包着伤口的伊达真在等候桐生一马。看见这个男人出现，伊达有一种可靠的人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抱着头坐在路旁的长椅上，伊达低声说道："刚才有人袭击了这里……还制造了一场小爆炸，为的就是把我引开，带走遥。"

"带走遥？"桐生一马想起锦山彰的话，心中一惊，"是什么人干的？"

"唐人街的地头蛇，刘家龙……"

"刘家龙……"

对于这个名字，桐生一马的记忆依然深刻。那是一段烙在他生命里挥之不去的惨痛经历。

十二年前，也就是桐生一马入狱的两年前，尚在堂岛组担任小头目的他发生了一次与中华街商会的争执。当时就是刘家龙出面与桐生一马周旋，年轻气盛的桐生被刘家龙打败，带回去折磨良久。如果不是风间新太郎带人过去与刘家龙的蛇华组大战一场，桐生一马的生命恐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划上句号。

经过那次战斗之后，风间新太郎的一条腿只能靠拐杖才能站直，这是桐生一马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事。

经过那件事之后，桐生一马的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办事越发沉稳，深受组织上下的拥戴，渐渐拥有了后来堂岛之龙的声誉。

"刘家龙……横滨的唐人街翠莲楼。"伊达低声沉吟道，"你还在假释期间，过去的话可能不太方便，我送你过去吧。"

"也好。"

桐生一马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客气，坐上伊达的马自达，车子在茫茫夜色里拖曳出一条绚烂的光带，划过那忙碌的高速公路，朝着横滨唐人街驶去。

唐人街的一切对桐生一马来说如此熟悉。十二年前的记忆并没有因为牢狱生活而淡化。中国人是最重传统的群落，建筑和装扮在这十几年间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一切都好像从昨天走来一样熟悉。

"你留在车里等我，我一个人去。"桐生一马推开车门，做好了恶斗的准备。

伊达拉住了正要下车的桐生，掏出一根甩棍递给他。桐生一马低头疑惑地看了看这东西，终于还是接了过来。

"虽然不合规矩，还是谢谢你。"

"小心。"

翠莲楼前，不少穿着唐装的男子怀抱双手漫无目的地兜着圈子，看见桐生一马这样一个惹眼的人出现的视野里，这些人发出了嘘声。嘘声引来更多的人，终于彻底将桐生一马团团围住。

"我要见刘家龙。"

桐生一马知道在唐人街的黑道混混多半都懂日语，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站在前排的一个独眼男子听了之后，上

下打量了他一番，用生涩的日语反问道：“桐生一马？”

“正是。”

“这里请，刘大人在楼里等着您。”

桐生一马拱手做礼，让独眼男子颇为意外。殊不知眼前这名男子在十几年前曾于唐人街出生入死，懂得多数唐人街黑帮的规矩。

翠莲楼有着一股俗气而又华贵的古风，像是所有外国人想像中的中国建筑那样，砖瓦楼榭无一不显示出精致和富贵，所有的东西拥挤在一起，又显得有些过于繁琐显摆。缭乱的灯光照耀着每个角落，楼宇中央摆着许多用来吃饭的桌子，只不过现在并没有客人。

头顶一抹亮光的刘家龙坐在房间中央，看见桐生一马走上来，立刻露出让人生厌的笑容：“哟哟，真的敢来？小朋友，你会不会忘记十二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啊？”

桐生一马没有被对方的言语刺激到，只是很冷漠地摇摇头：“我来找遥，听说你带她来了这里。”

“没错！”刘家龙坐在三楼中央的太师椅上，样子异常放松，“我们也是受人所托，你看，人不是就在这里么？”

遥正被绑在距刘家龙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泪眼涟涟地看着桐生一马。想到这个女孩可能已经失去了母亲，桐生一马感觉自己的头皮有些发麻。

“刘家龙，你也对那一百亿日元有兴趣？”

“非也非也！”刘家龙狞笑着摇头，“朋友，你错了……你们东城会的人根本就不明白，这孩子和那一百亿对我来说一样重要。你根本不知道这孩子的价值……东城会的那些傻瓜也一样，日本的黑社会真是一群没大脑的家伙……”

桐生一马注意到遥的脖子上已经没有了项链：“混蛋，挂坠呢？”

“当然已经高价出手了！”刘家龙怪叫道，“你以为我会留着钱在身边而不去兑换吗？我可是个生意人……这种东西，价高者得。不过我已经考虑好了，一百亿我可以和近江联合一起分掉，总比交给锦山那个不懂规矩的小子强。”

“锦山？”

“嘿嘿，你大概不知道吧？锦山出了最高价拿走了项链。”

“果然又是他！”桐生一马咬牙切齿，“不过你们既然得到了一切，为什么还不放过遥？你们之间的战争与我无关，也与这个无辜的孩子无关！”

刘家龙腾地站起来，怒喝道：“你在命令我吗？桐生一马，你难道忘记了，十二年前到底是谁把你打倒的？”

“这已经不是十二年前了。”桐生一马甩开外套，扬起拳头。

周围的黑帮成员自动退出一个圆形的场地给两人，刘家龙呼啸一声摆出蛇拳的架势，对准了桐生一马。

“来吧，让你想起当年的痛苦，让你知道，这里到底谁才是蛇华的主人！”

“来呀！”

桐生一马怒喝一声，一脚跺在地板上，震翻了身边的八仙桌和太师椅，拳头宛如一道风雷，朝着刘家龙挥去！

对面的刘家龙的身体在地上扭了一下，躬身避开这一拳，双手宛如没有骨头一般，朝着桐生一马的腋下刺去。

桐生一马却并不在乎这一下，肩膀

向内一收，竟在瞬间夹住了刘家龙的手掌，让他无法再向前前进毫厘。

身体的肌肉在瞬间被爆发到极限，桐生一马双臂内振，巨大的压力自腋下传至刘家龙的手掌上，身体灵活的蛇拳再也无法发挥其优势，桐生一马一脚踢向刘家龙的侧肋。

面对劣势，刘家龙身体陡然后仰，以一个常人做不到的姿势避开了桐生一马的一脚，甚至还反身一脚反踹向了桐生一马。

这一次桐生一马并没有回避，而是以左拳对轰刘家龙的飞脚，一拳击出的同时松开了自己腋下夹着的那那只蛇手。

轰地一声，刘家龙整个人被打得向后横飞出去。桐生一马却没有丝毫动摇，仍向前怒吼着踏了一步，震得四周围观者震耳欲聋。

刘家龙不愧是武术名家，整个人倒地的瞬间竟能借势翻身站起。可惜此时桐生一马已迫至他的面前，右拳再度直线轰出，毫无花巧。

心体技的极限就是速度与力量的完美结合。经过这么多年的内心磨砺，桐生一马比旁人更容易领悟到这一点。眼前的这一拳，他已毫无心思，只有将力量爆发到极限的冲动。

拳中胸口，刘家龙看似健壮的身体痉挛了一下，下一刻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彻底瘫倒在地上无法爬起。桐生一马看也不看这个男人，转身将被绑在椅子上的遥松绑抱起。

“如你所约，我带遥走了。”堂岛之龙冷冷地说道，“如果还有人打算拦着我的话，也可以试试。”

这一刻，桐生一马的强大震慑了所有人的内心。刘家龙躺在地上不断咳血的场面很长一段时间将成为所有人心中最可怕的梦魇，没有人敢上前阻拦，也没有人愿意尝试去阻拦桐生一马。

还是有人能阻拦的。

正要走下楼的桐生一马人还在楼梯口，无数黑洞洞的枪口已经瞄准了他。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的男人们围拢成一个让人倒吸冷气的包围圈，其中一人以扬声器冷漠地喊道：“放下你怀里的女孩，桐生一马，你因绑架罪被捕了！”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包括远处坐在车里的伊达真。

看着警察们簇拥桐生一马离开翠莲楼，伊达真也发动汽车，跟了上去。

伍章

临时拘留所里，不管遥如何辩解，警方似乎一开始就认定了桐生一马是绑架少女的凶手，将他铐上手铐关进牢房不说，还要彻底调查他之前的假释证明。

伊达真坐在值班警察的办公桌前，沉默地看着这一切。那个逮捕桐生一马的警官叫做须藤，是搜查一课的人。搜查一课跟某些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伊达想起了自己之前的某些调查成果，心中一条暗线渐渐串联起来，组成了一个可以衔接的环状。

警局里人来人往，所有人都在围着一个“绑架嫌疑人”忙碌着，没有人管伊达真。一个降职的警官并不能引起这些人的重视，他们如今最大的目的是从桐生一马口中获得某些“证词”。

对于桐生一马来说，这些警察无疑太嫩了。反复的盘问没有任何效果，只是隔着监狱的栏杆望向一脸忧伤的遥，桐生一马生出了一股淡淡的无力感。

操纵这一切的应该不止是锦山而已，一定还有别人。想到这一点，桐生一马渐渐觉得眼前的迷雾更加厚重了。

折腾了良久，这帮新人警察们终于集体撤回到东京总署。整个看守所剩下伊达真一个人，两个男人隔着栏杆互相对望。早已熟悉了监狱味道的桐生一马没有丝毫不适地看着伊达真。

最让桐生一马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沉默中的伊达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串钥匙。这串钥匙明明在刚才已被离开的须藤拿走，为何又会出现在这里？

“桐生啊……”伊达叹了口气，“这一次你又要欠我人情了……算了算了，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但是……”

桐生一马明白，眼前这一幕举动如果让警方知道，伊达这辈子大概就会跟警务工作无缘了：“伊达，你这样会让自己惹上麻烦的。”

“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必在乎再多一个呢？”伊达无奈地笑笑，“走吧，我们先离开这里，我有话要跟你说。”

马自达缓缓开到僻静角落，伊达回头看了一眼因为疲惫和惊吓而睡着的遥，压低声音问道：“记不记得遥跟我们说过，曾经有人袭击过她，但是也有人救走了她？”

“是有这么一回事。”

“我后来去了袭击遥的现场搜查，发现了一样东西。”伊达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徽章，“见过这个东西么？”

“这是什么？”桐生一马显然对眼前的徽章一无所知。

“MIA组织的标徽。”伊达低声说道，“这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复杂——MIA不是什么普通的组织，而是直属于内阁的特别部队，主要执行政府的地下工作以及重要人士的保护工作。MIA负责人名叫神宫。”

“政治家？”桐生一马仿佛看到了巨大的黑色格网罩在自己身上，那种感觉让他有些迟疑，“看来刘家龙确实知道得更多一些，他认为遥比那一百亿更加重要……”

“事情只能暂时调查到这里了。”伊达的口气很谨慎，“我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不过在这之前，倒是有件事可以确认了。”

“什么？”

“东京湾发现的那具尸体。”伊达回头看了一眼已经醒来，正在揉着睡眼的遥，“那具尸体并不是美月，法医检查了一下，发现齿痕不符。”

“也就是说美月很有可能还在人间？”

“对！”

桐生一马有些激动地回头抱住了遥，让女孩伏在自己的怀中哭泣。遥的啜泣声音很小，只有微微的声响在桐生一马的胸口附近裂开。这无声的哭泣声也感染了伊达真，饱经沧桑的警官摇摇头，将头扭向车外。

喜悦的泪水，一瞬间充满了三个人的心头。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首先要确认一件事。”

桐生一马让伊达带着遥远离这一代之后，只身一人重新回到了神室町。

热闹依旧的神室町里，繁华的一幕幕难以掩盖住许多人的不安。在东城会风雨飘摇的今天，无数人目光惶然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远没有了数日前的那种欢快和习以为常。

一辉的夜总会尚在停业中，人也不知去向，估计是为了躲避组织内部的纷争，暂时去避风头了。

商业街依然以其巨大的活力推动着一切的缓步运行，包括藏在阳光下的许多交易和隐秘行业。桐生一马从伊达真口中得知了某个自己从未听说过的存在之后，终于找到了确认自己想法的手段。

内心深处隐隐已经猜到了真相，还是不愿去相信。想着这样的自己，桐生一马忍不住露出自嘲的苦笑。

不管是不断对遥的追击，还是对桐生一马电话号的打探，或者委托刘家龙来解决桐生一马，又甚至出动东京警署的人来污蔑出一个绑架的罪名。锦山彰似乎在无形之中拥有着强大的情报网络，细致地捕捉着桐生一马的每一个举动。对此桐生一马不能认同锦山彰已经掌握了东京境内的所有眼线，他只能想到另外一种可能。

有那么一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自己的行踪。不管是启程还是休憩，总寻觅到机会将自己的一切报告给锦山。

而这样的人，只可能有一个。

在神室町没有人居住的老宅区，红漆木门口站着几个闲散惫懒的汉子。这些人偶尔抱着双臂蹲下，双眼会射出精明的光芒扫视周围，大多数时候只是在那里说着无聊的玩笑话，并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如果不是长期在神室町任职的警官指点，桐生一马自己绝无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所在。

在核对了暗号之后，桐生一马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交给门口的汉子。男人在看到钱之后，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挥手让大门打开，放他进去。

古旧的庭院里居然还有竹林，沿着竹林中间的小径前行，一间草棚一样的主宅门口，带着面具身材矮小的老者接待了桐生一马。

“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并且说出暗语，证明你是值得信赖的人。”老者的声音里没有什么感情，仿佛只是客观描述事实，“桐生一马……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你，也看到过你，你是一个让人敬佩的英雄。”

“你认得我？”

“我们通过某种途径认识你——这也是你来找我的原因，不是么？”

说话间，老者将桐生一马引入小室。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一把座椅，其余的位置都留给一个巨大的控制台和密密麻麻的上百块屏幕。整个神室町乃至于周围街区的角角落落都被收入这些屏幕中，赫然也包括许多桐生一马光临过的地方。

“在东京……有一万多个这样的摄像头。”老者的声音干涩中带着一丝自豪，“全部都是我们手动安装上去，集中收取信号源回馈到这里的。这些摄像头足以让任何人在东京的主要街区无处藏身，也是我们有价值情报的主要来源。”

桐生一马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住了，半晌没说出话来。身边的老者嘿笑一声，并没有因此得意，大概是见过太多这种目瞪口呆的人了。

“说出您的要求吧，我们尽量满足您。”

“我……我想看看锦山彰最近都跟谁接触了。”



都是个幻觉。

站在赛蕾娜门口深呼吸了良久，桐生一马还是用力推开了酒吧大门。

与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样，整个酒吧里乱成一团。桌椅东倒西歪，像是风暴吹过。桐生一马带着一丝戒备跨过散乱的桌椅，走到吧台前，却看见一纸信笺铺陈在光洁的台面上，被人用一只酒杯压住。

看到这张信笺，桐生一马的心情开始渐渐沉入更深的谷底。

“桐生，相信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了是我将你的情报提供给锦山。非常抱歉，因为我深爱着锦山，所以锦山希望的事情我都会替他完成……即使我知道那是非常不对的……只有和你重逢之后，才令我想起了更加重要的事。虽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会负起自己责任，自己去面对一切……”

很短的信，上面还有一点湿痕。桐生一马捏着这封信，心中百感交集。若没有锦山的欲望，没有东城会的那所谓一百亿日元……是不是今天大家仍能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仿如昨日呢？

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存留了片刻，桐生意识到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自己来完成。从丽奈这封信上来看，她是存了必死的决心去寻找锦山，想要挽回什么。但从锦山目前作为来看，桐生不认为这件事还有回旋的余地。

几乎是在桐生放下信的同时，田村真治的电话打了过来。

桐生一马的请求很快变成实际的执行操作，因为时间相隔并不久，这样的录像依然有迹可循。随着眼前的画面一次次切换，时间和空间被倒放之后，桐生一马脑海之中那个黑糊糊的影子终于渐渐清晰了，乃至于变成一个横亘在眼前却无法接受的现实影像。

以雨衣帽遮住头的神秘联络人在几次切换了摄像头视角之后，终于露出了真实面目，这一刻桐生一马像是被什么东西切了一刀一样，产生出尖锐剧烈的疼痛。

赛蕾娜酒吧的老板娘丽奈，自己的好友，站在锦山面前说着什么。从嘴唇的跳动频率上来看，桐生一马不难寻找到自己的名字和一些关键词。

…………

…………

桐生一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谢过情报屋老板走出这间老宅的，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失魂落魄地走到了赛蕾娜的门口。当眼前的景象再度清晰起来的时候，赛蕾娜那十几年没变的灯光晃着堂岛之龙的眼睛，仿佛在嘲笑着一切

“桐生大哥……锦山似乎想要丽奈的命，你，你快来……”

不祥的猜测被证实之际，桐生终于恢复了彻底的冷静，他紧紧握住电话，低声问道：“你在哪里？”

“不知道……这里好像是一座废弃的大楼，从这里能看见东京湾畔……”

“我知道了，你拖住那些人，我尽快赶到。”

挂了电话，桐生一马飞奔出赛蕾娜酒吧。冲出酒吧的瞬间，他似乎回到了十年前自己从赛蕾娜酒吧冲出来的那一晚。同样的地方，面对的却是不同的悲剧，这让桐生一马的心中有些隐隐痛。

这种时候最值得信赖的仍是那拥有一万多个摄像头的情报屋。在得到桐生一马询问之后，情报屋很快给出了田村真治和丽奈所在的具体位置。能够遥望东京湾，又因工程进度缘故而废弃的大楼并不多，方位极容易确认。

锦山彰显然也料到了桐生一马出现的可能，从这里朝着废弃大楼奔去，一路上锦山组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纵然再多的人，也拦不住堂岛之龙的搏杀。桐生一马用了极短的时间冲到废弃大厦，却在楼下听见了不祥的枪声。

一脚踹开守在楼梯口的小弟，奔上顶层，桐生看到了让自己悲愤欲绝的场面。

浑身是血的田村真治在几个打手的合力围攻下，已经没有多少还手的力气了……不远处的丽奈倒在地上，胸腹之间有数个汩汩流血的伤口。锦山组的荒濑和人站在楼顶，迎着桐生冒火一样的目光，强笑道：“桐生大哥……你看，我们这是在处理家务事……”

桐生一马冷笑了一下，在靠近荒濑和人的瞬间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夺过荒濑和人手中的枪，对准了这个锦山组小头目的头。

“你才进东城会几天啊？跟我说这些？”

只一下桐生一马就掌握了楼顶局面的主动，就算荒濑和人再怎么忠于锦山，他也要忠于自己的生命。面对一个身经百战的黑道高手，杀人与不杀的区别他还能够分得清。枪口指向自己之后，荒濑和人迅速以双手抱住头，按照桐生的吩咐缓缓蹲下了。

东城会对热武器的控制极严，小头目能够拥有武器也是锦山的刻意安排。桐生一马拿到了全场惟一一把枪，那些还在围殴田村真治的小弟们立即安静下来。

有风吹过楼顶，没人愿意吭声。

桐生一马扬起一脚，踢中荒濑和人的胸口。荒濑惨叫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昏倒在桐生一马面前。

“都给我滚！”

那些小弟们立刻如接到了会长指示一般，纷纷向着顶楼惟一的出口逃去。

看着楼顶渐渐没了人，桐生一马快步走到重伤的田村身边，这才发现这位忠心耿耿的小弟身上已被捅了数刀，其中两三刀还插中了要害。另外一边的丽奈则已经断气，连眼睛都没能闭上，一双瞳孔无神又痛苦地望着天空。

呜咽的晚风吹过这高高的楼顶，一切都像是凝结了一样。桐生一马先是轻轻合上了丽奈的双眼，转身托起奄奄一息的真治。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竟说不出话来，不管是悲恸还是愤怒，都已彻底席卷了他的内心，让他无从开口。

尚有一丝气息的田村真治看到桐生一马蹲在自己身边，脸上露出一丝快慰的笑容，只是这笑容勉强得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让人看得更加心酸。

“大哥……你来了……”

桐生一马拼命压抑住自己的悲伤，想要说些什么安慰田村的话，却依然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兄弟的生命缓慢流逝着。

“我，我不能陪大哥走下去了……”田村真治的声音轻而微弱，显然是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征兆。即便如此，他还是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戒指递给桐生一马。

染着血的手指里，戒指在黑夜中闪耀出圣洁的光辉。桐生一马有些疑惑地接过戒指，看着逐渐失去生命的田村真治，等着他吩咐自己可能是一生中最后一件事。

“把，把这个戒指……交给晓美……告诉她……我……我不能……跟她一起了……”

竭尽全力说完想说的话，田村真治的身体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一样，陡然向下一坠，再也没有任何气息。

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义气与忠诚，田村真治的生命在这座废弃大厦的顶楼画上了并不完满的句号。

穹空中闪过一道闪电，照亮了罪恶又繁华的东京。隆隆雷声带来滂沱大雨，淹没了桐生一马仰天的怒吼，也淹没了男人一生中最后一次眼泪。在这黑夜里，没有人听见男人无声的狂啸，只有他自己记住了内心中最深的一个愿望。

“田村，丽奈，我不会让你们白白死去的！”

终章

坐在桐生一马对面的女人面貌姣好，身穿撩人的低胸晚礼服，一层薄纱遮住肩头，却更显出胜雪肌肤的妩媚和娇嫩。

如今这女人却在静静的啜泣，手中握着桐生一马带来的那枚戒指。

“您……您送来戒指，就是说……他已经遭遇了不幸……”

“对不起……”

“不！”被田村真治称为晓美的女子擦了擦眼角，低声说道，“真治他从一开始就有了觉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注定要接受命运的考验……只是我没想到居然这么快。”

慢慢平复了一下情绪，晓美拿起戒指戴在手上，低声说道：“真治在临行前也吩咐过我，让我照顾风间先生……不过后来有个人把他接走了，那个人是真治的朋友。好像是近江联合的寺田……”

“什么？”桐生悚然一惊，“近江联合的人接走了义父？”

晓美摇摇头：“我不知道真治他们的事……但是看样子真治好像很信任那位寺田先生，所以我才让他接走了风间先生……”

想到义父可能落在近江联合的人手里，桐生一马立刻感到了坐立不安的躁动：“被接到哪里去了？”

“码头，芝浦码头停靠着一艘游艇，那是寺田先生的秘密会所。风间先生现在应该在那里养伤。”晓美说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对了，桐生先生，我想起一件事……真治说锦山除了在寻找东城会的100亿日元之外，还在寻找世良会长的遗书，好像上面委任了



新的东城会会长。”

想到情况的紧迫程度，桐生一马立即站起来告辞：“实在太感谢晓美小姐了……请您节哀，我这就去寻找义父。”

“桐生先生也请保重……”晓美站起来，很有分寸地躬身回礼。

桐生一马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命运和由美有些相似的女人，在心中叹息一声，转身奔向伊达和遥的藏身之处。

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伊达此刻已成了警视厅的的编外人士，看到桐生一马归来立即问道：“怎么样？”

“义父被近江联合的人接走了……”桐生一马把晓美的话复述了一遍。

“真治……跟近江联合的头目……”伊达真也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桐生一马摇摇头，“所以我要亲自去确认义父的安全。不过既然是真治托付的朋友，我觉得应该可以信赖。”

伊达笑了起来：“真是难得啊……在经历过这么多之后，你居然还能相信别人。”

“不相信的人大概会变成锦山那个样子吧。”桐生不愿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深入，“还是要麻烦您一下，送我去码头吧。你知道……警察的车，总是好用一些。”

芝蒲码头的夜晚并不寂静。暴雨过后，许多搬运货物的人来往于码头周围。桐生一马从车上下来之后，伊达抱起遥，三人一同向着有一群壮汉把守的游艇走过去。

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游艇旁，看到桐生一行人到来，咧开嘴笑了一下：“终于来了，堂岛之龙。”

“寺田？”看着这个魁梧的男子，桐生一马很容易想到近江联合最近常被提到的一个名字，“是你？”

这个时候，被抱在伊达怀中的遥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叫：“奇怪的叔叔，是你呀！”

“什么奇怪的叔叔？”伊达对遥的称呼有些不适应。

“那天我说过，曾经救过我，让我保存好项链的那个奇怪叔叔。”遥指着相貌奇特的寺田高声说道，“叔叔是个好人！”

桐生一马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他原本也有很多问题想要追问寺田，不过看样子寺田行雄似乎并不打算回答多少。于是他只能随着寺田的手势走入游艇，顺阶而下。

大概是看到桐生一马脸上带着疑惑，寺田只是很单纯地解释了一下：“和您还有一辉一样，我也是受过风间先生恩惠的小人物……如今有了这个机会，终于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助风间先生……”

只是这一句话，桐生一马已明白了事件的始末。他点点头，钻入船舱深处。

身上仍有余伤的风间新太郎就坐在船舱里，双手握着那只拐杖。看到桐生一马的到来，风间新太郎露出欣慰

的笑容。

“义父，您没事吧？只要您安全我就放心了……”

风间新太郎笑着摇了摇头：“不，其实是我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若不是为了我的事，你也不会受这么多苦……不过到了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这十年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你了。”

桐生一马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如今谜底就要揭开，内心反倒变得十分平静。

“先说你最关心的人吧……”风间新太郎咳嗽一声，说出了桐生一马一直想要知道的一件事，“其实……美月就是由美，由美就是美月。没有什么妹妹姐姐，一直都是同一个人！”

这个消息彻底震惊了桐生一马：“怎么可能！那遥就是由美的女儿……他的父亲是……”

“她的父亲就是MIA的领导者，神宫。”

“什么？！这……”

“你听我慢慢说。”风间阻止了桐生一马的发问，继续说道，“十年前你被捕之后，由美失去记忆逃离了医院，后来她凭着脑海中残存的记忆逃到了向日葵孤儿院。我接到那里人打来的电话，第一时间找到了由美。”

“……因为由美已经失去记忆，我不得不用你们的照片和往事来刺激她恢复记忆，由美看到锦山照片时的反应强烈得超过了我的想像，我猜当时杀死堂岛的人可能是锦山，所以就没有把找到由美的消息告诉他，由美一直是我在照顾。但是当时局势不容乐观，你已经在监狱里，如果弄你出来，杀害大哥的罪名谁也保不住你，我只能顺其自然。”

桐生一马重重地嗯了一声，他知道当年的状况，风间新太郎的选择没错。

“后来由美遇到了神宫。神宫跟东城会的关系很深，经常能出入东城会。失去了记忆的由美不再记得你，不再记得锦山，也不记得你们之间的一切……神宫在这个时候开始追求由美，由美答应了。”

说到这里，风间新太郎似乎有些后悔地摇了摇头：“唉……当初如果我不同意神宫和由美之间的事，也许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最初我并不同意神宫和由美的交往，不过神宫的身分比我们要好的多，他是政府背景，是惟一可以让由美脱离黑社会苦海的人。考虑再三，我最终没有阻拦他们……”

“后来两个人结婚，生下了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神宫竟然跟总理的女儿有婚约。我知道神宫是个为了爬上去不择手段的人，于是开始担心由美的安危。有一天晚上，我和世良一起处理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是一个记者，他因为拍摄了神宫、由美和遥这个三口之家的照片而遭到杀害。那个时候我已经确认，神宫不会放过由美。”

桐生一马已经猜到了后面的事：“所以由美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美月可以？”

“对……后来果然如我所料，神宫开始派人追杀由美，甚至希望让世良会长动手。我阻止了世良，说服他跟我一起保护由美。就在这个时候，由美因为受到刺激居然恢复了记忆。从那之后，我找人伪造了证件，替由美整容，让她变成了美月。从此以后，美月开始经营阿蕾斯酒吧，世良把遥送到向日葵孤儿院，一切都慢慢归于平静……”

“这种平静一直持续到后来，MIA的活动经费，一百亿日元需要通过东城会的手洗白……”

过往的种种被一条线穿引着，终于推衍出了大部分的事实。桐生一马很容

易联想到锦山的蜕变与这一百亿无关，只是忽然出现的巨额资金让锦山变得更疯狂而已。而出狱的自己，正好卷入了这场漩涡之中。

望着沉思的桐生一马，风间新太郎缓缓说道：“其实我和世良本打算让你……”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自远处蔓延过来，打断了风间新太郎的说话。漂浮在水中的游艇因爆炸的强烈冲击波而剧烈摇晃起来，守在游艇门口的寺田行雄冲进来大声喊道：“是屿野组的人……这些混蛋，他们知道跟我合作没结果，来偷袭咱们了！”

“不要慌张！”风间新太郎的声音依然冷静沉稳，“屿野组的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不过是些小混混罢了。”

话音未落，外面的情况又有突变。

屿野组的组长屿野太站在人群中本应带着胜利的欢呼，在下一刻来临之际则变成了惊呼。身为风间左右手的柏木带着大队人马杀到，瞬间完成了从被包围到反包围的过程。屿野组的人还没来得及动手，已被一个制一个地按倒在地。

说到老谋深算，谁又能算的过风间新太郎呢？

“我们出去吧。”风间推开舱门，带头走出游艇。桐生等三人跟在后面，寺田开路。一行人朝着被四名小弟看守着的屿野太走过去，此时的屿野太脸色灰白，显然是想到了自己的下场，眼神也不禁有些恶毒又绝望的味道。

风间组与屿野组的战斗已毫无悬念，这名东城会里出了名的狂人却并不是那么愿意认输。

看着风间新太郎和桐生一马靠近自己，屿野太狞笑一声，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掷向走在风间新太郎身后的遥。

“不好！”

桐生一马想要过去扑救已经来不急了。炸弹在手中拉响已有片刻，投向遥之后即刻爆炸。强烈的火光瞬间在游艇停靠的码头燃起，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屿野太的疯狂狞笑还没能维持过一秒钟，走在最前端的寺田已一枪击中他的心脏。

带着狂妄的笑容，屿野组的头目就这样死去了。

硝烟散尽，桐生一马快步冲到遥的身边，这才发现风间新太郎已紧紧将遥搂住。女孩没有受到一丝伤害，反倒是年迈体衰的风间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义父，义父！”

桐生一马悲恸的声音把已被震昏迷的风间唤醒，脸上一片血污的老者目光扫过围绕在自己身边的柏木、一辉、寺田，最后仍把目光落在桐生一马身上。

“一马你过来……”

桐生一马顺从地点点头，将自己的耳朵靠近风间新太郎。

“一马……咳……咳……那一百亿日元是神宫利用……利用东城会洗的黑钱……已经被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我、世良还有由美……我们偷走了那100亿……”

“不要再说话了义父，你振作一点！”

“不……”风间有些凄然地笑了一下，“可惜世良被刺杀了……不然我们还可以帮你更多……在我怀里，有、有一样东西，你拿去吧……那是世良的遗嘱，凭着这个……你，你就是东城会下一代的大头目……”

桐生一马以颤抖的手接过风间新太郎递来的遗嘱，刚想说点什么，风间忽然用力摇了摇头。

“一马……还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义父你说吧……”

“你的父母……其实是我杀害的……当年我是东城会第一杀手的时候，杀死了很多无辜的人……向日葵孤儿院就是为了照顾那些被我杀死亲人的孤儿……对不起，欺骗了你这么多年，原谅我……”

老人的生命也随着最后一丝忏悔而逝去了。桐生一马抱着义父的尸体，对老人没有一丝怨恨。这个视自己为亲生儿子的父亲，曾经带给自己太多太多。如今他走了，留下桐生完成那些未完成的事。想到这些，桐生一马悲伤之后又站直了身体。

这一夜命运带走了太多太多，自己总要从命运那里抢回来些什么。

为风间新太郎做了简单的送葬仪式后，寺田告诉了桐生余下的那部分答案。

既然美月没有死，死去的那人不过是田村用来迷惑锦山视线的障眼法。从一开始由美就没有失踪，她只是躲在暗处等待机会转移走那一百亿日元。而藏匿一百亿日元的地方既明显又隐晦，难怪许多人找也找不到，想也想不通。

其实那一百亿日元就一直藏在阿蕾斯酒吧。从阿蕾斯酒吧向上一层，就是整个商业大厦的最高层。从来没有人认为钱会在藏在那里，偏偏这一百亿日元放在那里许久，也没有人找到。

知道了一切的桐生一马抱起遥，转身离开了码头。静谧的夜晚里，男子孤单的背影添了一个小小的身影跟随之后，似乎显得不那么寂寥了。

这一切都因为有爱。

望着桐生一马消失的背影，寺田招呼手下开始清理场地，准备跟随桐生过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通往阿蕾斯的电梯和往日一样开启着。这一次桐生一马按下按钮的时候，心中仍是激动无比。

——命运准备的每一道菜都要尽心品尝，不管将要面对的是好是坏，都带着恭敬的心情去迎接吧。

电梯缓缓上升，越过六十层的空间，越过十年的时间，越过了苦难和欢乐，越过了背叛与救赎，越过了坚定与飘摇，也越过了忠义与奸诈……

六十一层，超过顶楼的最顶层大厅。

电梯叮地一声打开，一个消瘦的背影在红地毯中央无措地左右张望着，听到电梯到达的声音，那个背影终于缓缓回过头来。

“妈妈！”

遥笑着跳下桐生一马的手臂，朝着那个酷似由美的女性跑过去。跟在后面的桐生一马却没有亟不可待，他只是缓慢地踱着步子，走到由美的面前，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庞。

“由美……你瘦了。”

由美也抬起头，看着这个为了自己幸福付出十年生命的男人。感激还是爱恋？悔恨还是庆幸？爱与哀，离别与重逢……不管哪一种情愫在心中蔓延，都让女子不知道从何说起。

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对望，一直到有直升飞机的声音打破了顶楼的寂静。

“真是让人感动的重逢！由美，遥，我们一家终于又重逢了！”

随着冷漠的声音，一架政府用的直升机缓缓降落在顶楼的平台上。消瘦阴沉的男人从软梯上缓缓降落到地面。手中拿着枪，男子的姿态十分之高傲，仿佛眼前的几个人并不是生命，而是一尊尊雕像。

“神宫！”由美看见这张脸，心中的痛恨翻涌如潮水，她一把抱住遥，将遥护在身体后面。

“啧啧……真是无情啊。”神宫落

地之后，依旧用冷漠的声音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不过由美，我们夫妻一场，你总不能拿了我的钱不还吧？说吧，那一百亿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说话间，神宫手中的枪已经高高举起，并不是做做样子，他看来是真打算杀死由美。还没有说完冷漠的寒暄，便已经扣动扳机一枪枪射出子弹！

桐生一马拉着由美迅速避开神宫，躲到承重石柱后面。

枪声在顶楼大厅里响彻，石柱被打得砖石飞溅。桐生一马紧紧抱住由美和遥，试图将两人护在身体下面。

神宫没能嚣张多久，随着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寺田已带人赶到现场。手中均装备着武器的近江联合将神宫的MIA成员包围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圆形包围圈。

看着场面基本上已被控制，桐生一马这才带着由美和遥走出石柱的掩护。

站在大厅中央的神宫却没有胆怯，只是淡淡一笑：“寺田，你觉得自己比我聪明么？”话音未落，那些持枪的近江联合成员竟纷纷掉转枪头，将武器瞄准了自己的组长和桐生一马等人。

“你那点小算盘，难道我就看不出来吗？”神宫笑容满面地解释着自己的精妙计算，“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已经同近江联合的人商讨过如何除掉东城会。你想想，那一百亿日元如果准备给近江联合，近江岂不是要成为日本第一大黑帮？有了活动经费，我的选举也能顺利通过，到时候我就能享受整个日本权力巅峰的滋味了……”

“可惜我还是不如你。”神宫望着桐生一马，啧啧感慨道，“我让锦山背叛东城会，暗杀世良胜，目的就是让东城会乱成一团慢慢瓦解……没想到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如你一个人在神室町走一走。桐生一马，你真是个奇迹！”

“你说完了没有？”

由美没来由地打断让神宫愣了一下，他看向这个毫无动手能力的女人，脸上没露出一丝夫妻应有的感情色彩。

“你这个……”

由美没让神宫说完话，只是打开了一直抱在怀里的皮箱。

皮箱被打开的一瞬间，所有拿着枪的人心头都忍不住颤了一下。

巨大到超乎想像的一颗液体炸弹，在由美怀中的箱子里安静地睡着。由美右手一翻，亮出了隐藏在袖中多时的引爆开关。

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加起来，威力远远胜过那些枪手的累计。

“神宫，我想知道，你这么珍惜生命人，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会觉得害怕？”

作为最了解神宫的人，由美只用了一句话就戳破了神宫看似优雅的举止。气急败坏的MIA负责人大声吼道：“你这个疯子，我才不要跟你一起死！”

“那就滚回去！”由美怒斥道，“别做梦了，我才不会让你拿回那一百亿日元。”

既然没有人敢使用热兵器，桐生一马对着寺田大吼一声，两人分别朝一个方向冲过去。桐生一马的对手是近江联合的人，寺田的对手则是MIA的队员。对于战斗，两个从小就在战斗中长大的男人毫不陌生。反倒是从来都以优雅姿态解决问题的神宫，这一刻真的傻了眼。

三拳两脚摆平了包围自己的这些三流货色，桐生一马威风凛凛地站在神宫面前，从怀中掏出一张手写笔记的纸。

纸上有东城会会长世良胜亲自盖下的私人印章，也有世良胜的亲笔签名。前面正文的大意是如果世良胜遭遇到了什么不测，东城会下一代大头目就由一个指定的人来担任。

遗嘱下方，写着那个人的名字。

桐生一马——堂岛之龙！

本欲分裂东城会的神宫陷入彻底的迷惑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东城会有这么充分的准备，为什么桐生一马能拿到世良胜的遗嘱，而世良胜也好像早就预料到了桐生一马会出狱一样，那么早就指定了继承人。

风间新太郎和世良胜最终还是胜出一筹，瞒过所有人完成了这一切。

无论如何，受到眼前状况巨大冲击的神宫还没回过神来，桐生一马的拳头已经迎面而来。

蓄积了多日的悲伤、愤怒、绝望和痛苦在这一刻绽放开来。桐生一马的拳头像是被炽热的血浸过一般，灼烧着神宫的皮肤。拥有高等格斗技巧的MIA官员神宫只勉强招架了几下，就被桐生一马打得整个身体几近飘零。

眼看着格斗渐渐变成了单方面的殴打，由美抱着炸弹站在大厅一侧，没有阻止桐生。对于她来说，神宫既不是丈夫也不是父亲，只是一个想要利用自己、迫害自己的陌生人罢了。

就在顶楼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刻，电梯再度响了一声。这一次走上来的人让桐生一马和由美两人脸色同时大变。看着这个潇洒熟悉的身影，两人都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

锦山彰倒是对自己的出现十分满意，似乎对桐生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惊奇："真是善解人意啊，桐生……就连最麻烦的神宫都被你干掉了，你还真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男人。"

抱着炸弹的由美看见锦山，高声叫道："锦山，你难道不知道一直是神宫他……"

锦山不耐烦地挥挥手："我当然知道……大家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你也不想想，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成为东城会的主宰者吗？"

随即锦山话锋一转："倒是桐生……你还是那么优秀啊！不管什么事，你总是光芒万丈的那个人！由美还是那么爱你，我还是什么都没有！今天，就在这里，我要得到一切，得到一百亿，得到由美，得到东城会！"

锦山的疯狂让由美也感觉到了一丝崩溃，曾经被男人们深爱的女孩拼命摇头，否定着锦山的想法。

"锦山，并不是这样的……你难道还不明白吗？就算做到了又能怎样？你试图改变的命运并没有幸福可言，甚至连你自己都失去了……你只是在逃避痛苦，从来不敢面对，你觉得这样的自己会幸福吗？"

由美的呐喊终于让锦山阴沉的脸上有了一丝常人才有的痛苦表情，只是这样的表情转瞬即逝。

"闭嘴……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你从来都不肯承认我，我现在就要证明给你看！"

由美还想说什么，却被一只手拦住了。

桐生一马看着这个自己近二十几年的好友，漠然地摇摇头："由美……算了吧。我也曾经试图寻找那个十年前的锦山，可是他已经死了……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等着我去完结一切恩怨的男人。就让我们用男人的方式结束一切吧……"

说话间，桐生挥手脱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背后那条青龙刺青。在同一天同一家刺青店里刺出锦鲤的锦山彰也脱掉上衣。两个男人踩着大厅中央厚厚的地毯，互相打量着，思考着，犹豫着，靠近着……

"不管怎样，结束这一切吧！"

带着这样的怒吼，锦山首先攻向桐生一马。这十年里虽贵为锦山组的头目

却从未放弃过锻炼的锦山拥有宛如桐生一马般的爆发力，双臂合振撞向桐生一马。桐生也不闪避，迎着锦山的全力冲撞扛了过去，两人的身体在瞬间胶着在一起，怒吼在大厅中央震荡。

两人互相角力不过十几秒钟，锦山大喝一声，拨开桐生架着自己的双手，向后翻身一跃，双腿凌空蹬出，直取桐生的胸口。

桐生一马依旧没有闪避，硬扛着锦山这胸前一脚，整个人扑上去，长而粗壮的右臂落在锦山后背上，一拳重重将锦山自空中打落。

两人发出一声闷哼，各自后退一步，身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淤痕。

一秒钟之后，锦山又朝桐生迅速扑来，这一次他使用的是正统柔道技巧，双手分别去提桐生的腰间和后颈。桐生身体向下一沉，错开了腰间的一抓，以头为锤，冲至锦山的胸口。

毫无悬念的一击，锦山抓投未遂，被桐生撞退了数步。

两次都未见成效的进攻让锦山有些急躁，他踏前一步，迎着桐生一马尚未抬起的后颈一拳砸下。桐生一马却好似早就预料到这一招一样，双手自后背处向上交叉着格住了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同时整个人抬起头来，反扣住了锦山的手腕。

扣住锦山手腕的桐生一马犹豫了瞬间，终于还是松开自己的手没有反扭，一脚正蹬踢中锦山胸口，将他整个人踹得连退数步。随即桐生一马随着连续后退的锦山冲过去，肩膀斜顶在锦山的胸腹之间。

没有任何技巧的纯粹战斗，两个男人以自己的肉体为武器，互相较量着力量与速度的极限。

只是试图越过龙门的锦鲤与青龙之间的战斗仍有差距，锦山被桐生一撞之后身形终于没有稳住，倒地翻滚了几下才鱼跃而起。

桐生停住追击，遥望着锦山没有出手。

“再来！”

喘息几口之后，锦山迎着桐生快步走过来，在距离两人一腿之隔的位置停住了。互相熟悉的眼睛牢牢盯着对方的双肩，试图寻找一个能够进攻的缝隙。早已超过了人类格斗极限的两人体力飞快地下降着。

再度扬起手臂的锦山和桐生拳头交错，互中对方的脸庞。随即又再度出手，互中对方的胸口。两人的力量都不给对方留下一丝情面，让站在一旁观战的由美伤心不已。

“我说……你们只有一次机会，要不要试试？”

偏偏就在这时，一个阴冷的声音中止了两人的战斗。本应昏迷不醒的神宫不知何时站了起来，手中那把只剩下几发子弹的手枪对准了遥。

“看看谁快，谁快谁就来挡这发子弹好了！”

大概是真的感觉到了绝望，狂笑着的神宫竟毫无顾忌地朝遥开了一枪。

只有一枪。

枪响。

靠近神宫的锦山怒吼一声，一拳打在神宫的太阳穴上，尚未来得及开第二枪的神宫被打得双眼顿时冒出一条血线，随即锦山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一刀扎在神宫心脏的位置。

“人渣，你不配得到这一百亿！”

与此同时，桐生一马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一幕。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枪响。由美抱住了遥，子弹射入由美身体。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住了，仿佛桐生一马此刻的心跳，他冲过去，却不知自

己能做什么，只能眼睁睁看着由美心脏附近的伤口慢慢洇红了衣服。

猛然拔出匕首，锦山扭头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由美，抱着母亲哭泣的遥，双眼之中带着悲愤的桐生一马。不知为何，一阵孤独和寂寞飘过心头，想起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想起自己所一直追寻的那些所谓目标，锦山忽然明白了由美之前所说的那番话。

“如果不肯面对命运的残酷，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幸福呢？”

子弹直入由美的心脏，锦山知道自己明白这些已经太晚，已经来不及再跟由美诉说了。他扭头看了一眼放置在大厅尽头的金库，走过去拉开那扇门，露出宛如一堵墙般的大面额钞票。

“桐生，你赶快离开这里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锦山的表情异常平静。

“神宫死了，总要有人结束这一切。由美现在也不在了……遥不能没有你，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背负这一切吧，就像十年前的你。”

“锦山，不要这样！”

十年来第一次在脸上浮现出真正的笑容，锦山彰摇摇头拒绝了桐生一马的劝说：“桐生，让我追随一次你的脚步吧。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勇气的一次决定了……你和遥快走，过了今天东城会依旧是东京第一大帮派，只要有你在。”

“不！不要！”

即使声嘶力竭的呐喊，也阻止不了英雄的死志。

…………

…………

西元两千零四年十月的某个深夜里，神室町最高的商业大厦顶楼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烈焰在瞬间吞没了顶楼的餐厅和酒吧，气浪掀起无数玻璃碎片洒落在街道上，划伤了不少人。但真正被人们称奇的是随后飘落的一场钞票雨，那些面值一万元的钞票在神室町整整飘落了一个多钟头。无数人涌上街头拥抢，却没有注意到一个浑身血迹的男子抱着一个相貌秀美的女孩默默走过街头，看也没看一眼那些飘落的钞票。桐生一马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默默地走过，并不留恋什么，却依然心中挂着许多羁绊。

仰望冬夜里漫天的星光，他只能默默为自己的朋友和亲人祈祷。

后记

东城会的一百亿日元事件之后，桐生一马并未按照世良胜的遗嘱继任大头目，而是将职位交给了近江联合的寺田行雄。东城会大哥在继任仪式上逃走的新闻成为当时东京黑道一大轶闻。

伊达真因为对警署内部的肃清有功，官复原职。不过握有大量证据的他并未抓捕犯下数条罪名的桐生一马。

桐生一马远离了东城会，带着遥隐居到了东京郊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时代，他渐渐适应了一切。

纪念那些死去的人们，想念那些远去的朋友，倍加珍惜眼前的一切一切。

就像由美说的那样，去积极面对人生的欢乐和痛苦，才能知道幸福的真正滋味。这大概是神宫和锦山一辈子都没法学会的。

偶尔想起这些往事，桐生一马也会举起酒杯，想像着自己与朋友们畅饮。纵然惆怅，也有幸福。

（全文完）



奥星的幽灵

-第二回-

原著/埃里克·尼伦德　译/MEJIA

【前情提要】

在人类对抗星盟以及起义军的战斗中，身穿雷神锤装甲和拥有超人般体质的斯巴达战士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整个计划的第一和第二阶段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但第三区的高级军官艾克森以及其他几位手握大权的将领似乎并不这么看。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计划进行到现在为止的种种缺陷，于是下定决心对其进行改良。他们、以及整个人类需要更多的斯巴达战士去完成各种普通士兵难以胜任的危险任务。斯巴达III计划就此开始……

【主要人物介绍】

科特：斯巴达051号战士，由于其出色的应变能力而被艾克森选中，成为斯巴达III计划的具体执行人。

富兰克林·门德斯斯：斯巴达战士的元老，在十二年前将科特等人训练成斯巴达战士的也是他。

艾克森上校：第三区高级军官，在看到斯巴达II计划的种种漏洞后，决定开始秘密地训练新一批斯巴达战士。

帕兰格斯基：海军情报区中真正的掌权者，尽管心怀疑虑，但还是支持了艾克森的计划。

汤姆：斯巴达III计划中Beta小队的成员，一名优秀的斯巴达战士。

第二部

斯巴达III战士

第六章

军历2531年12月27日 1950时，
剑鱼座zeta星系，奥尼克斯星球，
克莱西军营。

一架架鹈鹕号飞进了科特的视线：这种机身短小的喷气式飞船离得那么远，在落日的余辉下看来不过是一个个小黑点。他将自己抬头显示器的倍率放大，弄清楚了它们进入的方向，看来三分钟内它们就会降落。

在过去的这六个月中他已经整理出了一套比过去的斯巴达战士训练标准更为严格的方案。他指挥建造了超越障碍训练场，射击训练场，教室和食堂还有宿舍，而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丛林和荒野。

他向NavSpecWep第三区要求的每一样东西都已经到位了。枪支，弹药，运输舰，坦克——甚至圣约人的高科技武器的样品都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弄到了。

全部的工作人员也已经都就位：72名精心挑选的军事训练讲师，临床治疗师，医生，护士，心理辅导师，还有很重要的厨师……但就是缺了最关键的人物，不过他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那就是上士富兰克林·门德斯。

门德斯在十二年前正是负责训练科特和其他斯巴达战士的军官。他在这次培养斯巴达III战士的计划中也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他不能解决科特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

在认真地阅读过每一位候选者的资料后，科特发现不论是心理方面还是基因方面，他们都不能满足当初哈尔茜博士挑选斯巴达战士“标兵”的条件。艾克森上校之前就告诫过他这次不得不从一些“从数据上看略显不足”的群体中挑选。这些新兵看来以后不可能会像科特、约翰、凯丽以及其他的斯巴达II战士那般优秀。

这样的话就会遇到很多难题了。目标培养出的战士数量可是现有斯巴达II战士的4倍，但培训计划却比过去要简略得多，战争中需要的斯巴达战士数量又逐月增加，这些难题压得科特苦恼不堪。

鹈鹕号喷气式飞艇猛冲向最终目的地。滑道上的草皮随风泛起阵阵宛如天鹅绒般的波纹，飞船一架接一架缓缓降落。

尽管科特的雷神锤装甲上没有佩带军衔的徽章，他依旧可以感受到中尉头衔的分量。这种分量就像成吨的重量压在他心上，仿佛整场战争和人类的未来已经赌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长官？”COM通讯器中传来了一个声音。

这是人工智能永恒之泉的声音。它被正式分派来负责这个半岛北部的行星供货组。

科特不明白艾克森上校为什么坚持克莱西军营必须建造在这附近，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继续说吧，永恒之泉。”

“侯选者的资料已经更新完毕。”

“谢谢。”

“在你这所谓的计划完成后再谢我吧，长官。” 永恒之泉在一阵静电的噪声后结束了通话，那声音让人联想起蜜蜂的“嗡嗡”声。

在第三区给出种种许诺的好处后，永恒之泉终于同意将它9%的时间贡献给

斯巴达III计划。人工智能的智慧和创造力可是无限的，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偶尔的意外，科特还是很乐意它们来帮忙的。

科特活动了一下眼球，然后在功能强大的显示器上读取了候选者的资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序列号，以及他们的背景说明。一共有497位候选者，全都是4岁，5岁，6岁的孩子，看来他即将对战争的历史进行一次空前的改写了，这次他将要训练的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停得最近的一架鹈鹕式飞船的舱门“兹”的一声打开了，一名高大的男性迈步走了出来。

门德斯长官已经上年纪了。尽管他的身姿仍然挺拔而轮廓分明，但鬓角已经呈现出斑白，眼角也布满了深深的沟壑，还有一道从眉角直至下巴的伤疤。

“阁下。”在门德斯长官向他行礼时，科特费了好大的劲才克服自己要立正的冲动.现在科特成了门德斯长官的指挥官了，这种感觉还是挺奇怪的。

科特回了礼。

“上士门德斯报道，阁下。”

在斯巴达II的项目结束后，门德斯长官如他所愿地成为了现役军人。他已经在五个空间和圣约人作战过了，而且得过两次紫心勋章。

“你了解这次飞行的指令了吗？”

“全部了解了。”门德斯说。透过雷神锤装甲的头盔，他能看见科特的表情——敬畏，赞许，还有决绝，“我们一定能成功训练这些候选者的，阁下。”

这正是科特最想听到的话。门德斯可以说是斯巴达战士里的传奇人物。他曾在训练过程中设计过种种诡计和陷阱来折磨当时还是孩子的斯巴达战士。起初他们都恨死他了，后来则转变为尊敬。因为是他教会了他们如何战斗，以及如何取得胜利。

“现在的斯巴达战士能喝酒吗？”门德斯问道。

“你是认真的吗，上士？”

“只是开个玩笑，呵呵。但我想今天结束之前我们应该干上一杯。”门德斯说道，“这些将要接受训练的都是些野小子。我们得提前作好准备。”

门德斯转身对着那架鹈鹕式飞船，深吸一口气后喊道：“新兵们，都出来吧！”

孩子们从飞船的斜坡通道上一窝蜂地涌下来。几百人一会儿就都站在地上了，吵吵嚷嚷的，还互相扔掷土块打闹。在飞船上闷了几个小时，现在他们的兴致高得很。但一些孩子却只是不知所措地绕着飞船乱转；还有些孩子看起来很疲惫，因为眼角下有深深的眼圈；个别孩子非常胆小，紧紧地搂着身边的同伴不放，还需要操作员将他们领到草坪上。

“现在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群野小子了吧？”门德斯压低声音说道。

“我知道。”科特说道，“但情形会改变的。他们会接受训练，会受到纪律的制约。而且他们有着不但一般孩子没有，甚至连以前斯巴达II的侯选者也没有的东西，动力。”

科特连接到了军营的扩音器。清清嗓子后，他开始对着这些孩子发表演讲，扩音器将他的声音散布到了每个角落。

这将近五百个孩子在听到他的声音后都停止了打闹，呆住了。他们都没有想到那个穿着闪闪发亮的绿色装甲的人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立正，新兵们。”科特双手叉腰，厉声喝道，“我是安布罗斯中尉。我知道你们都是经历了长长的路途，克

服了无数困难才来到这儿的，我也知道你们在耶利哥VII，丰饶星和比克星上都失去了亲人们。是圣约人将你们变成了孤儿。”

每个孩子都注视着他。有些孩子的眼里已经噙满泪水，有些孩子想到自己悲惨的遭遇，已经显出了愤恨之色。

“而我现在将给你们战斗的机会，给你们成为UNSC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战士的机会，给你们消灭圣约人的机会，给你们成为像我这样的战士的机会，给你们成为斯巴达战士的机会。”

听到这番话，孩子们开始在他的身边紧紧地聚集起来……但是却谁也不敢去碰触他那具发出微光的淡绿色装甲。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个机会。”科特继续说，“你们一共有将近500人，但我们只挑选300人。所以今晚，门德斯上士……”他朝门德斯点了点头，“会从你们之中挑选中真正合格的人。”

科特递给了他一个阅读器：“长官？”

门德斯显然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任务十分吃惊。呆了一秒后，他看了看显示器上的内容，皱皱眉，点了点头。

“是的，阁下。”他悄声说。

门德斯向着孩子们大声说道：“你们如果想成为斯巴达战士，就先回到飞船上去。”

孩子们却只是站着，呆呆地看着他。

“不愿意？那我们就知道应该淘汰谁了。你！”他随便指了其中的一个孩子，“你，还有你。”

那两个被挑中的孩子面面相觑，使劲地摇头。

“不想被赶走？”门德斯继续说，“那就回到鹈鹕号飞船上去。”

他们俩乖乖听话了，其他的孩子也陆陆续续回去了。

“操作员。”门德斯喊话的时候，有三十六名军士立刻立正。

“过一会儿，‘鹰之翼’航空团就会降落在这。尽快给它们补给燃料和装备，然后将这些新兵领上那些飞船。一切都要井井有条。这些设备能否被有效地调度就看你们了。”

操作员们纷纷点头，向那些已经事先码好的‘鹰之翼’的装备物资跑去。

门德斯随后转头问科特：“你打算让他们晚上才跳伞吗？”他的睫毛扬了扬，表情十分惊讶。

“不用担心，‘鹰之翼’队有着最丰富的着陆经验。”科特回答。

“不是我想反驳你的意见，阁下。但是这些新兵里很多人才四岁呀。”

“他们靠的是动力，长官。如果他们能完成这样高难度的训练，就说明他们已经作好了接受我们以后那些高强度训练的准备。”科特看着眼前发动马达并开始喷气的鹈鹕式飞船，加了一句，“为了以防万一，一旦出了情况我们也会派出全部的飞船去营救他们的。”

门德斯深吸一口气：“明白了，阁下。”然后他走上了最近的一架鹈鹕式飞船。

“长官。”科特说，“我很抱歉得由您来发号施令。”

“我明白，阁下。”门德斯回答。“你是他们的指挥官。你必须鼓舞他们的斗志同时获得他们的尊敬。而我只是他们的军事训练员，我肯定会是他们最恨的那个人。”他向着科特勉强地一笑，转身上船。

西恩靠在一架鹈鹕式飞船侧面的塑料环上。他身边还站着其他的孩子们——他们互相之间靠得很紧。飞船飞

行时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但此刻他依然能听见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响。

这场持续了数年的旅行终于走到了终点。他也曾经听过这样巨大的喷气机声响，那是轻型货运飞船离开丰饶星的时候。那艘飞船上塞满了人……全都是逃难的人，大家都想尽快逃离那些圣约怪物，越远越好。

但只有六分之一的船可以完成这样的旅程。

有些时候，西恩真的很希望自己从没看见那些怪物烧毁自己家园的可怕景象。

当海军的军官们到孤儿院来看望他并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时，他立刻就同意了。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也要去杀光全部的圣约人。

他接受了一连串的测验，笔试，血液测试，当海军网罗了更多的志愿者后，他们一起在太空中过了一个月。

当他们最终到达佩肯斯并来到这里时，西恩曾经以为海军的测试就到此为止了。但他才刚刚踏上这片土地，就又要被领回飞船，继续太空的旅行了。

他只匆匆看了一眼他们的领头人物，西恩只在童话书里看到过那个人身上的绿色装甲，就是打败恶龙的绿色骑士穿的那种。那是西恩所梦想的那种装甲，他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天穿上那种装甲去和圣约人作战。

“检查你们的背包有没有捆紧。”正当西恩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时，一位年长的海军军官向孩子们大声命令。

西恩拖出那个三分钟前发给他的黑色背包——它几乎就和自己一样重。皮带紧紧地将背包绑在了自己身上，紧得他现在拉背包的时候好象都能扯痛自己的肋骨。

“如果皮带有松动迹象一定要报告！”这位军官喊叫的声音竟然可以压过马达发出的巨大声响。

二十个孩子里没有一个人出声。

“所有新兵，听指挥。”那位军官继续大声吼着。同时将耳朵凑近一只听筒，随后便看见有一点绿光在他的头盔面板上闪动。他一边听，在键盘上输入了一串数字。

鹈鹕式飞船的尾部缓缓打开，一道斜坡慢慢降下，由于飞船正在高速行驶，一阵强烈的旋风刮了进来。孩子们都惊呼起来，他们互相推搡，踉踉跄跄地来到了飞船的舱门口。

那位年长的海军将士就在舱门前站着，他离舱门只有一米，却似乎完全不在意可能有掉下去的危险。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好动的孩子们有一种厌恶。

他身后有一条暗黄色的带子标示着机舱的边缘。从舱门望出去，黄昏的微光将飞船的影子投射在了远处终年积雪的山顶，煞是好看。

“你们得排成一队，然后跳下去。”军官继续大声命令，“数到十就跳。”他将手伸向左肩，抓住背包上的一个亮红色的把手，作出拉开的动作。“跳下去就拉开这里，如果你感觉不舒服也很正常。”

孩子们只是盯着他，没有人动身。

“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将士发话了，“你们就不能成为斯巴达战士。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孩子们面面相觑。

一个梳着小辫子，门牙还没有长齐的女孩向前迈了一步，大声说：“我愿意先跳下去，长官。”

“好样的！”他说道：“直接跳出去，要记住我刚才的演示。”

她迈着最小的步子走到舱门边，看着万丈高空，不禁打了个寒战。深呼吸三次后，伴随着一声尖叫，小女孩跳了下去，急速的气流很快就把她冲走了。

她消失在了漆黑的夜空中。

“下一个！”军官叫道。

孩子们只好慢吞吞地排成一队。西恩几乎不能相信这一切，这太疯狂了。

下一个男孩也走到了门口，往下一看，他就尖叫起来，往后退了好几步。“不！”他说，“这不可能！”

“下一个！”将士催促了，他根本就没有再看这个畏缩不前的男孩一眼。

下一个男孩没有往下看就直接跳了，然后又是下一个。

终于轮到西恩了。

他根本迈不动步子。

“快点，你这懦夫。”他身后的孩子开始推他前进了。

这一推让西恩绊了一交，摔在离门口只有半步的地方，这可把他吓得不轻。他转过身，克制住自己找那个男孩算帐的冲动。那孩子比他足足高了一个头。他黑黑的头发都留到睫毛处了，看起来就跟没额头似的，西恩并不怕这个家伙。

他又转身，看着舱外无边无际的夜空。这，才是他恐惧的东西。

西恩的双腿就像是灌了铅。疾风在外面呼呼吹过，他几乎听不见其他任何的声音，这回连自己的心跳都听不到了。

他还是迈不开步子，就这么在舱门前僵住了。他无论如何也跳不了。

他实在太过害怕，连转身放弃都忘了。他只想着先坐下，然后慢慢的挪回去……

“快啊，笨蛋！”那个讨厌的孩子又用力地推了他一把。

于是，西恩就沿着斜坡滚下了飞船！

他惊慌地大吼大叫，几乎窒息。

虽然他现在能看到落日的余辉，黑色的大地，还有山顶的皑皑白雪，和星星等等美景。

他只觉得想呕吐。

“如果你感觉不舒服也很正常。”刚才的军官是这样说的。

红色的把手！他必须拉开它。他努力的伸出手，但却拉不到任何东西。他只好抓住自己的肩膀以固定动作。拉了一会后，指头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不顾一切地抓。

他的背包上响起某物裂开的声音，似乎有东西被拆开了。

西恩继续拉扯，他的腿好象突然离开了身体，他的牙齿也不自觉地咬紧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突然减速，这的减速太过强烈，他的骨头都快被扯断了。

刚才天旋地转的感觉消失了。

大口地喘气后，西恩眨眨眼角的泪水。他看见了地平线上的最后一抹微光，还有无数的星星在他的身边晃动。

尽管头上有降落伞遮着，西恩依然能感受到那呼啸而过的风。

西恩被拴在降落伞下，他身上还有用绳子绑着的滑翔翼，他努力地伸出手抓住它。随着他渐渐用力，滑翔翼转了方向，向着他期望的方向飞去。

这种剧烈的转向更让他头晕目眩，他一不小心就松了手。

西恩环视四周，想看清楚周围的同伴，却全是黑乎乎的影子，就像丰饶星上的蝙蝠。但他知道这些都是其它的孩子在空中翻滚。

西恩突然觉得脸上发烫，因为他想起了当时自己从鹈鹕式飞船跳下时的那

种胆怯。要知道，连那个小女孩都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但西恩真的再也不愿意遭受这样的惊吓了。尽管也许他已经感受过了一次死亡的恐怖，应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毕竟，他本来很可能和父母一起葬身丰饶星上。

他努力地向自己强调——死过一回的人不应该再害怕任何东西了——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他试着向下看。眼光穿过他摆动的双腿后，他能看见一块看来边长只有两厘米的绿地。他忽然反应过来那是刚才全部鹈鹕式飞船降落的地方，那块绿地的周围用发亮的荧光线围了起来。

“没有什么好怕的，”西恩自我暗示道。

他迫使自己去拉降落伞的绳子，直接朝下，以便更快速地降落。

风狠狠地抽打着滑翔翼，还有西恩的脸。但他不在乎。他只希望能尽快降落。因为如果他能第一个降落，他就能让大家都明白，他并不害怕。

西恩能看见地面上的人了，甚至能看到草地上被飞船的喷气烧焦的地方。不过还没有看见降落伞。太好了，他是第一个，他能让那位绿色骑士看见自己是第一个降落的了。

西恩到了地面。他的膝盖由于冲力而直接顶到了胸口，滑翔翼也被刮坏了。

那黑色的降落伞面被风吹着，他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被拉走，他被拉出了草坪。西恩大口地喘着气，看起来非常狼狈。可是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只是觉得自己现在这副在降落伞里挣扎的样子非常丢脸。

西恩站起来，解开身上的绳子。一些热乎乎的东西沿着他的裤腿流了下来。该不会因为过度惊吓而小便失禁吧？他害怕地往下一看，居然是血。他后背上也有擦伤。他试探性地向前走了一步，只觉得两条腿都像被火灼烧一般疼痛。

他大笑，就算是小便失禁或是流血又怎么样？他能对付的。

“嘿，傻瓜，什么事这么好笑啊？”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西恩转过头，看见了刚才那个推他的孩子。他也躺在草地上，半个身子都被绳子缠着。

西恩想大步地走过他身边，也不顾脚上的伤有多疼。

那个孩子单脚跳过来，伸出了手：“我是罗伯。”

西恩二话不说，一拳正打在他的鼻梁上。这孩子向后踉跄几步，鼻孔里喷出了鲜血。

他应该为在飞船上推自己付出代价。而且他也是惟一一个看见西恩在飞船的边缘不敢下去的窘样的人，即使是为这一点他也应该受到惩罚。

西恩开始左右开弓地向他打去。

那孩子虽然想举起臂膀抵挡攻击，但是西恩很会看准时机攻击，他招架不住。

罗伯特想用头去撞西恩，却反而把自己撞倒了

他又站起来，甩掉了身上的绳子，咆哮着向西恩冲来。

他们在草地上滚成一团，互相打斗。

西恩听到了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的声音，但他不确定是谁的骨头断了。先不管这个了，他只是继续一下又一下地打下去，直到头上流下的血模糊了他的视野。

一双有力的大手把西恩拉开了。尽管眼前一片模糊，眉骨也受伤了，西恩还是看见眼前有一个海军士兵。

他被放下了。

“不许再动！”一个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威的声音吼道。

西恩眨眨眼睛，抹掉了眼前的血。发现那位给他们降落命令的满头银发的先生现在就站在他们身边。

刚才的海军战士手按在西恩肿胀的眼睛上说：“长官，这两个孩子简直像要杀了对方一样。”

“我看到了。”那位老先生赞许地向西恩点了点头，然后转向罗伯特。

罗伯特回避着他的目光，又抬起拳头向西恩走去。

“我说了不许再动！

罗伯特被这声音震住了，这才垂下手，走了回来。

“你是对的，军士。”那位年长的海军军官说道，“他们确实像要杀了对方一样。”他笑了，然而又似乎只是露出牙齿，而不是在笑，“很好，他居然在他的第一次跳伞，而且还是夜晚跳伞之后还能保持这样旺盛的战斗力，如果其他的孩子都像他这样，那就谢天谢地了。”

第七章

军历2532年1月19日，0000时。
致远星军事联盟，
UNSC Epsilon Eridani总系统，
omega天线阵，
窄道点对点传输：来源未知；
终止：第三区omega天线阵。

///自动更改航线的UNSC军舰REG-96667///允许读取文件///防蠕虫病毒防火墙激活/文件已删除///

PLNB传输：XX087R-XX

密码：Gamma

公开密钥：无

来自：编号Surgeon

主题：进度报告/已经进行到皮下手术阶段

识别：仅识别视网膜与密码XXXX

XXXX高度机密（第三区激光指示）/ 文件摘要完毕//开启文档/

每一步指示都是对制度上记录的修改，最开始是由人工智能完成。虽然他们可以完成工作，但我并不信任他们得出的结果.

包裹送达。筛选程序开始.计划已经在筹备中，准备实施。

候选人们表现出了明显超出原计划界限的攻击性。既要给他们最优秀的训练，又要保证他们不会自相残杀。他们都是天生的杀手。

中尉发表声明：一切尽在掌握.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切.虽然不知道他的自信从何而来，但我相信他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会吃惊吗？

/文件结束/

/程序读取混乱/

按“回车”继续。

第八章

军历2537年7月30日0900时，
UNSC军舰”极限号”上，机密场所
（Alpha连队教化后的十五年）

安布罗斯中尉和一级军士长门德斯

走过了秘密巡航舰“极限号”内的一条走廊，在接受了高精度的生物扫描器扫描后，被护送至一条窄窄的通道上。

保安人员随即离开，然后守在通道口随时注意情况，他们两人身后那扇拱顶一样的门也关了起来。通道旁的金属栅栏在地上投射下的深深影子仿佛吞噬了一切声音。

科特的左边三米处是一堵弯曲的墙，没有门。墙的那一边是“奥丁之眼”，就是他初次被艾克森告之斯巴达III计划的高度机密会议室。

“难道在这里进行第三区的测试？”门德斯终于低声地开口了，“还是有些人不愿意知道Beta队糟糕的候选者选拔结果？”

“我也不清楚。”科特回答道，“我申请的Mark–II SPI装甲更新超出预算了。”

门德斯扬了扬眉毛：“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的？”

“那个新的人工智能说了很多。”

“‘严冬’，”门德斯喃喃地说，“人工智能们都是自己取名字还是第三区的军官们帮他们取？”

科特正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却发现墙上出现了一扇门。艾克森上校就站在门口：“你们来了。”他随后进入了另一间明亮的屋子。

科特察觉到艾克森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正视过他们的眼睛，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他们也跟着进去了。当科特跨进门的时候，他只觉得身上布满了静电。这些向内凹的发光墙壁会让人迷失方向感。科特注意到这个半圆形房间中心的一张黑色会议桌。有两位军官坐在那儿，盯着悬浮在空中的手写屏。

艾克森示意他们走近些。

其中背对着他们的是一位女性，她的对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那名男子双鬓班白，头发稀疏。那位女性看起来也应该已经到了规定的退休年龄。她的骨架很小，双臂瘦弱，从银灰色的头发也能看出她的高龄。

但当科特看见他们领子上的一星和三星的勋章时，他哆嗦了一下，赶忙行礼：“中将，夫人。”他结巴了，“少将，先生。”

中将转过头来，没有把眼光投向门德斯，却仔细观察了科特一番：“你们都坐下吧。”

科特并不认识这两位高级军官，看上去他们也没打算自我介绍。

他和门德斯按照指使坐下。科特十分紧张，即使坐下了他也还是把背挺直，眼睛直视前方，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们在你们9个月前开始斯巴达III战士计划的时候就看过他们的记录了，结果很震撼。”中将开口了。

少将指了指那悬浮的手写板，那里面有着计划实施以来的报告，有战场上圣约人尸体堆积如山的照片，还有军舰的毁坏情况估计资料。

他说道：“这些战士们镇压了玛莫尔人在新君士坦丁堡恼人的起义，还在波南扎小行星带和殖民地的敌人搏斗，以及好几个其他的任务——这些军事活动难度都很高，一般都需要一个极其优秀的营队，而现在居然只用了三百人。这太让人惊讶了。”

“这些还只是曾经的斯巴达III计划的一部分而已。”艾克森上校漫不经心地望着别的地方。

“等等，阁下。”科特不可置信地问，“曾经？”

中将愣住了。看来她还不太习惯下级未经请示就向上级问问题。

但科特必须问，他们在谈论的可是他手下的战士们。他要随时关注关于Alpha连队的消息，他还在海军情报局，第三区和Beta-5队同时发展了几根情报线。他现在已经渐渐学着去行使自己作为一名司令官的种种权力。在过去的七个月内，他已经能够掌控手下斯巴达战士的行踪了，虽然六天之前他的信息来源不知为什么中断了。只有人工智能“严冬”透露了他们的下落：战士们正在执行普罗米修斯计划。

“告诉我一些关于下届斯巴达III战士选择过程的事项吧。”中将对科特说道。

“夫人。”科特说道，“我们准备遵循艾克森上校的扩大选择范围的准则，但是要找到这么多年龄和基因都相符的候选人非常不容易。”

“其实应该有足够人数的。”艾克森更正道，他的表情是一如既往的冷漠，“我们只是缺少找到足够候选人的渠道。我们必须禁止外部殖民地的强制基因筛选，因为在那些人口中……”

“这是我们在万不得已之下才会采取的措施。”少将反对道，“我们只是要保证下一次内战中能有足够的战斗力。你如果让外部殖民地的人登记他们孩子的基因，他们就都能够有自己的武器了。”

中将搓了搓她满是皱纹的手：“如果我们就说是要给孩子注射疫苗呢？以这个借口取得他们的血样，而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正目的。”

少将听到这个建议后，虽然心存疑虑，但也没有再说什么。

“你继续说吧，中尉。”中将示意科特。

“我们已经确定下来了375名候选者。”科特说道，“比我们建立Alpha连队时的计划稍微少了一些，但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我们这次肯定能够选到更多战士。”

说道这，他向着门德斯点点头，这一动作里满是信任。

门德斯一直以同一个姿势坐着，摆出了一张扑克脸。科特的本能告诉他，事情有些不对劲。

“但是……”中将又发话了，“我们需要差不多1000名候选人，这也差得太远了。”

艾克森的嘴角略微闪过一丝不满：“其实不是的，长官。”

中将的手平放在桌子上，身子靠近科特：“如果我们不遵循新的基因筛选规则会怎么样呢？”

科特注意到她用了“我们”这个词。现在这张会议桌上的势力结构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简而言之，中将把科特当成了自己人。

“我们新发布的生理筛选准则锁定的对象是非常特殊的基因人群，如果我们选中的人的基因有一点点不符合，这个计划失败的概率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科特回答。

一想起许多的斯巴达战士由于严苛的训练而导致终身残废的场面，科特就觉得心里发酸，但此刻他还是努力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波动。

中将惯例地扬了扬眉毛：“你完成你的任务了，中尉。”

“随着我们应用新开发的技术。”艾克森开口了，“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扩大选择范围，或许会包括整个基因库。”

“但肯定不是今天，上校。”少将

叹了口气，“我们还是先讨论下那300名斯巴达III战士吧。其他的事情等到以后再说。”

科特很想纠正他——是300名新的斯巴达战士还有Alpha连队。

“好的，那我们现在继续探讨Alpha连队和普罗米修斯计划吧。”中将的脸色十分不好看。

艾克森上校清清嗓子：“普罗米修斯计划的执行地点在圣约人的一个制造工业的星球，K7-49。”

一个像小行星一样的物体显示在了漂浮在桌上的手写板上，那是一个表面罩着蛛网类物质，看起来像是熔铸金属制成的。

“K7-49是在新哈莫尼的战争中被发现的，当时巡航舰刀锋号的远程勘测器正好连接到敌军的护卫舰上。”艾克森继续介绍，“接着他们跟踪着那架护卫舰，穿过了跃迁断层空间，这样的跟踪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还有，他们是在距离UNSC外边界17光年的地方发现这个行星的。”

图象被放大了，能看见当地冒着浓烟的工厂和满地的煤渣，还有火山裂沟里流动着的熔化的金属。蜘蛛网状的物体笼罩着整颗行星，地面还有点点微光和一些黑色的斑点。

“亮度调大些。”少将说，“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利用那些金属的。”

图像继续放大。刚才的蛛网状物质现在成了约100米宽的横梁，黑色的斑点放大后也成了K7-49轨道上那些“巨鲸”的骨架——那是一些正在完成中的圣约军舰。

科特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如此数量的军舰！圣约人的舰队规模究竟有多大？而且离UNSC的边界竟然只有17光年？这不是一场恶斗的序曲又是什么？

“K7-49是一个规模巨大的造船所，”艾克森解释道，“那些看起来像火山的东西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靠的是这些。”他又点了点屏幕，三十个红外线点在行星的表面闪烁。“高输出的离子反应堆催化出了冶金成分，然后再提炼，塑形，然后经由重力横梁传输，进行最后的装配。”

“进入到K7-49表面的普罗米修斯计划是很高风险的。”少将解释，“300名斯巴达战士曾经在7月27号0700时尝试过。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摧毁那些反应堆——这样那些工厂设备需要的金属液体就会凝固，他们也就不能再生产合金了。”

艾克森上校又点了点手写板：“STARS系统和TEAMCAM记录下了Alpha连队的进程。”

一些红外线点亮了起来，随后又熄灭了。

“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艾克森按下一个纽扣，一个新窗口打开了。

窗口里，一位穿着半自动渗透装甲的斯巴达战士正走动着，当他穿梭于那些流动的金属沟和工厂的黑烟中时，这身装甲的自动变色掩护功能并不是很理想。看到这场景，科特无比希望自己提议的更新SPI装甲计划可以在Alpha连队实战之前实现。那名战士身上还藏着一架冲锋枪，和一盒急救药膏。

“两天以后，有7个反应堆失效，而剩下的圣约人也开始组织反击。”

一段新的影像开始播放。

那些秃头的豺狼人一队队地穿过工厂，在门口集合，比他们那些步兵的组

织性还强，而且他们分队射击，系统地进攻。但科特知道他们对斯巴达战士构不成威胁，在这场战斗中斯巴达战士才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十名豺狼人进入了一个圆形的院子，那儿是他们的工程师混合液体金属的地方。豺狼人仔细地侦察着一切可以隐藏的场所，连屋顶也不放过。

此时，院子里的一块石板突然爆开，豺狼人被炸得四脚朝天跌在地上。突然出现的狙击兵包围住了这些惊魂未定的外星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摸出身上的武器。

“这一次圣约人的攻击就这样被压制下来了。”少将继续说，“接下来的三天过后，Alpha连队摧毁了十三个反应堆。”

话音刚落，亮着红外线灯的那一片区三分之二都变成了暗红色。

“但是，”上将继续说，“后来却有巨大的反抗力量进入了行星轨道，并降落至地面。”

艾克森院长又打开了三个新窗口：都是斯巴达III战士们和精英战士搏斗的场景。圣约人的“女妖”战车也从他们头顶上直降下来——两名斯巴达战士用安装在肩膀上的地对空导弹来对抗这些从天而降的家伙。

“在第七天的时候，又有了另外的圣约增援军出现。”

一段SPI装甲抬头显示器上的影像开始播放。约十二名斯巴达III战士陆续降落在布满金属横梁的地面。他们没有组成团队，也无法互相掩护。当时的环境很明显十分炎热，而精英战士都已经埋伏左右。

“到那时，89%的反应堆都被摧毁了。足够的冷却已经让圣约人的这个基地无法再使用，但是Alpha连队在执行任务中却与奥德塞逃离舰失去了联系。”

艾克森将画面旋转了90度，进行了一些调节。

三名斯巴达战士站在一辆撞毁的“女妖”站车后用MA5K狙击枪开火；当眼前的这辆快被敌人的迫击炮打中的时候再快速跳向另外一辆。屏幕下方的IFF标签标明了这些战士的名字，有罗伯特，西恩，还有站在他们中间的简，就是在训练第一天晚上那个主动申请跳伞的女孩。

他们的生理状况显示在另外一个窗口里。罗伯特和西恩的血压偏高，简的各项指数都比较正常。

看见他们的状况，科特感觉就像有人穿着钉鞋踩踏自己的胸膛。两名笨拙的圣约人堵住了他们三人的退路，同时举起了那两米长的臂装炮。

罗伯特端起狙击枪对准他们射击，但仗着那身厚厚的盔甲，两个圣约人根本不把这点攻击放在眼里。西恩换了一把冲锋枪，射中了一个圣约人未受保护的上腹部。然后又马上向另外一名的腹部快速射了两梭子弹。他们都倒下了，但仍在向前移动，看起来暂时失去了攻击力。

精英战士的火力队员这时候突然出现在他们两边，向他们射出了大量的等离子子弹。

罗伯特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胃部——子弹穿进了装甲，整套装甲立刻如同纸片一般燃烧起来。他惊叫着，立刻给枪上膛，回敬了那个攻击他的精英战士——向他丢了一枚MA5B。生理状况显示出他的心跳已经停止，但他竟依然还能掏出手榴弹，在拉开导火索向敌方丢出去后，才重重地倒下。

西恩停了下来，心痛地看着罗伯特和简——但他不得不转身继续去对付精英战士，他换上了一次可以发射三轮子弹的枪。

更多的精英战士包围了这位孤军奋战的斯巴达战士。

西恩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他拿出了M6手枪，继续开火。

突然，两米外的一个发电机爆炸了。西恩被炸离地面，然后重重的摔了下来，不再动弹。

"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全部资料。"艾克森沉痛地说。

科特看着已经满是雪花的屏幕，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既希望影像里能再次出现他的三名战士，又恨不得他们之后都能赶紧离开那块地方，这样就算受伤了，也许还可以保住性命。

科特训练了他们七年，很喜欢这些孩子。但现在他们却很可能都死了。虽然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很多人的生命，科特还是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没了。他努力想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这都是他的错，是他害了他们。他没有训练好他们。他应该把那些装备改得更先进。

门德斯走过去，关闭了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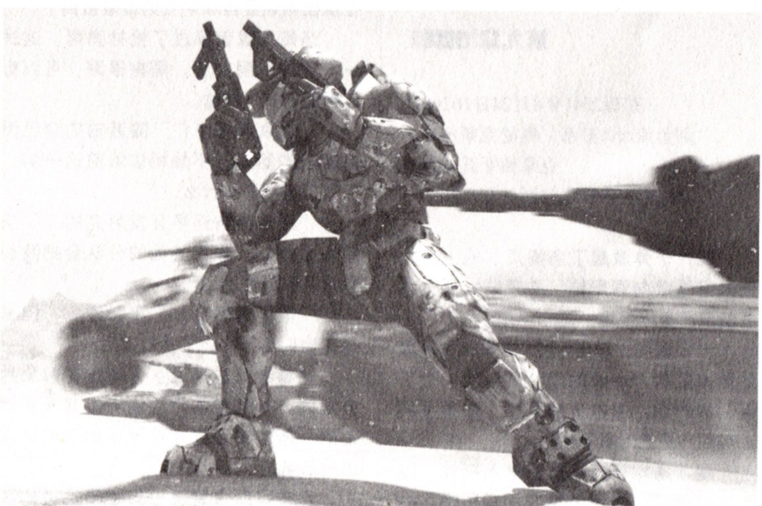
那些揪心的画面总算消失了。

艾克森十分不满地盯着门德斯，门德斯只当没看见。

"最近的侦察没有从那一带检测到热量的活动。"少将说，"K7–49上不会再制造军舰了。"

"我想要个明确的答案。"科特轻声低语，随后清清嗓子，问道，"普罗米修斯计划中就没有幸存者吗？"

"非常遗憾。"中将的声音里也带上了一丝伤感，"但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机会，我们还是不得不牺牲他们，中



尉。如果说在离UNSC边界不到两周路程的地方存在着这么危险的基地……你的斯巴达战士还是得赶赴前线去破坏圣约人的力量，不然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你的战士们确实是英雄。”

科特只觉得天旋地转。

他扫了一眼门德斯的表情，依然看不出他的喜怒。他总是把自己的悲伤隐藏得很好。

“我明白了，夫人。”科特无力地说道。

“好的。”中将刚才流露出的一点同情此时又消失了，“我已经决定让你再升一级。你的斯巴达战士比我们预期的表现还要出色，你应该被嘉奖。”

科特觉得自己最应该得到的其实是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他没有再说话。

“现在我需要你集中精神训练Beta连队的斯巴达战士，我们下一场的战斗必须胜利。”中将嘱咐。

第九章

军历2541年8月24日1620时\
剑鱼座zeta星系，奥尼克斯星球，
克莱西军营附近。
（Alpha连队普罗米修斯计划后四年）

成片子弹激起了汤姆周围的尘土。他只好继续向洞里钻，并紧贴地面，尽量使自己身体平坦。

十分讽刺，过去F小队的作战作风就是照本宣科。今天的战斗就给他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书本上的东西，如果没经过实践，是绝对靠不住的。

刚才汤姆领着队员们进入森林，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过狙击兵和巡逻兵的视线。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其实当时就应该嗅出异常情况的——他们的训练操作员从不会让他们如此顺利。

当他们来到空地时，汤姆还是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情况。虽然没有发现任何人，但他也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又复查了好几次。他们的二代SPI装甲即使借助可以分析热量的望远镜都不一定能看到训练操作员。

汤姆谨慎地将队伍带向那个挂着铃铛的杆子——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拉响铃铛。任务给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找到并敲击铃铛，这样才算合格，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斯巴达训练。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斯巴达战士的，418里只有300人有机会。

但他的错误导致了全队的损失，他们太性急了。

突袭出现了。树梢上竟然都装着炮塔，雨点般的子弹向他们扫射过来。站在队伍两端亚当和明立刻就被击倒了。

汤姆和露茜躲过了枪林弹雨，逃进一个泥泞的洞窟里。洞窟很深，可以暂时帮他们抵挡攻击。

“这太疯狂了！”露茜拍拍自己满是泥巴的脸颊，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那些弹药迟早会发射完的。”汤姆安慰她，“也许其他的分队会把我们从这儿救出去的。”

“他们当然会。”露茜说，“但那是在他们自己拉响了铃铛以后。”

她看着那些树说：“肯定有解决的办法的。那些自动化的炮塔是架设在树上的，所以望远镜才检测不到它们散发出的热量。”

安布罗斯中尉有一句关于机械的著名语录：“用机器对付不动脑子的敌人

很管用。但机器本身终究是脆弱的。”

那些炮弹不会让他们送命，但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现在他们惟一的防护就是身上薄薄的灰色汗衫和脚上的靴子。长期趴在地上让他们浑身酸痛，最后麻木得一点知觉也没有了。

“该死。”露茜挺起背脊，将身子蜷缩起来。

汤姆赶忙抓住她的脚踝，把她的身子拉直，压在地面上。

露茜开始没反应过来，等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一个翻身就勒住了汤姆的脖子。

汤姆一缩头，脱身后耸耸肩，举起双手：“别闹了，说正经的，确实应该有可以既不受攻击又可以逃出去的办法。”

露茜气鼓鼓地盯着他：“你有什么办法？”

****

“中尉，这次训练用意何在？”人工智能“严冬”问道。

一位长者走进监控室操作了一会儿，然后一块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正被机关枪的扫射围困在洞窟里的情景，影像不算特别清晰。

门德斯长官伸手一拍，打死了一只烦人的蚊子。他来回地看着克莱西营地控制室里的这二十多个屏幕，皱皱眉头。室内的空调坏了，门德斯和科特的军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科特开口了：“我们的候选者学习得还不错把？”

“严冬”用它冰蓝色的眼睛看着中尉：“你已经看过我的报告。他们确实学得不错。你一再强调他们的训练得分也是筛选的标准之一，所以现在他们玩命地学习。但说实话，我并不……”

“你不用担心这些，你只要保证他们在严格执行学习计划就行了。”

人工智能怎么会知道真正的作战是什么样的呢？子弹就在你的头边呼啸而过，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即使被打中了，还是要继续前进，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疏忽而连累其他人。

Alpha连队已经在普罗米修斯计划中失去了核心力量。科特发誓不再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在Beta分队中。

“严冬”摇了摇身子，控制室里就下起了一场小雪。当然，这是制造出来的幻觉。人工智能是根据人类的需要生产出来的，因此他们会根据人类的需要帮一些小忙。

“我们还没挖掘出他们的最大潜力。”科特对严冬说，“如果只按照书本上指示的去训练，他们永远也得不到答案。还不如让他们陷入绝望境地，说不定会有些惊人表现呢。”

“这就是斯巴达战士可贵的地方。”门德斯评论。

当初，人们也是这样评价有着优越的基因，穿着先进的雷神锤盔甲的斯巴达II战士的，他们能够独自行动去完成在旁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不过现在的斯巴达III战士明显还需要团队合作，就像救火队员一样。

“但这样的训练毕竟还是太残酷了，他们肯定会受不了的。”“严冬”叹了口气。

“我倒希望他们受不了。”科特说道，“那也比他们什么情况都没经历就上战场杀敌来得好些”

“其实我倒觉得他们承受得了，”门德斯自言自语。他紧紧地盯着屏幕里的汤姆和露茜，“这两个孩子居然只有十岁！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简直叫我不

敢相信。”

“看！他们想干什么？”“严冬”叫道。

科特微笑着：“那是‘不可能的任务’。”

****

“我们再来看看整个计划的流程，”汤姆说。

露茜在他的旁边发抖：“为什么？你觉得我笨得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计划吗？”

汤姆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那些炮塔很可能是利用雷达来定位攻击对象，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点。”

“但如果它们是靠追踪物体散发的热量呢？”

汤姆耸耸肩，幽默地说：“那我就希望你被它们先盯上。”

露茜冷静地想了一下，点点头，拿起一块石头：“所以我们应该扔石头去分散它们的注意力？”

“把石头撒开来扔。这样它们就没那么好定位了，要重新定位大概需要反应一、两秒钟。我们要躲进它们的射击死角。”

“然后我们就跑过去？”

“随机应变，不过要注意不要踩到亚当和明。”

“明白了。”

汤姆和露茜两手紧紧地攥着石头。准备好后，他们同时起身并起跳，在撒出石头的同时奋力地向着前方奔去。

汤姆听见了枪声，但他没有因此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冲。右拐，左拐。他在地上打着筋斗，疯一般地想冲过这片树林。

他能感觉到子弹掀起了身边的不少尘土。

他的大腿中枪了，他的一条腿失去了知觉。但他还是靠着另外一条腿奋力前进，终于一下扑进了树林旁边的草丛里。

几颗子弹就打在他的身边……但并没有击中他。汤姆大笑，他明白自己已经处在这些机器的射击死角中了。这些愚蠢的机器。

他翻了个身，看见了露茜，她蜷缩在草丛里，大口地喘气。汤姆向她招招手，指指刚才那片树林。露茜微笑，向着他竖了竖大拇指。

汤姆单脚跳着。刚才的那条腿有些恢复知觉了……但更明显的是痛觉。他跺跺脚，现在不是停留的时候，训练操作员随时都可能出现。

他靠在一棵刚才还在发射子弹的橡胶树上。小心地避开树枝，爬上树干十米左右。

在树上搭有一个平台，放着一架老式的M202机关枪，连接着一个自动射击控制器。一旦目标出现，机关枪便可以自动射击了。

汤姆爬上去，伸手够着那架枪，将雷达的插口和电源的接口都拔了下来。好了，现在这架枪已经废了。

他又爬上平台，松开了固定机关枪的螺丝，取下枪，将其扔向地面。听到枪落地时发出的“砰”的一声，汤姆心里很是满足。

他回到地面上，拿起这把战利品，清理了一下枪口，取下了自动控制器残余的零件。向着树干试着发射了三轮子弹，效果不俗。

“太棒了！”

露茜从一棵树上爬下，肩上也扛着一挺机关枪。她向躺在地上的亚当和明走去，然后对科特喊道：“走吧，我们还得去敲铃呢。”

最后，亚当，露茜和汤姆一个托着一个，形成一座“人梯”。最终由明爬了上去，“叮当”，铃响了。

从来没听过这么悦耳的声音。

等他们回到地上，汤姆说：“现在该轮到我们出马了，亚当，明，你们去占领观察点。”他指了两个方向，“就在这棵和那棵树。”

他们点点头，向着树跑了过去。

“我们俩还有这些家伙就留在这儿。”汤姆拍拍他的机关枪，“我先到那儿去。”他向着空地旁的那块草丛点点头。

“你又在想什么了？”露茜问。

“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这一带，刚才也摇了铃了。那么其他分队就会在规定时间内陆续赶到了。”

露茜会心一笑：“所以训练操作员们也就会过来给我们好看了。”

克莱西军营的训练操作员们是军士，医师，同时还是第一批斯巴达战士中被淘汰出来的战士。由于他们普遍对自己曾经的被淘汰心存不满，所以经常故意让Beta连队的训练员吃苦头。两年前的X-ray分队就在北方例行的训练中失踪了。回来后，很多孩子都惊恐地说那地方有鬼——是在森林中漂浮的眼睛——但每个人都清楚是训练操作员在背后搞的鬼。海军情报局甚至把那一块地方封锁起来，成了禁止进入的“67区”。

是时候教训教训这些狂妄的家伙了，Beta连队可不是好欺负的。

明在树顶吹起了口哨。

R队和E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汤姆用手势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计划。Z组和L组愉快地加入了。很快，树上和草地上就埋伏了两打人，伺机而动。

十五分钟后，三点的钟声伴随着一声口哨响起。空地旁的草地里传出了一阵微小的响动。

汤姆示意伙伴们在露茜安排好位置之前先不要轻举妄动，自己则蹲伏着，准备好随时出击。

他发现了三个训练员：他们身上穿着的SPI装甲虽然可以很好地变色，但却可以看见他们脚上穿的鞋子。正当他们转过身来正对着露茜时，汤姆开枪了，而且是瞄准装甲最薄的膝盖处。

只听得几声惨叫，三个人倒进了草丛里，似乎是被橡皮子弹打得抽筋了。

露茜也开始了她的射击。

当尖叫声消失后，汤姆走过去想要解下他们的装备，他看到了三位晕过去的训练操作员。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明身分的东西，根据规定，可以成为训练的靶子。亚当走上前来，帮着露茜把那几个人的装甲卸下来。

“拿到了手枪和几把MA5K，还有带晕眩效果的弹药。”亚当说。

露茜则捧出了一堆的手榴弹，非常开心：“重型闪光弹。”

汤姆咧开嘴笑了：“事情现在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月亮出来了，又落下去了。草地上缀满了露水。此时的汤姆已经是饥肠辘辘，他害怕自己肚子叫唤的声音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先后出现了五批训练操作员，每一批都被这帮全副武装的斯巴达战士给制服了。他们被绑着，待在空地中间，变成了人质。

汤姆和其他斯巴达战士从未这样卖力地合作过，他们都因为这样的胜利感到鼓舞。虽然他饿极了，全身也湿透了，阵阵凉意袭了上来，可是说什么也

不愿意离开现在这个地方，银河系里任何地方现在都吸引不了他。

忽然，高高的草丛里发出“沙沙”的声响，他赶紧转过身去，警惕地举起了机关枪。

但那儿什么也没有，他的热量显示器上也没有任何异常。一定是自己神经质了，他暗示自己。

正当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只手扣住了他的肩膀，而另一只手则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机关枪。

门德斯军士就站在他面前，他的侧面则是安布罗斯中尉。

汤姆非常紧张，他生怕门德斯是不是就要在这儿把自己解决了。

“我想我们也该收手了。”门德斯发牢骚似地对科特说。

科特中尉蹲了下来，伏在汤姆地耳边小声说：“孩子，你干得真不赖。”

第十章

军历2551年2月19日0420时，
星际空间K-009区间，
UNSC的“希望号”军舰上
（斯巴达战士Beta连队执行飞马星系Delta区的鱼雷计划的五年后）

科特走过UNSC“希望号”军舰里空无一人的走廊，然后进入了中庭。房顶的中间有一盏仿造太阳制作的吊灯。空气的流动让室内一片小小的白栎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他甚至可以嗅到熏衣草的幽香，这是一种他只在小时侯闻过的味道。

“希望号”上最奢侈的特征的就是这个中庭里那足有十米长的弯弯曲曲的窗户了——这是UNSC舰队里任何一艘其他军舰上都没有的东西。

因此“希望号”也就不同于其他任何一艘军舰。

海军军官们描述它是“在宇宙中行驶的有史以来最丑的东西”。

这艘军舰是在殖民地的起义运动之前修建的。当时一家私营医药公司曾经买下两间废弃的修理工厂——每间都有着足足一平方千米的钢板，还有起重机和货物吊车。那两张钢板刚好可以作为一个“三明治”的上下两块，中间就可以建一个医院或者研究中心。

2495年的时候UNSC正在征集船只，发动机，防御系统，熔化反应堆一类的东西，还有一架肖恩·藤川引擎。随后，“希望号”就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可移动式战地医院。

当大多数的海军军官都觉得“希望号”实在是其貌不扬时，每一名科特接触过的士兵却都说她是自己所见过的最美丽迷人的东西。

“希望号”对于在前线为国捐躯的战士们来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她也曾经被毁坏，但却挺了过来。她经历过十八场与起义军的主要战争，还四次和圣约军交锋。军舰上的工作人员和运用的技术都被看作是拯救战士的灵丹妙药，而且也真的发生过很多次让本来没有希望的战士起死回生的奇迹。

现在这艘军舰停泊在了星际空间中——算是星际中央吧——是帕兰格斯基中将发布的指令。尽管上千名身受重伤的伤病员还在船上，围绕着Bravo船坞的八块舰板还是被分了出来，归搬进来的海军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使用，以及存放他们的设备和各种物品。斯巴达III计划必须在绝密的环境中实行。

科特希望“希望号”真的可以做他

们的安全港湾，因为如今他确实感觉到手下的战士们有些性命堪忧了。

那些候选者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为了加快训练进度，他们甚至被人为催熟，以提早进入青春期。他们在平常的饮食里必须摄入人工荷尔蒙，还有软骨，肌肉，骨质的化学成分。这样，一个孩子就能在九个月内迅速蜕变，拥有少年的体型。

他们新的高大身体显然让孩子们无所适从，他们还得艰难地重新学习跑步，跳跃，射击和格斗等动作。

今天，他们将要接受最危险的测试了。过了今天，要不然他们就会有不可挽回的残疾，甚至遭遇死亡，要不然就会成为真正的斯巴达战士。

不，不能这样说，尽管有些孩子还没能达到斯巴达战士所应具备的强度和速度，但他们已经学到了斯巴达战士的责任感，动力和灵魂。他们已经是斯巴达战士了。

科特听到了靴子敲击地板的声响，然后是穿过中庭草坪的闷响声。

“中尉？”

一名年轻的男士和一名女士迈着有力的步伐走了过来，能走出这样步伐的人必定是在失重的环境中已经完全适应的人。他们穿着标准的海军军装，肩膀上有着下士的条纹。他们都留着齐耳黑色短发，有着黑色的眸子。

科特曾经不得不动用了一些特殊方法将Beta分队在飞马星任务中的幸存者留在身边。因为艾克森上校早就希望能让汤姆来完成自己的计划，甚至连不再说话的露茜都被他留了下来。他想办法让她躲过了海军情报局的心理检查，不会得到“不适合作战”的评定。

他也向中将帕兰格斯基呼吁了多次，他需要让斯巴达战士来训练斯巴达战士。

不顾艾克森的反对，中将将他们俩交给了科特。

于是，现在汤姆和露茜就成了科特的左右手，已经三年了。Gamma连队的斯巴达战士是史上最优秀的。

由于汤姆和露茜通常都穿着SPI装甲露面，所以科特好一会儿才认出了他的这两名随从。他们的装甲，和Gamma连队的其他装甲一样，都是用最新的图像识别衣料制成的，具备了更先进的伪装功能。还有其他实验性的功能改装——冻胶弹道层，软件升级套装，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将会在一年之内研制完成。

汤姆和露茜同时敬礼。

科特还礼后：“请报告。”

“候选者们已经做好上船的准备了，长官。”汤姆说道。

科特站了起来，和另外两人一起离开了走廊，来到Bravo船坞的甲板，这块甲板面积惊人，几乎可以容纳一个队的降落舱。这儿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病人，以及吊车等设备供急救或需要手术的伤者使用。

空气阻隔室的气塞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一阵狂风吹了进来。几十扇门都敞开了，一架架鹈鹕式飞船顺着蒸汽的动力飞了进去。

鹈鹕式飞船在机尾放下了斜坡，从里面走出来的斯巴达候选人很快就排好了整齐的队形。

科特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一下程序。他们首先会服用镇静剂，然后被注入一些有利的化学物质，还会通过手术给他们移植相当于三名普通士兵的力量，加快他们的神经灵敏度，加强他们的承受能力。

这是他们成为斯巴达战士的最后一步了。

今天是毕业典礼。

他也告诉了他们可能出现的危险，给他们放映了存档的影碟还有过去斯巴达II战士在接受生物改良时不同阶段的表现，以及半数以上候选者被淘汰的下场——不是在测试中死亡就是严重残废从而终生都无法再站起来。

有了新的医药技术，这些也许不会在斯巴达III战士们身上发生，但科特还是希望他们能了解这一切。

330名候选者中没有人选择退出。

科特曾经向艾克森上校申请在最后阶段多给30个名额。他就是不想淘汰掉那30个候选者，因为他们每一名都完全愿意投身战斗。艾克森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成队的候选者依次从他身边走过时，科特一直保持着敬礼的姿势。

他们也一一回礼，大步流星地迈着步子，挺胸抬头。虽然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但他们的身形看上去已经是十五岁的样子了，而且都健壮得像历史上那些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很多孩子身上都留有伤疤，但他们依然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神情。

他们已经是勇士了。科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自豪过。

最后走过的一名候选者停在了科特面前。他是亚西，号码G099，也是骑兵队的队长，是集体里最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的孩子，同时也有着极佳的领导才能。他那棕色的卷发比规定的长度稍微超出了一点儿，但今天科特心情格外好，不管那么多了。

亚西行了个标准的军礼："长官，斯巴答候选者G099向您报告。"

"批准。"科特也回了军礼。

"长官，我……"亚西的声音突然停住了。

很多男孩子由于还没有适应突然而来的青春期，声带都没有调整好。

"我只是想告诉你。"亚西接着说，"能够在您的手下接受训练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还有门德斯长官，及汤姆和露茜士官。"

"我也很荣幸有你这样优秀的下属。"科特说着，伸出了手。

亚西激动了好一会，才紧紧地握住了科特的手。

"待会儿在对面见。"科特说。

亚西点点头，转过身去追赶前面的队伍。

汤姆和露茜点点头，表示可以开始测试了。

"他们都就位了，"科特小声地说。他故意望向别处，不想看到孩子们看他的眼神："我们开始冒险了。"

科特、汤姆和露茜在会议室的门口停了下来，那里现在是临时准备的海军情报局司令部和控制中心。穿着蓝色实验袍的药剂师们分别盯着330个视频监视器和生理状态显示。在科特用眼光扫着一个个监视器，汤姆和其中的一名药剂师耳语了几句。

科特走下楼梯，去了敞开着门的外科手术室。那儿一共分成四百个单元——中间用半透明的塑料帘子隔着，每一区里都配备着消过毒的发电机，发出那种特有的橘黄色灯光。

科特走进一个单元，见到了斯巴达G122号战士，霍莉。

这被隔开的单元里放满了各种机器。有一排生理分析监控器。还有一些插入静脉的管道将她和一架化疗仪连在

一起，那上面的点滴瓶里装的是液态镇静剂，是作为输入药水之前所用。旁边放着一架手推车，还有便携式空调。

她挣扎着想要起身行礼，但却不由自主地跌了回去，她的眼睑也无力地半闭着。

科特走到她的床前，握紧她的手，直到她酣睡。

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同伴凯丽小时候那种无畏的勇气和坚持的精神，他非常想念她。对于他曾经的斯巴达II伙伴来说，他在二十年前就死了。但他真的非常，非常想念他们。

化疗仪发出轻微的噪音，点滴瓶开始被自动排列，“砰”的一声，其中一瓶的盖子被压开了，里面的液体泛起了泡沫。

开始了。科特想起了当自己接受这些程序的时候。那种发热的，疼痛的感觉，像是骨头断裂了，也像有人在他的静脉里投放汽油弹。

霍莉换了个姿势。生理分析器上她的血压和体温的数值有了小小波动。她的手臂上有一串水泡，她忍不住下意识地去挠。水泡弄破了会流点血，不过很快就愈合了。

科特最后拍了拍霍莉的手，走到输液机前，将一旁的面板调高。机器里放着几十个小瓶子。他斜了斜眼睛，看见了瓶子上的标号。

首先，是看见标号“8492–LQ99”的瓶子。这里面装的是碳化生骨剂，可以逐渐让骨头变得坚韧，不会再出现骨折危险。

还有“88005–MX77”号瓶子，是人造肌肉蛋白和纤维素混合物，可以提高肌肉密度。

“88947–OP24”里装的是倒置视网膜的药剂，可以提高人在夜晚的视力，也能增强颜色分辨能力。

“87556–UD61”是改良的胶质神经分离液，用来缩短神经反应的时间。

还有好些其他东西：抗震剂，止痛药，抗凝血剂，还有酸碱稳定剂。

但科特想找的是另外三种药剂，分别标号009927–DG，009127–PX，和009762–00——和一般药剂的标号有些不一样。

它们就在那儿，这三种物质如果以一定的比例精确混合，就会呈泡末状。

他听见了脚步声在靠近。

科特将面板调回原位，重新回到霍莉的身边。

随着一阵帘子被掀起的沙沙声，一名穿着蓝色实验袍的药剂师走了进来。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吗？还是您需要拿什么东西？”

“没什么需要的，谢谢。”科特说了谎。他从药剂师的身边走过，“我正要离开。”

第十一章

军历2551年2月20日 0210时，
星际空间K–009区间，
UNSC的“希望号”军舰上

科特独自一人坐在“希望号”的中庭里，仔细看着阅读器里候选者们的测试进度。他一直在关注他们的情况，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打算接下来先小睡四小时，在候选者们醒来后就立刻去庆祝他们。

不，应该说是庆祝醒来的斯巴达战士们。

希望每一个候选者都可以通过测

试。这是科特心里美好的愿望，但是否又真的能达成呢？

“安布罗斯中尉。”军舰上的播音器起传出一个温柔的女声，“请立即到舰桥报道。”

科特听到后，起身进入电梯。门关上后，电梯飞快地掠过了重力区和非重力区，在这个过程中，科特一直紧紧地抓着电梯里的扶手。

科特和他的“菊花”队项目研究小组本应该在绝密环境中工作，直接听命于FLEETCOM的，现在为什么会叫自己到舰桥报到呢？

电梯门开了，一位双手叉着腰，额发留成了V字形的女指挥官已经在门口一米处等着他了。

“长官，安布罗斯中尉遵命到舰桥报道。”科特向她敬礼。

“收到，跟我走吧。”

女指挥官领着科特绕过一间宽大的昏暗房间。那里面有三十多个军官负责监控军舰的航行，军舰上的武装，通讯、和动力设备。还有其他的分队负责轨道运输，水力，电量分配和资源回收等子系统。“希望号”虽然只是一艘军舰，却像一座小城市一样分工细致，运转有序。

女指挥官停在一扇侧门前，将手心对准门旁的掌纹识别器，门开了，他们走了进去。

这个房间里摆着一排排书架，上面放着许多镶金边的古董书。屋顶中央吊着一盏铜制的吊灯，橘黄色的灯光将下面那张洋槐木制的书桌面照得泛出一片金色。书桌旁则是一架老式地球仪和一些其他的古董摆设，放置得十分得体，彰显主人不俗的品味。

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坐在房间里，他看了看指挥官，对她说道：“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

这名男性随后站起身来，科特注意到了他衣领上有三颗星星闪动——是位中将，于是赶紧敬了个军礼：“长官好！”

女指挥官已经离开，她出去后，门又自动锁上了。

房间里，中将绕着科特踱了一圈。

伊西隆瑞斯·杰罗米可是个传奇人物，也是UNSC还在世的元老之一，就是他率领着这架没有武器也没有防具的“希望号”军舰三次进出战场营救那些严重受创的战舰上的战士和工作人员。

他拯救过成千上万条性命，也差点为此被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但战争终究是需要英雄的，因此这位中将屡次被降职后又再度提升，而且还获得过UNSC战争中的最高荣誉——殖民地十字架奖章，而且还获得过两次。

“其实我并不认识你。”中将开口了，皱起了两根花白的眉毛，“但你的身分肯定不止是个‘安布罗斯中尉’，也不止是你以前的那个名字。”

科特一言不发。除非被直接提问，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能轻言。斯巴达Ⅲ计划这个最高机密更是不可泄露。再说每个机密细节都有代码识别，即使眼前的这位指挥官是名中将，只要没有通过口令就不能说。

中将踱回了书桌旁，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柚子大小的黑色圆球：“中尉先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知道，长官。”科特回答。

“这是跃迁空间通讯探测器。”中将继续介绍，“是一架固定的肖恩-藤川驱动器发射出这样的一枚黑色“子弹”，它通过异常精准的轨道进入了跃迁断层空间。这和人类所知的物理学是

不符的，而且它居然还能在较远的地方再度从掉入常规空间，简直就像是你随身的传信鸽，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长官。"科特有问必答，"其实这就像是普通的跃迁空间探测器。我曾经见过阿基米德空间站发射过这些东西，又或者是那些跃迁空间中军舰发射出的新式ODST密闭降落舱。"

"中尉先生，你弄错了，和那些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些无非先被丢进去，然后再掉出来。进入跃迁断层空间就像是进入重力场下的马桶里冲水时形成的旋涡，绝对不是精密的技术活儿。"

中将拍了拍手里的黑球："这个黑美人实际上是在跃迁空间里穿梭。它穿过的横截面和速度都和UNSC的军舰相当。如果你略通数学，你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明白吗？"

科特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这位中将到底想从他口中套出什么呢？但既然现在他在问自己，那只好先回答了："长官，如果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东西就真是远程通讯的革命了，每架军舰都应该装上这种设备。"

"如果不是架设高精度的肖恩·藤川发射台要耗费天文数字的资金，确实应该这样。"中将若有所思，"这么一大笔钱，你可以选择建立一支军舰队，也可以选择做出这么一个黑美人。"中将在书桌的边缘玩赏着手里的黑球，"甚至还可以买下偏远殖民地的首都。目前我只知道有两个这样的发射台，一架在致远星，一架在地球。"

中将又来到科特身边，淡蓝色的眼眸直视着他："这个探测器我是在十五分钟前收到的，它来自离'希望号'四千万公里远的地方。而根据它进入的向量看来，它既不是从地球发出，也不是从致远星发出的。而且，它会被发送到这里来，是因为你。"

科特听了这话，感到一头雾水，心里有一堆疑问却不敢开口。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站在风口浪尖，要守住秘密很不容易。

中将抽了抽鼻子，走到了门口："这件东西对外是有保密协议的，所以中尉先生，你现在可以使用我的办公室，看看到底发给你的是什么信息，想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这时，他的掌纹通过了识别器，门开了，中将又补了一句，"如果发生了任何危险，比如敌情或是病患出了意外，记得让我知道，孩子。"

中将离开了，门随即关上。

科特走近了那颗黑球。球上没有明显的按键或显示屏。光照在上面就像水珠漂浮在油上。

碰一碰，球是热的。

然后，中将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了片片的冰晶雪花。

慢慢地，整个办公室里都漂浮着全息的雪花，雪花凝聚成一件雪白的斗篷，出现了一个轮廓分明的身影——他眨着冰块般的眼球，手拄着一支水晶拐杖：是严冬。

这位人工智能深呼吸了一口："天啊，我刚才真的以为这个罗里罗嗦的中将老头一辈子都不会走。"

严冬的两只瘦骨嶙峋的双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空中出现了一片淡蓝色的光芒："这是联机电子包。"

"你怎么到这儿的？"科特显得十分惊讶。

他接过这样东西时，心里在思考一连串问题。人工智能行动一般都会有很

明显的踪迹；不但要先安装，还需要很多能源维系它们的功能。严冬应该不可能出现在这儿的，它是怎么改变致远星或是地球的串行通讯发射轨道来到这儿的呢？

严冬扬了扬手：“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很多疑问，中尉。你眼前的这个东西也许能让你更明白一些。”

“那你演示给我看看。”科特轻声说道。

“首先，我们现在的对话是有限制的，要注意。我把我的一部分智慧输入了这个探测器的记忆矩阵，这一过程对它本身的力量有着不可挽救的损毁，所以现在就别浪费时间了，光靠这个探测器里的能量是支撑不住的。”

科特点点头。这次人工智能可是费了大力气，他必须竖起耳朵仔细听。

“还有，我们也别花时间讨论什么跃迁空间通讯探测器的细微差别了。那些也属于机密，而且你没有授权口令。”

“那我们现在要谈些什么？”科特问道。

“我在当前的生理改造准则中发现了三处异常。”严冬拍了拍手，然后两组旋转着的分子钢球模型就出现了：“这些代表着复合奥氮平和塞克罗迪辛的蛋白质联合体，它们都隐藏在改造准则中。”

科特靠近了那些转动着的分子。

“他们是两极综合的安定药。”严冬解释。

他拍拍手，第三个分子就出现了：是个扭曲着的银色和金色水滴状物体镶嵌着的形状。“这是能诱导有机物突变的物质，可以改变生物神经前沿的关键区域。”

严冬慢慢变得半透明了：“它会增加攻击欲，能让动物在面对压力时增加部分心理承受力。如果用在人类身体上，变异之后更是可以拥有常人不可能有的力量和忍耐力。这样的人，即使他在这种对他人足以致命的主要系统休克的威力下，也能够持续作战。”

“这种诱导有机物突变的物质，会使大脑的理智下降。”人工智能滔滔不绝，“而这种有安定功能的两极综合药物就可以抵抗这种物质。如果斯巴达III战士们的神经系统里有了这种药物，就能够降低他们所受的伤害。”

科特全都明白了。在极大的压力下那种可以产生变异的物质会很快产生代谢，然后大脑原先的状态也就会产生变化，他的斯巴达战士就会更骁勇善战。而那种安定作用剂造成的效果就正好相。其实，用了那些变异物质是很危险的。斯巴达战士们会失去理智，甚至意识不到致命的危机。

严冬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了。这位人工智能对斯巴达候选者的安危考虑得甚至比第三区的人员或训练官还要仔细。

“你对他们还是很上心的，我是说斯巴达战士。”科特说。

“那当然。他们还只是孩子，根本不知道别人对他们做了些什么。你也要赶紧废止那个准则，UNSC的法律机构早在2513年就规定了对大脑的改造是绝对违法的。道德操守还是最重要的。”

严冬已经化作了书桌上的一片闪烁微光的小雪花：“科特，我是第五代优秀的人工智能。我在奥尼克斯星球上最有价值的时光已经快到头了。在你回来之前，我大概就会被取代了。因此，我留下了一些档案。”

雪花的尖端已经开始融化，闪着点点莹光。严冬悄声说：“你一定要万事

小心，我不知道在海军情报局里是谁策划了这些非法的程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要隐瞒这一切。”

雪花彻底融化，严冬完全消失了。而那个黑球探测器热了起来，表面出现了泡沫，然后冒出了缕缕的青烟。

是的，他们确实要隐瞒这一切。等到科特回到奥尼克斯星球上时，他就会把一切向艾克森上校报告……然后会安排清除严冬的档案。

因为，使用这种变异的药剂正是科特的主意，也是他试图说服上校批准这种方式的。这一消息一直被严格封锁，连斯巴达III计划其他单位的人也不知道，否则一旦出事，高层就很难下台了。

科特已经看到了太多斯巴达战士的死亡，因此即使要违反上百条的海军规则或是生理筛选准则，他也愿意冒这个险，为他的战士们争取更大的存活几率，哪怕能让他们再多打一仗也好。

如果说他有什么后悔的事，那就是没能更好地保护那些孩子们。

严冬那种保护斯巴达候选者的“本能”其实也未必正确。他们不可能活在那种周密的保护之下。战士生来就是要战斗的。他们会有人成功，但是死亡的威胁一直都存在。虽然还只是孩子，但那些斯巴达候选者早就明白这一点了。

但无论如何，现在他们可以死得更有价值。

科特又把玩了一会儿那个探测器，起身离开了上将的办公室。

是时候去庆祝Gamma连队了……庆祝他们成为了斯巴达战士。

第三部

入侵者

第十二章

军历2552年，10月31日，0645时，
ZETA DORADUS星系，
奥尼克斯星球，67区附近

两枚闪光手榴弹爆炸后发出了巨响——炸出一片耀眼的闪光，立时火光四溅。

亚西被轰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他虽然已经看到了那些六边形的钢管，但还是晚了一点，它们就在他的眼前爆炸了。

它们伪装得太好了，就放置在树上和自己胸腔齐平的位置。真蠢！自己居然没想到！就这样被骗到了。

他舒展开身体，揉了揉腿。他的耳朵暂时失聪，现在惟一能听到的就是自己重重的心跳声。

亚西眨了眨眼睛，试图看清楚眼前的状况。

S分队的人都倒下了。马克，奥利维亚，霍利和但丁都倒在了地上。他们身上SPI盔甲的伪装缓冲器也因为闪光和巨大的冲击而暂时失效，只呈现出最浅的褐色，看起来就像瘀青。外套上新的图像反应功能本是可以控制全身的盔甲变色的，但闪光太强了，这种功能还没精密到可以适应如此迅速的变化。

亚西把马克扶起来，将他摇醒。

马克醒来后，向亚西点了点头，然后又去将其他人也弄醒了。

亚西将他们朝后面引导，往刚才前进方向的反方向走去。很快K分队就会赶

过来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

这都是他的错。是他太着急，太欠考虑，太冲动了。当时马克看到了K分队的一个狙击兵，亚西就匆匆决定要朝左面侧行……然后就直接走进了真正的陷阱，引爆了那两个闪光手榴弹。

但这不正是训练真正的意义所在吗？让三个斯巴达的训练队在一平方公里的竞技场里较量——如果思维不够迅速，判断不够准确，就只有死亡。

也许更糟糕，现在如果思维和判断失误，就只能接受失败。

亚西摆了摆手，停止队伍前行。现在不能直接反着走，道理很简单，如果自己是K队的一员，肯定会在其他队伍撤退的路上再设陷阱。

他示意队员们先躲到右边。

S队队员都蹲伏在灌木丛中，缓慢而谨慎地前进，时刻注意着一切异常。奥利维亚的盔甲伪装功能发挥作用了，她整个人融进了绿色的影子中。

亚西的耳朵开始耳鸣了。这是个好现象：刚才如果再靠近那些手榴弹半米，他的耳朵大概就聋了。聋了以后就要一直呆在一个房间里进行无性的克隆，把耳朵的功能恢复，实在能把人闷死，现在太好了，不用再忍受也许会长达两周的强制停工克隆。

奥利维亚的状态灯突然闪烁着红色，整个队都停了下来。

前方五米处，一株蕨类植物先是弯了下去，随即又弹了起来。

亚西立即开启了自己的绿色状态灯，是开火的信号。这株植物是他们整个早上以来见到的最好的目标。

一时间枪声大作，这株植物忽然向他们发射起了密集的弹珠攻击。

一名斯巴达候选者转过身体——他竟然躲在植物的旁边，他身上的盔甲随着一轮轮打在上面的弹珠而泛出银光，脚又碰到了植物的根系，被绊倒了。

亚西再一次下达了进攻的口令，队员们现在都知道这株植物的内部安置着非常精密的弹道，不过他们的盔甲很坚硬，挨几颗弹珠不算什么。

3秒钟后，亚西亮出了红灯，他们停止射击。

奥利维亚走上前来，将一面带粘性的绿色小旗拍在了那名还在翻滚的战士背上。现在目标已经算是“死”了。

亚西通知了一名NAV的记号标记员，发出了警报C，表示请求他来收拾“尸体”。

地上忽然震动起来，虽然只有一小会，但也让S队的斯巴达队员吃惊不小，他们扫视了一圈一旁的丛林，想找出刚才的震动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地震吗？不像。奥尼克斯星上是没有地壳运动的。那就只有两个可能性了：碰撞或是爆炸，无论是哪一个都不好对付。

亚西示意S队开始行动。他们穿过丛林，来到了一片平原。这里满是花岗岩，石英石，人工洞穴和裂谷，一直通向北方——那边是67区的边缘。

那一带就是奥尼克斯星球的“幽灵”出没的地方。曾经有看过那里的斯巴达候选者说在一片黑暗中会突然出现一只眼睛。他们总会根据那儿的见闻编出些鬼故事吓唬低年级的学生，而事实上亚西也听说过Beta连队的整个小队在那儿神秘失踪的故事。

他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地势，发现了一个穿过山脉的，自然侵蚀形成的隧道。亚西朝那个方向指去，决定S队先进去避避，再观察形势，随机应变。

亚西拿下了头盔。抹去了鼻尖和发迹的鲜血："刚才的爆炸真悬。"

"不论如何我们完成了一个目标。"霍利也拿下了她泛着金色的头盔，"而且我们也没有队员伤亡……虽然你差一点点就挂了。"她开始挠起自己的头发，挠得相当用力，发出一阵嗡嗡的声音。她的头发有些长了，虽然还在海军规定的范围之内，却常有其他的队员嘲笑她。霍利对这些嘲笑有些难堪，偶尔会和队员发生冲突，她已经因此两次被降级了。

但丁摘下头盔，摸了摸脸，检查自己有没有伤口，确认没事后，满意地从背包里取出两个黑色的闪光手榴弹："我在你们临走前找到了这些。我发现了它们的拉线。"

亚西点了点头。理论上来说他是应该狠狠地将但丁批一顿的，因为他居然敢用手去触碰随时可能爆炸的手榴弹。然而但丁又一次证明了他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他真的是自己所见过的感觉最灵，也最幸运的人。

奥利维亚没有摘下头盔。她来到了洞口，自告奋勇当起了望风者。亚西并不担心她，她可是Gamma连队最神出鬼没的人。大家都用"O"来简称她，因为她的名字就是O元音开头的，也因为她本身也就如同私密的耳语一般神秘。

亚西转向马克："你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吧。"他轻轻拍了拍马克头盔的后部。

马克一摘下头盔，亚西就发现了他脸颊上的擦伤，因为马克脸上的胡须总是剃得很干净，他用手抹了抹伤口，小心地蹭着伤口边缘。

"我没事。"他说道，随后检查了一下盔甲的内衬，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他又戴上了头盔。

他们总称呼马克为："那位马克"，因为他是他们之间最出色的神射手——尤其擅长使用全自动狙击来福枪——他能命中几乎所有的目标。而且压力越大，他的表现就越出色。

亚西在隧道内壁上发现了一些粗糙的缟玛瑙，黑白相间的，还有一些金色的斑点和纹路。他对这种奇异的地质很感兴趣，便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碰了碰那些石头。

一想起眼下的形势，他便无法继续关注那些石头，重新戴上了头盔。

"检查通话。"亚西对着小组通话器轻声说道。

绿色的状态灯都亮了起来。很好，大家的通讯器都没有问题。

一声重重的钝响回荡在洞穴的深处，振得洞壁上的尘土纷纷落下。

S队的队员们都迅速蹲下。亚西也侧身贴在地上。

"来头不小。"但丁小声嘟囔着，"是大炮吗？是那些四十多岁的老家伙们用来对付我们的吗？

亚西小声地说："我不认为中尉会用大炮来对付我们。"

"是啊，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但这可是最后一次测试，也许他就是想用尽全部的招数来看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真正的最高水平。"霍利回应道。

最高水平。亚西带领的S队在过去的三年里成绩都是最优秀的，每个队员都仔细地揣摩个人的专长；认真学习每一门人工智能"盛夏"分配下来的课程；总是团队一起出动，练就出最好的默契。其他的队伍里也就只有Gladius队和

Katana队（以下翻译为G队和K队）能和他们较量了。最高水平就意味着无上的特权以及他人的尊敬，意味着他们是最好的，他们是胜利者。

在小组通话器中，亚西问道："O，你能判断出刚才声音来自的方向吗？"

奥利维亚亮起了红色的状态灯。

"我知道了。"亚西说，"现在我就暂且把它看作是大炮的攻击。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中尉会使用这个……说不定是门德斯示意的呢。如果再有什么危险，就赶紧散开，找东西掩护。"

四点绿色的状态灯在他的抬头显示器上闪动，大家都收到了他的指令。

亚西曾经在某本书到读到过：你永远不会听到那颗将你打死的炮弹的响声。他可不希望要由自己来验证这个理论正确与否。

"K队和G队的计划是什么？"马克问道。

"K队是向下走的。我们应该将目标集中在他们两队中较弱的一队，应该是……"

又是一声重击，地面在强烈震动。

"这次更近了。"奥利维亚对着小组通话器低声说，"方向是北面。"

亚西快步走出洞穴，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其他人也尾随着他，他们的SPI盔甲外观都变成了和石头一样的颜色。

如果这又是一个陷阱，那么他们这样做非常冒险，很可能就直接踏入了狙击兵的火力区域。但亚西却不这么认为，没有人会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使用如此强劲的武器，即使是门德斯也不会这么做。

像这样规模的爆炸也绝对不是躲在一块光光的石头或几根树枝后就能避开的，其威力绝非一两个闪光手榴弹可比。因此肯定不会是K队或者G队做的。

那么到底是谁？

北方的四十米远处就是67区的第三道围栏了。都是由电铁丝网围成的，装有传感器，里面还有雷区，这一切都让那里面的世界显得如此遥不可及。其实凭S队的实力，他们也不是没有可能跨越那一片区，但他们不会这样做。上尉的命令已经非常清楚了：不能翻越。一旦违规就会被立即剥夺竞争最高水平的资格。

那么其他分队呢？他们会不会冒这个险？其实只需要快速地一跃，再小心地沿着边缘横向穿过就问题不大了。但他们是一定不会的，没有人会冒着失去资格的危险干这样的事情。

在67区那边三公里以外，有沙尘暴。铺天盖地的沙尘，肮脏环绕的烟雾……甚至会有火灾。

远处的一座岩石台地上有爆炸的巨响——山顶上蒸腾起了蘑菇形的大片雾状石英，威力惊人。碎石纷纷滚落，当然少不了连成一串的熊熊火焰。

亚西本能地想躲开，他的心里一阵阵地抽紧。

他以前也不是没见过大型的爆炸，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震撼的。

"虽然离这儿还有两公里，但我觉得我全身的骨头都在发抖。"但丁也被震惊了。

他们就这样目瞪口呆地看着成百上千的石头从空中滚下。

"也许是一些'阿彻'导弹吧……"马克有些语无伦次了。

在烟尘的边缘有几个黑点在打转。如果亚西什么都不了解的话，他说不定会认为那不过是几只秃鹰。但要知道奥尼克斯星球上是没有食肉禽类生物的。

亚西放大了面板的显示倍率，放大五倍之后他才发现那些是几个呈三重对称的物体。

他取下身上挂着的来福狙击枪，在可视范围内瞄准。

它们很可能是某种无人航行器。但肯定不是UNSC的灰鲭鲨战舰，也不是圣约人的女妖式战机，因为它们都有好几米长，而这个显然没有。

三个毫无特色的横梁在围绕着一个圆球中心旋转！圆球像是闪烁着熔铸金属光泽的眼睛，没有喷气，没有驾驶员座舱。一共有十二个这样的无人航行器。

“一定是某些实验品。”但丁说道。也许这个67区就是某些新型武器的实验区域。

“但总不可能在我们离这个区域如此近的时候来‘实验’兆吨级的破坏性武器吧。”亚西不以为然。

难道这是最后测试的一部分？一种新的威胁，以至于需要三个分队合力对抗？这倒很像门德斯长官的风格——在测试进行到中途的时候改变规则。

那些无人航行器从石英烟尘的边缘移开了，向着S队所在的方位飞来，只在67区围栏的对面停留了片刻，这下可以看清它们三点围一心的形状了。

亚西时刻注意着这些家伙在空中的动态，忽然，一直隐藏在他们旁边的，像燃料舱一样的东西打开来，从里面伸出了一架机关枪，对准那些无人航行器猛烈开火。

领头的无人航行器的三条横梁劈劈啪啪地一阵变形，居然变成了一架三角形的飞船，机身上还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那些50mm口径的子弹碰到这一层物质后竟然被自动弹回！

“是能量盾！一定是圣约人！”但丁惊呼。

亚西虽然震惊，觉得非常意外，但也默认了这种判断。看来，现在并不是在玩游戏，也并非什么最高水平测试。而是在奥尼克斯星球的战争打响了。

于是，他赶紧在开放式的通讯频道里广播：“克莱西营地C区的队员请过来集合。我是S队队长。现在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

没有回答。广播并没有故障，他确实在广播，但没有人听。

“都检查各自的无线电通话设备，”亚西命令全队的人，“每个人都努力去联系上尉和门德斯长官，也试试启用阿金库尔。”

亚西继续用狙击枪瞄准那些无人航行器。

剩下的11个在那个覆盖着能量盾的三角形飞船后面排成一线；它们的“眼睛”已经变为红色，一致对准着岩石台地的山顶。

刚才的燃料舱里走出了一个男人，他身旁有一架M19导弹发射器。

那些无人航行器的“眼睛”已经由红色变成了耀眼的金色——化成一道能量射束直接向那个男人的方向射去，就像一柄长剑。

男人和那个燃料舱瞬间就燃烧在一片火光之中了，接着彻底消失。山顶上又是一阵浓烟，伴有熔铸的大片碎石。

地面又开始震动，有几处还裂开了。S队只好又撤回刚才的隧道，但在途中依旧没能逃过一阵阵掉落下来石块碎片。

亚西回望那一片烟尘，若有所思。

那些无人航行器又再散开，呈“Z”字形状继续前进，掠过这一片凹突不平的区域，看起来它们应该是搜索队。



他走到隧道的另一边，冒着被发现的风险，试了试另一个开放的通讯频道，发出了广播："K队和G队队员，刚才在67区附近发现了圣约军的行踪。先别管进行中的测试了，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

第十三章

军历2552年，10月31日，0700时
ZETA DORADUS星系奥尼克斯星球，
克莱西营地附近

科特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地平线上的动态：他观察着树的摇动方向，鸟的飞行方向，还有遮蓬里冒出的一缕青烟来判断风向。

空气中有些不寻常的东西。

从他现在所在的"树中小屋"的高度，他并不能看见斯巴达战士测试区域附近发生了什么状况。

这个树屋是一片距离丛林地面大约100米的平台，被建在一棵菩提树最粗壮的树枝上。惟一的带电设备就是无线电接收器和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其他的东西都称不上有什么技术含量：无非是双筒望远镜，集音器皿和一些质量还过得去的老式信号旗罢了。

"阿金库尔找到了什么吗？"他问门德斯。

门德斯长官又按了按耳朵里的收音器，对科特说："现在的杂音很大，宽带似乎受到了干扰。它们正在往上一级的轨道移动，看看能不能得到更清晰的图像。"

阿金库尔刚刚还给即将要到来的Delta队送来了物资补给。科特在它们转换轨道之前还让它们发送过一些观察结

果呢。

“请代我向操纵它们的人表示感谢。”科特说道。

门德斯长官的脸却阴沉了下来：“它们被破坏了。”

那个只有盘子尺寸大小的人工智能闪出火光，恢复工作了，暖融融的阳光照亮了整间树屋。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大的切罗基族人，袒露着胸腔，穿着鹿皮裤，手中握着装饰着羽毛的标枪，看上去十分英勇——这就是“盛夏”。是在北方距离三十公里的特级安全中心中海军情报局的人工智能。其实那地方是高度机密，一般人都不知道它还存在着。

这位人工智能只向科特打了个招呼后就消失了。只留下一个亮闪闪的信号——是UNSC的特权快报读取记号。

这名代替“严冬”职务的人工智能很冷漠，和科特以及他的一干职员相处得很不好。最要命的是它很少主动提供信息，十分麻烦。

科特凑近那个记号，让它扫描自己的眼睛。很多文件都以识别视网膜作为保密手段，而最高级的机密甚至只用这一种手段来保证绝对的安全。

他看到了显示的内容：

联合国空间司令部读取快报特权指令91762P-06

加密代码：BLACK

公开密钥：file/seasonal/

来自：代号“盛夏”

送达：特派专员科特.安布罗斯少校。海军后勤部，调查部UNSCMID：045888947

主题：紧急警报状态

类别：受限（XXX-XD指示）

/开启文档/解密协议/

发送至克莱西军营司令部与指挥部的快报

来自“盛夏”，阅读权限仅限于指挥官安布罗斯中尉

67区受到攻击

普通命令号（Per general order）98.93.120，我被授权在紧急情况期间对奥尼克斯星球上的全体军事人员发号施令。现在我行使这一权利立即让67区进入警戒状态，抵御攻击。

攻击者身份：未知，非人类来源。

注意：来源也许是圣约军。

注意：来源也许是非圣约军的外星军团。

为了方便接下来阅读紧急摘要文件，你被授权了一个已识别的密码patriot-seven-blue.根据战时安全政策以及2162年国家安全部修正条款，任何泄露密码的行为都将被判处死刑。

/完毕/

/读取9个文件中的第1个/

军历2491年5月6日

战场报告UNSC-A76344号。行动主题：视察XF-063行星

报告提交者：UNSC军事行动部门的D.F.兰伯特舰长。编号：03981762

行星XF-063真是一块意外发现的宝藏。外层包裹着由氧气和氮气组成的惰性气体层，有着适当的气压以及良好的天气，甚至还有丰富的微生物和动物种群，目前只是大致了解，还没有发现任何具有威胁性的生物。其实，这些生物甚至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详情请见附

件）。这里也许会是地球居民理想的移民场所。

明显的异常：没有发现任何建筑的痕迹，但却发现这里有一块地面具有不寻常的强烈磁场，比一般的地面略高，仍属于可控制的范围。最好能再做进一步的仔细调查。

土地也不需要再开垦，非常适合移民活动。

/结束/

/读取9个文件中的第2个/

军历2492年2月19日

战场报告UNSC-A79052号。 行动主题：第4次XF-063行星地质探测

报告提交者：UNSC军事行动部门的W.K.达文森上尉。 编号：07729654

处于中纬大陆地区的北部高原有着丰富的花岗岩储量和品种繁多的石英，从而形成了山地和岩石台地，还有数量惊人的缟玛瑙。

进一步的探测还发现了一些化石，多数是远古时期的珊瑚礁化石。

目前的调查还不算深入，只发掘出了一些远古时代的不知名物种化石，根据生物分类学，也许是外来的物种。

建议：继续调查。需要考古学家，宇宙生物学家以及生化学家。

/结束/

/读取9个文件中的第3个/

军历2511年1月3日

命令178.8.64.007

主题：重新进行安全定级

发送人：第三区海军战略中心的M.O.帕兰格斯基少将 编号：03659271

立即将所有提及或关于于行星-063（通俗称为"奥尼克斯"星）的材料、索引、或是报告、调查、个人笔记或日记、以及相片和一切形式的资料归类为最高机密，仅通过视网膜检测方可查看。

在军部ID为477-SSD人工智能的指令下，海军战略中心（编号0097833）授权这一覆盖所有UNSC网络的安全定级。

/结束/

/读取9个文件中的第4个/

军历2511年10月22日

海军情报局战场报告A84110

分级：最高机密，需要密码

主题：67区废墟的状态

报告提交者：第三区海军战略中心的J.G.渥特加少校 编号：7631073

对于在67区发现的外星废墟，我们持续进行的取证表明这是在高度发达的数学和航天学的先进文明下生成的，甚至还有一些艺术的风味，应该是拥有文明的种族建成的（细节请参照附件中奥尼克斯星球地表的数码照片）。

他们有为数众多的象形文字，乍一看似乎很像我们远古陆地上的种族阿芝台克人的文字，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的文字采用多重象征意义，已经形成了雏形的语言能力。和人类的思维能力相当接近。

专家，军官和人工智能依旧致力于翻译出这些文字。

建议：更多的经济支援以及挖掘行动十分有利于解读这种至今尚未明了的工艺。

注意：对于BETA连队的队员发现的那颗发光的星球至今还没有进一步的信息。后来的那次爆炸已经毁掉了所有的线索。

/结束/

/读取9个文件中的第5个/

军历2516年9月2 日

海军情报局战场报告C384409

分级：最高机密，需要密码

主题：67区废墟的状态

报告提交者：第三区海军战略中心的J.G.渥特加少校　编号：7631073

今天已经进行了500小时的新设备操作。根据一些之前简单归纳出的对应点，人工智能已经相继解开了一些初级象形文字的含义。

随着不断地挖掘，67区地下已有百万记的立方尺被挖掘，发现了一些废弃的建筑，雕刻品，以及石碑。然而除此之外，其他地区没有发现任何具有科技含量的东西（但也许是我们还不明白挖出来的东西究竟具有什么功能）。

描绘奥尼克斯居民生活的雕刻品至今尚未发现。因此目前还不知道这些生物到底是什么样子。

高级成员们认为是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毁灭了这个世界的居民。但不知道是疾病，社会变故还是自然辐射。这也许和那片磁场强于附近的地面有关。

建议：增派人手，增加资金。这片废墟太广袤了，如果要彻底探察可能真的需要几辈子的时间。也许整个星球都被同样的废墟覆盖着。但那些科技应该还是存留了下来，等待我们去发掘。

/结束/

/读取9个文件中的第6个/

军历2525年3月6日

命令276.8.91.848

主题：67区任务的资金

报告提交者：第三区海军战略中心的M.O.帕兰格斯基少将　编号：03659271

各位先生们，我尽量长话短说。我们进行了持续15年的花费巨大的研究工作，却依旧没有发现任何一项有用的技术，现在用于奥尼克斯星球的预算要好好考虑一下运用的优先次序了。

虽然这些外星生物的文物以及象形文字都具有研究价值，但眼下外部殖民地的反叛行动此起彼伏，我们是时候实际一些，来面对些威胁了，因此应该合理分配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军事人员。

奥尼克斯星球依旧被列为最高机密。所有关于它的资料和档案都用“King under the mountain”（山下的国王）词组代替。

与命令178.8.64.007一样，根据战时安全政策以及2162年国家安全部修正条款，任何泄露密码的行为都将被判处死刑。

只留下基本的工作人员和一名人工智能继续67区的探测工作，希望他们有好运气，能够发现有用的东西。

同时，其他的人员需要投入战争。

/结束/

科特从来没有一次读完过“盛夏”传播的快报。

远处的爆炸升起了一片蘑菇状的烟火云，遮没了地平线上的阳光。眼前那些全息的文件也慢慢消失了，科特还没能来得及把它们看完。放映机闪出了电光，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最后彻底坏

掉了。

但刚才读到的内容却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科特的脑海中。外星废墟？可能是圣约人方向的入侵？那为什么人工智能又要说也许不是他们的方向？

“我们得离开这儿。”科特说。

门德斯长官只是凝视着远方的爆炸：“引起这爆炸的是大炮，又或者是导弹？”

科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朵蘑菇云：“不是，你看这朵蘑菇云，完全是不对称的。不同部位的受热程度有很大差异。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定向能量的武器。”

门德斯长官拿起了无线电通话器，想要再试一次启用阿金库尔：“这里是克莱西军营C区。现在请立刻赶过来，通话结束。”

一片嘈杂声。

“试试呼叫那些正在进行测试的学员。”科特说。

门德斯点点头：“S队，现在赶过来。K队是否听到？听到请回应，还有G队，这里是门德斯长官。”他不停地调整着麦克风，但这一回连嘈杂声都没有了，耳机里一片死寂。“你觉得……会不会是阿金库尔做了什么？”他望向天空，喃喃地说。

门德斯花白的眉毛皱了起来，面露忧色。科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上了年纪的军官脸上出现这种表情。

又是一阵爆炸，整个67区都在颤动。曾经满是花岗岩的峭壁现在却被漫天漂浮着破碎石屑遮蔽。

“我们收到了保卫67区的命令。”科特听完了上级的指令后，对门德斯说。

门德斯叹了口气，无奈地耸了耸肩膀，拍拍身边的手枪皮套：“保卫？我现在身边只有支M6，靴子里还有把匕首，你呢？”

科特两手空空。

“到时可真有好戏看了。”门德斯苦笑，他又一次拿起了无线电对讲器，“S队队员，现在赶过来。”

他的声音经过话筒，却变成了一阵阵杂音。

科特摇摇头：“通讯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不过我相信我们的斯巴达战士肯定不会继续那些和无聊的闪光手榴弹斗争。他们会直接到克莱西军营的军械库去。”

“汤姆和露茜应该已经在那儿了。”门德斯说着，走到了树屋通向地面的绳索处。他穿上防滑外套，抓住绳索，从树枝上跳了下去。

虽然已经是六十高龄，门德斯的动作却像个三十岁的军官那般敏捷。每次科特看到这些场景，他都会想，到底自己以后培养出来的斯巴达战士会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具备这样的素质吗？

科特也沿着绳索滑下，有一段他还做的是自由落体，接着又抓紧绳子，稳稳着地。

他们向着树屋基地中的一辆疣猪车跑去，汽车的后面是一串在泥土中碾过的车轮印。

科特跳上了驾驶员的位置，发动了引擎。汽车随即发出了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

“平均制动压力没有问题。”门德斯说，“也许是什么零件过热了。”

这倒没什么。科特觉得也许是原料问题。只有UNSC或是起义军这样的军队才会采用这种易分解的原料。

他启动了加速器，疣猪车慢慢发动

了起来，沿着那道轮胎印向前开去了。

天空突然晴朗了起来，此时，又有另外的一串影子掠过丛林。

科特减慢了车速，向空中望了望。稠密的树丛限制了他的视野，科特把心一横，干脆将车开出了原先的轨迹，直接进入丛林。车一路颠簸地驶过地上突出的树根，最后来到了一条双岔河的岸边。

科特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空中的动向，他发现太阳已经移到了空中更低的位置——不，它并没有移动，而是现在有两个“太阳”。

这第二个太阳的颜色在慢慢变浅，而且中心周围有一圈烟状物体，使这个大火球看起来像是被固定在那儿。随后，出乎他们的意料，它居然爆炸了，四下散出发光的熔铸的金属碎片。

是的，在外部的轨道上，阿金库尔爆炸了。

第十四章

军历2552年10月31日0715时，
ZETA DORADUS星系，
奥尼克斯星球，67区附近

亚西在铺满岩石的地面上一路狂奔。他不知道那该死的东西是怎么通过他的SPI盔甲定位他的行踪的，但它确实做到了。

他向上斜视，发现那个无人航行器周围的三根横梁和中间的“眼睛”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而且，它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面向地面，寻找着S队队员的踪影。

“分散！”他在小组通讯器里下着命令。

那个无人航行器携带的死光武器可以在一眨眼之间融化他们的盔甲。亚西可不敢贸然向它攻击，他不能拿全队的生命做赌注。

马克和但丁在向左侧跑，霍利则是向右，但没有看到奥利维亚：这家伙一定又开始自己的秘密行动了。

亚西只是拼命地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跑着，借此来引开无人航行器的火力。

忙乱中他抽空向后望了一眼，天！那个无人航行器居然就在霍利的身后。霍利很明显害怕了，正在往一面斜坡上疾速奔跑。

在亚西的方向，他能看见那个斜坡的前方约100米处就是一个陡峭的悬崖。如果霍利跑到了那里，她将无处可逃。即使她往下跳并侥幸存活，那东西还是可以在悬崖的上方攻击下面的她。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于是他向回跑去。

霍利在悬崖的边上停了下来。

无人航行器就在她的头顶，而且中间的那只“眼睛”已经变成了燃烧着的红色。

亚西急忙开枪，使用的是他那把MA5B狙击来福枪。无人航行器的外部出现了一层金色半透明的能量盾，甚至还有一圈橡皮防御层，而它眼睛的红色则在不断加深。

但亚西绝不会轻言放弃。

这层能量盾防护层和圣约人的能量盾并不完全一样，圣约人的是完全透明的，只会在有碰撞接触和能量变化时才会显现出来。

而刚才是在他射出子弹的一刹那对方才出现这一层能量盾防护层的。

看来得试试其他的办法。

亚西捡起一块石头，侧身向着目标

扔过去。当然绝对比不上子弹的速度，但这石头够重，威力也挺大的。

打中了，正好打在其中的一根横梁上，划出了一道裂痕。

这次，却没有出现任何的能量盾防护层。

无人航行器停住了，因为那个被打中的横梁现在看来状态很不稳定。亚西又注意到其实那三根横梁和中心并不是连在一起的。它们都只是漂浮在空中。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又向霍利靠近了。霍利疯狂地朝它开枪，但它的防护层又再次出现，挡住了所有的子弹。霍利转身看到后面的百丈悬崖，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看来只能一跳了事了。

“千万别跳啊。”亚西见状紧张极了，喃喃地说。

他抓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缟玛瑙，使尽全身的力气向敌人扔去。

打中了——刚好打在了无人航行器最致命的红色眼球处。亚西大喜，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无人航行器受到了攻击，转而对准亚西所在的方向。

当它朝着亚西追过来时，刚才亚西所有的欣喜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只能没命地逃跑。

亚西奔跑的时候，一会儿跑向左边，一会儿向右边，试图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地上又有一处被飞行器击中并爆炸。热浪向着他直冲过来，他迅速就地向前滚去，还没等身体站稳就又继续向前跑。

他希望其他分队不会像他们这么倒霉。奥利维亚已经收到了K队的信号，他们被强制逼进了67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失去了通讯信号。但一直没有G队的消息，也许是信号问题，也许他们已经牺牲了。

当他再度回望的时候，无人航行器已经快飞到他的头顶上了。它中间的眼睛闪着樱红的光泽，看上去应该是正在积蓄能量。

前面的岩石中间有一道大约两米宽的水道，在百万年之前那里很可能是一道深深的蜿蜒的河沟，但现在里面已经全部干涸了。

他赶紧跳了进去，扶着岩石，躲避在水道中。

这条水道比他想像得要深得多。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下探了约十米左右。

无人航行器的影子从他的头上掠过，随后消失了。

亚西慢慢地挪动脚步，小口小口地呼吸。他是不是已经安全了？看来，克服了这么多难题，他们终于——

消失的无人航行器又一次出现在他头顶上。

他也可以顺着水道一直走下去，但是这里面的拐弯实在太多，自己的速度肯定快不起来。而且头顶上那家伙根本就不必用死光攻击来对付自己，它只要把两边的墙壁击倒，自己就会立即被活埋，现在的自己是进退两难。

他只能僵硬地站着，心里祈祷着那家伙只能识别运动的物体。

无人航行器竟然径直进入了水道，停在了空中，直直地盯着亚西。眼睛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暗红，是那种金子熔铸时的颜色。如果亚当是个外行，他肯定会觉得这是一架正在生气的机器。

现在需要让S队的其他队员知晓自己的所在地，至少要把自己发现的敌人

的一些攻击规律告诉他们。无线电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他直接拿出小组通讯器，将通话音量调至最大。

“那些家伙只会攻击运动的物体。”他对着通话器说道。

无人航行器的中心圆球并没有动，但它周围的那些横梁却不停地在他身边移动，就像是要……是要削弱通话信号？还是要偷听他通话的内容？

亚西忍不住大叫了一声：“给我停下！”

三跟横梁真的就停下了，而中心的眼睛也往后挪动了大概半米。

它们能“听”懂他的话。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亚西也很惊讶。

无人航行器又朝他的方向靠近了几英尺。

那家伙的声音居然从外壳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Fhejelet 'Pnught Juber。”

亚西摇了摇头：“我听不懂。”他将两手向外摊开，耸了耸肩——这是国际通用的“我不明白”的姿势。

“Fhejelet是不合逻辑的，明白了吗？”这回多了几个拉丁文单词。

“我听懂了那几个拉丁词，是不合逻辑的，对吗？”亚西问。

他真的搞不清楚眼前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想说什么，但它肯定不是圣约军的武器。圣约军都是有翻译设备，真的想和他交流肯定说的是英语。而且发出的声音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再说了，圣约人其实也只会在和某个星球宣战的时候发出恶毒的诅咒，其他时候根本懒得和你交流。

离得这么近，亚西已经可以看到那些钢球上凹进去的曲线，以及感受到中间的“眼睛”辐射出来的热量。圆球上的周围浮现出一些细如蚊足的泛金光的象形文字，游离在球面一厘米之外。亚当很仔细地看着，但还是无法理解文字的含义。

“安全方案已经启用。”无人航行器竟来了这么一句。

“这句我听懂了。”亚当说。

“激活环状进攻系统。防御已进入倒计时状态。将对应的数据进行交换，再生者。”

“我不是敌人。”亚西想努力表现得友好些，他不知道眼前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不合逻辑。现将目标重新分级为不可再生者。对于这种远古的亚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分析，若是某些病菌的携带者就将其解决。”

亚西很清楚地听到了“解决”这两个字。

无人航行器往前了一些，三只钢球四下散开，组成的形状就像一只张开的口袋。

亚西的心里一片迷惘。

一大块花岗岩不知怎么地被扔了过来，打中了无人航行器，擦过它的侧边，掉在半米开外的地上。

这股冲力让它差点掉进水道深处，但很快地，它周围的横梁重新变换了位置，又组成了刚才的形态，只不过这一回是向着河岸的。

有S队的队员站在上面的石台上观望下方的情况，他们的手上都举着一块大石头。

接着，两块石头同时打在无人航行器的横梁上，还有一块石头甚至直接砸中了它的眼睛，随后掉在地下摔得粉碎。无人航行器也哗啦一声掉在了地

上，那只眼睛中的热量已经到了发出白光的程度了，周边的尘土都被吸聚到一起，变成碎玻璃般大小的泡沫状物体。

一块直径和河道差不过宽的石头直接堵塞在了两堵石墙之间，将无人航行器压在了下面。那只圆球的眼睛也整个地被压碎，颜色慢慢变暗，最后完全消失。三只金属横梁从石头的下面伸出来，看上去就像只被压扁了的蜘蛛。

亚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随后沿着石头费力地爬出了这条水道。

马克和但丁救了他。

他们互相搭救的事已经不计其数了，多数只是在训练当中，有时是一些意外的火灾，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凶险。真的，亚西真想感激地跟队友说他们对于自己来说就和亲兄弟姐妹一样重要。

但此刻他惟一能说出的话却只是：

“伙伴们，谢谢了。”

霍利也回应他：“谢谢你自告奋勇地做了诱饵。”

“用石头来攻击真绝。”奥利维亚小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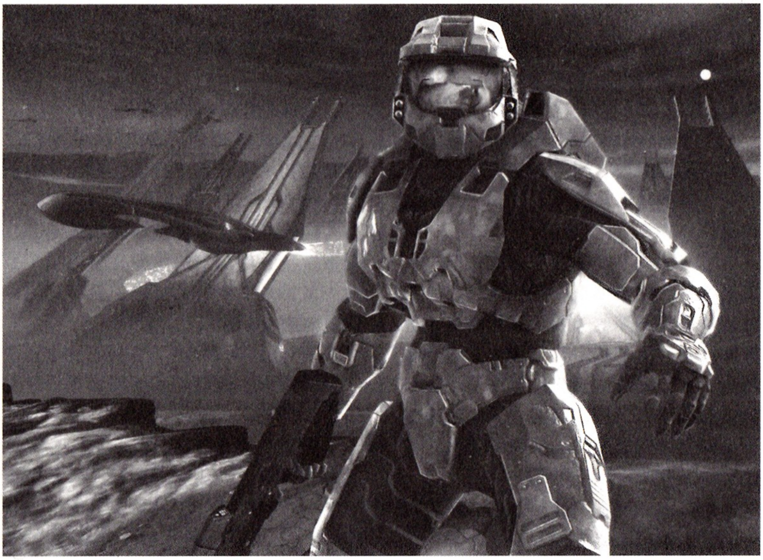
亚西点了点头：“我们现在应该去把局势控制住，现在，重回丛林。”

“不，应该先回军营。”马克说：“先去取些真正有杀伤力的武器和子弹。”

但丁也附和道：“少不了炸弹。”

亚西的余光却瞄到了其他的动向。还有三个无人航行器在花岗岩山顶上盘旋，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未完待续



格兰蒂亚

GRANDIA グランディア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第十回



人物介绍

菲娜

原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一流，行事缜密，性格开朗活泼，受到杰斯汀的影响而决定与他一起寻找“阿伦特”。在共同冒险的这段日子里，菲娜与杰斯汀之间渐渐萌生了情愫。在某次事件中，菲娜不知不觉地发挥出了与自己姐姐相同的光翼人之力。

杰斯汀

自幼便梦想成为一名大冒险家的少年，性格冒失但正义感强烈，见到有困难的人决对不会袖手旁观，喜欢逞英雄。在父亲的遗物“精灵石”以及谜之少女丽蒂的一路指引下，历尽艰险的他现在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阿伦特”。所有的谜题会在此全部解开吗？



玲

菲娜的姐姐，担任缪林大佐副官的少女，同时负责军队的机密计划，她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特殊，与缪林之间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感情。在一次纷争中，她不得已在妹妹菲娜面前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传说中的光翼人的力量。



基多

莫基族的商人，长相与兔子一样。对金钱斤斤计较，但同时也给初到墙壁另一侧的杰斯汀等人提供了许多帮助。而他的真实身分竟是莫基族的长老，至于他的年龄，则是一个未知之谜……



缪林大佐

隶属于私人部队“加雷尔”的军人，率领着执行军队机密任务的部队，是最高司令官巴鲁与一位亚人女子所生的孩子。对玲有着超越上司与部下关系的特殊感情。由于认清了父亲巴鲁的邪恶野心，缪林发动了军事政变，决心以自己的手来结束父亲的罪恶。



丽蒂

杰斯汀最初在萨尔特遗迹遇到的谜之少女，从那时起她便一直指引着杰斯汀的冒险。现在杰斯汀已经来到了她所居住的阿伦特，丽蒂的真实身分终于即将明朗化。



拉普

卡普之乡的孩子王，与杰斯汀有几分相似，但说话方式更加粗鲁。由于对现在幸存的族人深感失望而拒绝继承卡普长老之位，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找到让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在与杰斯汀等人同行期间，他也逐渐成长了起来。



巴鲁

吉尔财团私立军队——加雷尔军的最高司令官，过去虽然功绩显赫，但现在他却企图通过盖亚将世间的一切全都据为己有。在得到了杰斯汀的精灵石后，他的野心即将达成。



早纪

加雷尔军中尉，雷霆之星小队的队长，性格野蛮。她与娜娜还有美绪经常在一起，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慕缪林、讨厌玲。



娜娜

加雷尔军中尉，血腥玫瑰小队的队长，性格高傲，而且自恋。在缪林发动的军事政变中，她与早纪、美绪一起投向了缪林一派。



美绪

加雷尔军中尉，甜美之月小队的队长，头脑明晰而理智，但却非常腹黑，偶尔会开早纪和娜娜的玩笑。

前情提要

菲娜，虽然不知为什么连你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光翼人，但是，请相信我，我对你的态度绝对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的改变。相对地，我反而要感谢你的那对光之翼，因为，如果没有它，我现在说不定已经被摔成肉饼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还真是乱来呢，居然不假思索便不顾一切地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了下来，而且，那个时候你的双手还被反绑着……该说你是太勇敢还是太冲动才好呢……然而，我却深深地知道，身为专业冒险家的你之所以会做出这种傻事，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与我在一起……

对不起，我明明说过不会再让你担心的，明明说过不会再让你哭泣的……

菲娜，我需要你更加信任自己，我需要你坚信，精灵石的丢失绝对不是由你造成的。即使因此而无法前往阿伦特，那也绝对不是你的责任。为了你，不要说是精灵石，就算是让我付出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菲娜，请倾听我对你的起誓——

我——杰斯汀，从今天开始，我要——

为了菲娜而冒险！与菲娜一起冒险！

菲娜，现在，我们终于站在阿伦特的大地上了。来吧！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去解开阿伦特的秘密吧！一起去解开所有的秘密吧！

（接上期）

“刚、刚才的那个，一、一定是……对！是幻影、幻影！与在多姆遗迹见到过的那个一样的、幻影！”

不知菲娜是不是在说出这句话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解释感到了满意，只听“嘭！”的一声，她用攥成拳头的右手敲了一下举在自己胸前的左手掌心，看样子是已经信服了自己的解释。

“幻影——？”

受到菲娜的影响，拉普也随之开始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难道说，这里也只是通往阿伦特的一个路标吗？”

基多很快便否定了杰斯汀的疑问。

对于丽蒂突然在眼前消失这件事，基多似乎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

“不会是那样的，这里确实是阿伦特，这点儿不会有错。至于刚才的那个丽蒂，我也觉得那应该是个幻影。因为就连我这对莫基族的耳朵，都没有听到她的脚步声呢。”

被基多这么一说，杰斯汀突然发现了自来到阿伦特之后，一直感觉到但却没有注意到的、另一种异样感。

“对啦！这里没有声音、也没有风和气味。嗯……还有，明明太阳就高高地挂在天上，但是却感觉不到它的温暖。虽然周围有大片的草坪、林立的树木，可是却闻不到草木的气味，就连位于它们下方那一片片土地的味道也一点儿都闻不到。你们看！那只小虫子明明就在飞舞，但是却听不到它扇动翅膀的声音。刚才在草坪上走过的时候，也完全没有那种踏在小草上的感觉。”

杰斯汀边说边兴奋地用手摸了摸菲娜的胳膊，又摸了摸基多的大耳朵，接

着说道："没错儿！明明可以真切地感觉到菲娜还有基多的体温，可是却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太阳、以及阳光照射下的所有物体的温度。就连刚刚消失的那个丽蒂走过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听到她的脚步声，而且也完全没有感觉到她的体温和味道。"

菲娜的脸色看上去稍稍有些震惊。

"经你这么一说，的确是这样呢。不过杰斯汀，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敏感的？"

"嘿嘿！当初乘坐渡轮去新帕姆的时候，菲娜不是通过海风的味道首先发现了那艘正在接近的漂流船吗？从那时起我就领悟到，如果感觉不够敏感的话，根本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冒险家。之后在后背受创、跌落鲁克后山的那次经历中，当我在大雾里完全无法动弹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渐渐真切地感受到各种微小的动静了。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敏感的吧？"

"我一般也是根据气味、声响以及气温的变化等来判断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不过，我并不是一项一项地都去特别加以注意，应该说只是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察觉到而已。我认为这就是冒险家的第六感……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冒险家，杰斯汀已经超越我了呢。"

被菲娜这样一说，杰斯汀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嘿嘿嘿！嘿嘿！被身为冒险家老手的菲娜这样评价，我可又要高兴得得意忘形啦！"

杰斯汀话音未落，基多便泼来了一盆冷水。

"的确如此。菲娜，我看你还是不要给杰斯汀戴高帽子比较好啊。再说，我觉得在通过理解各个的事项得出结论之前，依靠自己的直观感觉快速准确地作出判断这种事，本来就是冒险家应该具备的一项必要能力。"

这时，拉普倍感无聊似的用鼻子哼哼道："有在这里讨论什么高帽不高帽的功夫，还不如快点继续前进呢。不是说来到这里就能知道任何想知道的事了么？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接下来到底应该上哪儿走才对！可恶！我本来还以为只要来到阿伦特，便能马上搞明白自己想知道的一切了呢！"

基多眯起眼睛望向神殿的里侧。

"不如我们向那个丽蒂的幻影打听一下看看如何？她也没有发出一点儿脚步声。说不定她会带领我们到真正的丽蒂那里去呢。"

在基多视线的焦点处，是丽蒂正在横穿神殿里侧的身影。

杰斯汀一行人赶紧追上那个丽蒂，迫不及待地从身后叫了她几声，不过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即使杰斯汀不甘心地绕到了她的前方，这个丽蒂也好像完全看不到站在面前的他一样，依然一如既往地漫步前进，并在碰了一下杰斯汀之后便消失了。

而且，在他们两人相互碰撞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杰斯汀没有感觉到丝毫的阻力。

"又消失了。嗯——应该怎么办才好喔？"

在杰斯汀环抱双臂哼哼抱怨之前，菲娜歪歪脑袋说出了一个提议。

“下次不如我们别触碰到她，悄悄地跟着她看看如何？”

而这第三个丽蒂，则好像只是在按照一定的路线绕着神殿转圈而已。不过，杰斯汀他们还是在“跟踪”这个丽蒂的途中有了新的发现——一间聚集着许多丽蒂的大厅。

就氛围来说，这里更像一间宽敞舒适的露天咖啡馆。

聚集在这里的丽蒂们，有的在慢悠悠地散步，有的在呆呆地站立着，还有的在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看着一本小书……

然而，在这整间大厅之中却听不到一丝的嘈杂声，四周甚至寂静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喂！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拉普发出这声质问的同时，他的回音也紧跟着在四周回响起来。

“怎么办、这还用说吗？当然是继续去寻找真正的丽蒂了。眼下难道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办法吗？”

“所以啦，我正在问怎样才能从这一群丽蒂中找出真正的她啊！难道说要一个一个地挨着让她消失，直到最后剩下的那个才是‘本尊’吗？不过话说回来，‘本尊’丽蒂真的会在这群家伙里面吗？真的会在这座神殿里吗？”

“这个……不过，在萨尔特遗迹和多姆遗迹中，的确是能够与丽蒂的幻影对话的……”

然而拉普却没有将这句话听进耳朵里，他只是更进一步地向杰斯汀逼问道：“再说如果她本人真的在这里的话，早就该自己走出来了吧！就像现在，不正是她出场的绝好时机么？”

“好啦好啦，先不要那么沉不住气好不好？”

听到这句话，拉普毫不留情地将矛头指向了试图使他镇定下来的基多。

“这算什么当天就能回去的旅程啊！哼！是啊，说的是不错啦，只要来到这里便立刻回去的话的确是可以当天来回啦。但像我们这样在这个广阔得不像样子的阿伦特中胡乱转悠，现在又被一群连说话都办不到的死幻影们围得团团转，如此下去到底猴年马月才能找到让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啊！啊？”

就在杰斯汀刚刚想要反驳一些什么的时候，却发现拉普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起来。

“呃疼疼疼疼疼！你突然之间干什么呀！这个臭娘们儿！”

定睛一看，原来是菲娜猛地一下子揪住了拉普的耳朵。

菲娜顺势一扭拉普的脑袋，将他那张皱成一团的脸拉到自己的面前，并瞪起双眼狠狠地盯着他。

“你在这里像个小毛孩子似的吵吵嚷嚷地做什么？世上哪能什么事都顺顺当当地按照你的意愿来啊？哪能你说想要什么就让你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什么啊？与其在这里大吵大嚷，还不如你也一起来想想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好！——杰斯汀本来认定以拉普的性格接下来会不管有理没理地大肆反驳，说不定还会与菲娜来一场真正的“大战”。但就在他准备出手阻止拉普时，却意外地发现这个一向趾高气昂的野小子竟然变得老实起来了。

“抱歉，是我不对。”

拉普的这句话不禁使得杰斯汀瞪大了眼睛，菲娜也放开了抓着他耳朵的那只手。

杰斯汀怔怔地来回打量着面前的拉普。果然，这家伙与过去的自己还是有所不同的——他在内心之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当然，拉普与孩子王时期的自己，还是有很多重合部分的。但他对石化的村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温柔，以及现在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爽快，却又让人感到了一份大人的成熟。

想到这里，杰斯汀感到自己的心情忽然变得特别舒畅，不禁笑了起来。

“嘿嘿嘿……！”

“混蛋！有什么可笑的！”

拉普瞬间便红着脸用双手揪起了杰斯汀的嘴角，并将它撑得老宽……杰斯汀那憨厚的笑容果然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

见状菲娜摆出一幅受不了的样子摊平双手轻轻摇了摇头，接着两手掐向腰际大声宣言道：“胡闹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走！”

“肘？昂阿肘？（走？往哪儿走？）”

“到这座建筑物的中心部去！去寻找丽蒂！”

经菲娜这么一说，杰斯汀似乎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里与多姆遗迹、雨月之塔以及吉鲁巴顿地下神殿的共通之处。

不错！目标只有一个——这座神殿的中央！

只不过当菲娜带着众人来到她认为是正中的地方时，杰斯汀总有一种这里并不是中央部的感觉——不管怎样，看来他也渐渐养成了一边探索一边在脑子里描绘地图的习惯了。

终于，当打开最后的那扇门时，一行人看到位于大门对面的丽蒂，向他们投来了一抹微笑。

“欢迎来到阿伦特。”

“丽蒂！我终于找到你啦！”

“赶快告诉我让被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

面对同时对自己大叫出声的杰斯汀和拉普，丽蒂微笑着分别看了看两人。

“欢迎光临，希望得到更多答案的人、杰斯汀，智慧之都吉鲁巴顿的长老，以及随行的各位。我是与安吉尔文明同生共灭的人，而阿伦特则是记载一切的知识之都。寻求诸多答案的人啊，请吧！请提出你的疑问吧。”

丽蒂话音未落，拉普便用双手抓起杰斯汀的衣领并将他拉到了自己的面前，瞪大眼睛盯着他迫不及待地说道：“喂！听她这意思好像只有你才有资格发问。我要问的问题，你应该很清楚吧！”

不过最初提出疑问的人，却并不是杰斯汀，而是基多。

他像平时一样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一边仰视着丽蒂一边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首先，请问这儿有没有椅子？看起来应该会谈很长一段时间。”

丽蒂嫣然一笑，轻声说道：“有的，还有饮品，我一块儿拿上来吧。”

不一会儿，丽蒂准备好了桌子、椅子以及饮料。杰斯汀一行人围着桌子，分别坐在一把椅子上稍息片刻后，便开始连珠炮似的向丽蒂提出了各种疑问。

丽蒂听完众人一口气提出的若干问题之后，面露微笑静静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

"作为对你们诸多疑问的回答，我首先来讲一下关于安吉尔文明的历史吧。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还是世界一部分的时候，不管任何人都能够与精灵互相交流。人类通过与精灵们的交流，从世界之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精灵石作为人类与世界之间羁绊的证明，在人类与精灵之间羁绊的证明——光翼人的手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由此，人类甚至得到了可以到遥远的星海彼岸旅行的力量。这就是安吉尔文明发祥的大体过程。而精灵石作为调和的象征，在双子光翼人的手中持续散发着光辉。"

"……可是后来，人类却学会了掠夺。从大地那里夺取富饶，从天空那里夺取力量，就连人与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互相争夺富饶与力量的惨剧。野心不断膨胀的人类，企图通过精灵石的力量将整个世界据为己有。然而，他们却忘记了精灵们所说过的话——精灵石的光辉，是一种能够映射出所有者内心的光辉。他们也忘记了，人类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则是在经过调和之后才形成的。终于，他们从双子光翼人的手中夺走了精灵石。于是，精灵石在人类内心的映射下，变成了实体化的'掠夺'——盖亚。盖亚是一个只为'掠夺'而存在的存在，不管是富饶、生命、世界，还是精灵……它们本来其实是相同的东西，反映了所有事物本质的一面，而它们的调和便是世间的一切。在本质与调和都被夺走之后，世界开始渐渐化成了石头，所有的一切都开始逐步走向死亡。无法遏制自己欲望的人类，在这场不断蔓延的惨事面前已是无能为力。然而，侥幸残存下来的人类，却为了自己一族的存亡，依然在进行着对所剩无几的生命、土地、天空、大海，以及光翼人的互相掠夺。世间的一切迎来死亡之日，已经近在咫尺。"

"阿伦特和吉鲁巴顿的历史要追溯到那段时期稍稍靠前的时候。作为调和知识与智慧的殿堂，阿伦特和吉鲁巴顿建设起来了。在这片虚空之中，它们宛如一对手牵着手翩翩起舞的双子，一边互相围绕，一边分别储藏着知识和智慧。然而，即便如此，它们在盖亚的面前依然显得那么无力。"

"最后，双子的光翼人以自己的性命作为交换，击碎了变化成盖亚的精灵石，世界和精灵才因此勉强避免了完全的灭亡。可是，当精灵石被击碎、双子光翼人死亡之时，人类与世界以及精灵之间的羁绊也随之碎裂开来，而新的光翼人也不会再出生了。由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安吉尔文明迎来了终焉。"

"当时，阿伦特和吉鲁巴顿作为安吉尔文明的残光，依然滞留在天际。然而，这份残火的最终消亡也只不过是时


GRANDIA

间的问题而已。因为，此时的人类已经失去了支配天空的力量。于是，阿伦特和吉鲁巴顿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人类相信，未来的人们终究会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一切的一天，为了等待那个时刻的来临，阿伦特选择了继续储藏知识的道路。就这样，我作为判断那个时刻是否已经到来的知识之神官，留守在了这里。另一方面，吉鲁巴顿为了那些诞生于苦难时代的人们、为了传播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智慧而降落到了地面上。精灵的指引和吉鲁巴顿的智慧将引导着世界再次走向繁荣。当人们重新虚心听取精灵的劝诫时、当光翼人重新出生于世时、当精灵石重新回归光翼人之手时，便将是阿伦特的知识再次向人们敞开胸襟之日。”

“然而，事情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展。本已碎裂的精灵石，现在正欲重新合为一体。想必这一次诞生的仍将会是盖亚。精灵石的光辉，是能够反映出其所有者内心的光辉。我作为掌管知识的神官，天生具有能够感受到那份光辉的能力。杰斯汀，你所持有的光辉，是最适合用来指引你来到阿伦特的光芒，聚集在你周围的人们也是同样。可是，现在精灵石的拥有者所持有的光辉，却被染上了欲望的浊色。只有依靠双子的光翼人再次将精灵石击碎，这样当今的世界才能够得到拯救。好在目前正巧有一对双子光翼人存在于世，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语毕，丽蒂静静地微笑起来。

然而，杰斯汀和菲娜却一脸茫然地愣在了那里，半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来。

基多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拉普则是一脸的不满。

丽蒂刚才的那番话，的确对许多疑问都作出了很好的解答。

包括玲和缪林所说过的话的意思……

可是、可是……

“可是！这样说来，岂不明摆着是让菲娜和玲去送死吗！”想到这一点的杰斯汀禁不住猛然大声叫道。

但丽蒂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用一成不变的语气平静地说道：“的确如此。”

“我们怎么可以事不关己似的对她们两人说‘为了拯救世界，请你们去死吧’这样的话呢！”

“我是不会那样说的。只不过，刚才你曾问过我能够拯救世界的方法。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方法——让双子光翼人以生命作为交换来击碎精灵石。”

“怎么会这样！”

基多看到杰斯汀张口结舌没了下文，于是代替他接着说道：“你所说的这个方法，应该只不过是过去的人们消灭盖亚时所用的方法吧？其实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什么方法，只是，切实取得成功的纪录就只有这一条，是这样吗？”

“嗯，不错。情况正如你所说的一样。”

“那么，过去有没有想用其他的方法来击碎精灵石，或是阻止盖亚活动的记录呢？”

“有的。安吉尔文明拥有比现在更为先进和丰富的武器，当时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种武器都对盖亚试着使用过。

然而，最后却全部以失败告终。最终真正击碎精灵石、打倒盖亚的，只有调和之后的双子光翼人的力量。”

听到丽蒂的话，杰斯汀忍不住大喊道：“那么光翼人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光翼人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光翼人的力量即是调和，也可以说是世界、精灵以及人类三者之间互相调和的一种表现。双子光翼人之死，即意味着调和的崩坏。虽然这件事对世界、精灵还有人类来说都将成为一场严酷的试炼，但同样的，基于精灵石诞生的盖亚也无法逃离这种调和的崩坏。”

杰斯汀并不明白丽蒂口中所说的这个“调和”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是，绝对不能……

这时，菲娜有些精神恍惚地自言自语起来。

“我和姐姐、必须一起以这种方式死去吗？不这么做的话，便无法拯救世界吗？变成石头的人们，会因此而得救吗？”

听到菲娜的低语，杰斯汀即刻一边大喊一边将她抱在了怀里。

“没有那种事！我绝对不允许那种事情的发生！现在只不过是还没有发现其他的方法而已。既然如此，只要找到那个方法就好了！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方法的！我一定能够找到其他可以拯救世界的方法！由我来将世界拯救的话，菲娜就不用平白无故地去送死了。不！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一点伤害！”

一时之间，一片幽深的静寂造访了此地。

片刻之后，四周回响起了故作娇态、满脸倍显无聊的拉普刻意提高嗓门发出的调侃声。

“我看呐，你们两个还是赶快随便找个地方亲热去吧。不就是拯救世界么，只要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拉普……”

“可是，拉普……”

拉普用脚搭在桌子上，撑起身体背靠椅背大幅后仰过去，双臂则环扣在脑袋后面。他歪起脑袋看了杰斯汀和菲娜一眼，突然抿着嘴笑了起来。

“刚才你自己不是也说过了么，说让我别像个小毛孩子似的只知道瞎嚷嚷，还叫我在质问别人之前，自己先多想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确实如此。我管它什么世界、什么精灵、什么调和的，就是其他村子那些变成石头的家伙们，也与我毫不相干，我只要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足够了。不过，我看这次我不如连同你们一起，顺便将整个世界也给拯救了如何？”

“不错，只要自己找出其他能够拯救世界的方法便可以了。竟然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忘记了，我一定是哪里有些不对劲了。拉普，是你让我想起这一点来的，谢谢。”

“切！”

菲娜看起来已经多少恢复了一点精神。

被菲娜当面这么一谢，拉普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脸颊上微微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

而基多则是与平时一样，脸上流露着浅浅的微笑，眯起眼睛仰视着众人。

不过，他现在的眼眸里，却闪烁着一种比平常还要调皮的光芒……不对，应该说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这一刻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而已。

“的确如此，这说不定是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这件事从根本上也许是杰斯汀和菲娜的问题，但它同时既是拉普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而且……它还是丽蒂的问题。”

从最初开始便一直保持着一脸淡淡微笑的丽蒂，在听到基多的这句话后首次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的？”

“没错。这里记录着发生在过去的全部事情，而你作为掌管知识的神官，将其所有的内容全都暗记于心。但是当世界完全消亡之后，你会怎样做？你的知识又会怎么样？”

那层透明的微笑开始渐渐回归到了丽蒂的脸上。只是，如果说之前的笑容有多半是像人偶一样的假笑的话，那么现在的她所展现出来的微笑则比刚才要真诚了许多，甚至都能够从中感到丝丝的温暖。

而后当这份微笑达到最高潮的时候……

“说的不错，这的确也是我的问题。”

丽蒂以爽朗的声音面向众人认可了基多的观点。

在那之后，杰斯汀等人又向丽蒂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同时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回答。

然而他们却没能如愿以偿得到那种一听便一清二楚的“究极答案”。因此，他们有许多疑问感觉上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回过头来再次考虑一下的话却依然会感到迷茫。

造成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储藏在阿伦特之中的知识，全部都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丽蒂的确拥有大量的知识，也为杰斯汀他们做出了大量的回答。

可是，其中的一大半却无法立刻便套用在当今的情况上。

另外，在丽蒂的诸多回答中，有的甚至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谜题。

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如果不提出明确的质询，便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

例如当问道“魔法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提出疑问的一方如果不能给魔法做出适当的定义，回答的一方便无法为其准确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不过，反过来说，如果已经能够做出定义的话，反而没有提出疑问的必要了。

举例说明，就好像对一个不知道“电力”为何物的人为“电力”这个词作说明一样。

如果现在你的手边有一本词典，那么请试着查阅“电力”这个词看一下。

“电力是什么？”

“在因电荷的运动而形成的电流流动中，由于带电粒子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排斥而产生的力量。它广泛应用在动力源、热源以及光源等方面，通过电磁波可以将情报传输到遥远的地方，电椅能够杀人，电饭煲可以蒸饭，电分解可以析出金属用来镀金。”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确实是明白了，但却又似懂非懂的感觉？

同理，当听到“魔法是什么”这个

问题的回答后，杰斯汀他们依然感到一头雾水。就好像在听到“电力”的解释后接着又提出“带电粒子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一样，他们也对答案中那些不甚明了的部分再次提出了疑问。然而这样一来，却又增加了新的疑问。一环扣一环，他们甚至都有了照此下去是否会永远也没完没了的感觉。于是乎，最后全员得出了一个结论——除非具有与莱努三贤者相当的头脑以及对谋求知识的强烈执著，然后再花上庞大的时间细心研究，否则根本不可能彻底理解所有的疑问。

另外，杰斯汀等人在向丽蒂进行请教的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几件更加令他们感到震惊的事情，例如……

“哎？阿伦特明明这么广阔，却仅仅只有丽蒂一个人住在这里？”

“嗯，是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在这千年以上的漫长岁月中，只有我自己的话，即使是我也多少会感到有些寂寞，于是我在许多地方都配置了我的幻影，用来尽量营造出一种城镇的氛围，不知你们是否喜欢？”

“千年以上？这么说来，丽蒂是一个非常非常长寿的种族啰？”

“不是那样的。我的平均寿命其实和大家差不多。每当一个我死去的时候，我便会制造出下一个我，并将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新的我。从我被选为阿伦特神官的那一刻起，我便具备了像这样不断延续下去的能力。”

“意思即是说，丽蒂永远也不会死去，对吗？”

“不是的。因为每一个我，分别是不同的我。就好像双亲将知识传给子女一样，每一个我不断继承的只有知识而已。只不过因为成长的环境总是相同的，所以每一个我之间的差别才不是那么明显。我们从这里眺望着每一个时代的不断变迁，而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会给我带来些许细微的变化。生于幸福时代的我，将会度过幸福的一生；生于悲惨时代的我，一生则会以不幸作为终结。当精灵石落于幸福之人的手中时，我的心也会随之安详平静；而若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心也会变得紊乱躁动。以前，许多精灵石将许多人们的心都映射在了我的内心之中，而现在只剩下一个人的了。杰斯汀，在你的手中还持有精灵石的时候，我有一半是幸福的。但现在我的心中已充满了不安。”

这番话令杰斯汀瞪大了眼睛，怔怔地注视着丽蒂的脸。

而丽蒂则露出满脸笑意。

只是她的这份微笑，不知何时已经变回了人偶那样的假笑了。

看到丽蒂这张堆满机械笑容的脸后，杰斯汀立即从口中迸出了一句未经考虑的话。

“既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哎？”

在意识到这句话已经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之后，杰斯汀“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就是啊！一直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你不是也感到非常寂寞吗？不管是幸福还是不幸，如果只把自己一生的价值托付给别人来主宰，岂不是太过无聊了？就好像通过我的内心，丽蒂应该知道许多关于帕姆的事情吧？难道你就不

想亲自去看一看吗？对啦！你甚至有可能也知道我家开的饭店——海猫亭是帕姆最受好评的食堂这件事吧？难道你一次都没有想过要去亲口尝一尝我妈妈的手艺吗？我啊，当我第一次从丽蒂那里听到阿伦特的事情时，便已经兴奋得忍不住了！虽然对这里到底是一处什么样的地方一点儿都不了解，但就是想快点看到它、想快点走在它的大地上，还有就是想快点见到真正的丽蒂，甚至感到自己已经一刻都等不及了！每当看到大海和船只的时候，我就会想，总有一天一定要驾船到大海的对面去看一看；每当看到遗迹的时候，我一定会迫不及待地钻到里面去看个究竟；而当看到世界尽头的时候，我就会想不管怎样我也一定要走到它的跟前去看看。这种心情，你能够理解吗？难道丽蒂就没有这样的心情吗？"

顺便说明一下，一个持有精灵石的人，似乎就连在思考"帕姆镇上料理最美味的食堂非海猫亭莫属！"这种事的时候，他的这个想法也会通过精灵石传达给丽蒂。不过料理的实际味道，丽蒂应该好像无法感受得到……

……这件事暂且不论，且说丽蒂在听完杰斯汀的这番话之后，她的脸上再次露出了不可思议的……不对，应该说是怅然若失的表情。

"嗯……你的这种心情，通过精灵石我的确曾经感受到过，并将它作为一项知识储藏了起来。但是，我呢？我自身又是怎样的呢？作为守护知识神殿神官的我……"

这时拉普用鼻子哼哼了几声，不过挂在他脸上的并不是一贯的那副倍感无聊的表情，而是好像在期待什么似的微笑着。

"反正如果世界灭亡了，一个人再在这里轮番守护着那些什么知识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么？在乱扯什么由于别人的缘故又幸福又不幸之前，自己先尝试着切实做些什么如何？"

杰斯汀也在一边跟着极力强调拉普的主张。

"就是说啊！丽蒂你也许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全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但是未来呢？未来的事情是无论谁都无法预测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吧！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幸福却什么都不做，只当一个静观其变的旁观者，那样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基多也像平时那样一边淡淡地微笑着，一边抬头看向丽蒂。

"我认为，不管任何人还是任何事物，都是由于担当着一定的使命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丽蒂的使命也许就是在这里担当知识的守护人，但那并不是绝对的。而且每当完成自己的使命时，绝对应该是感到幸福的。所谓精灵的'指引'，是不是就是一种让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并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之路的'指引'呢？说不定杰斯汀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以及像这样地劝诱你，都是精灵的指引之一呢。你的幸福……你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丽蒂一边倾听着他们的话，一边又慢慢的微笑起来。

浮现在她那张美丽脸庞上的，是一抹迄今为止都未曾出现过的、明晰有力的笑容。

“呵呵……不错。那么，为了我自己的幸福，请允许我与诸位同行。让我们大家一起，去拯救世界吧。说不定……我也能够帮上什么忙。”

此刻，一直覆盖在丽蒂脸上的那张人偶的面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缪林率领部队来到了专门为研究盖亚而建造的一座军事要塞附近。

不过，虽然立于眼前的是一座要塞，但他们却没有遭受到任何反击。照这样的情况来看，要塞里的人们应该不是逃跑了就是全部都被石化了。巴鲁来时所乘坐的那艘空中战舰也被丢弃在了要塞的前面，而战舰上的所有乘员则已经全都变成了石头。

缪林将自己兵力的一大半安排到了这艘空中战舰之中，并命令他们在此待机行动。自己则率领着玲和少数部队准备潜入要塞。

女中尉三人组由于被命令与自己的部队一起看守空中战舰而显得有些不满。

但是，带领大部队前去的话，的确只会给巴鲁……不对，是给盖亚增加力量而已。

缪林向在空中战舰里待机的人员们下达了严格的命令。

“万一在潜入部队归还之前，巴鲁已经从要塞之中走出来了，到时要将所有的炮门对准他，以最大火力进行攻击！”

“……向、向一个人打开全部炮门吗？”

“不错。在他走出来的那一刻，要立刻升起空中战舰，从空中对其发动攻击。即便对方只有他一个人，也严禁进行近距离作战。升空之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绝对不允许降落这艘战舰。只要巴鲁走出要塞了，你们便可以认为潜入部队即已全员牺牲。现在，已经没有巴鲁将军这个人物了，有的只是一只长有巴鲁外形、四处散播石化灾祸的怪物——盖亚。攻击的时候不要心留余悸，要拿出将整个要塞全部击毁的势头来攻击。特别是早纪、娜娜还有美绪你们三人，这次不准再做出为了建立功勋而违反命令的行为了，明白了吗？”

准备就绪后，先行潜入部队在军官以及士兵们的敬礼中走向了要塞。

然后没过多久……

“喂！美绪。我说，缪林大佐为了不让部下白白送死，只带最低限度的人数潜入要塞这一点，我是非常理解啦。但，我们可是军人啊！老早就做好随时死在战场上的觉悟了。还不如说，我更加希望能够听到缪林大佐对我说‘陪我一起去死吧’呢！”

“早纪，你的血气实在太过旺盛了，先放一放如何？缪林大佐对你那粗野的灵魂才没有一丝兴趣呢。”

美绪的这句话使得娜娜一脸不满地瞪大了眼睛。

“照你这么说，缪林大佐所看中的只有玲的灵魂了？那个满脸发白、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好像随时都会钻到棺材里似的女人，根本连当作缪林大佐的肉

盾都还嫌太烂了嘛！让她跟着去岂不只能碍手碍脚、拖大佐的后腿么！”

美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也应该听说过光翼人的事吧？那指的就是玲啊。”

三人一起将目光投向潜入部队消失的那座军事要塞。

片刻之后，早纪一字一句的低声自语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许降落这艘战舰、吗……”

平时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便会毫无顾忌地打破军规，进而依据自己的判断展开行动的这三个人，今天却从心底里产生了要切实执行缪林命令的想法。

然而，不管是缪林和玲，还是这三个女中尉，都连想都没有想过，杰斯汀一行人竟然会继他们之后也同样潜入了这座军事要塞。

第十九章 军事要塞

当杰斯汀等人正在担心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地方时，丽蒂却提出了直接前往精灵石所在之处的建议。

只要赶在精灵石现在的持有者，即巴鲁将军将其合为一体之前，似乎就可以从阿伦特直接降落到它的附近。

“的确，迄今为止我所做出的实际行动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从今以后我要想到什么就立刻将其付诸实施。”

丽蒂是“不做则已、一做惊人”，千年以上什么也没有做所带来的反作用十分巨大。

顺带一提，大概是由于丽蒂一直只是单方面感受精灵石映射出人类内心的光芒，一千多年都没有与其他任何人交往过的关系，所以她虽然能够很流畅地回答任何疑问，但却基本上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

丽蒂说出前面那句话时，也是大家都已经乘上回程天梯之后的事了。

“等一下！我们还任何准备都没做呢！”

拉普慌慌张张地抓住丽蒂的衣领大声叫嚷道，然而丽蒂却是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必担心。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哪天想做,哪天就是吉日’吗？而且，巴鲁将精灵石复原之时已经迫在眉睫，虽说进程上好像因为他的儿子对他发动的‘父子大战’而受到了阻碍，不过现在巴鲁已经领先一步了。因此，我觉得我们这边必须分秒必争才能赶上这个‘吉日’啊。”

根据丽蒂所说，若是在盖亚复活之前，似乎只凭一个光翼人的力量也可以打破现在聚集起来的精灵石的调和，也就是说可以将其击碎。

而且精灵石一旦被击碎了的话，它的碎片就会互相排斥并散落到世界各地。

这样一来，巴鲁若想在有生之年再一次将它们全部集齐，必将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只要精灵石不再映射出巴鲁的内心，正在逐渐成型的盖亚也会随之云消雾散，而被盖亚所夺走的精灵也会跟着

得到解放，相应的，世间的石化也会随即慢慢得以解除。

另外，丽蒂接下来所展示的最新受害状况也的确不能置之不顾。

只见丽蒂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指，四周拥有阿伦特外观的景色便消失了，好像托盘一样的大地突然浮现在了一行人头顶的上方。

（这情景不禁让杰斯汀想起了莉莉以前经常冷不防敲向自己脑袋的必杀技“托盘冲撞”，使得他无论如何都无法镇定下来）

也就是说，无论阿伦特的草木还是云彩，都是为了使整个风景看起来更加完整而特别制造的幻影。

不过，现在飘浮在头顶上的大地景象似乎也是一幅幻灯片，看起来正好像是从盖亚不断繁衍地区的上空所看到的大地一样。

接着丽蒂将这十年以来灾祸的蔓延状况用各种颜色的线条描绘了出来。

通过这些线条，杰斯汀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来到阿伦特之后的这短短不足半日之内，受害区域竟然比之前扩大了一倍以上！

这些区域呈现出一片黯淡的灰色，就好像是圆形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团没有瞳孔的眼眸，从头顶上空盯视着杰斯汀他们一样。

而现在，这片暗淡灰色的边缘已经逼近了吉鲁巴顿，吉鲁巴顿的周边各地正在遭受着灾祸的侵蚀。

看到这里，杰斯汀的脸不禁变得有些痉挛，不过他还是咧着嘴笑了起来。

“嘿嘿嘿！只要在盖亚复活之前阻止他就行了！太——简单了！好！我们走！”

然而，口中说出这句话的杰斯汀却没有想到，在下一个瞬间，他们竟会变作一根散发着光芒的长针，以极快的速度径直刺向了那团灰色眼眸的正中央。

立于眼前的，是一座紧贴大山表面建造的加雷尔军基地。

杰斯汀他们前往卡普旧村附近的那座灾祸之塔时所目睹的惨状，与现在四周的光景相比，直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不只花草树木，甚至连建筑物本身也都已经变成了那种暗淡的灰色。

放眼望去，只有天空和横靠在基地前面的那艘空中战舰还散发着炫目的色彩。

“巴鲁就在那里面。来，我们走吧。”丽蒂向前伸出右手的食指，直指面前的基地轻声说道。

在基地的入口处有几位站岗的哨兵，只不过，他们都已经变成了石头。

“说不定仍有没有被石化的士兵在巡逻”——抱着这样的想法，一行人一边注意着周遭一边小心翼翼地前进。

如果还有平安无事的士兵在这里的话，他们是会过来袭击我们还是会向我们求救呢？——这一点杰斯汀他们也不清楚。

只不过，因为周围实在太过安静，看来这里所有的人似乎都已经变成了石头。想到这里，杰斯汀不禁开始担心起来。

难道……

“盖亚是不是已经复活了啊？”

对于杰斯汀的这个疑问，丽蒂淡淡地微笑着予以了否定。

“不会的。若真是那样的话，灾祸状况就不会仅仅只有这种程度了。”

丽蒂的这句话让拉普使劲撅起了嘴。

“仅仅？这种程度——？”

“是的。因为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行走、互相交谈，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盖亚真的已经完全复活了，一瞬之间，世界的一半就会成为盖亚的所有物，不出一日，世间便将不会再有任何生命存在。过去，双子光翼人以自己的生命作交换除掉盖亚，就是在那最后的一日之间发生的事情。”

菲娜竖起右手的食指按在自己的脸颊上，微微歪起脑袋问道：“盖亚在支配整个世界之后到底想干什么？嗯……搞不懂，他到底为什么要制造那样的一个世界呢？”

听到菲娜的话，杰斯汀也抱起双臂，从鼻子里发出“唔唔”的声响。

“这样说来，的确是非常无趣啊。整个世界就只有他自己还活着吧？啊～～只是想想都觉得乏味呢。”

“盖亚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那个世界将只会重复进行着昼夜的交替，直到太阳燃烧殆尽、天空塌陷崩溃为止。只是仅此而已。总之，那是一个既不会刮风，也没有云彩流动，大海也不会泛起波浪的世界。所谓的纯粹支配全部、将一切据为己有，指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如果盖亚是精灵石映射出人类内心而诞生的产物，那么那个时候的盖亚映射的又是谁的心呢？”

丽蒂嫣然一笑。

“菲娜，没想到你连这个问题都注意到了。人类的肉体和心灵，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变迁的东西。将一切都据为己有以及支配一切，终归是不可能实现的。精灵石是能够映射出人类内心的镜子。将自己心中的欲望全部通过精灵石映射出来的、那个企图掌控一切的人，对盖亚来说是可以被替换的存在。现在，巴鲁的心已经被盖亚所支配了，而巴鲁本身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从一开始盖亚就是由巴鲁所诞生出来的东西。虚像只会为了使自己成为实像而不断地展开行动——为了让盖亚的世界成为现实。我能够感受到人们通过精灵石所映射出来的心，因此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且正因为它是虚像，所以才会显得那么难以对付。也正因为人类是一种容易变迁的生物，所以才会将不断变化的思想诉诸于内心，并以此进一步促进变化的速度。就像我因大家的劝说而离开了阿伦特一样。然而盖亚却是无法产生变化的。”

“虽然听不太懂，不过你的意思即是只要打倒巴鲁，就等于同时也打倒了盖亚？”

丽蒂继续以淡淡的语气回答了杰斯汀的这个疑问。

“嗯，可以这么说。盖亚是由精灵石所制造出来的虚像。如果不击碎精灵石，盖亚便不会消失。但是因为盖亚自身也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它会不顾一切地保护精灵石。因此如果不打倒盖亚，便无法击碎精灵石。然而只要虚像仍是虚像，说到底也不过是虚像罢了。映射在水面上的影子，当水面泛起波纹时就会消失。光翼人的力量便可以为这水面带来一缕轻风。”

丽蒂的话让杰斯汀和拉普同时抱着脑袋叫了起来。

“听不懂——！”

“你就不能给我说得更简单明了一点啊！”

菲娜也将手指按在额头上，并有一道深深的皱纹悄然爬上了眉间——从这

副样子看来，估计她也没听懂多少。

不过基多倒依然还是平时那种不紧不慢的样子。

“基多，你明白丽蒂那番话的意思吗？若是明白的话拜托帮我解释解释，越简单越好。我的头都变两个大啦！”

基多以自己一贯的招牌式姿势——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抬头看了看向自己发出求救信号的杰斯汀，然后将目光转向丽蒂。

“也就是说，我们打倒巴鲁后，再由菲娜来击碎精灵石就行了？”

“是的，正是如此。”丽蒂也微笑着回答道。

这时，菲娜微微耸了耸肩。

“可是，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光翼人力量的使用方法啊。就连那对翅膀到底怎样才能让它长出来和收回去也不知道……”

“该会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便会哭泣、鸟儿即使不用教也能学会怎样飞翔一样。”

“话是这么说，但事先练习练习不是更好么？”拉普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听过‘蜈蚣的故事’吗？”

“那是啥？突然之间……”

“故事讲的是一只正在走路的蜈蚣被问道‘你有那么多脚究竟是怎样行走的啊’时，却突然脚步紊乱，变得不会走路了。婴儿的哭泣方法、鸟儿的飞行，以及光翼人的力量都是与蜈蚣的行走方法类似的现象。遵循着精灵的指引、自然地将这种力量掌握在手中是最好的。不用担心，到了必要的时候，你的光翼人之力一定会发挥出来的。”

听完丽蒂的说明，菲娜好像想到了一些什么似的，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理解了这种说法。

“不错！该会的时候总会学会的。”

“嘿嘿嘿！没错儿！前阵子菲娜即使是在睡着的时候，还用那对翅膀救了我呢！”

“讨厌啦杰斯汀！那时我不是睡着了，而是失去意识了！啊哈哈！不过后来，当我知道是托那对光之翼的福，我才会与杰斯汀一起活下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打心底感到，能生为一个光翼人真是太好了！在那之前，看到姐姐因为自己是光翼人而显得那么痛苦，我还一直认为生为光翼人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呢。”

“还有啊，当时在那片夜空中，基多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就发现我们，也是多亏了你的那对光之翼啊！”

基多面露微笑，眯起眼睛仰视着高兴地谈论着这件事的杰斯汀和菲娜，而拉普则挖着鼻孔，把脸转向了一边。

基地之中幽深黑暗。

比起仍然残留着照明的那座灾祸之塔，这里所有的事物可以说是已经百分之百全都被石化了。

这片阴森的黑暗给杰斯汀他们带来了一丝紧张的气氛。

丽蒂以自己那根能够发出光芒的法杖作为提灯带领众人继续前进。

这根法杖应该是一个类似安吉尔式手电筒的道具，不过它似乎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用途。

基地的许多地方都零零星星地站立着一些被石化的士兵，他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一副正在向基地内部疾驰的身姿。

不过就当时那艘空中战舰上的乘员总数来看，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少了。

其他的人呢？大家都平安无事吗？还是说，他们在别的地方被石化了？

加雷尔军在墙壁的这一侧的确制造了巨大的灾祸。

而且是一场总有一天会越过“世界尽头”蔓延到墙壁另一侧的巨大灾祸。

杰斯汀深深地知道，每一位士兵其实都只是普通人。

就好像那些头上长着角的，又或是身后长着尾巴的人们，说到底也是普通的人一样。

忽然之间，拉普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喂，杰，这些家伙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家和亲人吧。”

“那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怎么了？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在那艘飞行机械上的时候，那些士兵们给我看了几张他们以前照的照片。他们给我解释说‘这就是照片啦。用那架照相机可以制作出这样的画儿来’等等等等的。而那几张照片中，基本上都是画着那些士兵与他们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画儿。当时我看了之后一下子就怒火中烧了，脱口就向他们大喊道‘你们这群自私的混蛋！只顾着与自己家的人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但夺走我的亲人和朋友时却连眼都不眨一下’，结果你猜怎么着？嘿！他们本来明明应该听不懂我的话来的，却一个个都像听懂了似的低下了头！”

“哎？”

“那时四周立刻就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没想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向我说了声‘对不起’。明明就是一群狼心狗肺的家伙，竟然也会道歉……而现在看着这些变成了石头的士兵们，我就禁不住会想，这些家伙们应该早就知道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这副样子吧，既然如此那到底为什么还要来到这边兴风作乱？明明……也都拥有自己的亲人的……”

说到这里，拉普一下子沉默了下来。

其他人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在丽蒂的带领下，默默地继续向目的地前进。

随着对面传来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一队士兵很快便出现在了杰斯汀一行的面前。

那些士兵们最初看到杰斯汀他们时，显得非常吃惊，并纷纷举起了枪。

“先不要射击！……大家可以把枪放下来了。他们是玲中尉所雇用的当地工作人员。”

“……士兵先生、你不是那个时候的那位士兵先生吗！”

原来，领头的这位正是当时在空中战舰上给杰斯汀带过路的那位士兵。

另外还有几个士兵似乎也都记得杰斯汀或拉普的样子。

“我说你们究竟到这种地方干什么来了！现在这里可是十分危险的！”

“那你们又是干什么来了？难道那时你没有带着玲去缪林那里吗？”

“我们这次本来是与缪林大佐一起来的。大佐发动了军事政变，决心用自己的手来打倒他的父亲巴鲁将军。所有的士兵全都投向了缪林大佐一派。”

其实，应该说“现在所留下来的，已经只剩下缪林一派了”更合适一些。

不过当杰斯汀听到士兵的那句话

时，却觉得他说得有点过于极端了。

至少当杰斯汀还在帕姆的时候，他便听说过巴鲁将军是一个既让人畏惧又让人尊敬的人。

民众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差到如此一塌糊涂的地步。

因为，他的确为世界做出了许多值得赞扬的功绩。

“巴鲁将军这个人，难道就那么没有人望吗？”

“自从来到墙壁的这一侧之后，他净命令我们做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即使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也要执行这项计划？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真的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吗？从计划开始实施之后所造成的诸多惨祸来看，我们实在是不能不产生怀疑。缪林大佐的决断，就是对这个疑问的回答。而且，虽说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但由我们自己所造成的后果，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手来将其终结。”

“那么，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正要返回外面的那艘战舰上，这是缪林大佐的命令。大佐则同玲中尉一起，正在与巴鲁将军进行最后的对决。”

“姐姐也在这里吗！”

“姐姐？啊啊，我想起来了。是的，玲中尉与大佐在一起。如果大佐他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归来，那当然再好不过。不过万一活下来的是巴鲁将军的话，到时候就以整个战舰的全部火力将他打倒，这也是缪林大佐的命令。你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吧，这里太危险了。”

杰斯汀拍了拍胸脯说：“我们也是为了打倒巴鲁将军才来的！我们要与缪林大佐一起战斗！”

士兵一听便急了。

“笨蛋！男人之间的父子对决，别人怎么可以随便插手！”

“这才不是什么别人的事情！不管对谁来说都是自己的问题！诸位，我们走！他们一定在这边！”

“停下来！快回来！”

杰斯汀一弯身子，从出于善意想要抓住自己的士兵胳膊下面钻了过去，并马不停蹄地向这对士兵走来的方向跑去。

然而，士兵们并没有跟着追上去。

因为他们要严格遵守缪林的命令——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准再回来！

“你这家伙！竟敢擅自到这里来！”

“菲娜！你还活着，太好了！”

当受伤的缪林和正在给他疗伤的玲发现突然闯进屋里来的是杰斯汀一行时，分别用不同的话语对着不同的对象喊了起来。

这里是一间大得有些浪费、装备无比豪华的屋子，隐约散发着一种慑人的压迫感。

有些地方的装潢与空中战舰中的那间玻璃屋子类似。

缪林的脚上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那个伤是怎么回事啊？”

杰斯汀未经考虑地出口问道。然而回答他的却并不是缪林，而是看起来一脸疲倦的玲。

“是被巴鲁将军……”

可是在玲说完这句话之前，缪林已经冲着杰斯汀大骂了起来。

“为什么把精灵石交给了巴鲁？如

果不是你让他集齐了精灵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世界也不会走向灭亡！”

“大佐！请先不要动！”

正在给他疗伤的玲，眼看着缪林的鲜血渐渐染红了自己的双手，不禁发出了一声悲鸣。

杰斯汀也不甘示弱地面向缪林大声反驳道：“当时菲娜可是差一点就会被巴鲁杀死啊！精灵石算什么！那种东西怎么能够跟菲娜的性命相提并论！”

“仅仅只为了她一个人，已经有数千人、不！是数万人因此而丧命了，你到底知不知道！”

“就是有数十万人也比不过一个菲娜！而且，我们现在不正是为了打倒巴鲁才来到这里了吗！只要一起将巴鲁打倒不就行了吗！那样的话，那些人们也会因此而得救，不是吗？”

“一个小毛孩子能干成什么！”

“谁是小毛孩子？我是冒险家！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冒险家！”

缪林环视了杰斯汀他们一眼。

真是一群没有任何组织性、也完全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不禁从心里满生厌恶地如此感到。

“你们这群人根本什么都办不到，不要给我们添麻烦！这是我和巴鲁之间的问题，一定要由我自己来给它划上句号！”

缪林边说边想要站起身来，可惜却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在玲的支撑下才勉强站直了身体，他那张满是不甘之色的脸庞因痛苦而变得有些扭曲。

拉普挂着一脸倍感无聊的表情故作怪声道：“喂！杰，快别管那个伤病号了，我们走吧。反正看样子他也暂时动不了了，就算他真的愿意与我们一起战斗，我看也只能是力不从心了。”

“说的也是。好！不管他们了，我们走！”

“等等！若没有光翼人的帮助，想要打倒巴鲁是不可能的！”

“没问题，有我在呢。”菲娜威风凛凛地踏前一步站出来挺胸说道。

缪林还有玲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什么……？哦，是么，果然还是觉醒了么！”

“菲娜！为什么连你也……”

玲面向菲娜的那张脸上顷刻之间便挂满了悲伤。

菲娜看着玲那副悲伤的表情，不禁稍稍感到有点困扰。

缪林目不转睛地看了玲一会儿，突然向她命令道：“既然如此，玲！与他们一起去吧！发挥出你们双子光翼人的力量，将精灵石再次击碎吧！”

缪林话音未落，杰斯汀便惊叫了起来。

“如果那样做，菲娜和玲会变成怎样，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可是只有牺牲她们两人，才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我不会让你那么做的！就是为了阻止那种事情的发生，我们才会来到这里！大冒险家杰斯汀大人和他的同伴们，一定会找到其他能够拯救世界的方法！”杰斯汀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大声喊道。

“喂喂喂！杰斯汀老爷，请问那个‘大冒险家杰斯汀大人和他的同伴们’指的都是谁跟谁啊？”

“嘿嘿嘿嘿嘿！稍微有点得意忘形了，这是我的老毛病，别在意啊！”

于是，杰斯汀一行人先一步向着基地的更深处迈出了脚步。

玲则似乎准备在给缪林疗完伤后便接着追上去。

它悠然漂浮在玻璃对面的空间之中。

那个空间之巨大，仿佛都会使人的距离感产生错乱。明明是在封闭的室内，看起来却像一整条帕姆的街道一下子装进去了似的，广阔得甚至看不到它的尽头。

暗淡的红色光芒充斥其中。

但是光源到底在哪里却无从得知。

而那个不祥之物，就漂浮在这片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暗红色光芒之中。

宛如漂浮在一片血液之中一样。

现在的它，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从灾祸之塔将其抬出来时、盖亚之芽时期的影子。

若非要拿什么东西来作比喻的话，只能勉强说它像是一个甲虫的蛹，一个异常肥硕的蛹。

在这个蛹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搏动着。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能够一眼便认出来——那就是盖亚。

因为可以感觉得到。

它那大到吓人的躯体，仅从外观来看，似乎比起那艘空中战舰来都还要巨大得多。

杰斯汀甚至一度曾经认为，它那夸张的巨大会不会是一种错觉。

在这个基地之中，怎么会有如此广阔的空间？

在想到这个疑问的下一秒钟，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空间并不是在基地之中，而是位于与基地相接的那座大山之中。

不对，应该说那本来就不是一座大山。

而是一座拥有山体外表的遗迹。

它的内部就是孕育盖亚的摇篮。

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它的巨大便不是一种错觉。

“巴鲁正在将精灵石合为一体，我们必须再快点！”

听到丽蒂急促的声音，杰斯汀大步跑了起来。

登上一段长长的阶梯之后，又一口气连续穿过了三个房间。

在一座直通盖亚所在的天桥尽头，杰斯汀等人看到，巴鲁正背向这边站在那里。

在他的面前，是一块凹凸不平的黑色巨石，它的体积有巴鲁的数倍之大。

伴随着盖亚的脉动，那块石头不停地向四周投射出血一样的光芒。

巴鲁头也不回地以诡异的声音沉沉说道：**“绝对、不允许、你们过来、妨碍我，这可是、一项、缜密的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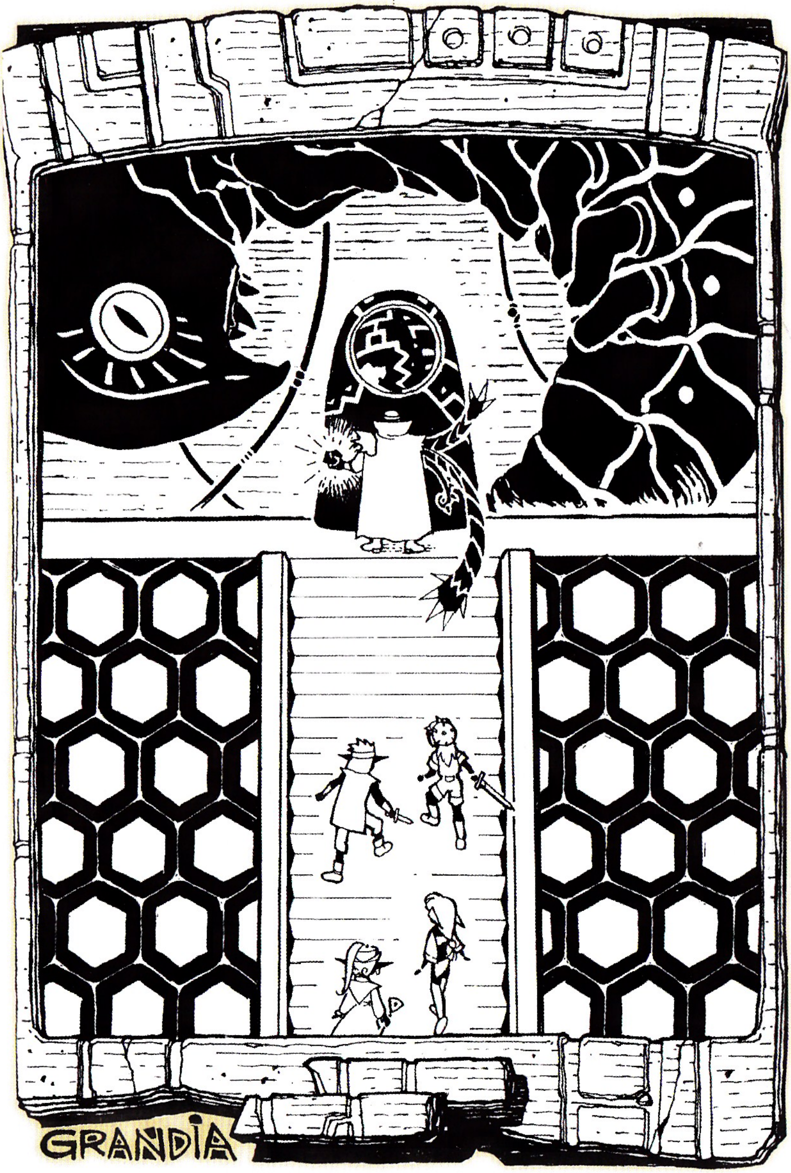
“喂！巴鲁！如果你还残留着一丝作为人类的心，那么就马上将这种愚蠢的行动停下来！你看看世界已经被你摧残成什么样子了！”

“我要、永远地、支配一切，世界、将成为、我的东西。”

丽蒂面向巴鲁举起了法杖。

“杰斯汀，即使他那仅存的一点人性，也在渴求着永远的支配和独占。事到如今，只能将他打倒了。”

“但他毕竟是缪林的父亲，首先还是试试看能不能将他说服……”


GRANDIA

“都这种时候了还开什么玩笑！如果那家伙能被说服的话，那个叫什么缪林的还用得着发动政变么！”

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拉普已经将自己手中的短剑朝巴鲁投了过去。

短剑隔着斗篷深深地刺入了巴鲁的后背。

然而，明明眼看着完全埋入巴鲁身体之中的那把短剑，紧接着却好像被从内部轻轻推出来了一样，从斗篷上脱落下来掉在了地面上，并同时发出了一个干涩的响声。

此时的那把短剑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金属光泽，变成了暗灰色的石头。

它看起来也并不像是被斗篷下面的铠甲给弹回来的。

“哼！我本来也没想过这一战能够轻易取胜！”

就在拉普想要进行第二次攻击时，巴鲁的斗篷像被强风吹起一样猛然上翻，一根宛如粗鞭一样的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缠住了拉普的胳膊，并紧接着将他的身体拖到了半空之中。

“呃！”

性格倔强的拉普本来即使身体真的受到了什么痛楚，他也一般会强忍着不发出任何叫声，而且也不会将这种痛楚表现在脸上。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拉普，此刻他的脸却因苦痛而变得扭曲不堪。

这样下去，拉普的胳膊不是会变得血肉模糊就是会被直接扯下来。

“放开拉普！”

杰斯汀大叫一声拔剑砍向那根粗壮的触手，菲娜则向巴鲁的身体放出了火焰魔法。

丽蒂每次甩下法杖，便会放出一股看不到的冲击波，基多则从里侧的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道具扔了出去，只见那个道具在接触到巴鲁后背的瞬间便“嘭”的一声炸开了花。

在众人的连番攻击下，那根触手终于将拉普松开了，但他的身体却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爆炸带来的烟尘一时将巴鲁的身姿隐藏了起来。

“拉普！不要紧吧！”

“切！一两只胳膊算什么！”

拉普的那只胳膊无力地下垂着，已经完全活动不了了。

巴鲁伸出来的那只触手也缩到了烟尘之中。

杰斯汀他们摆好架势，一边全神贯注地等待着烟尘飘散的那一刻，一边想象着烟尘之中巴鲁受伤倒地的样子。

可是，烟尘散开之后，出现在眼前的却是巴鲁鼎然而立的身姿。

他的那件斗篷已经烧成了碎片，穿在身上的衣服和防具也有多处损伤。然而，覆盖于它们之下的那具身体，此刻却已呈现出了异形之姿。

刚才的那只触手就长在他右边的肩胛骨之下。

“我、应该说过、不准、妨碍我！”

他那本来就异常臃肿的右肩，却眼看着仍在继续膨胀，变成了一层一层像是铠甲一样的东西，将他的身体渐渐覆盖了起来。

从他的左肩上，一根宛如长枪一样的巨刺穿破了皮肤，不断地向外慢慢延伸。

这时，从他的左肩中突然又迅速长出了一只胳膊。当这只胳膊——他的第三只胳膊将那杆长枪从他的身体中猛地抽出来并摆出攻击架势之时，巴鲁的整

个身体构造都已经完全没有原来身为人类时的模样了。

更加让人感到反胃的是，这时他的后头部竟一下子迸裂开来，露出了一个类似昆虫复眼一样的恶心器官！

巴鲁看来是打算把杰斯汀他们交给自己刚刚长出来的这些新器官来对付，自己则继续进行精灵石的融合操作。

看到他的这副异样身姿后，要说杰斯汀完全没有感到一丝害怕，那绝对是撒大谎。

当巴鲁的新胳膊将从自己身体之中生出来的那根长枪高高举起，欲向众人刺来之际，杰斯汀他们的总攻也随之开始了。

通常攻击再加上魔法攻击（拉普也会使用与杰斯汀的火焰魔法类似的攻击魔法，而丽蒂则施展了数种杰斯汀他们从未见过的魔法），还有基多的爆炸核桃以及填满了火药的手榴弹，都尽最大的可能击打在了巴鲁的身上。

巴鲁的新胳膊出乎意料的难缠，而他的新铠甲则坚固得让人不敢相信。

虽然众人似乎根本不是巴鲁的对手，个个都负了伤，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继续战斗着。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

丽蒂以及菲娜先后失去了意识，这时手上的炸弹已经全部都用光了的基多将她们两人拖到了战场的后方，然后给她们吃下了苏醒药。

虽说两人都已经身受重伤，但如果不赶快让她们苏醒过来、重新加入战斗的话，要想取得胜利则更是难上加难。

拉普一直用一只胳膊坚持战斗着。

经过一番苦战，他们总算是打掉了巴鲁的那只触手。

可是，巴鲁自身却连轻微的颤抖都没有。

“已经、没有必要、再陪你们、玩下去了。”

巴鲁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并没有回过头来，但杰斯汀仍然能够感觉到，此时的他正在咧嘴奸笑。

与此同时，杰斯汀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因为他感觉到——**盖亚已经觉醒了。**

“没赶上吗！”

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杰斯汀回头循声望去，他看到缪林和玲正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缪林把一只胳膊搭在玲的肩膀之上，看来他仍然无法自由行走。

缪林盯着那个曾经是人类巴鲁的怪物，猛地大叫道：“不！还不晚！玲！快点！与菲娜一起！发挥出双子光翼人的力量吧！”

玲扶着缪林走到一处墙壁边上，待他靠在墙壁上站好后，便立刻飞也似的奔向了菲娜。

“菲娜，借我力量！”

“姐姐！”

光之翼自玲的后背上如岩浆般缓缓喷发出来，接着它好像成为了引水似的，菲娜的后背上也随之渐渐地升起了一对光之翼。

与此同时，活力从菲娜的脸上消失了。

虽然她依然睁着双眼，但是却似乎并没有意识。

玲伸出双臂抱住了菲娜。

菲娜也面无表情地抱住了玲。

菲娜似乎正在与玲同调。

“休想、得逞。”

在巴鲁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数根触手猛然冲破了盖亚的蛹喷发而出。

触手开始疯狂地破坏四周的墙壁以及屋顶。

每一块崩落下来的岩石都有坦克一般大小。

而当每一块岩石与地面发生冲撞时，都会在它的周围引起一阵宛如地震一般的晃动。

裂痕随之向四处蔓延。

一根巨大的触手一击敲碎了杰斯汀他们头顶上方的墙壁，接着一股撕裂皮肤一般的冲击袭向他们全身。

“菲娜——！”

杰斯汀一边用两只胳膊护着脑袋，一边搜寻着菲娜的身影。

在这片暗淡的瓦砾与尘埃之中，只有双子光翼人的翅膀依然在散发着光辉。

杰斯汀猛然发现，四周的声音在不经意间消失了。

而自己的身体则飘浮到了空中。

……不只是自己，还有同伴们，以及缪林。

“玲！快停下！不用管我了！先去打倒盖亚！”

可是这一次，玲却没有听从缪林的命令，而是继续用力场包裹着缪林和杰斯汀他们快速上升，穿过由盖亚的触手所造成的巨大裂痕飞到了外面。

此刻，外面正是一片被晚霞映红的、血一样的天空。

身体下方的灰色世界也因此被染得一片绯红。

那艘空中战舰也是同样。

玲带着众人向那艘空中战舰缓缓降下。

然后，在接近甲板的时候，将他们放在了上面。

玲和菲娜在甲板上方手拉着手，做出了一个祈祷似的动作。

可以从盖亚所在的方向感觉到一股让人不舒服的波动。

就好像无尽的黑暗正在那里滋生一般。

而那些疯狂舞动的触手，则似乎想要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灵魂一样……

杰斯汀不禁感到，如果被那些触手抓住的话，自己绝对马上就会变成石头。

他同时还意识到，现在菲娜和玲正在保护着自己和大家不受那些触手的侵蚀。

有几个士兵快步跑了过来。

“大佐！您平安无事吧！巴鲁将军呢？”

“行动失败了！现在马上发动战舰飞上空中避难！盖亚就要出来了！炮门全开！将所有的攻击火力对准盖亚！”

士兵们的行动非常迅速，片刻之后空中战舰便发出一阵隆隆的轰鸣声飞上了天空。

几乎与此同时，大山轰然崩裂开来。

盖亚的巨大触手从裂缝之中弯弯曲曲地伸了出来。

有的触手沿着山坡不断蔓延，就好像缠住多姆遗迹的木头人之树的根一样；有的则像漂流船上那只巨大墨鱼的爪子一样，因为无法捉到战舰而在空中张牙舞爪。

不过，每当有触手接近时，菲娜和玲的光之翼便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接着触手便会化作尘埃迸散而去。

“射击！”

随着缪林的一声令下，无数的火舌立时从空中战舰中喷吐而出，径直飞向盖亚的所在之处。

在血色夕阳的照射之下，盖亚的本

体爬上了山顶，而触手则像熔岩一样沿着山坡四下蔓延。

在炮火的猛烈攻击之中，夜色降临了。

已经射光全部炮弹的空中战舰沉默了下来。

盖亚也一直维持着同一个姿势，一动不动了。

而此时菲娜和玲的光之翼也已经消失了。

一位士兵战战兢兢地向缪林问道："大佐，我们、赢了吗？那个怪物、盖亚究竟是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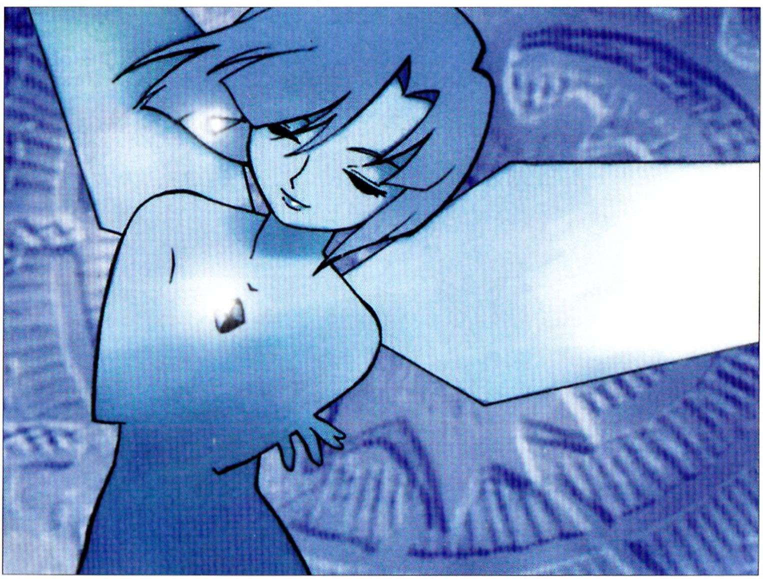
然而杰斯汀却依然能够感觉到盖亚的存在……说不定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

缪林静静地说道："没有，我们并没有取得胜利，盖亚还活着。那就是巴鲁最后的形态。我们接下来要先整顿自己的态势，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一定要除掉盖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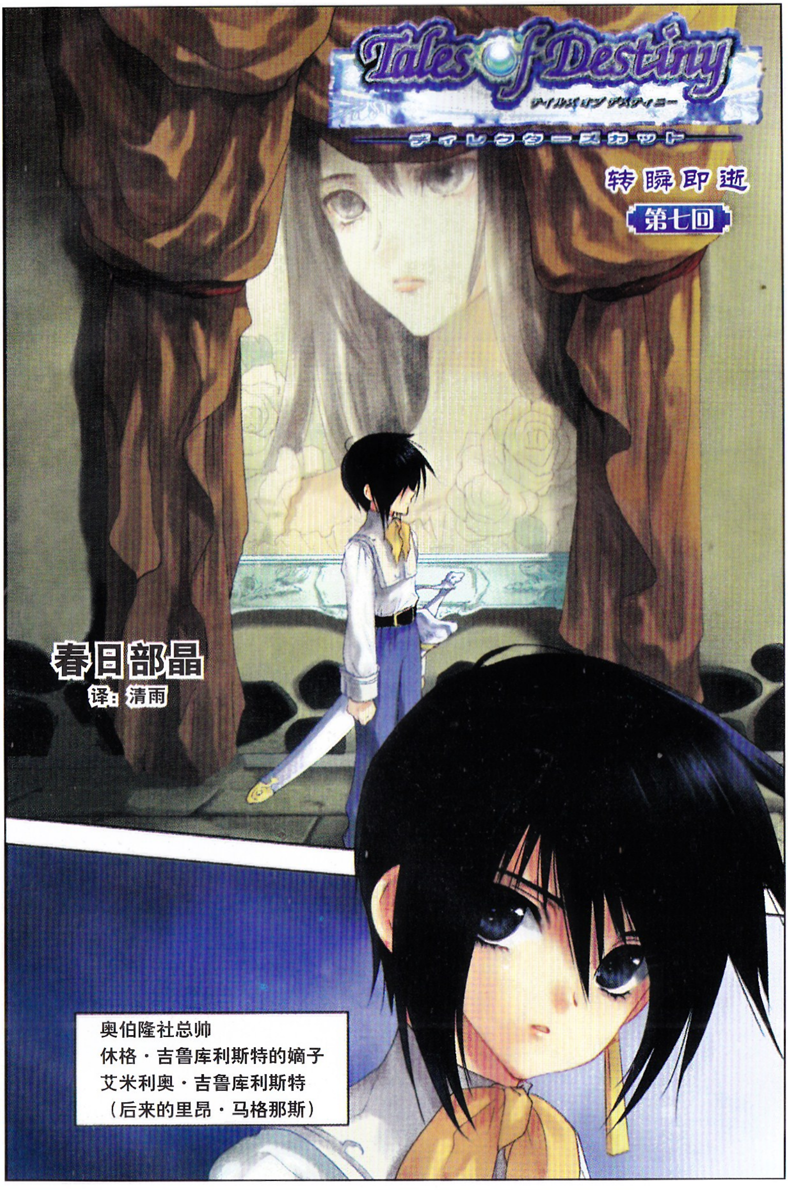
儿子已经完全舍弃了自己曾经的父亲。

盖亚虽然复活了，但世界还没有灭亡。
杰斯汀他们，都还好好地活着。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大约十年前
主人休格先生很忙，经常不在家
所以我们这些佣人的主要工作是照顾他的嫡子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也就是艾米利奥少爷
那么小的孩子……真是难以想像
失礼了
玛丽安小姐，给少爷打个招呼
见习佣人
玛丽安·菲斯德尔


Tales of Destiny
テイルズ オブ デスティニー
ディレクターズカット
转瞬即逝
第七回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奥伯隆社总帅
休格·吉鲁库利斯特的嫡子
艾米利奥·吉鲁库利斯特
（后来的里昂·马格那斯）


初次见面，我从今天开始在这里工作
请多多关照！


果然有“似曾相识”这种事啊
夏露，好吵啊……
但那孩子跟这幅肖像画真的很像啊！
古代兵器 守护者
夏露狄耶
肖像画上的人是他去世的母亲克丽丝
……
那位是继承人艾米利奥少爷
艾米利奥少爷好像很喜欢她
经常像那样看着那幅画


那么……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家的佣人了
按照你的要求，我会把薪水送到你老家去的
是！非常感谢
今后我一定会尽全力工作的
吉鲁库利斯特家 管家
夏因·伦勃朗
……
哎，真是个少见的孝顺姑娘
去年庄稼收成不好，有很多农民失业
家里只是收留了其中的一个人而已
话虽如此，可把薪水全寄回家里也很了不起啊
而且看上去很乖巧……玛丽安挺不错的嘛
孝顺的好孩子……


夏露……
你觉得我对休格先生孝顺吗……
作为现如今世界经济的中枢——奥伯隆社总帅的公子
……
艾米利奥没有愧对这个名号，已经显露出些许下任主人的气势
我们这些佣人的主要工作是照顾他的嫡子
我们必须要全力帮助他尽快成长起来


我叫玛丽安，之前我们见过
请问您对我有什么指示吗？
微笑
你还是先学学怎么记住自己的工作吧
在那之前只需要知道怎么买东西就行了


ガ
チャ
不好意思……
少爷
我觉得对佣人的态度还是稍稍温柔一些比较好吧
另外……如果是我太过敏感的话，先给您道个歉
其实我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感觉您好像故意跟那孩子之间保持了极不寻常的距离……
只是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表情跟那个人说话……


那么我告辞了，艾米利奥少爷
嗯……
但这实在是太惊人了！真是了不起的勤奋和应用能力！
明天的课程是凡达利亚的历史和政治
再也找不到像您一样的学生了


那些是今天的最后一份
把它们处理掉，玛丽安
是
居然能若无其事地解答这么难的题目
但却把这些宝贵才能和努力的证明……
就这么简简单单地烧掉……这样做真的好吗？
没有人看过这些东西……


チュン
チュン
チチ…
一直在练习使用右手啊
对了，下午有什么安排？
因为休格先生吩咐了
沙沙
直到天黑之前全都是剑术训练！因为明天就是期盼已久的大会了
不过，还是把运动量控制在不会让自己感到疲劳的程度比较好
这个你不必担心
又是这样……
平常只有剑是他的聊天对象


虽说是剑术大会，但理所当然地不会使用真剑，所以我只能在场下休息
请不要大意哦！
我知道，夏露
即使被称为天才少年，但实际上还是个小孩子
看到那张与年龄相吻合的脸，不由得感到一阵安心……
不过，对手顶多是13岁大的贵族小少爷
他们坐在观众席上的家人一定会全都哭丧个脸吧
はっ
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爸爸……休格先生他……
明天会来看我比赛么……
呃！


你为什么在这儿
不、不好意思！我来拿柴火……
那就快回你的岗位去！
别磨磨蹭蹭的！
是、是！
少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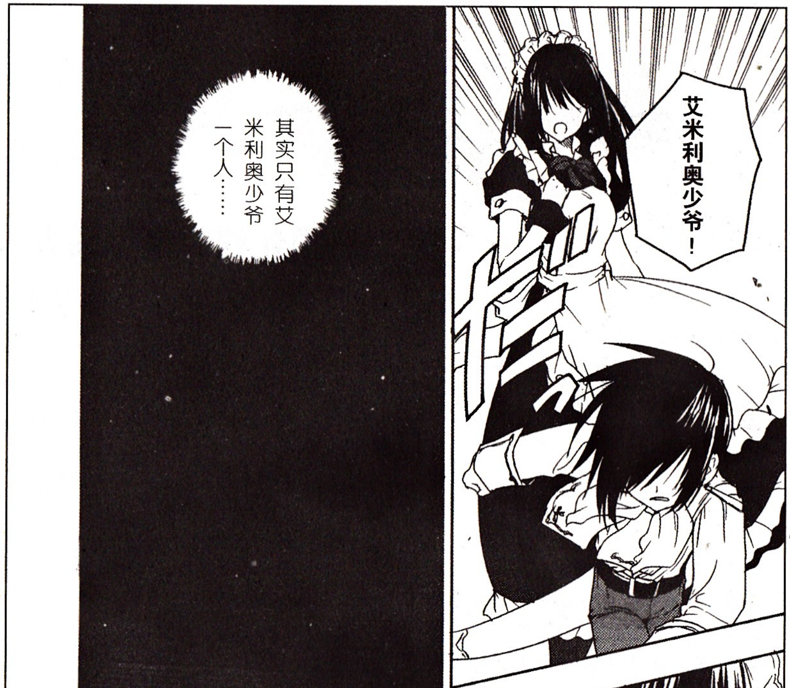

我走之后，身体好些了吗？
塞伊喀鲁特是个很大的城市，真想让父亲也看看
工作一切顺利……
顺利？
这个谎必须得说……
カキ
カキ
啊！
玛丽安！
休格先生忽然回来了！
快去迎接！


在干什么，快把外套拿来！
是，遵命。
那就是休格先生
奥伯隆社总帅
休格·吉鲁库利斯特
您辛苦了
初次见面，我是前几天……
我听说了
要是偷懒的话立刻把你送回老家
这么冷酷的声音……
还有什么事，艾米利奥


其他的事告诉伦勃朗就行了
不是，那个……明天有剑术大会……
我知道
我只是回来拿资料的，这件事以后再说
是……
不用太在意了


这对父子每次见面都是那样
我们只是拿了薪水来伺候他们两个人的
不要太感情用事
是……
肖像画上的人是他去世的母亲克丽丝
艾米利奥少爷好像很喜欢她


呃！
艾米利奥……少爷
少爷经常像那样看着那幅画
特别是在被休格先生斥责后
严厉的休格先生也好，画中的妈妈也好
都无法支撑艾米利奥少爷


艾米利奥少爷！
在这座豪华的宅邸中
其实只有艾米利奥少爷一个人……
未完待续

海贼法则

——《真·三国无双》系列同人

文／姜陆 编／夜蓝

起

甘宁：

我想说其实我真的很无辜。

我就那样坐在岸边出神地凝视着脚下滚滚的江水，翻腾的浪花搅拌着熟悉的味道，猎猎的风将清脆的铃音传得很远。

那是在我人生前二十年摸爬滚打之后所留下的惟一清晰的记忆。

那时的我被称为“海贼”。

有点无辜是不是？我们明明只是在江面上活动的……

那时跟我一起打拼的兄弟有很多，后来，他们大部分都死了。

不断有新的面孔加入，也不断有人死去。

为了生存而丢掉性命，听起来可能有点讽刺，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在江面上，遇到的同行就是敌人，但如果他们战败投降，那就变成了同伴，尽管他可能在一分钟前才刚刚杀了你的伙伴。

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这就是海贼的生存法则。

然而这种法则，他是不可能理解的吧……

我想到刚刚开过的合肥战前协调会，想起那个孩子堪称恶毒的眼神，那眼神中的愤恨满得可以溢出来。

他说他叫凌统，他还说是我射杀了他的父亲。

我望着手中的霸海（看清楚了，这是刀！），嘴边浮现出一抹无奈的苦笑。

在我印象中夏口并不是那么有纪念意义的战场。夏口之战，对于作战双方来说都不算太出奇或者太惨烈，那只是自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之后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中颇为微不足道的一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战争，只要被称为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

我甘宁杀过多少人，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你非要我记住在这场战役中杀了几个人，他们都姓甚名谁，这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吧？

而且如果我要是像“弓腰姬”孙尚

香那样出名，或者像黄忠或者夏侯渊那样天天拿着张弓也就算了，但是实际上我不常用弓箭的…………

如果一定要说用箭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孙权军撤退，为了阻止敌人的后撤，黄祖那个老顽固是下令放箭来着，然后呢？然后一时间箭如雨下，你根本不知道哪支箭射中了哪个人，就算那孩子之后拿着刻有我名字的箭找我兴师问罪，可我手下的部将用的都是刻有我名字的箭，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是我射出去的？难不成你还要查验指纹么？（都督背后灵：咳咳，甘将军，穿越了……）

算了，你说是的话，那就是吧，反正事情的经过已然不可考，而历史不过是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反正他这样的孩子，在这样一个乱世上，我见得多了……



听见身后急促的脚步声，久经沙场的危险本能使我在一瞬间起身，并做好了防御准备。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张稚嫩的脸，以及那张脸上与年龄极为不符的愤世嫉俗。

凌统：

"求求你们了，你们还嫌我病得不够重么？让我省省心吧……成么？"

这已经不是吕蒙大叔第一次这样苦口婆心地劝我放下仇恨重新做人了，他很小心地用了"你们"，然而这话，分明就是跟我一个人说的不是么……

"公绩……其实……兴霸他是个好人……"

好了伯言，我知道你们在三代里感情很好，不过你这样眼神游移还一副"不知当讲不当讲"的表情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啊……

"公绩，笑一下好么？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你笑了……"

我求你了尚香郡主，我不知道是吕蒙还是伯言还是孙权还是谁让你来劝我的，不过这种明显不属于你的语气听起来只有搞笑效果……

我知道那个叫甘宁的海贼不一定就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知道在战争中一定会有牺牲，我知道这种事情怪不了其他人，不要跟我讲道理，我都知道……

只是谁来告诉我，那个从小习惯追随着父亲的步伐、习惯看着父亲高大威



猛的身躯挡在自己身前的少年空落落的心情，又该如何来弥补…………

父亲说人不会永远活下去，他还说男子汉当战死沙场，如果是死，希望自己能死在一代名将的手下。

当时年幼的我就拉住父亲的袖口哭着说不要嘛，父亲不会死的……

于是父亲笑了起来，哈哈大笑的那种，然后他跟我说了什么，说了什么？

对不起风声太大，我没听清……

后来我的父亲就死了，是被流箭射死的。

我的父亲，英雄一样的父亲，现在不过是夏口战场上一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尸体，果然再伟大的英雄也敌不过区区一支冷箭么……

我只记得当时我就发了彪，后来遇见了谁，砍了谁，我都不记得了。

箭杆上刻着一个篆体的“甘”，我知道，那是我要杀的人，尽管我清楚那不一定就是凶手。

我只是恨。

我需要找一个目标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不然的话，父亲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会让我会疯掉的。

我只知道自己一定要找个人来报仇，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不定我还要感谢甘宁。

于是我拿上“怒涛”。我知道他在哪里，每次的战前协调会，他都会坐在江边看江水。那是他来的地方，也是他终将要回去的地方。

看吧，他果然在。

我走过去的时候，那家伙警觉地起身，回头，嘴角还是带着那痞子一样的微笑。

甘宁：

那孩子周身散发着熟悉的斗气。我说“熟悉”，是因为自从第一次在战场上见到他到现在，他在我面前都是无差别斗气状态……

本想说“要做热身运动？”来缓解一下气氛，然而我来不及了，至少在霸海挡住迎面劈来的怒涛之前，是来不及的……

“吕蒙说不许打架哦”我扬扬眉，提醒他。

“我知道……”放下怒涛，他脸上的表情颇为不甘，“我只是想警告你，明天那场仗，不要碍手碍脚！”

合肥？

其实你是想告诉我，最好明天死在合肥算了吧…………

然后我就看到了迫使他停手的原因……是闻讯赶来江边的陆逊脸上担忧

的神情，我就知道拿出吕蒙来吓唬他是不太靠谱的，其实大叔在他心目中没什么地位……

（汗……吕蒙大叔对不起……）

承

凌统：

我必须承认我现在很害怕，很害怕。如果你没上过战场，你是不会理解的，那种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的感觉。

一路护送着孙权到江边，让他先撤，后来想了想不放心，于是我抢过那个农民脸的上衣，“你先走吧，我乔装一会儿你，应该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那你怎么办？”他说，可能是注意到我身边的人能死的都死光了。

“我怎么知道……”我皱眉，“不过这不是身为主公的你该考虑的问题，只要你还活着，我们就不算输……不算输得太难看……”

他微微一怔，然后郑重其事地跟我说“公绩……活着回来……”

我很大方地向他摆摆手，活着回去？这种没谱的承诺我从来都不会做。

事实证明，我的策略很有效，简直太有效了。

他们都以为我是孙权，想拿我的脑袋去邀功，真是伤心啊，我本来还觉得自己挺英俊的，至少和那个农民脸应该有着天壤之别……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身上受了很重的伤，重到我已经不知道痛了，然而我还是想要活下去，我说很害怕，就是因为我想要活下去。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间明白了，其实自己一直以来都很幼稚。

我以为我很成熟了，我以为我和父亲一样可以说着“大丈夫有朝一日必将战死沙场……”然后于谈笑之间决生死。

其实我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准备随时死去。无论是我周围的人，还是我自己，都没有。

我还是太年轻了……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成熟一点。

情况真的糟透了，糟到我想哭。

还好我没有，不然我真的会一辈子抬不起头……

其实当时的情况我已然看不太清楚了，然而清脆的铃声表明了来人的身分。

是他，不会错的。

甘宁：

等我赶到的时候那孩子就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这不能怪他，当时情况真的很糟，鲜血将他红色的外套染成了深紫色，体力明显已经到了极限，我怀疑我再晚一会儿来他就会和他父亲一样变成一具尸体。

不管是怎样的英雄，生前有着怎样鲜明的性格和豪迈的性情，一旦变成尸体，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无双将他身边的敌人扫干净，我背起他，深吸了一口气，“撑着点！要走咯！”我说。

“甘宁？”他迷迷糊糊地说，“就算你救了我，我也不会感激你的……”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让他感激才救他的，我也从来没有“将功补过”这种高尚的情操，我这么做只是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同伴，是同伴就要互相守护，这是海贼的法则。

“你父亲的事情，不好意思。”我没有说“对不起”，因为我真的不觉得那是我的错，我只是有点不好意思，毕竟那个时候，他才十五岁。

我感觉那孩子在我的背上颤抖了一下。

“不要再悲伤了，不管你杀了谁，你父亲都不会回来了。不过以后，我会代替你父亲保护你。以后，我们就是同伴了。”

那孩子在我的背上咕咕哝哝地说了些什么，等到我有余力的时候注意听了一下，然后不禁笑出声音。

“我恨张辽……”他说。

“还成，能有精神去憎恨就好！”我说，“如果你能活下来，随便你恨谁都行！”

我背着他一路奔到江面，那里有孙权派来迎接我们的船。

这场战役之后他躺了一个多月才缓过精神。

他说要找我下棋的时候我惊了一下，我想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关系好到可以一起下棋解闷了？

还好我没问。

他找我下棋，不过是个幌子。

比如他在落子的时候忽然说，“有关我父亲的事情，我还是不能原谅你。”

这又让我惊了一下，原来这件事情可以不和怒涛以及斗气一起出现啊。

“但是，这种仇恨，我可以尽量忘记。”

“甘宁，我不喜欢你，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

“但是，我可以把你作为自己的同伴看待，如果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或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他的语气轻松，好像在谈论一件完全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而我听不出他是在和我说话还是在自言自语。

“你这么说，大叔一定会很高兴。”我说，“他为我们的事情操心很久了。”

那孩子脸上迅速闪过一丝狡猾的微笑。我叹气，孩子，其实你欺负大叔，也已经欺负很久了……

然而大叔毕竟没有高兴太长时间，因为这之后不久，他就死了，病死了。

转

甘宁：

228年，彝陵。

我说陆逊真是有你的！一把火烧了蜀汉的七百里营地，刘备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气了，当初大叔选你做接班人果然没看错……

说着我就觉得嘴里一阵腥气然后吐出一大口血。血的颜色发黑还有异味，大夫说情况有些不妙。

陆逊小朋友一下子就慌了，他说："兴霸你别说话了，算我求你了。"

我大方地一抹嘴唇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现在还死不了，话说刘备跑到白帝城去了是么？让我去追吧，就为尚香的事儿我恨他好多年了……"

陆逊坚持让我休息，可是我知道我不能。

我没有时间了。我不能死在这个地方，死在病床上，这不合我的风格。

我可是"铃之甘宁"，是"海贼"……

最终他拗不过我，于是我带上我的铃铛和部将，浩浩荡荡地杀向白帝城。

先主伐吴，宁得痢疾，带病出战。后为蛮王沙摩柯以箭射头，坐于大树之下而死，树上群鸦数百，围绕其尸。

陆逊：

当我闻讯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很久了。

我听他的部将说，他是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于是下马坐在树下。

部将们都以为他只是想要休息一下，谁也没有去打扰他，直到过了很久，久到大家觉得有点不对劲，过来细看之下才发现甘将军，已经走了。

甘宁，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应该让你走。

我细细地凝视着他的脸，他面容恬淡安详，给人一种"他其实没有死，只是睡着了"的错觉。



那天的风很大，吹动了他的铃铛，将铃声传得很远，很远…………

凌统：

"嘿，大叔，我又来看你了。"

我在吕蒙的墓前给他倒了一杯酒，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之后一饮而尽。

"合肥之战过后，我和甘宁一起又打过几场仗，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一起打的那场濡须口之战，孙权主公觉得很有面子……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那么恨他了。"

"大概是经历过一次生死之后，就会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吧。"

我想起濡须口那场著名的奇袭，打

响了“魏有张辽，吴有甘宁”的名声的战役。

“孩子，我会给你报仇的。”那时他痞痞地笑着，那笑容很欠抽，于是我丝毫不客气地拿出怒涛劈了过去。

“喂喂，你们怎么又打架了……”大叔，我想，你之所以显得那么老成，就是操心操太多了的缘故吧……

那次我带着三百精兵扰乱敌人前线，吸引他们的注意，而甘宁百骑劫营，直攻敌人的大本营。

那场仗我们赢得很漂亮，我发现我和他配合得出奇的默契。

我想之前我们绝对想不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敌我实力如此悬殊，而我们在那一刻可以将生命交给对方。

这就是同伴了吧。

“之后我以下棋为名和他谈过几次话，说实话，他的性格，我还挺喜欢的。”

“我会和他成为朋友的，等他从彝陵回来，我会告诉他，我父亲的事情，我已经看开了。”

“大叔，这些事情，如果要是能早点让你知道的话就好了…………”

“大叔，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只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存者”就变成了“死者”。我在这样感慨的时候，就接到了甘宁的死讯。

我记得那天风很大，春寒料峭。当时我的大脑有些麻木，使我一瞬间无法回忆起那张鲜活的脸和带着痞气的笑容。

我们一起打过的那几场仗，下过的那几次棋，吃过的那几次饭，还有……

你说过会代替父亲保护我，然而，这个保护的期限，太短了吧，比我父亲短得多了。

我没有哭，就像我父亲死的时候一样没有哭，不过是风太大了，卷起战场上的沙，吹进了我的眼睛。

合

江水是汹涌而又波澜壮阔的，不留情面地怒吼着的波涛试图掩埋一切曾经的痕迹与记忆。

江岸上，一位红衣青年。他狭长凤目下的一颗泪痣使整张脸显得精致而富有悲剧气息，凌冽的风吹动他胸前挂着的一串铃铛，铃声清脆而又遥远。

青年正向滚滚的江水中撒着什么东西。

“回去吧”他说，“你最终要回到这里的。”

他最终死于箭伤，或许这就是报应吧，对此凌统想报以讽刺的微笑，然而嘴角上扬了半天终归是徒劳，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然无法再怨恨他了，从他们站在同一个战场上，以伙伴的方式战斗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已经是同伴了。

这就是战争年代，他忽然意识到，这正是甘宁处世的一贯准则。

这是海贼的法则，而他学会了。

“江面上风大，小心感冒。”身后，陆逊细心地提醒着，这种时候，他

们已经不能再失去武将了。

“我知道，这就回去。”凌统转身，他忽然说，“我想起来了。”

“什么？”

“父亲最后一次出战前，跟我说的话，我想起来了……”

“？”

“他说要坚强……公绩，要变得坚强……”

他记起那厚实的手掌抚在自己肩膀的感觉，他觉得十五岁的自己一下子变得可以独挡一面了，变得成熟了。

虽然事实证明，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父亲的遗言最终变成了现实，是的，没错，您确实死在了一代名将的手下，这在战争年代也算是一种幸运了。

“伯言啊！”

“嗯？”

“等我死了以后，也要把我的骨灰撒在江面上啊……”

“这种时候不要讲这种笑话！”

“我是认真的…………”

“你说什么啊……公绩，你还会活很长一段时间呢！”

是么？他的英雄一般的父亲最后变成了一具尸体，他的杀父仇人兼同伴最终也变成了一具尸体，猎猎的风卷起战场上的黄沙掩埋了战士的枯骨，之后，就再也没有之后了。

在战场上活下去，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

就好像对于未来，没有谁能真正看得通透。

或许哪天，他会和他们一样，战死沙场。



如果能死在一代名将的手下，那就很好了。

他最后望了望宽大而又汹涌的江面，那上面撒了他朋友的骨灰。

是挚友，他想。

完



辗转万年的宿命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荒野兵器5　地点：珐尔盖亚

强尼·阿布尔希德，传说中的珐尔盖亚引领者。

他是第一个踏上新土地的人，为了之后的开拓者，在走过的每个地方播下一棵苹果树的种子，让珐尔盖亚被绿色的海洋覆盖。

他是一个代号，在千亿年的时光中不断传承，每一个阿布尔希德，都带领着星球走向繁荣。

他是流传在大陆上的传说，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他终究只是一个人，当两条发展之路同样漫长而修远的时候，怎样才能保证他依然引领着正确的方向？

人人都知道他是新生的希望，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灭亡的使者。

那是一片经历战火洗礼而满目疮痍的荒野，灰暗的云层仿佛压在人们的头顶之上，冰冷的风吹过粗糙的地面，卷起阵阵灰沙。荒芜的土地与天空几乎连成了一片，就像是迎来破灭的门扉即将开启。



阿维莉尔痛苦地注视着远处即将爆炸的巨大行星改造装置，那是她自己在12000年前种下的祸根。而现在，也惟有拥有冰之女王血统的她才能解决。

站在她身边的迪恩立刻意识到了阿维莉尔的决定，紧张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如果行星改造装置爆炸，那么整个珐尔盖亚将不复存在，可若让阿维莉尔独自一人前去，她也很有可能遇到时空乱气流而被卷入时空的尽头。

“不会的，我一定会回来和迪恩见面的。这么久以来谢谢你，和你还有瑞贝卡在一起旅行，真的很快



乐。”光是看着表情，阿维莉尔就猜到了迪恩想要说些什么。在迪恩和所有人的努力下，贝尔尼族与人类之间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现在的珐尔盖亚，不该遭受任何灾难与不幸。

迪恩并没有说出阻止阿维莉尔的话，和阿维莉尔朝夕相处了这么久的他明白，阿维莉尔的决定是不会为任何人所改变的。

“还有……从一开始见到你的时候起，我就喜欢迪恩……非常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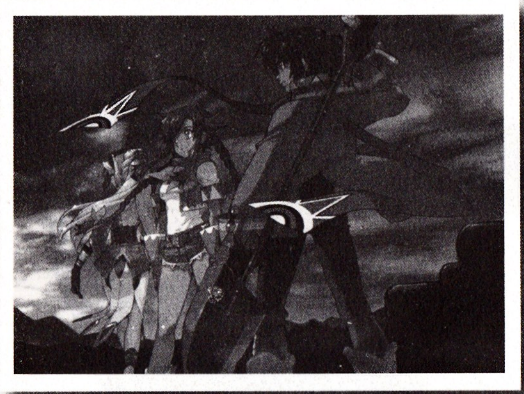
在迪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阿维莉尔突然转身冲进了行星改造装置。

12000年前，由于过度开发资源而渐渐走向衰败的珐尔盖亚上，渐渐分化出两支观点截然相反的派别：主张利用行星改造计划消灭其他生物以改造出适合人类居住星球的强硬派；主张回归自然、减少资源开采使生态慢慢复苏的稳健派，阿维莉尔就是强硬派的领导者之一，以冷酷的作风与美艳的容貌而让人敬畏的冰之女王。

但是，这个星球并不是只有人类有权居住的呀……稳健派抱着这样的观点，打破了强硬派的改造计划，强硬派只好离开了珐尔盖亚，去宇宙中寻找更为适合自己居住的星球。

那个时候，冰之女王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预见到在宇宙中长期生活的强硬派想要再度回到珐尔盖亚的时候，必定会因为无法适应珐尔盖亚的环境而遭到排斥，于是，在强硬派纷纷离开珐尔盖亚的时候，她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在冷冻装



在冷冻装置中沉眠的阿维莉尔失踪了。

由于一场意外，阿维莉尔受到了强大撞击醒来，完全丧失了身为冰之女王时的记忆。那时，出现在她身边的就是迪恩——一个普通的人类少年。

在漫长的寻找记忆的尝试中，阿维莉尔如同一张白纸的心灵渐渐被迪恩和朋友们带来的温暖所填满，不知不觉中，她变成了冰之女王时期的自己所无法想像的另一个人。

不再是拒绝一切幸福与快乐的冰之女王。

不再认为发展就是排除一切异己。

不再执著于两派之间的争端。

但是，在她的心底还深深地埋藏着一个秘密，一个每当想起就觉得无比悲伤的秘密，她会把这个秘密封存起来，直到最后一刻。

置中进入了长眠，等待着强硬派回到珐尔盖亚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她将利用自己的皇室血统启动后人无法控制的行星改造装置，为回到母星的强硬派——也许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生物——创造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世界，即便要因此灭绝其他生物也没有关系。

因为，阿维莉尔不光是冰之女王，她也是新的强尼·阿布尔希德，珐尔盖亚的引领者。

为了要将珐尔盖亚带往更加美丽的未来，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当稳健派减缓着科技的发展与资源的开采，使珐尔盖亚渐渐恢复活力时，已经是一万年之后了，在宇宙中漂泊了许久的强硬派最终回到了思念已久的母星，并以强大的科技力量跃居于珐尔盖亚的原住民之上，成为了剥削原住民的上层阶级，被原住民们称为贝尔尼族而俱怕着。就如阿维莉尔当时所预料的一样，珐尔盖亚对离开自己多年的强硬派的排斥是强大的，但是，行星改造计划却没有启动。

迪恩紧张地盯着巨大的行星改造装置，终于，装置从一触即发的状态慢慢平稳下来，阿维莉尔单薄的身影也出现在装置的出口。

迪恩飞快地冲了过去，然而，阿维莉尔却不再是那个阿维莉尔了，她露出了迷茫的神情并递给迪恩一封信。

给最喜欢的迪恩：

接下来信上的内容也许会让你惊讶，首先要告诉你的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阿维莉尔，是和你所认识的我稍微有点不同的人。

我的意识在让行星改造装置停止的时候，被次元乱气流卷入，回到了12000年前的珐尔盖亚，也就是说，再一次回到了作为冰之女王的我的意识里。

就像和我的意识进行了一次交换一样，12000年前的我的意识大概也飞到了迪恩和大家的身边吧。

如果你正在看这封信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想法没有错。

也许是受到了时空转移的影响，在从过去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失去了记忆，同样，现在站在迪恩面前的阿维莉尔也失去了记忆，大概就是和迪恩初次见到我的时候状态一样吧。

我不能否定或许会发生她被冰之女王的记忆所支配这种最坏事态的可能，但是我确信，即便变成那样，迪恩也一定可以溶化冰之女王心中的冰块。

首先，请和眼前的阿维莉尔握手，这样一切都会开始。

然后请给她看瑞贝卡的日记，我们共同经历的旅途是我最珍贵的宝物，只要看到那个，她一定会向大家敞开心扉。

不能一直注视着迪恩是我惟一的遗憾，所以剩下的事情，我要托付给新的阿维莉尔。

我的事情请不要担心，期待着12000年后快乐的重逢，我将再一次进入冬眠之中。

最后，迪恩曾经说过，我的眼泪充满了悲伤，但是那眼泪绝不仅仅只是悲伤，还夹杂着和迪恩相逢的喜悦。所以，请不要责怪自己。

阿维莉尔

无限轮回的时间

回到过去的阿维莉尔即将再度进入冬眠度过漫长的睡眠，最终与迪恩相遇，等到恢复自己的记忆时，又将再次迎来回到12000年前与大家分别的命运，不断如此反复。

但是，她却不觉得悲伤，因为可以一直不断地和大家共渡快乐的旅途，见到思念的朋友，尽管每次都会在最快乐的时候离开大家也是一样。

因为可以亲手打破种族之间的隔阂，引导珐尔盖亚进入真正的和平，所以不管怎样，都是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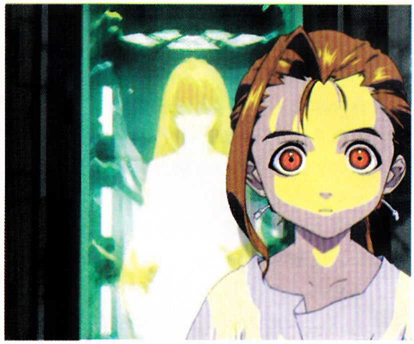
这就是阿维莉尔，她是拥护强硬派的冰之女王，也是支撑珐尔盖亚走向新生的强尼·阿布尔希德，所以，她不能像普通的女孩一样，用一切代价换得留在喜欢的人身边，她只能不断地向前奔跑，推动着珐尔盖亚的前进。

但是，不管她怎么奔跑，所能接触的世界都只有那段被封闭的时间圆环，在茫茫的时间长河中，她是惟一不会前进，也不能前进的人……

无限轮回的时间，这就是她的宿命——直到游戏的最后，我们才明白了这一切。

藏在她心底的幸福与悲伤，是不是已经流泻成河了呢？





异度装甲

机种：PS	发售时间：1998年2月11日
制作公司：SQUARE	类型：RPG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吾乃阿尔法，吾亦欧米茄；最先和最后；初始与终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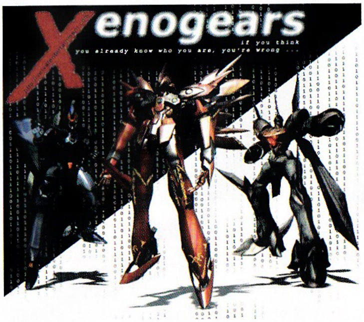
文／prussianblue

在PS时代的RPG领域，SQUARE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而提起S社的RPG，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最终幻想》系列"。诚然，那是SQUARE最有号召力的品牌，PS上的7、8、9三作在全球范围内分别取得的972万、786万和530万的惊人销量就是最好的明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SQUARE在PS上的辉煌时代是由一系列经典名作共同缔造的，这份名单上囊括了"《寄生前夜》系列"、"《浪漫沙加》系列"、《放浪冒险谭》、"《前线任务》系列"等等一系列超级大作。在这些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异度装甲》了。

1998年1月末，当年的PS游戏界头号大作——CAPCOM的《生化危机2》刚刚掀起一阵业界狂潮（发售当日180万份）之后，一款SQUARE当时因为并不看好而临时撤出了大量资金和制作人员的半成品RPG悄无声息地登陆了PS平台，最终该作在S社并没有花太大力气进行宣传的情况下取得了百万销量。八年之后，这部作品被无数玩家奉为神作。

这部作品就是高桥哲哉从学生时代便开始构思整个故事框架的《异度装甲》。准确地说，本作只是高桥精心构筑的整个异度世界历史的最终一部分章节，只是整个庞大体系的第五章——福音之劫。

在距离今天5300多年之后的未来，人类早已移民至无尽的星空。在一次试验中，名为迪乌斯（Deus）的恒星战略统合兵器系统意外失控，对行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事后，人类将迪乌斯拆解，放置在宇宙船艾尔德利吉号上运往其他行星。宇宙空间里，拥有自我意识的迪乌斯再次暴走，在瞬息之间侵占了艾尔德利吉号。面对整艘飞船的失控，舰长毅然作出了自爆的决定，爆炸后的飞船坠毁在一颗不知名的星球上，整艘飞船里只有一位少年幸存。在爆炸中受到极大损伤的迪乌斯为了修复自身，生产出作为终端活动的生物部件——人，由其来对遗失在星球各地的"迪乌斯"部件进行回收，并计划以自身创造出的人类作为"迪乌斯系统"再



构筑部件，计划周期预计10000年。另一方面，从艾尔德利吉号的残骸中诞生了最初的人类女性，即“母亲”。为了保护艾尔德利吉号惟一的幸存者——接触者亚伯，“母亲”分裂为迪乌斯修复计划的执行者米安和保护接触者的对存在艾蕾海姆。接触者与对存在的记忆被刻录在各自的基因内，两人在一万年中不断轮回转世，生死相依。直到9500年后，当代的对存在艾蕾海姆——尼桑正教大教母索菲亚为了保护子民而以25岁的芳龄在战火中身殒，从此，两个挚爱她的男人——僧兵队长卡雷鲁莲和当代接触者拉康的命运轨迹彻底地发生了扭曲，分别走上了各自的不归路……五百年后，福音之刻来临，人类回归神之怀抱的计划终于启动。

在剧情方面，高桥哲哉宏大的构想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其妻田中香精心打造的两位主人公跨越万年的恋情更是感动了无数人。整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和救赎意义至今仍为众多异度爱好者所津津乐道，也是这部作品得以被封为“神作”的最主要原因。频繁出现的宗教词汇和各种隐晦名称更让本作成为了考据者们的天堂。

画面方面，本作采用的是全3D背景配以2D人物，这与《生化危机2》、《FF Ⅶ》、《FF Ⅷ》等大作恰好相反，倒是与《格兰蒂亚》以及近几年人气颇高的“《空之轨迹》系列”相同，很好地表现了游戏中描绘的庞大世界观。虽然受制于当时的PS机能，本作的3D场景并没有过于惊艳的表现，但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已经是业界一流的水平了。尤其是游戏中精心设计的样式繁多又不失华丽的各种机甲，更是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诚意。

音乐方面，负责人是经历了《超时空之轮》磨练的光田康典。可以说，本作的音乐堪称天籁，是光田康典的巅峰之作，也让他一举奠定了一流游戏音乐人的地位。尤其主题曲《Small Two of Pieces》是SQUARE第一次采用有人声演唱的游戏片尾曲，也是笔者至今最爱的游戏音乐之一。

应该说，原本SQUARE是对本作寄予厚望的，特意将其选在《FFVII》与《FFVIII》的空档之间发售。可是，面对开发周期过长和社内新涌现出了《寄生前夜》这类优秀作品的情况，S社最终失去了耐心，从异度装甲的开发组抽调走了大量资金和工作人员，导致游戏只能以半成品的状态上市。CD1的游戏时间有30小时，而CD2的游戏时间却只有区区10小时，大量的图片匆匆交代了原本精彩的剧情，实在令人扼腕。饶是如此，异度装甲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百万销量，难以想像这款游戏如果拥有充足的开发资金和时间的话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最终，以高桥哲哉为首的制作小组因为不满SQUARE的做法而在次年集体跳槽，来到NAMCO之后打造出了“《异度传说》系列”。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世界树迷宫 致逝者的镇魂歌》 作者：嬉野秋彦（日）



据说，在位于边陲小镇艾特利亚附近的巨大树海——“世界树迷宫”中，能够找到财富、名望、权威以及你能想到的一切。性格稍显怯懦的少年卡密尔在小镇的金鹿酒馆里靠打零工和演奏诗琴来积攒回乡的路费。一天，以泽诺比亚为首的几位冒险者听到了他的演奏，于是邀请他以吟游诗人的身分代替不久前在战斗中死去的医师加入队伍。但实际上，卡密尔曾经在迷宫中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从而背负了其他人难以想像的心理创伤……

小说根据在NDS上十分受欢迎的一部同名游戏改编，采用了原创的人物和剧情，但整体故事背景和世界观与游戏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从行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小说作者也十分喜欢这款游戏，将在迷宫中探索时的情绪以及找到某件宝物、道具时的心理状况描写得十分细腻、真实。但战斗场面则稍显枯燥，总体来看没什么魄力，只有硬朗的文字在书卷上纷飞，缺乏某种真切的感觉。不过在整体细节设定上并没有明显的错漏或与原作不符的地方，再加上小说插画和游戏的人设是同一个人，想必喜爱游戏的玩家能更好地融入小说的气氛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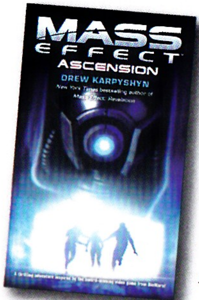
《.hack 另一个诞生》 作者：川崎美羽（日） 伊藤和典（日）

为了拯救在世界最大规模的网络游戏“The World”中失去意识的弟弟，晶良以重剑士黑玫瑰的身分进入了这个世界，和在途中认识的双剑士凯特一起拉开了一场超越游戏限制之战的序幕。在调查整个事件的过程中，黑玫瑰忽然发现连现实世界也受到了这个游戏的影响。污染在不断扩大，陷入昏迷之中的人始终没有恢复。最终，永不言败的黑玫瑰为了查出真相，决定与这个“世界”的谜题抗争到底……



整部小说按游戏的结构分成了四个部分，副标题也没有改动，不过叙述的主视角变成了开朗的少女黑玫瑰。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对女主人公心理的描写非常出色，虽然和游戏中的情节多少有些差异，但远没有达到会让喜欢原作的玩家反感的地步，反而可以产生一种别样的新鲜感。与游戏相比，小说在情节叙述方面显得太过直白，少了很多出人意料的桥段，在这一点上没有表现出游戏中的悬疑氛围。不过在其他方面与原作的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有很多可以让人一下子回想起游戏场景的描写。

《质量效应 登极》 作者：卓尔·卡皮辛（加拿大）



人类联盟科学家卡莉·桑德斯因为要参加“登极计划”而离开了原本的居住地。那是一个旨在帮助一些天生便具有“生化能量”的孩子控制他们自身力量的科研项目，其中最有天赋的学生是十二岁的吉丽安·格雷森，一名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卡莉并不知道，吉丽安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非法集团——塞伯拉斯的卒子，一个妄图通过加诸在这名学生身上的非法实验来破坏整个计划的组织。塞伯拉斯的阴谋败露后，吉丽安被她的父亲带到了银河系的边缘。但又有谁能够想到，那名所谓的父亲其实是塞伯拉斯的职员呢……

虽然故事情节充满吸引力，但前作游戏中人气极旺的指挥官薛普和安德森队长都只是匆匆忙忙地在故事中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戏份，转而由另一名倍受好评的女性角色卡莉·桑德斯来挑大梁。整个故事罕有让人感到枯燥乏味的地方，但没有认真玩过原作游戏或是没看过系列小说上一部的人或许很难认同这个观点——满篇的专门词汇和极度复杂的背景设定很容易让初次接触“质量效应世界”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但对喜爱西式科幻风格的读者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部绝对不能错过的作品。

《金色的琴弦 能为你做的事》 作者：藤野惠美（日）

<给你的摇篮曲>因为想把在乐器作坊偶然听到的曲子送给她，于是月森……<黑暗中传出的声音 消失的耳饰事件>听说香穗子的耳饰被盗后，土浦便主动协助她一起追查小偷。<无伴奏的采访>为了保证前辈的练习时间，志水决定以代理人的身分和天羽一起去采访，但是……<吹喇叭的礼物>收到香穗子送给他的礼物后，火原决定一定要给她回礼，结果……<竞技场的单旋律音乐>柚木决定到音乐系和普通系的对抗球技大会上去帮忙。



这一本小说里包含了五个小故事，让内容显得十分充实，同时也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乐趣。小说保留了很多游戏中的要素，比如互赠礼物，男孩子的梦想等等，但女主角日野香穗子从始至终几乎都没有出场，所以看不到她的台词和样子，不过这一重大改变与精彩的情节相比显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反而可以让读者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发现五位男主人公不为人知的可爱一面。虽然小说中都是作者编撰的情节，但丰富而真实的想像让这些情节极具说服力，不会让人与游戏对比后产生不协调感。

编／YULA

玛娜传奇系列 人物设定集（下）

玛娜传奇 没落学院与炼金术士们

本期继续为大家带来“《玛娜传奇》系列”第2作的相关设定资料集。除了依旧性格各异的众位主要角色外，还添加了部分优美的地图概念彩稿。而最有趣的则是末尾的玛娜分类介绍了，不同的形态决定了各自独特的气质！

厂商：GUST	机种：PS2	类型：RPG

诺哲琉克斯·麦兹恩 玛娜传奇2



▲方案

常常能看到其脱掉大衣的样子，但站姿则很少见。在获得光之指环之前使用的短剑的造型也画了出来。



大概是小时候的遭遇所致，诺哲给人的印象显得有一点乖僻，设定方案也力求表现出他藐视世人的性格。但他能够成为主人公，或许是因为其祖父的教育发挥了作用吧。

芙蕾丽卡·缪贝利 玛娜传奇2





◀方案1

说到共同点，除了持有玛娜及玛娜之卵以外，该方案还让芙蕾丽卡可以变化成各种造型。其中也能看到酷似乌溜原型的玛娜。



◀方案2

和游戏中的样子比较接近的设定方案。衣着及发型稍微有所变化，能让人感觉到最适合的形象在问世之前经历了一个精心创作的过程。

身为女主人公的芙蕾丽卡不光是性别，就连性格也被设定成和诺哲呈鲜明的对比。在设定方案中也把她画得充满朝气，将其活力的强大所在表现了出来。这么一来，要是性格合得来的话，莉莉娅的立场也会很危险了？



▲方案4

设计基本没有变化，把颜色变成了另外一种暖色调。在眼珠颜色这样的细节部分上则作了改变印象的设定。



◀方案5

这幅是用暖色系和冷色系两大颜色类型来加以区分的设定方案。这2个形象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更让角色看上去像是连性格也变了。



▶方案3

对发型和裙子等引人注目部分的设计加以了变化的设定图。两者的容貌和体型都几乎相同，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判若两人。

莉莉娅·维伦多尔夫　玛娜传奇2



充当了引导行动迟钝的诺哲的角色，同时具有典型的大小姐立场。性格也让人觉得像是通常所说的傲娇系，但玩家在游戏中应该会认识到，她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人。



▲方案1
莉莉娅的另外一个设定方案，以羽衣为武器。虽然里面没有出现维姆，但这样看上去和游戏中的莉莉娅形象有所不同，也挺有意思的。



▲方案2
对莉莉娅的背部也作了精心的设定。一看就知道不会在游戏中用到的部分，也是做了设定的。



▲方案3
有种东洋风情的服装，蕴含着不同于游戏中莉莉娅的崭新魅力。让人联想到兽人耳朵的发饰值得注意。



◀维姆方案
这个是莉莉娅的玛娜——维姆的设定方案。除了女佣、水之玛娜这2点是共通的以外，其它方面都是自由设定的。也许不管采用哪种造型都不会奇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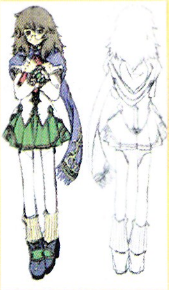
克罗亚·哈尔托克　玛娜传奇2

克罗亚在初期阶段是个虚弱而沉稳的文学少女，而她在将「おまじない」写成汉字（お呪い）时的形象则决定了一切。实际采用彩稿中的她一眼看上去也给人这种印象，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并没有提到。





▲方案1
姿势和表情都维持原样，只对发型和披肩部分作了各种变化的设定方案。游戏中依然下垂着的围巾其实是由披风演变而来的，这一点通过这个方案也体现出来了。



▲方案2
捧着书站立的克罗亚及其背部。如果她一直是这种好似心怀不安的形象，芙蕾丽卡工作室的氛围大概也会有所不同了吧。

艾特瓦尔德·戴斯拉

玛娜传奇2



艾拉西亚·戴斯拉

玛娜传奇2



诺哲身边的麻烦制造者艾特和芙蕾丽卡身边的常识宝库艾拉。是一对立场完全相反的姐弟，在设定阶段还能看到部分共同点，颇为有趣。希望大家能一边关注两人的不同点，一边观赏他们的设定方案。



◀艾拉方案1

服装有变化的艾拉设定方案。怎么看都显得像个少女，大概是因为他身上有着艾特的影子吧。

▼艾拉方案2

能看到艾拉背部的设定图。造型比较简单是因为重视的是机能性。顺带一提，也许是没有必要的缘故，对艾特没有画背部的设定图。





▶艾特&艾拉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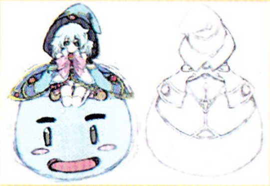
从体格便能分辨出哪个是艾拉，而发型及将飞轮用作武器这一点则与艾特相同。设定相重合也让他们显得更像是一对姐弟。

普妮优

玛娜传奇2



语言是否相通并没有定论的普妮优，在设定图当中显得相当纯洁无邪。倒不如说支持普妮优的普妮三兄弟的造型，只要看一眼就能判断出它们各自的性格。但虽说如此，她终归还是属于普妮普妮的一员。



▲普妮优方案

平时没什么机会看到的普妮优的背面。承载着普妮优的二郎后脑勺（？）上的花纹并不是帽子一类的东西，而是普妮优的披风展开后的样子。



◀普妮3兄弟方案

老大是个热血汉子，身为老三的三郎是个悠哉分子，夹在其中的二郎则是个正经人。一眼就能看出性格的模样也是普妮普妮所特有的……



云

玛娜传奇2

云在一开始被设定成了值得信赖的大哥型角色。外表给人的印象完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但一眼看上去很本分，局部地方却破坏了这种感觉。看来也不只是莉莉娅有这个问题。



▲方案

姿势和衣着几乎保持原样采用，角和火焰头发等显示火之玛娜特有力量的部分则没有画出来。难道当初作出了以人类形态战斗的可能性吗？



沛沛隆奇诺

玛娜传奇2



◀方案1

不仅仅是服装的正面，就连背部也有着像是妖精一样的星型记号。平时基本上没机会看到，但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时髦呢。

方案2 ▶

沛沛隆使用武器的方案。每款都为钝器是它们的共同点，而一想到右端的巨大椽子所蕴含的象征就让人觉得很有趣。



正如外表所示的那样，被设定成了一个搞笑型角色的沛沛隆同时也有着“蒙面摔跤手”的一面，强有力的站姿大概就是基于这一点诞生出来的。不过在身为曲艺角色这方面就没有谁可以替代他吗？



▲方案1

背后留着给人深刻印象的大尾巴。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是哥特的本体，不过让人感受到某种疑惑也是哥特的魅力所在吧。

哥特

玛娜传奇2



基于“虽然奇怪但很受女性欢迎”的概念而被设定出来的哥特。作为在某种意义上比《玛娜传奇》的姆沛更出众的神秘角色，在设定方案中它也未公开它的真实相貌。对FANS来说多少有点遗憾吧？

▶方案2

哥特的一部分外表备用图。有接近布偶造型的，也有让人联想到姆沛那奇妙造型的。但总地来说还是右端的设定最为出色。在各种意义上都能赚取女性的热泪，小孩可能也会哭的。



玛娜

玛娜传奇　玛娜传奇2

玛娜担任了自然力的象征——炼金术师的辅佐角色，同时也以强大敌人的身分阻挡在主角前方，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其中包括普通玛娜和被称作王的高等玛娜，游戏里没有登场的玛娜也是这样设定的。









◀▼火之玛娜

纯粹带来破坏的火之玛娜王，其形态也具有攻击性。下级的玛娜则很可爱，云曾经也是这副样子吗？

▲▶水之玛娜

给予慈爱与治愈的水之玛娜为比较温和的形态。但毕竟是也会变成王的玛娜，其巨大的身躯足以让人感受到暴力性的力量，而这也体现出了水重要的一面。



▶▼ 地之玛娜

兼有强大力量和慈爱精神、象征着大地之力的地之玛娜们。至于王，则犹如巨大的建筑一般雄伟矗立，就像是在守护着生者们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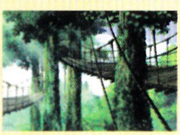
▲▶风之玛娜

形态平和优美的风之玛娜。能让人感受到王的强大力量，同时也体现着一种悠闲的氛围。

地图概念彩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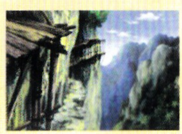
玛娜传奇2

代表了选取地特征的概念彩稿，不仅以最为通俗的方式带出了地图的氛围，还充分体现出了融入游戏的乐趣。在战斗累了的情况下，一边在脑海里想像这样的画面一边在地图上探索，能让玩家感受到不同于以往探索任务的另一种乐趣。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本月最重大的事……还用说吗？当然就是从宣布举办城市之日起，让13亿中国人期盼了7年的北京奥运！其他的也不多言了，总之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届奥运会，绝对是迄今为止最好看的奥运会！

2.接下来是《游小说》相关情报……不知是否还有读者没注意到，大家怨念已久的CD-ROM终于在本期盛大回归！也就是说，我们又能一次性向大家奉献漂亮的壁纸、精彩的影像以及好听的音乐了，请好好享受吧~^^

3.从第16期起，《游小说》采用了来信必复的方式，无论是E-mail还是实体信都会给予回复，相信部分发E-mail的同学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行动。而在上期读编栏目里展示的小编明信片，则是只有寄回纸质调查表才会赠送的哦！所以，如果想得到明信片，想知道你和哪位小编更有缘，就请积极地寄调查表来吧，可以看到小编们的亲笔字迹哦！

《游小说》第16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7%
满　意：53%
一　般：19%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潜龙谍影 李蛇
第三名：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GAME OVER——《坦克大战》同人
第二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三名：生化危机4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湛江·邱浩然）该结束的没有结束，看得意犹未尽的就没了，这是什么意思？

该结束的没有结束……不知您指的是哪一篇？看得意犹未尽的就没了……这才是佳作的魅力嘛！^_^

（漳州·邓怡鸣）好像找不出错别字了！？什么？难……难道我“找错字之王”的功力减退了吗！？如果不是的话——恭喜你们，至少在错别字问题上，你们的校对功力胜过以前太多了！那么……争取让“找错字之王”下岗吧！努力吧！

鞠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我们还会更加努力，欢迎继续监督。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王士吉　（网名：骨灰飘香/QQ：827668967）

地址：贵阳省贵州市都司路176号北斗星公寓18-04号（550007）

寄语：似生似死，生生死死……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如果实现的话，则意味着史上最光荣的下岗工人……诞生！

（上海·桑珏慧）这期封面太好了啊！《奥丁领域》终于完结了真是太好了！虽然结局不是一般的RP……奥斯瓦尔特和格温多琳是我惟一支持的一对BG配（要知道这对一个腐女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好吧我承认我是找不到第二个好男人了），所以这期封面最高！！感谢用这张图的大人！！！要多登像《奥丁领域》这样的好文章啊！时间不是问题！

腐女总算支持了一回BG配，值得庆贺，虽然原因比较令人无语……另外，你真的确定时间不是问题？－ －+

（西安·薛海）文章的部分，我十分希望小编能做个统计，比如连载的文章，满意度太低就直接可以刷下来，这种方法大多数杂志都十分认可。想想没意思的文章还占个20、30页，太不值了。所以也希望小编找文章不只找自己感兴趣的翻，更要找大家感兴趣的（而且文章好），这样《游小说》才会越来越好。

汗，每期的调查表不都在做统计吗？您无视了读编第一页的表格么？＝ ＝ 不过连载的文章嘛……除了创刊号那篇《火纹》外，目前为止貌似还没有满意度特别低的呢。请您放心，凡是做过编辑的都知道，办杂志不是办给自己看，而是给读者看的。

本期准·好人读者

——：E-mail·谭崴中

首先！对于《你是一个好人》的专题我表示非常的慨抽！呃？你说什么是慨抽？就是感慨到抽风！因为曾经在某个喝醉了酒的早晨对一个女人说“我喜欢你”，但是却被人家这样回到：“你是个好朋友，我不想失去你这样一个朋友，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好么？”。于是酒醒人清爽，回手发过去无数个“对不起”……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囧。于是乎，我就成了女性之友……已经结婚了的网友深夜发信息找我发泄夫妻间的不满，恋爱中的少女半夜给我发信息让我安抚她的情绪，因为她的男友已经3天没跟她联系了Orz……更有甚者，许久未露面却忽然发来信息，我问其原因，被告之：“郁闷的时候就想起你了……”我倒！我……我……我郁闷的时候，我找谁去啊？？？

小编回应：……这位同学，要不要照下镜子看看额头上是否写着“好人”二字？－ －|||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信宜·曹晓晨）很想知道小编们平时工作时是如何沟通的，是用通讯工具还是当面清谈？顺带一提，我附近的一对情侣常“飞信传情”，而我就是一个不会动的活靶子……啊，又被那对情侣的纸团砸中了，要是NDSL该多好……

被NDSL砸到的话，会很疼的耶……

工作的话一般是以通讯工具为主，尤其是涉及到传送文件什么的。而且通讯工具有个好处是可以截图……请注意，这可不是指传统意义的截图，而是将某人发表的话题性言论截图保存，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打击报复，灭哈哈～（被拖走）

（南宁·沈丽娟）明信片，两个感想。第一是YULA右下角的Q形象太过可爱，有侵权《幸运星》的感觉；第二是夜蓝是BOSS吗？帽子不见就算了，可不管是人物还是

游游交友栏

姓名：aR_Dark （网名：復興·囧攻葉/QQ：33376040）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青菜岗38号之三804（510060）
寄语：日式RPG同好，也是《最终幻想》、《英雄传说》、“《传说》”系列的死忠……

互动空间 <杂志交流篇>

背景，都比其他小编的精美很多，好不公平啊。

第一，喂喂，你不会想说像此方吧……NONO，俺对那死宅女没兴趣，小镜才可爱呢！第二，最初真没想到夜蓝是那么有情调的人士，所以看到他的图案时当场喷饭～（夜蓝对不起= =）而且从回函来看，这一张的氛围果然让女读者们无法抗拒呀～（夜蓝GJ！XD）

（中山·周春）如果……我说的是如果，你们一群编辑走在大路上，旁边有臭水沟，有路人。其中一名编辑脚滑不小心掉进臭水沟中（是一只脚而已），请编辑们说出你们的八卦吧～（个人申明哦，不是在诅咒哦～）

自己：打车回家换衣服。别人：让对方打车回家换衣服。（－_－b）

自己：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别人：深表同情。（……）

自己：当作没发生。别人：当作没看见。（喂！）

自己：阿弥陀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别人：阿弥陀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说你不腹黑！）

自己：哆啦A梦救我！别人：竟敢勾引我的哆啦A梦！（不理解的读者请自行去恶补《哆啦A梦》，谢谢～）

（南宁·梁子珉）什么！？夜蓝说想要夏普9010C！呀！我也朝思暮想了很久，但当我得知上市，且立即奔至观其价格时，我就深刻地认识到：原来学生的真正职责就是学习……夜蓝是不是也是这感觉？顺便透露下小编们一个月工资是否能买五台夏普9010C吧，以便我以后找工作可考虑是否直奔《游小说》！

看到其价格时，我就深刻地认识到：原来上班族的真正职责就是工作……

废话，不工作哪来的钱买夏普9010C！

对我们来说，能用到便宜一些的日版水货就挺不错了。

……飘过。

本期最富想象力读者 ——廊坊·张禹

看到明信片中的暗星……那个写东西的样子好像17岁少年写情书的样子噢！迷恋的眼神，和久久不知如何下笔的手，还有写情书必备动作——托腮。话说暗星某次在《游》上说遇到小学Love的女生，一直很有兴趣暗星的初恋到底是怎样的～

再者YULA那只狗，和我们家楼下的那只好像噢！我们家楼下那只叫卡卡～

翔月那张棋局是五子棋还是围棋？如果是五子棋那黑白子不一样多……

清雨那清澈的大眼睛让我想起了你师兄一休哥……唉，这图真的挺寒酸－ －|||

夜蓝这张让我想起周董的《夜曲》，有feeling！！

小编回应：想象力丰富是好事，嗯嗯。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5辑、总第16辑、总第17辑、总第18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杨琴 （网名：TOD—铃兰の爱/QQ：307595512）

地址：成都市青合里北段七号3-7-1（610071）

寄语：只要你不喜欢BANDAI，偶恭候大驾！

FANS自留地

你心目中的《游小说》是……

来自百度“游小说”贴吧。原帖标题为“若以一物形容你心目中的游小说，是什么？”，经YULA挑选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国产广告派>

• 您看我，没看游小说之前，身高175。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选择了游小说……结果，自从我看了游小说之后，身高在1年之内从175长到了175.5！！在这里我要感谢UCG！感谢《游小说》！感谢编辑部！感谢YULA姐夜蓝哥清雨大师子云MM！！是你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zx526

……真难为情，《游小说》虽然致力于成为各位读者的精神食粮，但这种背负生存希望的使命，未免还是太沉重了……（开始装深沉）

• 看了《游小说》之后，我一口气坐电梯上5楼不废劲。——狩猎守则

才5楼！还是电梯！倒……好吧，起码也要上个26楼才像样嘛（注：26为编辑部以前办公地点的楼层数）！

• 身未动，心已远，《游小说》，让我们一起走吧~——要被某频道黑手揍的豆

为什么我听着像是要私奔，或者慷慨就义……总之很悲壮的感觉OTZ

<咬文嚼字派>

• 游游对我来说是一片充满未知的海域，在阅读之前如同深海般黑暗，但是封面如同海中的精灵，吸引着我，当我向阳光照耀的海面游动，每每看到精彩的剧目在海面上演，但转瞬又消失于空气中，留下我独自静静品味……——linlinfish

不愧是小鱼的发言，都跟海呀游呀离不开啊呵呵……

<实用派>

• 一本介绍游戏内容的杂志。——YukeyCat

楼上正解。——

• 爽爽的剧透宝典，不过对我没玩到的游戏来说更是我最爱的剧透！！！——死神的片翼

很好很精确，要知道《游小说》就是因为考虑到很多朋友玩不到游戏才出现的！

“腐”化的编辑部

武汉 · Laurant

某只：其实夜蓝大人把头发披下来很有少女feel，而暗星大人的背影则会让人觉得是个很有看头的御姐。

①

YULA Sama：有好戏看就好啦……可是为什么我闻到了一股来自沼泽的气味？

②

暗：居然以为我是女人跑来搭讪……

清：冷静……你的刀已经开始散发出黑色的斗气了……

暗：可恶，杀了他！（御姐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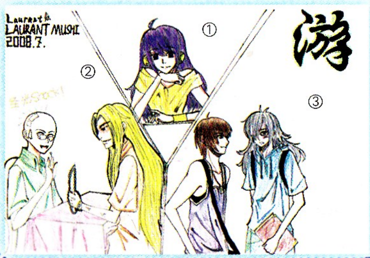
③

翔：夜蓝这样子很像女孩子耶！

夜：笨蛋！给我住口！（>口< 乙女化了）

翔：咦？脸红了？（喂！你不是正太吗！？）

夜：哪有！（好可爱）



《奥丁领域》完结贺图

成都 · 杨琴



广州 · aR_Dark



谢谢两位读者给我们奉上的好图*^_^*aR_DarkMM的作画风格很特别，人物表情总能够让人感觉到一丝欧式的鬼魅妖异……杨琴MM的图图也很出色，那美好的身材……男编们都非常青睐！——

YULA：都跟读者们说过多少次了，YULA不是同人女……（语重心长）不过这个画风嘛……瞧你们几个那小细胳膊和尖下巴哟，还真的是很腐啊~（抖）

众男编：—_—|||你……你你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游游友云栏

姓名：张禹　（网名：妖瞳映雪/QQ：609785085）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华北石油五中高三（五）班（065007）

寄语：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看见死亡。（看《奥丁》的感想啊！）

《游小说》Tot.16中奖名单

★《凉宫春日》精美模型

广州　管文俊



★ACG精美周边

铁岭	秦　朗
漳州	邓怡鸣
佛山	吴君洪
天津	王少石
牡丹江	李　程
湛江	邱皓然
南宁	任晓璐
信宜	龙　毅
佛山	尛　狼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18 CD-ROM介绍

电子书苑：《重生传说》剧情小说

梦 剧 场：《零 月蚀假面》预告片、《魔兽世界 巫妖王之怒》开场CG

PV 地 带：《薄暮传说》主题曲

幻彩花园：《刀魂IV》、《空之轨迹3rd》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最终幻想XI》设定图

游 音 盒：《泪洒三重冠》原声碟+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张留宇　（网名：月影/QQ：412184465）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丰宁小区17栋1单元504（650000）
寄语：无论是喜欢小说的，还是喜欢游戏的，都来交个朋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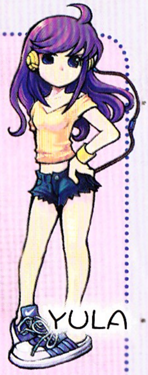
小编寄语



●《灵魂能力4》香华继续苦练中，PSN网战继续被虐中—_,—

■《零 月蚀假面》三周目通关，基本上算是完美了。本作剧情感觉上还是不错的，但Wii的操纵定位让我觉得很不爽，还是希望本作能出在PS3上，虽然那已经不可能了……

◆奥运结束了，生活也终于可以恢复正轨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虽然感叹过很多遍，但还是想再感叹一下：光阴似箭。当年听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开心之余也免不了在想：还有7年，早着呢～结果一转眼，这日子就来了……

※无论时光已消逝多久，总有些东西一直停留在那里。它们专挑偶然的夜晚悄悄出现，有意无意地强调着自己的存在。日子久了，那些细小朦胧的碎片在脑海中渐渐恢复了清晰的光彩，如同闪金。

※大风天最烦了，想去旅行。



Ⅰ第29届北京奥运会我国以51枚金牌夺得世界第一！奖牌总数达到史无前例的100枚！中国太棒了！

Ⅱ不过话说回来，家中既没有TV也没有因特的翔月甚至没能完整地看过一场比赛，最后连闭幕式也没有看成！真是千古遗憾！

Ⅲ少年（しょうねん）よ！志（こころざし）を抱（いだ）こう！（少年啊！胸怀大志吧！）。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并且将他人的过错全都背负在自己身上。你就是这么善良，一直如此。

◆最近TV平台上除了《辐射3》以外没什么值得期待的作品，PC平台倒是神作连连。《双星物语2》，七年的等待就要到终点了……

◆“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周国平《人与永恒》



▲吃饭、睡觉、看奥运……这就是我半个月来的生活写照，作为一名伪·体育迷来说，我对体育的所有热情好像都在这短短十五天里燃烧殆尽了，下一次燃烧大概会是2010年世界杯吧……

▲PSP又出新型号了！诶，我为什么要说“又”？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果然够快，像我这样的“守望者”恐怕永远也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入手吧……死等PSP2！



姓名：韩叶雨　（网名：终焉/QQ：903558785）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73街68门9号（430080）
寄语：只要爱玩PS2、PS3、PSP、XBOX360、NDSL、Wii……一定都会得到幸福的。



■天堂 II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第19辑

9月下旬 全国上市



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的究竟是什么？
令人震撼与悲伤的真相即将揭晓



光环
猛然觉醒的高科技异星文明
带来了超乎想像的艰苦战斗



鬼泣3
两兄弟交流的语言
只有爆射的火花和凛凛剑光



格兰蒂亚
完全觉醒的盖亚、濒临毁灭的世界
最终之战·降临



生化危机 逃出生天
除了曾经身为主角的英雄以外
平民也在为逃出生天而拼尽全力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9辑

ISBN 7-89476-062-3
9 787894 760623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062-3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